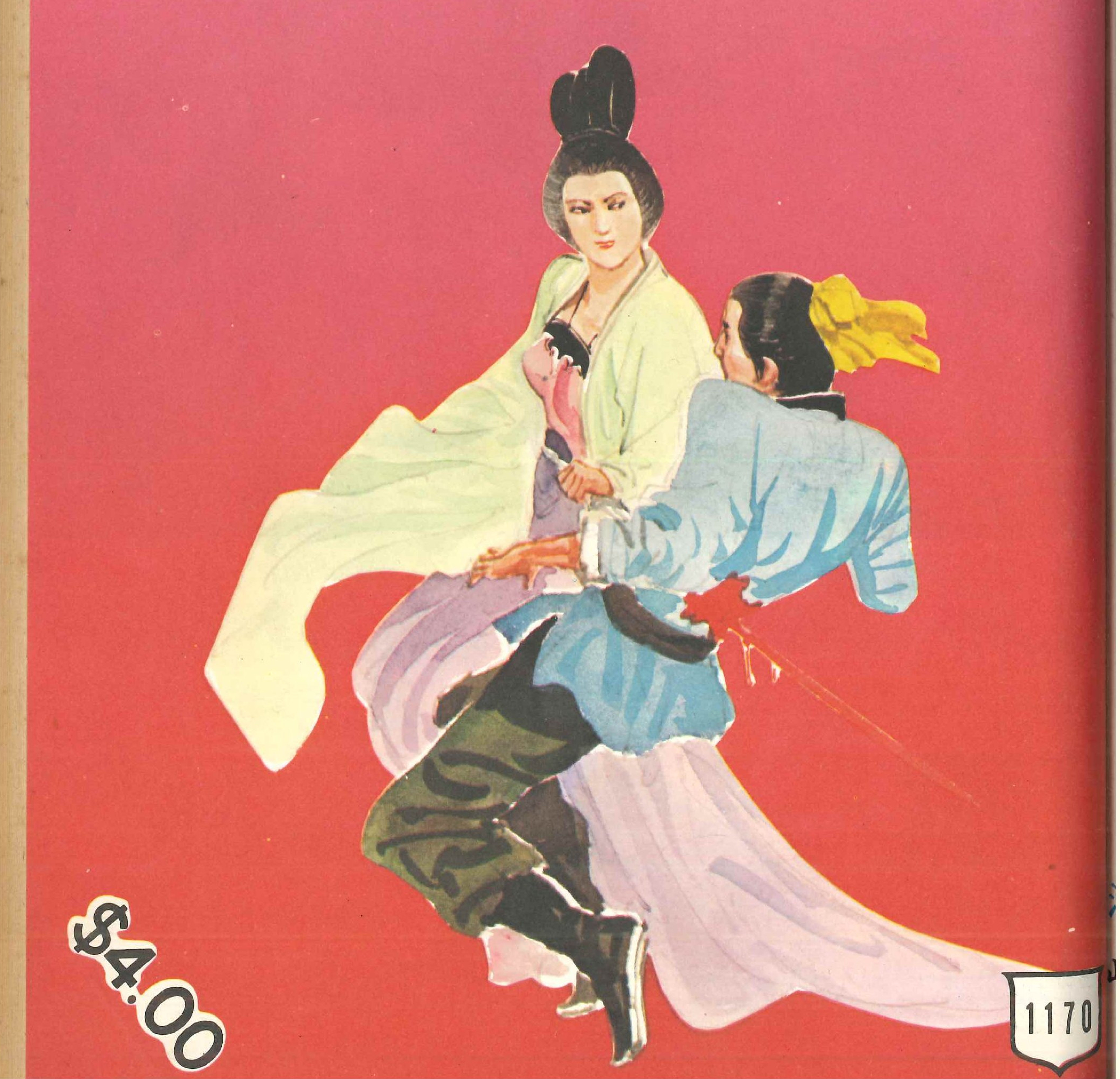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流雲掩月敎（新派俠情傳奇故事）馬　騰・著

一個野心勃勃的女人，爲了崛起江湖，擴展勢力，不惜大開殺戒，幷以淫邪惡毒的手法，控制江湖中的高手，結果，還是落得一場空……



編者話 馬騰的中、短故事，我們過去曾經刋出很多很多了，相信各位也曾看過不少，印象深刻。今期我們特別選刋由他執筆的巨型小說介紹給各位，敬希留意。

「流雲掩月敎」是一篇俠情傳奇性的小說，題材新穎，結構緊湊。內容講一個邪惡的組織，爲了崛起江湖，擴展勢力，該教的女教主不惜大開殺戒，用盡淫邪惡毒的手段，控制江湖中的高手，過程之陰險殘暴，令人髮指，不過，到頭來還是……？欲知其詳，請參閱今期本刋第三頁。

**　**　**

一隻會噴火的飛行怪物，突然在非洲上空出現，引起了美國太空署震驚，原因是該怪物噴出火焰所到之處，人畜俱亡，寸草不生。於是派遣唐龍單人匹馬，千里迢迢前往非洲追查眞相。過程之刺激緊張，保証是你從所未見，若要洞悉眞情，萬勿錯過今期的太空爭霸戰故事之十五「天火焚城」。

**　**　**

下期除了東方英巨型作品「飄花夢」外，黃鷹之另一新作「銷魂令」亦同期刋出，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117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請參閱太空爭霸戰故事之十五"天火焚城"）

↑ 噴火的飛行怪物突向地球襲擊，烈焰所到之處，人畜俱亡，寸草不生。

（請參閱本刋封底裡彩頁）

血蝙蝠所到之處，大火爆發，所有建築物全部被焚，火光熊熊，無一倖免，有如天火焚城。

流雲掩月教

短篇武俠故事

馬 騰·文
黃耀基·圖

三路狙殺　屍體失踪

秋風秋雨愁煞人。
秋風陣陣，秋雨絲絲，籠罩天地。
秋風秋雨中，落葉飄零。

× × ×

風中雨中落葉中，燕子秋臨窗挺立，豐朗的臉上，隱現一絲愁急之色，斜飛入鬢的雙眉微蹙着，一雙漆亮的眸子，穿過雨幕，遙望遠方烟雨迷濛一片的遠山，不言不語。

秋風拂臉，雨絲沾衣，燕子秋站在窗前，起碼有半個時辰！甚至窗外樹上隨風飄飛入窗內的一片樹葉落在他肩頭上，他也沒有將它拈走，一任那片樹葉停落在他肩頭。

風雨依舊，似乎沒有停歇的意思；燕子秋依舊站在窗前，一動不動，似乎亦沒有離開窗前的意思。

難道風雨不停，他就不離開窗前？

× × ×

秋風秋雨中，一騎一人，疾馳在一條泥土道上。

人馬皆濕——分不清是雨是汗，馬上人身軀前傾，一雙腿緊夾馬腹，一只脚還不時踢着馬腹，健馬在騎者的催策下，簡直是蹄不沾地，如飛般順着泥土道往前飛馳。

騎者的髮髻在風雨中濕散揚飄，一臉雨水，雙目直視前方，雙手控着轡繩，身軀隨着胯下如飛奔馳的健馬，急劇起伏顛動，只一眨眼，就穿沒入風雨中。

× × ×

燕子秋依舊挺立在窗前，仿如一尊化石般，身形動態絲毫沒有移動過，只不過微蹙的雙眉此刻差不多聚攏在一起。

雨，依舊隨風飄洒下。

站在門邊，穿着打扮像個小二的漢子，呆呆地望着站在窗前的燕子秋，幾次張口欲言，終於都沒有說出聲，只是搓着一雙手，一臉焦急而又無可奈何的神色。

站在門邊呆望着燕子秋的漢子，確是這間酒鋪的小二，不但是小二，還是老板！因爲這間酒鋪實在太小了，小到不用請伙計，自己一個人也可以做得來，故此，他一身兼兩職。

這間小酒鋪就設在道旁，專做來往路人的生意，只賣茶酒，目的是方便路人歇歇脚，解解渴的。

今日，可能由於風雨的關係，自開門到現在，不到十個客人上門——包括現時仍站在窗前的燕子秋。這個老板亦可能受了風雨的影响，想早早關上門，自個兒喝兩壺享受享受，那知，站在窗前的燕子秋．自正午時分來到酒鋪，要了一壺酒，喝完後，就一直站在窗前，沒有移動過。

酒鋪老板有好幾次想開口，招呼這個氣度不凡的年輕人離去，可是，不知是否被燕子秋超人的氣度所懾，硬是張口却說不出聲。

酒鋪老板唯有自嘆倒霉，生意既不好，想早些關門，又被這年輕人「梗」在店內，欲關不能。

酒鋪老板在心裏深長地嘆了口氣，倚在門邊，他倒要看看，這個年輕人到底要留在他店內到什麼時候，站在窗前，到底是看風看雨，還是看別的什麼。

風雨依舊令人心煩地吹洒着；燕子秋依舊站在窗前，動也不動；酒鋪老板乾脆閉上眼，倚在門邊，假寐着。

× × ×

到底燕子秋爲何站在窗前這樣久，就只有他一個人知道了。

× × ×

人馬在風雨中奔行，疾如箭矢。

馬上騎者似乎還嫌馬奔馳的速度不够快，口裏連聲叱喝着，不斷踢着馬肚。馬在呼踢下，翻飛的四蹄直如御空而馳，速度已達極限。

人馬如電閃般拐過一座山脚，登上一座小土崗，正要衝馳下土崗，驀地，馬上騎者一收轡繩，勒住馬頭，硬生生將正要放開四蹄往下衝馳的馬匹勒停，停在土崗上不動。

秋風秋雨飄打在渾身濕透的人馬身上，人馬恍如不覺，一任飄打，馬上騎者挺坐在馬鞍上，一雙濃眉下寒光閃射的眸子，直視着土崗下。

土崗下，風雨中，一字兒排站着三個頭戴竹笠的灰衣人，由於竹笠將三名灰衣人的臉龐遮掩了，故此看不出三名灰衣人的年歲樣貌。

三名灰衣人的腰間，都掛着一把劍身特別狹長的長劍！土崗上的騎者不用開聲詢問，一眼就看出三人來意不善。

試想想，在這討厭的風雨天，荒僻的地方，竟有三個人，不聲不响地，佇候在土崗脚下，阻住了去路，哪還有好路數！

騎者一身青衣濕得滴出水，擧手抹去一臉雨水，放下的右手不自覺摸了摸腰間的刀柄。兩眼沒有離開站在土崗脚下的三名灰衣人，彷彿想透過那竹笠，看清楚三人的樣貌。

就這樣，人馬在土崗頂，三個灰衣人在土崗脚下，僵持了足有盞茶時分。

土崗上的人馬沒有往下衝奔，土崗下的三個灰衣人亦沒有往上登，一任風吹雨洒。

又過了足有盞茶時分，馬上騎者似已不耐，頻頻擧手拭抹臉上的雨水，倏的一夾馬腹，催動坐騎，向土崗下奔落。

馬奔速度不很快，但，這土崗太矮小了，幌眼間，人馬已來到三名灰衣人身前不足二丈處。騎者及時勒停了馬匹。

三名頭戴竹笠的灰衣人，對於人馬來到身前，毫無反應，化石一樣站着。

馬上騎者深深地望了三名灰衣人好一會，平靜地開聲道：「三位，風雨中阻截在下，意欲何為？」

「你就是萬重山？」站在中間的灰衣人連頭也沒有抬，不答反問。

「正是萬某。」馬上騎者原來是新近崛起江湖，以一把殘月刀，戰武當，闖峨嵋，隻身單刀，力殲湘南八大寇，武林一致公認，近五年來最傑出的年輕刀客萬重山！

萬重山舉手拭抹臉上淚水，不慍不燥地說：「三位是誰？請道來意。」

「你問也是白問，咱說了也等於白說！」仍是中間那名灰衣人出聲答話。

「這是何意思？萬某不懂。」萬重山眨動着雙眼。

「江湖傳言，說你精明練達，聰敏異常，看來是言過其實了！」仍是中間那名灰衣人說話，「既然你聽不懂，那我就明白告訴你，你已是個死人！說與不說咱三人的身份來歷，不都是一樣嗎？」

萬重山再次舉手拭抹去臉上的雨水，不怒反笑道：「三位真會說笑，萬某好好的騎在馬上，怎會是個死人！三位別開玩笑了，萬某也沒有心情，請三位讓開，萬某還要趕路。」

「趕去閻王老五那兒去吧！」中間那名灰衣人叱喝一聲，也不見他如何作勢，忽然間已來到萬重山馬前，劍光一閃，裂風斷雨，狹長的劍身已倏忽閃刺向萬重山，劍尖離萬重山咽喉不足二寸！

好快好惡毒的一劍！

灰衣人就像竹笠上長着兩只眼睛般，既沒有抬頭，也沒有甩去竹笠，就那樣出手一劍，準確無比地刺向萬重山咽喉。

萬重山沒有出刀封擋，身形在馬上一偏一仰，「嗤」一响，灰衣人狹長鋒利的劍鋒自他脖頸側刺了個空！

但就在他偏身一仰的剎那，自左右兩邊，悄沒聲地，兩把劍像毒蛇般急刺向他左右腰脅！

劍勢迅捷凌厲，眼看銳利的劍尖已刺在萬重山腰脅，倏地，萬重山身形迅如星火地自馬鞍上騰翻起，間不容髮間避過了致命的一擊！

自左右急刺萬重山的兩名灰衣人，本以為萬重山在他們凌厲的襲擊下，萬無倖理，那知卻刺了個空，萬重山偌大的身形消失在他們劍下，不由俱心頭一懍，同時暴退！

馬受了驚，嗚叫着，狂奔而去。

最先攻刺萬重山咽喉的灰衣人，被奔馬衝得忙不迭偏身橫躍！

就在三名灰衣人暴退橫躍的剎那，人在空中的萬重山身形飛墮，同時間一道淡白色光芒自他手中暴現閃繞——殘月刀終於出鞘！

悶哼驚呼聲中，同時有六爿竹笠裂飛在空中——三名灰衣人頭上的竹笠竟然被萬重山的殘月刀劏裂成兩爿，旋飛在半空中！

竹笠裂飛，三名灰衣人露出了廬山真面目——呆板如木刻般的臉相，相貌極之相同，驟眼一看，很難分辨出誰是誰，好在三人臉上各有標誌——一個咀角有塊銅錢大小的斑痣，一個右邊板刷一樣的濃眉從中斷裂，似被削了一刀留下的傷疤。最後一個，亦即是與萬重山對答的灰衣人，左耳缺了一塊，只剩半只耳朵。

三名灰衣人剛定下神來，萬重山已躍落在距他們丈遠的地上，一雙烱烱發光的眸子，掃視着三名灰衣人。「估道是誰，原來是見不得光的言家三豺！」

三名灰衣人見面目已露，被萬重山識破身份，呆板如刀削的臉上，仍然沒有一點表情，只不過目光却閃動了一下，同時變得兇狠萬分，一齊向前逼進了一步。「萬重山，咱兄弟三人既被你識破身份，非死不可！」仍是那缺了半邊身朵的灰衣人凌厲地說話。

萬重山不甘示弱，亦踏前一步，朗笑道：「聞道言家三豺心狠手辣，今日一見，果然不虛，只不知，萬某與你們素不相識，更未謀面，因何在此狙殺萬某？」

言家三豺不答，同時發出一聲低沉的悶吼，仗劍分從三個方向掩撲向萬重山，剎那將萬重山籠罩在殺氣凌厲的劍光中。

雨仍然在下，風仍然在吹。

× × ×

酒鋪老板倚在門上，竟然扯起鼾來。

燕子秋仍然挺立在窗前，兩道劍眉已聚攏在一起，終於，他再也站不住了，霍然轉身，張口欲說，一眼看到酒鋪老板的睡相，忙閉咀，從懷中掏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快步從酒鋪老板身旁走出門外。

燕子秋才走出門外，酒鋪老板的鼾聲立時打住，一雙垂閉的眼睛亦霍然張開，臉上露出得意狡猾的笑容，當看到桌上那錠足有三四兩重的銀子，雙目發光，兩步衝前，一把將銀子抓在手中，揣入懷中，急步奔到門口，左右一張望，燕子秋已不見了，連忙將門關上。

風雨中，燕子秋身形像一只燕子般那麼輕捷美妙地快速奔行在一條伸向遠方的泥土道上。

× × ×

劍光才籠罩在萬重山的身上，萬重山倏的叱喝一聲，岳峙淵停的身軀一動，刀光暴漲，連串金鐵撞擊聲中，劍光與刀光同時暴斂，言家三豺進得快，退得更快，一退丈遠，呆板如刀刻的臉上，血色全無，目光驚恐地瞪望着站在原地不動、氣定神閒的萬重山。

萬重山亦冷厲地望着言家三豺，但見言家三豺身上穿着的灰衣，各有一道裂口，加上身上頭上，被雨所濕，樣子有點狼狽。

言家三豺剛才若不是見機，退得快，此刻，不是衣裂而是肉裂！三人同時心生寒意，萌生逃意。

「怎樣？三位還要萬某死嗎？」萬重山盯視着言家三豺，冷冷地問：「你們因何要截殺萬某？」

言家三豺均緊閉咀唇，不復一語，目光亂閃，似在打甚麼主意。

「三位別在萬某面前打甚麼鬼主意，今日，你們若不說出原因，休想離開此地！」萬重山似亦已測出言家三麼有逃遁之意。

言家三豺仍沒有出聲，互使一眼色，暴喝一聲，再一次撲攻向萬重山！

× × ×

燕子秋被雨水淋得濕透了全身，也顧不了抹去一頭一臉的雨水，冒着風雨飛馳而去。

× × ×

萬重山在言家三豺撲攻向他的同時，身形一動，亦衝迎向三人。他已打定主意，今次不再手下留情，殺傷一兩個，將他擒下，那時，不愁問不出真相。

那知，萬重山才仗刀衝前，眼看就要與言家三豺接觸搏殺，這剎那言家三豺衝撲前的身形倏然一窒一翻，灰衣翻飛中，三人分從三個不同方向翻竄躍後，接連幾個翻躍，竄退出足有五六丈！

言家三豺知道不是萬重山敵手，若再拚下去，不但殺不了萬重山，反過來會被萬重山所殺，既然如此，不走還待何時。

在他們的計算中，三個人分開三個方向逃，定會令到萬重山無所適從，不知追那一個好，這樣，他們三人就有可能安全逃脫。但，這只是他們一廂情願的想法。

萬重山確是被三人以進為退的突然舉措弄得怔了怔，身形不由一窒，一窒間，言家三豺已躍逃出八九丈，看來，萬重山已欲追無及，言家三豺之計得逞。

只要再逃出三四丈，就算萬重山輕功再好，也追不上他們。言家三豺拚命在躍逃！

一怔之間，萬重山確實不知追趕那一個好，但他反應敏捷，立刻作出決定，足下一彈，騰躍而起，人如獵鷹般，追向逃出十丈過外，缺了一半耳朵的灰衣人！

萬重山之所以決定追趕那個缺了一半耳朵的灰衣人，是因為缺一半耳朵灰衣人曾和他對答過，看起來，似乎是言家三豺的老大。

萬重山雖然身形迅如電閃，快速無倫，無奈，言家三豺的輕功也不弱，況且相距有八九丈，任萬重山輕功再好，也休想追上他們。

人在空中，萬重山也想及這點，追是肯定追不上，不過他却另有主意，右手甩揚，殘月刀脫手而出，射向缺耳朵灰衣人大腿！

缺耳朵灰衣人正自亡命奔躍，驟覺身後風動聲响，心知不妙，正想閃避橫躍，却已來不及了，猝覺大腿上一陣劇痛，腳步往前一衝，收勢不住，加上雨濕路滑，「噗」一聲摔跌在地，發出一聲痛叫。

萬重山見一刀將缺耳朵灰衣人打翻在地，心中大喜，颯然從空中如飛鷹搏兔般躍落在剛想忍痛滾身避逃的缺耳朵灰衣人身旁，疾出一腳，踢點在灰衣人的「軟痲穴」上，缺耳朵灰衣人滾動的身形一顫，死狗一樣躺在地上，動也動不了，大腿近股處，插着萬重山那把在雨中閃泛起一縷淡淡白芒的殘月刀。

萬重山冷冷看着躺在地上、痛得臉色煞白、一頭一臉是汗是雨的缺耳朵灰衣人，伸手一把握着插在缺耳朵灰衣人腿股上的殘月刀刀把上。

缺耳朵灰衣人立時痛得大聲呻吟。

「說！到底因何要將萬某截殺？」萬重山雖然急於趕路，仍想問個清楚明白。

灰衣人由於身不能動，只好巴眨着一雙痛怒驚恐的眼睛，望着萬重山，咬牙抵受着劇痛，不出一聲。

「你大概是言家三豺中的老大，是不是？」萬重山盯視着缺耳朵灰衣人，目光有如刀鋒般銳利，見缺耳朵灰衣人忽然不再巴眨兩眼，實實望着他，知道所猜不錯，舉手抹去臉上雨水，一字字道：「言老大，你若不將狙殺萬某的原因說出，萬某立刻將刀拔出讓你流盡體內鮮血而死！」

缺耳朵灰衣人果是言家三豺中的老大，身雖不能動，耳可以聽，口可以說，眼可以看，聞言之下，不禁驚慌地望着萬重山。「萬重山，你別狠，咱死了，你也活不長！」言老大忽然出聲，口氣很硬。

這時，自他腿股傷處流出的血，將地上染紅了一大片。

萬重山雙眉一軒，瞪目道：「言老大，你難道不怕死？」

言老大聽聞死字，雙目忽然暴睜，目中盡是恐懼之色，咀唇顫抖着，艱難地吞咽了一口口水，忽然張口大聲道：「說也是死，不說也是死！不如就此死去！」說完，閉咀，兩腮一陣鼓動，突然咀角有一縷鮮血淌流出，眼一翻，頭一歪，忽然嚼舌自盡。

萬重山在言老大說出「不如就此死去」這句話時，心內一驚，想要阻止，已來不及，蹲下身，揑開言老大的咀巴，咀巴內血肉模糊，大半截舌頭不見了，不由嘆一口氣，站起身，從巳死的言老大股腿上拔出殘月刀，刀入鞘，仰首望天，任由那寒冷的雨水飄洒在臉上，有一會，才擰轉身，躍馳下土崗，順着泥土路如飛而去。

只一霎眼，那如絲如幕的秋雨，將萬重山的身形遮掩了。

× × ×

奔馳中的燕子秋在雨中驟聽迎面一陣蹄聲傳來，臉有喜色，放慢了速度，邊向前注視，邊向着蹄聲响處迎上去。

一匹奔馬終於出現在他視綫內，燕子秋一見那馬匹，不由喜出望外，張口欲呼，却倏然將話凝在口邊，剎那臉色大變——他看到馬背上本應坐着一位知交好友的，現在却空空如也，怎不令他大驚失色。

馬上沒有人，那，九成九遭到了意外，這是他心中閃過的第一個不祥念頭。

——剛才，他在小酒舖內，久候不來的人，是這匹馬的主人，如今，見馬不見人，不是出了意外，還有什麼？

這時，馬匹已如一股風般奔到他面前，嘶鳴一聲，四蹄一收，驟然在燕子秋面前停下來。

燕子秋伸手一把將韁繩抓住，還恐剛才在雨中看不真切，或眼花看錯了，往馬鞍上瞧看，馬鞍上空空如也，那有人在，驚急得他心胆俱裂，一帶馬頭，聳身躍上馬背，一夾馬腹，健馬鳴叫一聲，就撒開四蹄，潑刺刺往來路飛馳而去。

× × ×

萬重山在雨中快速奔行，警惕地掃視着身前左右，防備再有突現的狙擊。

經過土崗那次的狙殺，他不得不提高警戒。

前路有馬蹄聲急驟傳來，他戒備地放慢了腳步，運目往前瞧看。

當聽清了只有一匹馬的奔馳聲，他放心了不少，重又加快了速度，往前奔馳。終於，一人一馬，出現在他眼前。是

他的馬，人在他仔細辨認下，也認出了，是他急欲趕去會面的知交好友，不由欣喜若狂，放聲呼叫：「子秋——！」

馬上的燕子秋這時也在雨中認出了奔馳而來的萬重山，滿腔驚急化作狂喜，應聲高呼：「重山——！」

健馬這時亦認出了主人，「唏聿聿」一聲歡鳴，加速向萬重山馳去。

人馬刹那相遇，馬上的燕子秋不等奔馬停住，已一個燕子飛，從馬背上躍飛向萬重山。

兩人一下子抱個正着，緊緊地互相摟抱，互相用手拍着對方的肩背，歡愉之情，溢於言表。

好一會，兩人才鬆開摟抱，互相拉着手，打量着對方，同時放聲哈哈大笑起來，聲遏雲天。

「重山，可是遇到意外？我久候不見你來，於是冒雨迎上來，在路上遇到你的坐騎，却不見你，估道你一定是遭遇兇險，當時嚇得我心胆俱裂，急忙騎上馬，飛馳尋你，幸好你無恙！」燕子秋長長吐了口氣，用力搖撼着萬重山的雙手。

萬重山感動地望着燕子秋，凝重地說道：「子秋，我確是遇到兇險，」回身用手一指遠處雨茫茫中隱約可見的小土崗，「就在那土崗，我遇到狙殺！」

燕子秋驚急地問：「什麼人在那土崗狙殺你？」

「言家三豺！」萬重山一字字說。

「言家三豺？」燕子秋激聲道：「據我所知，你與他們素不相識，更無過節，他們因何狙殺你？」

萬重山苦笑道：「我也一頭霧水，糊裏糊塗，與他們拚鬥了一會，兩個逃了，老大却被我擊傷擒下，可惜，他死也不肯將狙殺我的原因說出。」

「他死了？」燕子秋雖然心裏猜估到言家老大必定死了，但爲了證實，還是問出口。

「死了！」萬重山嘆一口氣，「嚼舌自盡，寧願死也不肯說出原因！」

接又道：「依我推測，他定是有隱衷，或受人指使脅逼，不然，他不會寧死也不說出原因！」

「他臨死說了什麼話？」燕子秋也覺得這件事有點蹊蹺。

萬重山接口道：「他臨死前，說：『說也是死，不說也是死，不如就此死去！』這句話。」

燕子秋微一沉思，吁了口氣，道：「照他臨死這句話看來，你的猜測大有可能！但，言家三豺雖然心狠手辣，兇殘成性，却是獨來獨往，誰的賬也不賣，究竟是什麼人，能够令到他兄弟三人出手狙殺你，且還不惜一死，也不敢將殺你的原因說出來呢？」

兩人在雨中已全身濕透，臉上身上，不斷滴下雨水，兩人却恍如不覺，他們站在地中，思索着這個謎一樣的問題。

「會不會與我此行的目的有關連？」萬重山突然目射精光，注視着燕子秋。

燕子秋搖頭道：「你此行所幹的事，可說極端秘密，只有你知我知，況且，言家三豺一向在湘南一帶出沒，根本與那件事扯不上關係，我看，不大可能吧？」

萬重山提醒道：「別忘了，他們都是爲了錢，什麼事也肯幹的無耻之徒，你剛才不是猜測他們有可能受人指使或脅迫嗎？你也莫忘了，咱們面對的，是一個異常可怖的組合，說不定，他們已查察出你我在對他們採取行動，收買或脅迫言家三豺來狙殺我！除了這個原因之外，我根本想不出還有甚麼的原因！」

燕子秋邊聽邊動容，待萬重山說完後，神色凝重地說：「重山，經你如此一說，這件事的可能性增加了，若眞的是，你我的處境就危險了，既然他們已對你展開行動，相信今後，將會不斷對咱們採取行動，直到咱們兩人被殺死，他們才會罷手！看來，咱們要想個辦法，或採取行動才可了！」

萬重山伸手抹去雨水，急聲道：「子秋，找個地方避避雨，再詳細商量。」

燕子秋一笑，道：「忘了咱們在雨中，走，到荔香居喝它幾壺再說。」

萬重山伸手拉過馬匹，一躍上鞍，燕子秋足下一彈，輕盈地躍落在萬重山身後馬上，兩人一騎，在萬重山的催策下，如飛而去。

× × ×

司空含遠獨步長街，瀏覽着長街兩旁的店舖，熙來攘往的人羣，却不意有兩名漢子迎面直向他撲去。

待到他發覺，疾忙身形一偏一晃，游魚般自兩名急步衝撞向他的漢子之間閃過。但，就在他一閃而過的瞬間，兩名漢子不知怎的，手裏多了把鋒銳的尖刀，自左右猛扎向司空含遠的左右腰眼，出手快而準！

司空含遠作夢也料不到兩名漢子會下殺手，雙刀已臨腰，游閃的身形拚命向前一俯一衝，「哧哧」兩響，腰後被劃了兩刀，登時衣裂肉翻血流，痛得他禁不住猛打了個冷顫，霍然回身，剛好兩名漢子亦猛然轉過身來，雙方打了個照面。

這時街上熙攘的人羣，不知誰發出了一聲驚叫：「血！」霎時所有的目光集中在司空含遠的身上，看見司空含遠身上的血，兩名漢子手上明亮的尖刀，俱不由大驚失色，驚呼惶叫，嚇的走了個清光。

附近的店舖一見有人打架，恐無端惹禍，紛紛上舖關門，刹那，熙攘熱鬧的長街就只剩他們三人！

司空含遠腰後兩道血口仍在淌流着血，但他也顧不了眼前兩名漢子，正虎視眈眈，萬萬不能再有半點疏忽，否則，必是橫屍長街。

眼前的兩名漢子根本不認識，司空含遠却不感到驚奇，江湖上，什麼怪異離奇的事不會發生，殺人的手段更層出不窮，自己受了傷，只怪自己剛才一時大意。此刻，他再也不敢大意。

兩名漢子手持刀尖染血的尖刀，陰狠兇殘地望着司空含遠，却不急於動手。

兩名漢子之所以不急於動手，是有他們的打算的——司空含遠受了傷，當然，是個下手的好機會，若讓司空含遠的血一直流下去，那麼時間越長，流的血越多，越加不能支持，對他們豈不是更有利？到時，根本不用多費手脚，就可輕易殺死司空含遠。

好陰毒的主意！

司空含遠也想到這點，他之所以不急於動手，是在調勻體內的眞氣，同時，想弄清楚兩人的身份，及襲殺他的原因。「兩位好陰毒的手段！若不是在下機警，此刻怕不已橫屍在地！兩位到底是什麼人？因何襲殺在下？」司空含遠盯視着兩名漢子。

兩名漢子中一個長着顆酒糟紅鼻頭的冷哼一聲，道：「司空含遠，咱倆人是誰，你不用知道，只要咱倆認識你就成，至於殺你的原因，知道又如何？你今天死定了！」

司空含遠聳肩道：「既然如此，怎不動手！」

兩名漢子互打一眼色。

却在這時，司空含遠搶前動手，身形一幌，已游閃到他們面前，於身形幌動間，長劍已出鞘，「刷刷刷」，左七右八，一連十五劍，急刺兩名漢子頭面。

兩名漢子料不到司空含遠會搶先動手，倉促下，被司空含遠十五劍逼退三丈有多，兩人同時將尖刀脫手擲出，兩把尖刀帶起一溜白光，射向司空含遠，司空含遠劍勢不絕，劍光暴展中，叮叮兩響，將兩把尖刀擋落在地。

兩名漢子尖刀脫手擲出的同時，沉叱一聲，手上各自拿着一根三尺長，通體漆黑發亮的尖棒，衝刺向司空含遠！

司空含遠亦仗劍衝上，三人身形交錯而過，於相遇的刹那，烏光與劍光一觸即散，却有一聲慘嚎響起。

三個人掉換了位置，旋身相對，酒糟紅鼻頭的漢子忽然咕咚一聲栽跌在地，腰眼處立時像噴泉般標射出一股血箭，幸虧另一名漢子閃避得快，不然，準被噴洒得滿身都是血！

司空含遠覷準機會，就在另一名漢子閃避的刹那，飛身一劍射刺向那名漢子。

那名漢子身形還未定下來，司空含遠的劍已到，驚得怪叫一聲，一個風車大轉身，堪堪避過一劍，擰身一刺，尖棒劃出一道烏光，斜斜刺向司空含遠肩頭。

司空含遠卸肩進馬，「刷刷刷」，一連十七八劍，將漢子逼退十七八步，接一劍，「噗」一响，刺入了漢子胸膛！

那漢子避得了十八劍，仍避不了第十九劍！

漢子悶叫一聲，雙眼暴睜，身軀幌了幌，拚出全身僅剩的力氣，一棒刺向司空含遠！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司空含遠早就防備到有這一着，急忙抽劍，退身，本以爲只可以避過漢子垂死的一刺，故此只閃退了三尺左右。

這一來，他就上當了，那漢子垂死的身軀隨着他抽劍之勢，猛向前俯衝，本來，這一俯衝，仍然够不上距離刺中司空含遠，却不料漢子手持的尖棒是兩截的，握手處有機簧控制，但聽「咔」一聲脆响，三尺尖棒暴伸爲六尺，刺向司空含遠的腹腔。

司空含遠萬料不到此，身形再退，却慢了一步，被尖棒刺入腹腔半寸，那漢子這時亦力盡咽氣，噗聲跌仆在地。

司空含遠咬着牙，執着尖棒，猛一下將尖棒抽出，本來，這一棒刺入體內，還不致於要了他的命，可惜，棒尖上原來淬有劇毒，隨着尖棒抽出，腹上傷口噴湧出的血，却是黑色的！

司空含遠一驚非同小可，疾忙運指連點了胸腹周圍的穴道，不讓毒氣蔓延，但人已感到一陣暈眩，他不敢怠慢，手執那根尖棒，脚步踉蹌，直奔長街的另一頭。

× × ×

燕子秋與萬重山對坐邀飲，兩人互敬三杯後，才放下酒杯，萬重山望一下天色，皺眉道：「子秋，含遠早該來了，怎麼到現在仍不見人，莫不是出了意外？」

燕子秋其實心內也焦急得很，「快劍」司空含遠是他們的生死之交，他們在三天前就派人邀他到來一會，共商對策，照計，早就應在一個時辰之前來到，但到現在仍未見人。

萬重山這一說，一種不祥的念頭襲上他的心頭，他不由從座位上站起身。

幸在這時，兩扇關閉的大門「嘭」一聲大响，隨着大門暴開，衝跌入一個渾身是血的人，一跤摔在地上。

燕子秋與萬重山於一聽大門聲响，早已齊皆注視向大門口，見到衝跌摔入門內的血人，兩人同時立即臉色大變，如遭雷殛般神情大震，脫口驚呼：「含遠！」兩人同時推翻桌椅，搶步撲向倒在地上的血人。

撞門而入，倒在地上的血人，正是司空含遠，掙扎着想起身，早被燕子秋與萬重山自左右將他扶起，扶抱到一張椅上。

燕子秋與萬重山這才看清了司空含遠的情形。衣衫碎裂，頭髮散亂，身上有三處劍傷，最嚴重的，還是腹腔前的傷口，雖已停止了流血，但傷口凝結的血塊，竟是瘀黑色，尤其是臉上黑氣浮現，手上却緊握着一柄劍及一根六尺長的烏黑尖棒。

兩人一見，已知司空含遠身中劇毒，驚急之下，快速地爲司空含遠敷治傷口。

司空含遠却揮手阻止了兩人爲他敷治傷口，語聲微弱地說：「子秋，重山，我終於能看見到你們，我已活不成了，我之所以强撐着，就是要見你們一面，並在臨死前，告訴你們我之會如此的經過。」歇了口氣，正想說下去，萬重山已含淚道：「含遠，你不會死，我與子秋無論如何都會將你救治，你先不要說話，待我爲你先將毒阻歇住！」

這時，司空含遠臉上的黑氣又濃了些，燕子秋眼看着好友如此情景，心如刀割，顫聲道：「含遠，你一定要堅持！」

司空含遠苦澀地笑道：「毒已攻心，我自知必死無救，這種毒很厲害，我已自閉胸前穴道，毒氣仍能蔓延入心。」舉起手中緊執着的黑色尖棒，喘口氣道：「就是這根棒，我一時大意，被那人臨死前，按動機簧，三尺棒變成六尺，標刺入我腹腔，棒尖上淬有劇毒。」

這時，燕子秋與萬重山亦已看出司空含遠沒得救，沉痛地望着他，燕子秋伸手接過司空含遠手中的黑棒，低聲問：「含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司空含遠目光遲緩地掃了兩人一眼，低微嘆息一聲：「就在長街上，我被兩個陌生的漢子襲擊……」斷斷續續地將在長

街上的遭遇說了一遍。「子秋，重山，想不到這是咱們最後一面，從今後，我不能與你們喝酒談笑了，爲我查出眞相……」

語聲戛然而止，頭一歪，毒發而亡。

燕子秋與萬重山同時脫口尖聲悲呼：「含遠——！」兩人咬牙握拳，目中含淚，定定地注視着已死去的司空含遠。

司空含遠黑氣瀰佈的臉上，於死後，逐漸起了變化，一張臉黑中帶青，青氣刹那化作蛛網形狀，網罩在他臉上，霎時，司空含遠的臉容，變得恐怖無比！

「青蛛毒！」燕子秋一見，寒聲叫了一聲。

萬重山望着司空含遠變得妖異恐怖的臉容，由不住在心裏打了個寒顫，急聲道：「青蛛毒？怎麼我沒有聽說過？」

燕子秋抬頭望着門外，好一會，才收回目光，語聲沉重地說：「青蛛毒，是天下罕有的一種劇毒，取自一種生在苗疆毒霧內的一種青色蜘蛛，這種青色蜘蛛其毒無比，不要說被牠叮上一口，就是碰觸到它身上的青毛，也會立刻毒發而亡，由於這種青色蜘蛛極難捕到，只有五十年前稱霸苗疆的毒王鳩盤霸，才能仗着萬毒不侵的特異體質，深入毒霧山，搜捕到這種青色蜘蛛，並從它體內抽出毒液，研制成這種青蛛毒。

「由於中了這種毒的人，死時全身發黑外，臉上還會呈現蛛網般的青氣，故此，鳩盤霸稱之爲青蛛毒。但鳩盤霸早在十五年前病逝，且他足跡不出苗疆，更沒有徒弟，那兩名襲擊司空含遠的人却身懷這種罕見劇毒，眞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萬重山忍不住再看了一眼司空含遠的顏面，司空含遠臉上的蛛網更爲明顯，而青色的網絲竟然發出一種妖異的青光，令到萬重山不敢再看下去。「子秋，依你推測，襲擊含遠的人，是何來路？」

「只怕與狙殺你的言家三豺是同一路的！」燕子秋沉思有頃，微聲說：「但是，他們從那裏弄到這種十五年沒有在中原武林出現的青蛛毒呢？」

萬重山却突有所悟地說：「不好！」

燕子秋驚訝地望着萬重山，說道：「什麼事？」

萬重山凝重地說：「含遠既遭襲擊，只怕摘纓亦不能倖免！子秋，咱們快去接應！」說着，朝門外衝去。

燕子秋一把將他拉住。「重山，難道就讓含遠的遺體坐在椅上？」

萬重山歉疚地望了司空含遠的屍體一眼。「子秋，是我一時心急……」

燕子秋道：「別說了，含遠他不會怪你，來，先將他安放在床上，然後咱們立刻動身，迎上去接應摘纓！」

× × ×

夏侯摘纓亦是燕子秋與萬重山約來的至交好友。

可惜，夏侯摘纓可能會見不到燕子秋與萬重山了，此刻，他正被一羣人團團圍住。

圍住夏侯摘纓的人有六個，個個年紀均在四十上下，單從六人神光充沛的目光看來，就知六人不是易與之輩，都是扎手人物。

「摘纓手」夏侯摘纓，在江湖上，與燕子秋，萬重山齊名，身手了得，特別是自創的一套「摘纓指法」，武林中能躲避招架得了的，還不多見，此刻，他雖然被六個扎手人物圍住，仍然不驚不慌，鎮定地站在原地掃視圍着他的六個江湖人物。

六個人他都不認識，雖然不認識，旣然圍着他，一定不懷好意。「各位不聲不響將在下圍截在此，不知意欲何爲？」夏侯摘纓不卑不亢地朗聲問。

「要你死！」左側一個鬥鷄眼的漢子兇狠狠地吼叫。「夏侯摘纓，今日你死定了！」

夏侯摘纓沒有因了那個鬥鷄眼的漢子的話而動氣，反而笑嘻嘻地說：「朋友，你我可說素無仇怨，因何要在下死？」

仍是那鬥鷄眼漢子說話：「咱們心照不宣！」

夏侯摘纓裝糊塗。「朋友，在下實在不知！」

鬥鷄眼漢子似是六人之首，此時仍是他說話：「既然不知，那你只好做個糊塗鬼了！」

夏侯摘纓淡淡一笑。「我可不想做糊塗鬼，只想做明白人！」說話間，人已鬼魅般閃撲向鬥鷄眼漢子，一雙手分枝拂葉，美妙無倫地掩襲向鬥鷄眼漢子身上各大穴！

鬥鷄眼漢子料不到夏侯摘纓會於說話間向他動手，猝不及防，眼見無數指影罩向全身，大驚失色，暴吼一聲，雙掌一錯，全力擊出兩掌，妄想將夏侯摘纓擊退。

夏侯摘纓是謀定而後動，一切早已算計好，怎會被他兩掌所阻，撲前的身形一偏一幌，已然閃避過鬥鷄眼漢子全力擊出的兩掌，鬥鷄眼漢子擊出的雙掌正想改掌爲拳，還擊幌閃至他身側的夏侯摘纓，突然整個人一震，全部動作刹那停頓，像木刻石彫般，呆立當地，動彈不得，只有一張咀，一雙眼，兩只耳朶，仍能說，能看，能聽！

——夏侯摘纓志在必得，故此一動手就施出了「摘纓指法」中的絕招，「落櫻繽紛」，輕易地點了鬥鷄眼漢子的軟痲穴及志堂穴。

一切都發生在一霎眼間，到其餘五名漢子驚覺，叱喝着展動身形，撲攻向夏侯摘纓，夏侯摘纓已然制服了鬥鷄眼漢子。

衆漢子投鼠忌器，一見頭兒落在敵人手中，立時不敢動。紛紛收手退後。但仍將夏侯摘纓困在當中。

夏侯摘纓笑嘻嘻地一掌按在鬥鷄眼漢子背心上，也不理會鬥鷄眼漢子那怨毒的眼神，問道：「朋友，現在可以告訴我了吧？」

鬥鷄眼漢子雖然兇殘，但已落入人手，正所謂肉在俎上，任人擺佈，無可奈何，低聲地說：「夏侯摘纓，你好手段，大爺落在你手，只好告訴你！」

夏侯摘纓仍是笑嘻嘻。「那就煩勞你快說出來，別再說廢話！」

鬥鷄眼漢子咽下一口唾沫，惡狠狠地說：「原因很簡單，凡是趕去帮忙燕子秋與萬重山的人，都要死！」

夏侯摘纓嘻笑如故，一伸舌頭。「怪不得，原來如此，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鬥鷄眼漢子一翻雙眼，傲然道：「夏

侯摘纓，你聽着，咱們就是『流雲掩月教』的人，難道燕子秋沒有告訴你？」見夏侯摘纓不懷好意地望着他，不由語氣一軟，又道：「快放了大爺！」

夏侯摘纓一聽是「流雲掩月教」，早就沉下臉，收起了嘻笑，惡狠狠地說：「原來你們就是『流雲掩月教』的兔崽子，這可饒你不得！」按在鬥鷄眼漢子背心的手掌貞力一吐，鬥鷄眼漢子頓時如受重擊，渾身猛一震，張口噴出一道血箭，雙眼圓睜，臉如金紙，直挺挺朝地上就仆倒！

五名漢子見頭兒被夏侯摘纓用重手法震碎內腑而死，不由怒吼連連，人影翻飛中，各使兵器，撲攻向夏侯摘纓！

夏侯摘纓却及時一把執起仆倒在地的鬥鷄眼漢子直挺挺的屍身，看也不看，環身掄動，「噗噗」聲中，五件兵器先後擊在屍體身上，五名漢子見夏侯摘纓竟然拿他們頭兒的屍體來做擋箭牌，俱不由又驚又怒，各自收手撤身！

夏侯摘纓却乘他們撤身後退的刹那，將鬥鷄眼漢子的屍體撒手甩出，同時飛身撲向兩名被屍體飛擲不得不閃避的兩名漢子身前。

兩名漢子只顧閃避屍體，料不到夏侯摘纓緊隨在抛擲出的屍體後面掩襲至，兩人還來不及發出呼叫，「格咯，咯格」兩聲聽來令人心懾的骨折聲響起，夏侯摘纓已使出摘纓指法，不是摘花，而是將兩名漢子的腦袋齊脖子摘下，順手擲出向另兩名漢子。

人頭擲出，兩具無頭屍體的頸脖處，才蓬然噴洒出大股血花，傾跌在地。

剩下的三名漢子，雖然兇殘成性，却未曾見過如此恐怖的殺人手法，齊皆臉色大變，撒退就跑，可是，那還跑得了，兩個被擲出的人頭擊中背心，口噴鮮血衝跌捽地而死，另一個被夏侯摘纓飛身自後撲到，一指插入頸脖，斷喉而死。

不到頓飯功夫，夏侯摘纓已將六個「流雲掩月教」的高手立斃當場！

拍拍身上衣衫，夏侯摘纓正想舉步離去，猛聽前路有脚步聲傳來，神色一動，閃身掩在一棵樹後。

聲隨人現，來路上急如星火般馳來兩人，離開夏侯摘纓藏身處還有五六丈遠，急馳而來的兩人已看到地上死屍，其中一人臉色大變，驚聲道：「不好，摘纓可能已遭遇不測，咱們可能來遲一步！」說話的正是萬重山。

他們兩人安置好司空含遠的屍體後，立刻動身，一路趕來，希望在路上遇上夏侯摘纓。但，跑了不下百里路，連夏侯摘纓的踪影也不見，現在驟見這血腥狼藉的場面，怎不令兩人不大驚失色，估道夏侯摘纓已遭到意外。

「看清楚再說，或許摘纓安然無恙。」燕子秋一面急馳，一面緊張地打量着地上的屍體，心裏在暗自禱告：希望看不到夏侯摘纓的屍體。

兩個人很快就來到夏侯摘纓藏身的樹前，夏侯摘纓老遠就認出兩人，加上聽到兩人的說話以及驚急的神色，心內感動得很，急忙從樹後現身，嘻笑着說：「子秋，重山，你們確是來遲一步，圍攻我的人，都被我殺光了！」

兩人只顧察看地上屍體，冷不防樹後閃現一人，急忙戒備地幌身躍退，及一眼看到站在面前的，正是爲之焦慮的好友夏侯摘纓，兩人如釋重負，呼叫一聲，雙雙撲向夏侯摘纓，三個人刹那緊緊地摟抱在一起，激動不已

萬重山一拳擂在夏侯摘纓寬厚的背上，笑罵道：「好傢伙，害我虛驚一場！」

夏侯摘纓嘻嘻笑着說：「子秋，重山，你們怎會料到我有危險，趕來救援？」

燕子秋與萬重山原本狂喜的心情，頓時變得鉛般沉重，臉上的笑容迅即斂退，無言放開了夏侯摘纓。

夏侯摘纓一見兩人面上表情變化如此之大，知道一定發生了事情，心頭往下一沉，收斂起笑容，急聲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燕子秋與萬重山對看一眼，燕子秋咬咬牙，用幾乎聽不到的低沉語音說：「含遠遇襲死了！」

夏侯摘纓以爲自己聽不清，聽錯了，緊張地大聲問：「子秋，你再說一遍！」

萬重山已咽聲道：「含遠遇襲，不幸死了！」

夏侯摘纓如遭雷殛，渾身顫動，臉色刹那蒼白如紙，瞋目大呼：「含遠死了！是誰殺了他！」

燕子秋低頭看一眼地上的屍體，黯然道：「可能是與圍殺你、而被你殺死的人同一路的！」

夏侯摘纓握拳仰天高呼：「流雲掩月教，我誓與你周旋到底，不滅此教，誓不罷休！」

燕子秋與萬重山聞言均失驚道：「果然不出所料，是『流雲掩月教』幹的！」

夏侯摘纓這時已從憤怒悲痛中冷靜下來，問：「含遠是怎樣死的？」

燕子秋於是將司空含遠在長街上被兩名漢子襲擊，因大意中了一個漢子棒上淬有「青蛛毒」，殺了兩漢子，帶傷抑毒，支持到達約會的地點，以及不幸毒發而亡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夏侯摘纓邊聽邊動容不已，待燕子秋說完後，不禁變色道：「青蛛毒，聽說自『毒王』鳩盤霸在十五年前死後，已絕跡江湖，再沒見有人使用過，如今怎會出現在『流雲掩月教』之人手上？」

燕子秋皺眉道：「這一點，我也是百思不解，照說，鳩盤霸孤家寡人一個，又不收徒，他死後，沒有人繼承他衣砵，青蛛毒亦應隨着他長埋地下，却不料十五年後不該出現的東西，却意外地出現了！」

萬重山看一眼地上狼藉的屍體，道：「此地不宜久留，咱們還是回去再說吧，含遠的屍體亦要安葬。」

燕子秋與夏侯摘纓同時點頭，三人展動身形，刹那，將血肉狼藉的屍體抛下老遠。

× × ×

屋還在，司空含遠的屍體却已經不見了。

燕子秋，萬重山，夏侯摘纓搜遍了屋內每一個角落，屋後方圓十丈範圍，甚至連茅厠也搜過，硬是不見了司空含遠的屍體！

一個死人，照說不會自己失踪的，一

定有人來過，將司空含遠的屍體帶走了。

——三個人都如此認爲！

但，帶走司空含遠的屍體的人是誰呢？用意何在？

這兩個問題，很快就給他們找到答案——他們在床上枕下，找到了一張字條，字條上只簡單地寫着幾個字，大意是：若想尋回司空含遠的屍體，三更時分，到鎭後五里處的猛鬼坡一會，自可見到並得回司空含遠的屍體，具名是流雲掩月教。

三個人看了，俱悲憤塡膺，萬重山一拳擊碎了一張堅實的楠木桌子，夏侯摘纓一脚踢開一張椅子，因了激動，渾身顫抖着，咀唇噏張，却說不出話。

「好卑鄙下流的『流雲掩月教』！竟然連屍體也不放過，爲今之計，只好今晚去赴會，看他們有何陰謀，就算刀山火海，爲了含遠的遺體，也要闖他一闖！」燕子秋目噴怒火，堅毅地望着兩人。

萬重山切齒道：「若他們敢對含遠的屍體有所褻瀆，我不將他們一個個活劈兩半才怪！」刀光一閃，一條合抱粗的木柱應刀斷裂！

夏侯摘纓惡狠狠地說：「今晚，我要將他們的腦袋一顆顆摘下來，祭奠含遠的亡魂！」

燕子秋這時已想到了一個問題，對兩人道：「此處可能會被他們監視，咱們離開此處，另找一個隱密的地方，咱們不能老是處於不利地位，要改變處境，反明爲暗！」

萬重山，夏侯摘纓都有同感，三人立時匆匆執拾了一些必需品，離開了屋子。

× × ×

「咱們今晚是否三個人一同赴會？」萬重山望着燕子秋。

「當然是三個一起去！」夏侯摘纓一拳擊在桌面上，差點將桌子擊碎。

「當然是三個一齊去。」燕子秋點頭表示讚同，「不過，咱們要分開來，兩個出面與『流雲掩月教』的人周旋，一個隱藏在暗處，以防不測，隨時接應，這樣，咱們就不至於吃大虧！」

「那麼，誰負責掩護？」夏侯摘纓問，立刻自己表決，「我決不掩藏在暗處，誓要將那些狗子殺個落花流水！」

「摘纓，千萬別衝動，冷靜點，今晚之約，主要是完好無缺地取回含遠的屍體，不動手最好。重山，那你就負責接應我與摘纓，怎樣？」燕子秋轉望坐在窗前的萬重山。

「好，就這樣決定吧。子秋，關於『流雲掩月教』，我微有所聞，但所知不多，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組合？」萬重山問。

燕子秋略略整理一下頭緒，說：「關於『流雲掩月教』的事，我所知亦不很多，只知道該教崛起江湖，還是近半年的事，他們行事詭秘，善於掩藏身份，武林中很少有人見過他們的人，他們殺人之後，例必留下一個表記，那就是一幅白絹上手繪的流雲掩月圖，至今，江湖武林中，共發現了十八幅，共有十八個人被殺！」燕子秋歇了歇欲再說下去。

夏侯摘纓却搶着問：「死的都是什麼人？」

燕子秋心情沉重地說：「死的都是江湖上武林中極有名望地位的武林前輩！」望了萬重山，夏侯摘纓一眼，加重語氣：「少林無嗔大師，武當一葉道長，丐帮帮主『三眼神丐』葉長天，中原第一堡堡主程知恩，天下名捕『法網難逃』嚴揖，江淮世家家主，『一槍九環』林竹軒……還有天下第一神偸俠盜時大遷……」

「什麼？他們不都是病死的嗎？」夏侯摘纓驚叫起來。

「病死的消息是假的，是少林，武當，丐帮二派一帮經過商量後，並徵得各死者家屬同意，故意對外謊說是病死，目的是不想令江湖震動，掀起軒然大波。」燕子秋神色凝重地望着萬重山與夏侯摘纓。

「由於被殺的各位前輩死時一點反抗的跡像也沒有，都是被人用重手法所殺，事後又連一點綫索也查不出，只有那幅白絹表記，令到少林、武當等束手無策，不知從何處着手追查……」

萬重山打斷了燕子秋的說話：「這事怎會與你扯上關係的？」

燕子秋苦笑一聲：「這事說來話長，不過，長話短說，少林、武當、丐帮的掌門，帮主經過一番商量後，決定暗中追查，恰巧我奉家師之命，前去拜謁丐帮新任帮主，不知怎的，少林、武當兩派掌門前輩一見我，略說片刻後，立刻懇切地委託我代他們追查十八名前輩被殺的事，我無奈之下，只好接下來。但一想，一個人獨力難當，想起了你們，故此相約你們，合力追查……想不到，含遠却出師未捷身先死，而你們亦先後受到襲殺！」

萬重山，夏侯摘纓亦受了感染，神情黯然，一時三人皆無話可說。

好一會，萬重山突然問：「難道少林、武當、丐帮等等委託你代爲追查，他們却置身事外不成？」

「重山，不是這樣，他們亦四出追查，只不過由於我在江湖武林中名氣不大，識的人又不多，故此才委託我暗中追查。他們答應，有什麼事，可以隨時知會他們，各帮派會傾全力支援我。」燕子秋望着窗外漸漸變黑的天色，加重語氣說道：「想不到對方這樣厲害，從你們先後遇到狙殺的情形來看，對方不但偵知我受託追查，連相約你們的事也偵知，對方可謂神出鬼沒！」

「管他是神是鬼，今晚一見就知！」夏侯摘纓粗聲說：「少秋，何不知會少林或丐帮的人一聲，派人於今夜將那『流雲掩月教』的人圍困起來，到時，不就可以手到擒來，一網打盡？」

「摘纓，對方不會這樣笨的，他們既敢約咱們今夜見面，必然早有安排，這樣反會將事情弄壞，這是第一次與他們正面接觸，正好乘機多些了解該教的人與事，萬不能打草驚蛇。」燕子秋從椅上站起來走到窗前，凝望着窗外夜色正濃的天空。

「子秋，到底少林與被該教殺死的各位前輩，是被何種手法殺死的？」萬重山亦從椅上站起身。

燕子秋緩緩轉過身軀。「十八位被『流雲掩月教』殺死的前輩高手，均是尾椎第三節骨，被一枚長約三寸七分的銀針，刺入體內，只露出約半分，要不是仔細檢查，眞不容易發現。被殺的前輩每一個都

像睡夢中無疾而終般，表面看不出一絲一毫被殺的痕跡。」

萬重山動容道：「這確是一種特異的殺人手法，江湖上，武林中，還未見過。不過，用銀針殺人，好可能是一些女子所爲。該教的教名就多少有點女人味道。」

燕子秋倚在窗前，點頭說：「少林、武當、丐帮的掌門人，亦都認爲該教可能是由一個女魔頭統率。」

夏侯摘纓不耐煩地說：「管他是男是女，今夜一會，不就知了！別盡談說了，來，還是先喝他三杯再說。」

燕子秋與萬重山相視一笑，搖搖頭，夏侯摘纓已不理會，快步行出去拿酒了。

燕子秋，夏侯摘纓，萬重山三人現在置身之處，是丐帮安排的一處隱密地點。

智計奪屍 爲義來手

猛鬼坡是一處荒僻、野草雜樹叢生的坡地，由於白天蛇獸鼠虫出沒，很少有人到，夜晚，那就更形恐怖，那些叢生的野草雜樹，在夜色下，黑森森的，鬼形鬼狀，加上虫鳴獸叫，活像鬼嘯，晚上的猛鬼坡，就像地獄般可怖，沒有人敢在晚上獨自一人到猛鬼坡，就連獵人也不敢。

但，今夜——浮雲掩月，鬼形幢幢的猛鬼坡，却出現了兩個胆大包天的人。

——他們就是燕子秋與夏侯摘纓。

這片人跡絕少的荒僻野地，如今出現了這兩個人，立時令到盤據在這片坡地中的蛇虫鼠獸，紛紛走避不迭——畢竟，人是萬物之靈，世上的其它一切動物，都知所畏避。

燕子秋，夏侯摘纓來到猛鬼坡，恰正是三更時分。他們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對於猛鬼坡的恐怖景象，一點不怕，視若無睹。

兩人來到猛鬼坡，本擬一到，就會遇見「流雲掩月教」的人，好讓他倆失望，猛鬼坡除了他倆，連鬼影也不見一個。

兩人自踏入猛鬼坡的第一步，就加倍提高了警覺，步步爲營，一眼關七，提防突變。幸好平靜得很，兩人直走進猛鬼坡，皆沒有發生意外，選了一處比較開濶，一面有道坡壁的地方停下，背靠坡壁站立，靜待「流雲掩月教」的人出現。

足足等了有盞茶時分，仍然不見有該教的人出現，夏侯摘纓有點不耐煩了，幾次想開口，但見燕子秋沉靜地站立着，一雙閃閃發光的眼睛，掃視四周的草樹，全沒一點燥急不安的樣子，只好將到口的話咽回肚子裏。

浮雲依舊掩遮着月亮，沉沉夜色中，猛鬼坡的一切，格外顯得凄森可怖，被兩人驚擾的虫獸，又恢復了活動，虫鳴獸叫聲又復充斥了整個猛鬼坡。

又過了一會，夏侯摘纓再也忍不住，低聲對燕子秋說：「他們到底在攪什麼鬼，到現在仍不來赴約，別是他們故意作弄咱們吧？」

「摘纓，既來之，則安之，要來的，終會來，急什麼呢！別讓他們有機可乘。」燕子秋沉穩如山地站立着，語氣平靜，絕無半點燥急之色。

語聲才落，身側丈遠處，雜樹叢中，響起一把嬌俏俏的語音：「燕子秋，果然與別不同，怪不得那些臭和尙、野道士、髒乞丐，委託你這個在江湖上、武林中沒有多大名氣的人來追查本教的事！」

聽語聲，明顯的說話的人是個女子，此女子好厲害，一開口，就辱及少林，武當，丐帮三大帮派！

夏侯摘纓早巳動怒，粗聲叱道：「別裝神弄鬼了，咱們既然有胆到此，管你是人是鬼，快快出來一見！」

樹叢中仍是響起那嬌滴滴的語聲：「你大概就是夏侯摘纓了吧，你比燕子秋差多了！」

藏身在樹叢中的那個女人，口舌便給，厲害得很，不僅損了夏侯摘纓，而且隱含挑撥之意。

那知夏侯摘纓是個豪爽坦蕩之人，聞言哈哈一笑，大聲說：「我當然及不上子秋！我也自認及不上，不然，兩派一帮，正如你所說，怎會託他追查你們的所作所爲！」

樹叢中有好一會沒有語聲傳出，燕子秋用手輕扯了一下夏侯摘纓的衣袖，暗示他不要再亂說，由他來應付，夏侯摘纓會意，點了點頭。

燕子秋輕咳一聲，不急不燥，語聲平穩地向樹叢發話：「姑娘，若果不是見不得人。請出來相見，不然，咱們就不客氣了！」

「燕子秋，本姑娘出來了。」一聲隨人現，一條窈窕的人影自樹叢中鬼魅般閃現出，霎眼出現在燕子秋、夏侯摘纓身前不足一丈處。

由於浮雲掩月，夜色沉沉中，燕子秋與夏侯摘纓運足了目力，才依稀看清從樹叢中閃現出的人影面貌。

這女子年紀很輕，不超過二十歲，眉目俏巧，若在白天看，必是個嬌俏人兒。

這女子有恃無恐地輕移蓮步，走前兩步，未語先笑地說：「怎麼，只得你們兩人？那個叫萬重山的，去了哪裏？」

燕子秋聞言心頭暗懍，對方竟連自己的底細摸清了，而自己連對方的一點邊也沾不上，想到這，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冷顫，手心冒汗。不過，他表面上毫不動聲色，平靜得不帶一絲感情地說：「敝友到了哪裏，不勞姑娘操心，姑娘還是快快將咱們之友的遺體交還才是！」

夏侯摘纓一聽燕子秋提起司空含遠，不由激動得大聲叫起來：「若不將司空含遠遺體完好無缺交出，今夜，就讓妳見識一下殘月刀的厲害！」

那女子却毫不懼怕，嬌笑如故：「夏侯摘纓，本姑娘敢半夜約你們來此相會，難道會怕了你，動手解決不了問題，你們想要回貴友的屍體，可以，不過……」

夏侯摘纓打斷了那女子的話語，搶着說：「不過有條件，是不是？」

燕子秋想阻止夏侯摘纓說，已來不及，只好待夏侯摘纓說完後，再次用手扯了扯他的衣袖。

夏侯摘纓立時緊緊閉上咀唇。

那女子笑道：「夏侯摘纓，這次算你聰明，你說對了，若想得回貴友的屍體，只要答應本教提出的條件，立刻交還！」

燕子秋却突然提出一個風馬牛不相及的問題：「姑娘，你們怎會知道在下的居處？」

那女子笑得彎了腰，歇口氣，才說：「燕子秋，你不像是個那樣愚笨的人吧？這也想不到？」

燕子秋道：「想是想到的，我想姑娘你親口說出來。」

那女子收住笑聲：「告訴你，這很簡單，咱們襲殺司空含遠後，見他傷重不死，於是悄悄跟在他後面，一路跟踪到你的居處。」

燕子秋點頭道：「果然是很簡單，我竟然一時想不到。幸得姑娘爲我解答了。姑娘，可否爲我再解答一個問題？」

那女子被燕子秋一讚，心裏甜甜的，對燕子秋有了好感，嬌笑一聲，說：「燕子秋，只要本姑娘知道的，都會明白回答你！」

燕子秋有禮地向那女子抱拳躬身一揖，說：「多謝姑娘，我想問姑娘的問題是，敝友司空含遠中的『青蛛毒』，貴教中人是如何得到的？」

這一次，那女子可沒有像回答上一個問題那樣爽快了，遲疑了一會，才囁嚅說：「燕子秋，這問題本姑娘也不知道，很抱歉不能回答。」

燕子秋微微一笑，不在意地說：「那麼，姑娘在貴教中的地位呢？」

那女子答：「本姑娘不妨告訴你，流雲堂堂主！」

燕子秋讚嘆似的說：「姑娘原來是一堂之主，燕某失敬了。」突然話鋒一轉，問：「堂主姑娘，據在下所知，貴教崛起江湖武林，只不過是這半年時光，少林、武當、丐帮與各帮派，均與貴教沒有瓜葛、仇怨，貴教因何連殺十八人？」

那女子道：「這問題，本姑娘不知道，知道也不會答你，有機會，你還是直接問本教教主吧！」

「如何才能見到你們的教主？」燕子秋問。

「只要你們答應本教提出的條件，就可以見到本教教主，且能得回貴友屍體。」那女子一直是笑着說話，彷彿是個很愛笑的姑娘。

「什麼條件，姑娘說出來聽聽？」燕子秋直視着那女子。

那女子收斂了笑容，肅聲說：「燕子秋，你聽着，條件很簡單，希望你能愼重回答！」語氣變得凝肅。「條件就是，歸順本教！」

燕子秋像早就想到了一樣，沒有什麼特別反應。夏侯摘纓却激聲說：「放你娘的臭屁，咱們……」

話未說完，却自動咽住了——原來，被燕子秋暗中踢了一脚，制止了他再說下去。

那女子語聲却變了。「夏侯摘纓，你竟敢對本姑娘口出污言？」

燕子秋連忙陪笑道：「姑娘千萬別生氣，燕某在此代他向姑娘陪罪。」

那女子才又嫣然一笑，望着燕子秋，嬌聲問：「怎樣？答不答應？」

燕子秋接問：「答應不用說了，不答應又如何？」

那女子靜默了一會，才肅聲說：「奉教主之命，若不歸順，只好殺了你們！」

燕子秋毫不動容地說：「姑娘，可否讓咱們見見司空含遠的遺體？」

那女子道：「急什麼，只要你們答應了歸順本教，自然可以見到他的遺體。」

燕子秋却堅持道：「不，咱們一定要先見了屍體，才回答你所提出的條件。」

那女子沉吟了一會，才道：「好，本姑娘就讓你先看一下貴友的屍體！」扭頭朝側後喝叫道：「將司空含遠的屍體抬出來！」

應聲，自她身後三數丈遠的一處的草樹叢中，幽靈般冒現出四條黑影，快步朝他們立身之處行來。

四條黑影步伐一致地快步行到那女子身側，停下來，四條黑影肩上抬着一塊床板，床板上，用白布覆蓋着一人形物體，大概就是司空含遠的屍體。

夏侯摘纓一見，忍不住抽刀就要衝上，却被燕子秋一把扯住，使眼色止住了他的衝動。

其實，燕子秋又何常不想衝上前，將司空含遠的屍體搶回，只因他恐防有詐，或對方早有準備，事實上，他見那女子放心大胆地，一個人出來會他們，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就知附近必然潛伏了不少流雲掩月教的人，若一擊不能得手，那就很難再奪回司空含遠的屍體了，他要那女子抬出司空含遠的屍體一見，是有用意的，故此，他極力壓抑住內心的激動。

「現在已見到了，燕子秋，你可以回答了吧？」那女子發亮的目光直望着燕子秋。

可是，燕子秋却得寸進尺。「姑娘，見是見到了，但，若不揭開白布，怎知是司空含遠的屍體？」

那女子已有點不耐煩。「燕子秋，別得寸進尺，本姑娘容忍是有限度的！」

燕子秋却不爲所動，堅持道：「若不揭開白布，讓咱們瞧清楚，咱們就算答應，也變成不答應！」

由於夜色太黑，看不清那女子的臉色，却見她微跺了跺脚，冷聲說：「燕子秋，那就讓你看看吧！揭開白布！」

立時，四個黑黑的人影中的一個，伸手揭開了覆蓋的白布。

白布揭開，燕子秋，夏侯摘纓不因夜色沉黑的關係而不能看清木板上的屍體，反之，兩人一見木板上露出的腦袋，立時渾身一震——他們認出，木板上躺着的，確是司空含遠的屍體！

夏侯摘纓怪叫一聲，不顧一切地撲向前。

燕子秋用力將他拉住。才不致將事情弄僵。「冷靜點，你這樣，不但得不回含遠的屍體，反而會喪命！」

夏侯摘纓掙了幾掙，掙不脫燕子秋的手，才逐漸冷靜下來。

「燕子秋，你眞聰明，及時阻止了他的胡來，不然，他好可能會被殺！」語聲一頓接道：「現在看過了司空含遠的屍體，驗明無訛，可以答覆了吧？」

燕子秋沉默了一會，放開夏侯摘纓，堅決地說：「姑娘，很抱歉，咱們不答應妳所提出的條件，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

雖然我不知道貴教之教旨是什麼，但從貴教半年間一連殘殺十八位武林前輩的行事作風來看，就不敢恭維，故此，咱們不會歸順貴教！」

那女子聞言，發亮的雙目中像有火光噴射出般，可知她此刻憤怒的情形，切齒恨聲說：「燕子秋，難道你們都想死？」

燕子秋依然挺立道：「是人，都不想死，姑娘，妳太高估自已的力量了。咱們既然有胆到此會你們，難道沒有準備？沒有眞本領？」

那女子聞言，立時倒退一步，急聲道：「燕子秋，難道萬重山就躲藏在暗處不成？」接對身邊四個抬着司空含遠屍體的黑影喝叱：「速退！」

四名穿了黑衣黑褲，在沉黑夜色中看來像四個黑影般的漢子，立刻悶聲不响地原地轉身換肩，以後爲前，抬着司空含遠的屍體，快步向原先藏身處奔去。

四名漢子才走出不到一丈，四下裏火光亂閃，如流星曳空，直往雜樹叢中閃墜，霎時，整個猛鬼坡被火光籠罩了，各處都有火光冒起。

沉黑如地獄的猛鬼坡，立時變得一片通亮，火光中，整個猛鬼坡，冒現出不下三四十個原先躲藏在雜樹叢中的流雲掩月教教衆，正自驚亂地從着火的藏身處奔跑出來，有的身上已着火，倒地亂滾！

火光一起，燕子秋、夏侯摘纓看清楚了白着一張臉的流雲堂堂主，果然是個嬌俏的美人兒，可惜，如今却眉目帶煞，急怒交加，一手按在劍把上，「鏘」一聲將腰間長劍拔出，擋在四名漢子身前。

火光一起，夏侯摘纓已如猛虎出柙般，一雙短戟在手，吼叫一聲，虎躍撲向那四名漢子。

那嬌俏的女子一聲嬌叱，迎着躍撲而到的夏侯摘纓，一劍斜斜刺削出，說來也怪，以夏侯摘纓的身手，竟然被她那一劍迫得硬生生將躍撲前的身形煞住。

燕子秋乘機身形展動，迅若流星般閃躍向那四名漢子，手起劍落，一劍將一名漢子砍翻在地，其餘三人，由於失去了平衡，木板傾側，棄桿抽刀，將盛有司空含遠屍體的木板扔在地上，撲向燕子秋。

燕子秋雖然在江湖武林中名氣不大，但一身武功，已到達頂尖的階段，可說是天下少有的頂尖高手之一。如今三名漢子撲攻向他，只一招，就將三名漢子傷了，令到他棄刀在地，掩臂急退。

這時，火勢越燒越旺，天空一片通明，很多流雲掩月教的徒衆，爲了避火，慌忙走避，全亂了套，不及攔截阻殺燕子秋他們，像被捅的馬蜂窩般，狠奔豕突。

燕子秋舉手投足問，連傷四名大漢，他知道此地不宜久留，急忙衝前一步，彎腰伸臂，抄起業已從木板上滾跌在地的司空含遠屍體，驀覺側後一股尖風襲到，觸體生痛，知道厲害，不敢稍慢，手中劍聽風辨位，疾出一劍，鏗然一响，長劍堪堪擋架了自側後襲到的兵器。

藉一擋之勢，燕子秋挺腰扭頭，瞧見自側後襲擊他的不是別人，正是流雲掩月教流雲堂堂主，吃了一驚——她不是與夏侯摘纓纏鬥的嗎！莫非夏侯摘纓遭了她毒手，否則，她怎會有空自側後向他偷襲？

兩眼慌忙向四周掃瞄，目光所及，不禁長舒了口氣——夏侯摘纓正與四名身穿紅黃藍白衣衫的妙齡少女纏鬥在一起，雙戟縱橫飛舞，矯若游龍，勇若虎豹，將四名少女逼得團團轉，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

燕子秋放下心頭大石，目光落在冷厲明艷的流雲堂堂主臉上，蓄勢以待。

——從她能够一劍將夏侯摘纓逼頓住，燕子秋就知道她的身手高明，不是個易與之輩。

就這一瞬間，流雲掩月教的徒衆，已有十多人將燕子秋圍起來，另有七八個人，動手將司空含遠的屍體重新放回木板上，準備抬走。

燕子秋瞥見，心內焦急不已——萬重山爲何不出現，若錯過這次機會，今後想奪回司空含遠的屍體，會比登天還難。

燕子秋不敢妄動，因爲他感受到那女堂主從劍上發出的煞氣，他若稍有異動，就會給予她可乘之機。

那女堂主哈哈地對燕子秋說：「燕大俠，今晚你若不歸順本教，休想活着離開猛鬼坡，更別想得回司空含遠的屍體！」

燕子秋正想反唇相稽，倏的半空中如响巨雷般爆起一聲巨喝：「只怕未必！」

巨响聲震得那些徒衆血氣浮動，耳鼓嗡鳴，呆得一呆，一人已如飛將軍從天而降自丈外的一棵參天大樹上撲落。但見在火光映照下，一片銀色的刀光展佈在那七八名正待將司空含遠屍體抬走的漢子身上，七八名漢子立時如倒折的禾草般，發出幾聲慘叫，倒在地上，刀光一歛，從樹上躍撲落的人，已一手抱住司空含遠僵硬的屍體，火光中看來，懍若天神！

——從天而降的不是別人，正是萬重山！

燕子秋一見萬重山現身得手，奪回司空含遠的屍體，心頭大喜，這時火勢已越發不可收拾，勢如燎原。燕子秋這次來，志不在打鬥，而在奪回司空含遠屍體，見目的已達，忙大聲高呼：「摘纓，重山已將含遠遺體奪回，咱們走！」

萬重山不等燕子秋招呼，早已一刀逼退五六名大漢，挾着司空含遠的屍體，往猛鬼坡外躍奔。

夏侯摘纓亦雙戟一蕩，逼得四名少女倉皇閃躍，乘機衝突而出，隨在萬重山之後，奔躍而去。

燕子秋呼叫出聲，人亦衝天拔起，姿態美妙絕倫，腰身一折，如燕子點水般飛掠出流雲掩月教徒衆的包圍，足一點地又躍騰而起，直追在夏侯摘纓之後。

說來也怪，那名流雲掩月教的女堂主，竟然眼睜睜看着燕子秋騰躍而去，不追不截，站在原地。

——她若想阻截燕子秋離去，相信燕子秋不會這樣容易走脫。

直到看不見燕子秋的身形，她才惘然若有所失地揮揮手，帶着四名少女，率領徒衆，如飛而去，隱沒在沉黑如墨的夜色中。

而猛鬼坡却燒得一片通紅，像火海一樣。

×　×　×

「子秋，果然猜測得不錯，流雲掩月

教看來是由一批女子所統領，單看那名女堂主的身手，已是頂尖高手，令人不解的是，那名女堂主身手這樣高，却一點名氣也沒有，江湖上從沒有聽聞過，有那樣的女子，看來，該教的教主，一定是位厲害人物！」萬重山背負雙手，在室內踱來踱去。

燕子秋倚立在窗旁，若有所思，默然無語。

「最奇怪的是，咱們走時，她們竟不追不截，任咱們從容走脫，不知她們打的什麼主意。」夏侯摘纓倚坐在椅上，邊說話邊喝酒。

「可能她們另有陰謀！」萬重山霍然停下來，望着燕子秋。

若有所思中的燕子秋，聽了萬重山的話，猛然渾身一震，激聲道：「不好，咱們中計了，可能咱們這裏已被她們跟踪查悉，不怕一萬，只怕萬一，重山，摘纓，咱們立刻搬離這裏，並通知丐帮的人，爲免傷亡，放棄這裏，全部撤走！」

夏侯摘纓一口氣喝乾壺中酒，霍然站起來。「事不宜遲，咱們說走就走！」話未說完，往屋外拔步就走。

燕子秋從窗旁挺立起身子，說：「摘纓，只怕現在咱們走不了？」

萬重山，夏侯摘纓聞言同時一震，夏侯摘纓停步急問：「爲什麼？」

萬重山亦用詢問的眼光望着燕子秋。

燕子秋平靜地說：「不爲什麼，就爲咱們已被包圍了。」一面對神情震驚的萬重山，夏侯摘纓招手道：「你們過來看看就知道了。」

萬重山，夏侯摘纓逼不及待地一個箭步標到窗前，探頭往外一看，果見屋外竹樹屋角處，有人影晃動，夏侯摘纓脫口疾聲道：「丐帮的人怎麼不示警，難道都死了？」

燕子秋劍眉深鎖，點頭道：「不死也一定被制服，流雲掩月教果然厲害，行動如此迅速！」

「咱們現在怎辦？」萬重山問。

「當然是拚個死活，突圍而出，難道還有別的辦法？」夏侯摘纓精神振奮，握拳有聲。

「摘纓，這是最後的辦法，咱們出去看看，隨機應變，方爲上策。」燕子秋一直拿眼望着窗外的動靜，「來，咱們一齊出去！」摸一摸腰間長劍，朝房門走去。

萬重山，夏侯摘纓對望一眼，緊跟在燕子秋身後。

×　　×　　×

三個人出到屋門外，不禁被屋外的景象吸引住了。

屋門外的空地上，一字排開站着三名絕色佳人，右手第一位，正是那夜在猛鬼坡見過的流雲堂堂主，左手一位與流雲堂堂主年紀相若的一位絕色少女，都未見過，想來，身份與那流雲堂主相若。中間那位，年紀較大，約在二十五六之間，美艷中，含有高貴，比左右兩女成熟多了，有一種女人特有的韻味，只不過目光與神色冷冰冰的，不帶一絲熱氣，目光觸在她身上，令人如觸冰雪，忍不住打冷顫。

——好冰冷的女人！

三人一出現在屋門口，右邊那名流雲堂堂主，目光略帶痴迷地投注在燕子秋身上，也不怕別人發覺。

三名女郎的身後，排站着不下二三十名容色秀麗的妙齡少女，個個虎視眈眈地望着三人。

燕子秋目光與那流雲堂堂主的目光相觸，心頭莫名地跳了跳，忙一定心神，拿眼掃視了對方一眼，含笑道：「這位姑娘，想不到咱們這樣快又見面了，可謂有緣！」他是對着右邊那名流雲堂堂主說的。

聽到「有緣」兩個字，那少女莫名地紅了臉，急忙低下頭，不敢再望燕子秋，也不回話。

倒是中間那名美艷如冰雪的女郎爲那名少女解了窘，語聲如千年雪山上的冰雪般寒冷。「你就是燕子秋？」

燕子秋溫雅地說：「正是在下。姑娘想必是這次行動的主持人。」

那女郎讚賞地唇泛笑意，這一點笑意，令到她臉上的冰寒如春風解凍，嬌柔地說：「燕子秋，果然人如其名，瀟洒聰敏，被你一眼就看破了我的身份，佩服！嗯，我忽然有點喜歡你了！」說完後，臉上笑意更濃。

燕子秋見了，亦不禁怦然心動，邊論萬重山與夏侯摘纓了。

那名流雲堂堂主，却略含醋意地斜瞥了那女郎一眼，趕緊又低下頭，這一剎那的情景，燕子秋看在眼內不禁心頭一動。

燕子秋含笑道：「姑娘過獎了，不過，我却不喜歡姑娘的所爲——帶人將咱們的居處團團圍困起來。」

那女郎妙目一轉，說：「我也不想這樣做，無奈，你們對本教不利，又不肯歸順本教，只好出此一策。」

燕子秋淡淡地問：「妳將丐帮的人怎樣了？」

那女郎瞟了燕子秋一眼，說道：「沒有怎麼樣，咱們目的是你們三位，但爲了安全起見，將他們全都點了昏穴，看管起來，他們的生死，就看三位的去向來決定了。」

燕子秋不由心內暗驚，若她們用丐帮弟子的性命來要挾他們，確是棘手，不知如何應付才好。但他臉上竟不動聲色，忽然問：「姑娘貴姓芳名，在貴教身居何職，可否賜告？」

那女郎妙目連閃，笑說道：「告訴你三人又何妨，橫豎你們也跑不了。」語聲微頓又起：「我姓何，名艷容，職司本教總管之職。」用手一指左邊少女，「曾妙珠，乃本教掩月堂堂主」再指右邊少女，「李清荷，本教流雲堂堂主。」

燕子秋抱拳道：「久仰。」復又道：「相信不用我介紹，三位亦知我兩位朋友的姓名，貴教看來對咱們很注意。」

流雲掩月教總管何艷容嬌笑道：「不錯，本教確實對你們三位及死去的那位朋友很注意，雖然三位在江湖上名氣不大，但一身成就却很傑出，加上三位受兩派一帮所託，追查本教，是爲本教之敵，不注意又怎成！」

夏侯摘纓忽然憤激地大聲說：「咱們還未有對貴教有所不利，妳們爲何派人狙殺咱們，並殺了司空含遠？」

何艷容笑起來確是艷光四射，這時忽

然不笑了，回復了冰雪般寒冷的臉容，冷冷道：「你們既然要追查本教，那就是本教之敵，本教不能任由你們對本教有所不利後，才對你們有所行動，那樣，本教將會吃了大虧，狙殺你們，是防範未然！」

「難道被你們殺死的十八位前輩高人，亦有對你們不利？」燕子秋問道：「據我所知，十八位前輩根本與貴教素無瓜葛，貴教因何辣手殺了他們？」

何艷容神情怔了怔，很快恢復常態，得意地說：「殺他們，是有原因的！」

一直沒有出聲的萬重山忍不住問：「什麼原因？」

何艷容抿咀一笑，道：「本教初立江湖，所謂人無信不立，本教殺他們，因爲他們在江湖上，武林中，德高望重，殺他們，是爲了立威！」

夏侯摘纓被她這番話氣炸了肺，吼道：「那我也殺了妳，爲枉死的各位前輩報仇！」身形一動，撲落石階。

幸得燕子秋眼明手快，一把將夏侯摘纓拉扯住。「摘纓，大敵當前，决不可莽動，否則，只會對咱們不利。」

夏侯摘纓何嘗想不到這點，不過他素來比較易衝動，剛才聽了何艷容那番似是而非的話，一時怒憤攻心，忍不住衝動起來，燕子秋扯住他，立時冷靜下來，點點頭，站着不再莽動。

何艷容却嬌笑出聲，說：「夏侯摘纓，你若敢對本總管不利，我立刻下令，將那些臭化子一刀一個，砍給你看！」

燕子秋却帶笑道：「何總管姑娘，妳們是如何追查到這裏的？」

何艷容却不正面答他，側首對右邊的流雲堂堂主李清荷說：「李堂主，你說給他聽。」

一直低首無語的李清荷，聞言微抬螓首，瞟了燕子秋一眼，那一眼令到燕子秋心頭又一動。「燕子秋，實對你說，那夜之所以那樣順利讓你們將司空含遠的屍體奪回，純是咱們教主的主意，目的就是製造出機會，讓咱們的人能够將你們的居處查出，果然不出教主所料，咱們的人，很輕易的，就跟躡在後面，查出你們的居處，現在你們已被重重包圍，插翅難飛！」

燕子秋三人暗暗心驚不已，流雲掩月教果然厲害，他們用火攻之計，成功奪回司空含遠的屍體，而她們，利用司空含遠的屍體，將他們的居處查出，好個打蛇隨棍上！

萬重山沉穩地說：「怪不得咱們放棄了那一處居所，這一處這樣快就讓你們追查到，果然行動迅速！」

何艷容道：「若不如此，本教只怕很快就讓三位攪垮！」

燕子秋突然問：「何總管，你們將咱們重重圍住，意欲何爲？」

一直沒有出過聲的掩月堂堂主曾妙珠，脆聲說：「沒什麼，只想你們三位歸順本教！」

何艷容笑着補充：「咱們教主對三位很仰慕，而本教又正當用人之際，很歡迎三位加入本教，創一番事業。」

夏侯摘纓粗聲問：「不加入貴教又如何？」

何艷容淡淡一笑，道：「那也沒有什麼，咱們不會與三位動手，只可憐那些化子，無端端因了你們，失去性命。」

夏侯摘纓激動地說：「你敢？」

何艷容冷冷一笑：「爲什麼不敢？咱們殺人從不手軟，你們若不答應，我就吩咐手下，將那些化子逐個斬殺，直到你們答應爲止！」

夏侯摘纓脹紅着臉，霍然抽出背插雙戟，怒吼一聲，便要衝上！

何艷容動也不動，冷笑不已。

燕子秋，萬重山及時阻止了夏侯摘纓的行動。

何艷容冷冷道：「若你再動，只會加速那羣臭叫化的死亡！不信，你試試看，人來，將那些化子給我統統押出來！」

聲隨人現，樹後，屋角處，迅即走出十五六名流雲掩月教的徒衆，每一個，均押着一名丐帮弟子，來到一旁，站下，靜待何艷容發號施令，隨時斬殺那些被點了穴的丐帮弟子。

夏侯摘纓一見那十五六名像待宰羔羊般的丐帮弟子，不由呆住了，那裏還敢妄動，他乃是熱血青年，怎能眼睜睜看着十多條性命無辜毀滅，咬咬牙，狠聲說：「何艷容，算妳够狠！」

何艷容得意嬌笑說：「這不算什麼，做非常事，使非常手段，這是咱們教主經常教導的一句至理明言，爲了讓你們就範，只好試一試。」

燕子秋、萬重山、夏侯摘纓聽了，心裏均打了一個寒顫，感到那位還未見面的教主手段之可怕。

「何總管，妳很會利用機會，好，爲了那十多名丐帮弟兄的性命，我答應跟妳們走！」燕子秋再用傳音入密告訴萬重山，夏侯摘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咱們正好乘這機會，摸清對方的底細！」

萬重山，夏侯摘纓都不着痕跡地各自微微點了點頭。

何艷容嬌脆地說：「燕子秋，不是你一個，而是你們三位！」

燕子秋無奈地點點頭道：「肉在俎上，只好任妳擺佈，何總管，咱們要眼見丐帮弟兄離去，才跟你們走！」

何艷容眼珠一轉，狡猾地笑道：「不成！萬一咱們放了那些化子，你們反悔，咱們豈不是白費手脚？」

「那你認爲要怎樣才放他們離去？」燕子秋問。

「你們三位先讓本總管點了穴道，再放他們離去！」

燕子秋咬牙道：「好，一言爲定，就這樣辦，希望妳不是個不守諾言的人！」

何艷容正容道：「燕子秋，這個你放心，本總管說一是一，況且，殺了他們也沒有什麼大作用，只要你三位肯乖乖的跟咱們走，咱們一定放了他們！」接又提醒道：「千萬別打歪主意，否則……」

夏侯摘纓不耐煩地截斷說：「不要嚕嗦，快些動手吧！」

何艷容略有慍色地瞪視了夏侯摘纓一眼，冷聲道：「將你們的兵器通通扔在地上！」

夏侯摘纓首先用力地將手中雙戟扔在地上，燕子秋，萬重山亦各自解下腰間劍、刀，扔落在地。

「紅桃，去檢起它！」何艷容威嚴地喝叫。

「屬下遵命！」自少女羣中，走出一名秀麗的紅衣少女，蓮步輕移，上前將雙戟，刀劍一一檢起，回到少女羣中。

「李堂主，曾堂主，上前將萬重山，夏侯摘纓身上七大穴點了。」

左右兩名少女應一聲，各自踏步上前，距萬重山，夏侯摘纓五六尺距離處停下來，抽出長劍，虛空連點，施出隔空點穴手法，利用長劍透出勁道，點了夏侯摘纓，萬重山身前七大穴。

這兩名少女露出的一手，可謂驚世駭俗。二十不到年紀，內功火候已這樣精純確是少有，觀諸這兩名少女的身手，亦可知道何艷容的身手還要比兩名少女高明。

果然，何艷容只踏前兩步，伸手出指，虛空連點，燕子秋應指連打幾個冷顫，亦被點了七大穴道。

燕子秋三人已被制，萬重山沉聲說：「咱們現在已被制，可以放了丐帮衆弟兄了吧？」

何艷容嬌笑道：「不用担心，說得出一定做得到。」轉身揮手喝道：「放了他們！」

十多名押着丐帮弟子的徒衆轟應一聲，紛紛退開，任十數名丐帮弟子離去。眼看着十數名丐帮弟子離去後，燕子秋三人步下石階。「可以走了吧！」

何艷容點點頭道：「可以。」一揮手，從外面急速地駛進五輛馬車，停在何艷容等人身前，何艷容伸手道：「請三位上車。」

三人只好聽從擺佈，上了其中一輛馬車，何艷容，李清荷，曾妙珠亦先後上了車，其餘的徒衆分乘四輛馬車，鞭聲「啪啪」中，馬車絕塵而去。

× × ×

馬車是密封的，故此，人在車內，根本看不到外面的景物，亦不知馳向何方。

燕子秋，萬重山，夏侯摘纓與何艷容，李清荷，曾妙珠六人同乘一車。三人面對三個嬌艷絕色的女郎倒也不怎樣煩悶。

馬車疾馳，何艷容始終注視着燕子秋，似乎對燕子秋感到無限興趣。

燕子秋從來未遇過一個如此大胆的女郎，竟無顧忌地望着自己，被望得有點不好意思。

李清荷則不時偷眼瞄一下燕子秋，她的神態，窺測到她對燕子秋動了情。

至於掩月堂主曾妙珠，雙眼不斷從萬重山身上溜到夏侯摘纓身上，似乎對兩人有點興趣。

六個人悶坐在車內，氣氛有點沉悶，燕子秋別有用心地打破了沉寂。「三位，可是帶咱們回總壇？」

何艷容嫣然一笑，道：「不錯，帶三位回總壇見咱們教主。」

「路途遠嗎？」燕子秋試探着問。

「說遠不遠，說近不近，到了，自會招呼三位下車。」何艷容答的不着邊際。看來，此姝心機深沉。

「若在下猜得不錯，何總管在貴教中，一定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至於李堂主，曾堂主，地位除了貴教主及何總管，算最高的了，是嗎？」燕子秋含笑望着三人。

何艷容臉如春風般說：「聰明，一猜就中，怪不得教主對你如此重視。」

「貴教主想來必定是個容識雙絕的奇英，是不是？」燕子秋想從交談中，多了解一些流雲掩月教的情形，以便對付。

何艷容緊接道：「又猜對了。燕公子，本教主不但容色絕世，且博學多才，武功深不可測，咱三人，都是教主的弟子，不是誇口，放眼天下，很難找出一個能敵教主十招的人。」他對燕子秋直呼其名，改爲稱呼公子。

燕子秋含笑問：「我能不能？」

何艷容放肆地上下打量燕子秋一會，以不敢肯定的語氣說：「我沒有見過你出手，故此不敢妄下斷語，但從教主對你及他們見過你出手，故此不敢妄下斷語，但從教主對你及他們兩位重視的情形看來，或許可以。」

夏侯摘纓忍不住冷嗤道：「別吹大氣了，你們教主若有眞本領，怎不明刀明槍的跟咱們幹，却三番四次耍手段，先是狙殺，再來個偷屍，最後以丐帮弟子生命相脅，好打亦有限！」

何艷容聽了，却不愠不怒，反而笑意更濃：「夏侯摘纓，這是你教主高明之處，不戰而令三位束手就擒，這比三戰而折人之兵高明多了，你別不服，待見了咱教主，你不妨與她動手過招，看看是不是眞的那樣厲害！」

夏侯摘纓激聲道：「好！我一定會試試！」

曾妙珠突然插咀說：「夏侯摘纓，你一定會輸得很慘！」

李清荷却低聲問燕子清：「燕公子，你爲何好好的，却與本教作對？」

燕子秋收斂了笑容。「因爲貴教濫殺無辜，引起江湖動亂，若不及時加以制止，恐怕以後被貴教殺死的人更加多，武林被貴教攪得一片腥風血雨。」

李清荷聽了，默然不答，忙垂下了眼簾。

何艷容却聞聲答道：「清荷，不要聽他亂說，教主說過，若要稱雄江湖武林，就要不擇手段，殺人算得了什麼，其實，江湖上，那一天沒有人被殺，那一日沒有血腥，你不殺人，人殺你，那，何不先下手殺人。」

燕子秋被何艷容這番似是而非的話弄得啼笑皆非，正想說出一番話來駁斥她，萬重山已冷沉地說：「何大總管，妳這番話可說歪理十足，若江湖上人人持有你這種見解，那豈不是江湖上永無寧日？」

夏侯摘纓亦粗聲道：「怪不得妳們無端端連殺十八位在武林中德高望重的前輩，也不覺得內疚，妳們還是不是人？竟然還說出一大堆歪道理來！」

李清荷聽了，頭垂得更低；曾妙珠亦若有所思地望着車壁；只有何艷容，艷麗的俏臉變得鐵青，尖聲道：「你們只會用大道理來壓人，你們敢說，我說的都不是事實嗎？」

她說的倒也是事實，江湖上確是充滿了血腥，殺人之事，無日無之，燕子秋三人一時眞還想不出反駁她的說話，只好閉咀不言。

何艷容見他們三人都不言語，遂得理不饒人地冷冷笑着道：「怎麼都不說話，承認我說的都是事實了吧？」

燕子秋迸出了兩句話：「咱們承認妳所說的是事實。但，事實不等於道理，而妳所說的，就是歪理。」

何艷容伸出纖纖玉指，指着燕子秋說：「你說的才是歪理，事實既如此，那就證明我說的對，而對的事，就是道理！」

燕子秋被何艷容的這番話，窒得一時說不出話。

萬重山哼了一聲，說：「妳說的簡直廢話，咱們說不過妳的歪理，算了。」

何艷容嬌笑連連地說：「你們終於承認說不過我了！」

夏侯摘纓氣吁吁地說：「別得意，咱們只承認說不過妳的歪道理！」

何艷容笑得花枝亂顫。「管他歪理正理，總之你們承認說不過我！」

李清荷與曾妙珠皆被何艷容的笑聲引得抬起頭，望着仍在嬌笑不止的何艷容，皺了皺眉。

春色無邊　慾火難熬

燕子秋，萬重山，夏侯摘纓三人，來到流雲掩月教總壇已有五六天，被困在一間佈置得還算雅緻的居室中，悶得三人有點懨懨的。

他們也不知道是怎樣進入總壇的。在馬車停下來的刹那，何艷容迅快出手點了他們的昏穴，醒來後，發覺已置身在這間雅室中。

每日的起居三餐，均有兩名俏麗的少女服侍，什麼也不缺，却就是不准亂動，在雅室內做什麼，說什麼，沒有人干涉他們，但他們若想跨出門外一步，立刻有兩三名少女現身婉言相勸他們別外出。他們由於身上穴道被封，空有一身高明本領，却一點也不能發揮，等於一個沒了武功的常人，在這情形下，他們只好乖乖地獃在屋子裏。

「她們打的什麼主意？對咱們不聞不問的，要打要殺，早早了斷，困在這屋子裏，不被悶死才怪！」夏侯摘纓像一頭困獸般，繞屋疾走。

「發牢騷有什麼用，咱們已是俎上肉，不被關在牢裏，已算幸運，管他呢，既來之，則安之，看她們拿咱們怎麼辦，再行定奪。」萬重山被繞室疾走的夏侯摘纓攪得昏了頭，皺眉道：「摘纓，別再走了，走得我頭昏眼花，坐下來喝酒吧，你不是最愛喝酒的嗎？」

夏侯摘纓霍然停下脚步。「現在那還有心情喝酒，我生平最怕喝悶酒，不喝！」轉對站在窗前默然不語的燕子秋說：「子秋，怎麼你也變了啞巴，一聲不出。」

燕子秋慢慢將目光由藍藍的天空白雲間收回，倒轉身，苦笑道：「事情到了這地步，咱們又不了解這裏的情形，有什麼好說呢。摘纓，別心焦，耐心點，相信她們帶我們回來，不立卽殺了我們，必有用意，她們遲早會見咱們的。」

夏侯摘纓聽完燕子秋的話後，無可奈何地一屁股坐在椅上，對萬重山說：「來，咱們喝個不醉不休！」

萬重山但求夏侯摘纓肯安靜下來，聞言連忙提壺注滿了酒杯，舉杯道：「不醉不休，來，一醉解千愁！」

兩個人接連乾了七八杯酒。

「子秋，別老站在窗前了，來，跟咱們一起喝。」夏侯摘纓幾杯酒下肚，可能是酒入悶腸最易醉，他已有了三分酒意，對於倚站在窗前的燕子秋嚷叫。

燕子秋居然爽快地走到桌前坐下，提壺注了三杯酒，首先舉杯道：「來，乾了它！」一面以只有萬重山，夏侯摘纓才能聽到的語音說：「何艷容帶着兩名堂主來了，可能是帶咱們去見她們的教主，咱們要裝出無所謂的樣子，別讓她們看出咱們煩燥不安。」

三個人裝作高興無限地喝起酒來，喝到第三杯，屋外已傳來一陣細碎雜沓的步聲，三人立時高聲笑嚷起來。

屋門大開，最先進來四名帶劍少女，分兩旁一站，跟着是何艷容，李清荷，曾妙珠三女一齊進入屋內。三人詐作不知，依舊鬧酒笑嚷不止。

三女看見燕子秋三人鬧酒的情形，各自表情不同：何艷容目中露出得意之色，臉上掛着甜笑；李清荷則表情平靜，目中却露出關切之色，至於曾妙珠，則沉着一張俏臉，只望了三人一眼，立時將目光移向別處。

燕子秋剛好坐在面向門口的椅子上，對三女的表情，都看在眼內。

但他却詐作喝醉了，醉態可掬地一個勁嚷着喝酒，全不理會進入屋內的何艷容等人。

何艷容見三人喝得七顛八倒，醉得不成樣子，一揮手道：「他們這樣子如何能去見教主，咱們去回覆教主，明天再來帶他們去見教主。」

李清荷與曾妙珠皆沒有表示，默默跟在何艷容身後，出屋而去。

李清荷臨跨出屋門的刹那，偷眼瞥了燕子秋一眼。

× × ×

三人待屋門重新關上，步聲漸去漸遠，直至聽不到，才壓低聲音，樂得捂着肚子痛笑不止。

「眞痛快！騙得她們白跑一趟，我連日來的悶氣都消了，子秋，你眞行！」夏侯摘纓終於忍不住，暢快地大笑起來。

「她們將咱們一困五六天，對咱們不理不睬，咱們也吊吊她們那個教主的胃口，哈哈，可謂一報還一報。」萬重山笑得呻吟出聲。

燕子秋挺直腰身，輕聲說：「要就吊足那個教主的胃口，咱們這兩天詐作喝醉，令她們偏不能如願，這對咱們今後的處境有很大關係，煞煞她們的威風！」

「好！咱們就這樣辦。」萬重山、夏侯摘纓一致讚同。

此後兩天中，何艷容與李清荷、曾妙珠三人來到，皆見到燕子秋、萬重山、夏侯摘纓三人均喝得醉醺醺的，在高聲笑鬧，胡言亂語，氣得何艷容咬碎銀牙，跺裂方磚，氣憤不已。

李清荷則每來一次，眼中關切之色更濃。

曾妙珠仍是望一眼三人，却將目光移

向別處。

第三天，三人想詐醉也不行了，因爲沒有酒——何艷容吩咐將所有的酒取走，不再送酒來。

三人也不以爲意，天天詐醉，不是上策，再說，也作弄得够了，再作弄下去，就沒意思了。

這一天，何艷容、李清荷、曾妙珠三人來到，燕子秋、萬雲山、夏侯摘纓皆很清醒地端坐在椅子上。

三人見何艷容三女進來，都很有禮貌地站起身抱拳行禮：「三位姑娘，有何指教。」

何艷容，李清荷，曾妙珠亦襝衽一禮，何艷容艷光四射地嬌聲說：「三位住得慣嗎?很對不起，要三位困居在此這多天，教主連日來因教務繁忙，抽不出身，直到今天才稍有閑暇，接見三位。」

燕子秋笑接道：「得教主降寵召見，咱們不勝榮幸，三位姑娘，是否現在去見貴教主?」

何艷容嫵媚地瞟了燕子秋一眼說：「教主立刻就要見三位，請三位隨我來。」說完，一拉左右站着的李清荷、曾妙珠，轉身移步出門。

燕子秋、萬重山、夏侯摘纓三人互一使眼色，邁步隨後跟着。

何艷容三人帶來的手下少女，將燕子秋三個拱着，轉迴廊，穿小徑，直往前面行去。

燕子秋、萬重山、夏侯摘纓三人，一路行，一路留意打量所經過的地方，緊記在心。

× × ×

終於來到一座寬敞高大的廳堂。

廳堂內早已分兩邊站着一排明眸皓齒的少女，左邊穿黃，右邊穿白，兩排少女的盡頭，是兩排椅子，兩排椅子盡處，有一座三級高台，台上正中，置一張百鳥朝凰金交椅，椅上端坐一位年約四十許，風華絕代，雍容華貴的盛粧婦人，身穿一件七彩，胸前綉有一幅浮雲掩月圖案的絲緞衣裳，令人目爲之眩，忍不住仰而視之，給人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

何艷容、李清荷、曾妙珠，帶着燕子秋、萬重山、夏侯摘纓，行走在兩旁排列的少女中間，來到兩排椅子前，何艷容、曾妙珠、李清荷三人早已一排跪在地上，朝高台上的婦人叩頭道：「弟子何艷容、李清荷、曾妙珠，參見教主，願教主千秋萬歲！」

台上婦人姿態優雅地一抬手，何艷容三人立時起身，恭站着，由何艷容稟報，「稟告教主，燕子秋、萬重山、夏侯摘纓已帶到。」

燕子秋三人只好抱拳恭身道：「燕子秋、萬重山、夏侯摘纓，見過前輩。」

台上婦人雙眼微張，兩縷精光如電閃般投注在三人身上，語聲柔雅地說：「三位既已來此，爲何不稱教主而呼前輩?」

燕子秋不慌不忙地朗聲說：「在下三人雖然被貴教帶到此，但沒有加入貴教，故不便稱呼教主，而稱前輩。」

台上婦人問：「你就是燕子秋?」

燕子秋謙聲回答道：「在下正是。」

「他兩位就是萬重山，夏侯摘纓?」

台上婦人冷電一樣的目光，從這個身上，投射到那個身上。

「前輩說得不錯，正是他們。」燕子秋朗聲答。

「好，果然英雄出少年。」台上婦人讚聲說：「本教主喜歡三位，希望三位能加入本教，助本教主創一番事業。」

燕子秋，萬重山，夏侯摘纓聽了那婦人的話，同時一驚，不知怎樣回答才好，面面相覷，一時答不出，幸虧夏侯摘纓唐突地問一句：「前輩，妳高高在上，咱們站着說話，很不便，可否容咱們坐下來再答?」

台上那婦人表情一肅，隨即放緩。「可以！艷容、清荷、妙珠，妳們也坐下說話。」

何艷容、李清荷、曾妙珠三人，忙向台上婦人深施一禮。「謝教主。」

燕子秋三人却不管那許多，一屁股坐在三女對面的一排椅上。

台上婦人開聲問：「你們不答本教主所問?」

燕子秋輕咳了一聲，欠身說：「前輩，咱們三人在江湖上沒沒無名，江湖上多的是奇人異士，前輩何不招他們入教，偏要咱們三人加入貴教?再說，咱們三人若加入貴教，以咱們現在的名氣及身手，只怕對貴教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台上婦人臉上隱含笑意，說：「燕子秋，不要謙了，以你們三人現在的身手，可列入武林一流中的高手，雖然你們三人在江湖上名氣不大，但你們三人的師父，却是在江湖上大有名氣的人物，你以爲本教主不知?」

語聲一歇又起，續道：「其實，本教主一直對你們很注意，只要你們肯加入本教，保證你們前途無量，在武林中可創一番大事業！」

燕子秋、萬重山、夏侯摘纓聽了這位教主的一番話後，心內暗暗震驚不已，對方對他們了解得這麼詳盡，而他們對對方却所知不多，古語有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如今，却處於極不利的被動地位。

他們三人，早就商量好，一切由燕子秋出面作答，故此，萬重山與夏侯摘纓都沒有出聲，靜等燕子秋應付。

燕子秋眼珠一轉，沉穩地說：「前輩是强迫呢，還是想咱們自願加入?」

流雲掩月教教主柔中帶威地說：「我不想用刑强迫這最後一着，最好是你們答應自願加入。」

「前輩，咱們暫不談這個問題，在下可否請問前輩一個問題?」燕子秋想從那教主口中了解一些事情。

那高高在上的教主微一頷首。「你可以問，答不答在我。」

燕子秋吸了口氣，說：「前輩，據在下看來，貴教本是一個純女性的組合，就在下這幾天所見，全是女子，從未見過一個男子，在下三人加入，不是壞了貴教的教規嗎?」

高高在上的教主有一會沒出聲，却終於開口說道：「燕子秋，你眞聰明，想用這個問題來難倒本教主，好爲你們不加入本教找到藉口，那你就錯了！不錯，本教之核心人物，確是一色女子，沒有男子，

但外圍組織，却多是男人，故此，你們加入，也不算破壞教規，本教主一樣可以統率你們，況且，女人始終難當大任，你們加入，在我百年之後，或許會將教主之位傳給你們其中的一位，到時，握有大權，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大丈夫當如是！」

燕子秋默然低頭，何艷容三女在對面椅上，一齊注視着他們三人。萬重山、夏侯摘纓見燕子秋突然無言，以爲他被說動了，急得夏侯摘纓伸手輕觸他肩頭，急聲低問：「子秋，你怎麼了?」

燕子秋應聲抬頭朝他一笑，然後朝台上說：「前輩，請問妳創立這個教的目的是甚麼?」

台上的教主尖笑起來。「燕子秋，問得好，我本不想告訴你們，既然你問到，就告訴你們吧！」

目光威厲地朝台下一掃。「本教主創立這個教的目的，是想推翻千百年來，你們男人高高在上，神聖不可侵犯的傳統地位，本教主要將你們這些自大、狂妄的男人踏翻在地，要天下男人皆匍伏在我脚下，臣服於我，我要證明，女人也是强者，不是弱者，不是你們男人的玩物！這就是我創立本教的目的！」

燕子秋、萬重山、夏侯摘纓聽了這位豪情萬丈的女教主一番偉論，無不心驚胆跳。試想想，千百年來男人當家作主的現狀一旦改變了，那豈不是天下大亂，國不成國，家不成家，若眞的成爲事實，男人豈不變了在家抱孩子，跑厨房燒火煮食?他們三人都是衞道之士，聽了怎不心驚。

燕子秋力持鎭靜，說：「前輩的豪情壯志確教在下佩服，但教主有否想到，妳這種想法太過偏激呢?男主外，女主內，是千百年來的傳統規範，若一旦顚倒過來，豈不是變了牝鷄司晨，天下不大亂才怪！對前輩的偏激想法，在下不敢苟同。」

那教主尖笑起來，好一會，才停歇了笑聲。「燕子秋，想不到你也是個如此迂腐的人，一觸及到你們男人的利害，就不顧一切地反對，你可有想到，千百年來，咱們女的，受盡你們男人的欺凌、壓迫，將咱們女人不當人，咱們女人生下來就是賤物，受盡苦楚委屈，你是男人，沒有身受其害，當然不知道做女人的苦處，若你亦是女兒身，相信你就不會說出先前的一番話。」

扭頭對坐在另一邊的何艷容三女說：「艷容、清荷、妙珠，你們說本教主說得對不對?」

三女看來對那婦人相當敬畏，聞言一齊離座站起，惶聲說道：「教主說的對極了！」

那婦人在台上一揮手，命三女坐下，然後得意地對燕子秋三人說道：「怎麼樣?你們都聽到了吧！不是本教主一人有如此想法，她們亦有同感，你們無話可說了吧?」

燕子秋淡淡一笑，說：「前輩，在下亦很讚同妳所說的，大部份是事實，在下亦很同情你們生爲女人的苦況，這是一個不公平的現象，可以慢慢改變，只要你爭取，但我決不讚成妳所用的偏激手段，那樣，將會死很多人，破壞很多幸福的家庭。任何一種傳統道德的改變，都是循序漸進的，正如盤古開天地後，確曾有過一個時期，是由女人當家作主，發號施令，但經過物競天擇，時移勢易，終於由男人取代了女人當權發令的地位，這證明，男人確有勝過妳們女人的地方，起碼就體力來說，就優勝於妳們女人，至少在目前來講，男人仍是優勝於妳們女人，至於以後，那就不得而知，或許到時，妳們女人眞的優於男人，而取代了男人現有的地位，也未可知，總之，目前妳這樣做，在下決不讚成，相信她們三位也讚同在下所說。」

高台上那艷妝婦人越聽臉色越往下沉，聽到最後，已是冷哼出聲，青着一張臉，對何艷容三女問：「艷容、清荷、妙珠，妳們讚同他所說的嗎?」目光森冷地望着三人。

何艷容首先表示作答：「教主，他說的是一派胡言，弟子不敢苟同。」

曾妙珠遲疑了一下，在那教主的森冷目光注視下，囁嚅地開口：「教主，弟子也不讚成燕子秋所說的！」

只剩下一個李清荷，低着頭不出聲，那教主不耐煩了，厲聲喝問：「清荷，妳怎麼不出聲！」

清荷渾身一震，抬頭道：「弟子……弟子……」

那婦人尖厲地喝叫：「哼！清荷，你作死！」

清荷渾身一震，悚然道：「弟子也……也不讚同……」

那婦人不等清荷說完，巳自得意地尖笑說：「燕子秋，你們都聽到了，她們都不讚同你所說的話！」

燕子秋淡淡道：「前輩，只怕她們說的都不是眞心話。」

那婦人怒道：「燕子秋，那你意思是說本教主威逼她們?好，你可以再問一次她們！」

燕子秋搖手道：「不必了，相信她們的回答也與剛才說的一樣！」

那婦人語聲輕柔：「燕子秋，現在你無話可說了吧?」

燕子秋苦笑道：「確是無話可說。」

「那你答不答應加入本教?」婦人在高台上微微俯身問，那樣子就像一個要君臨天下的豪雄。

燕子秋斷然答：「決不加入！」

那婦人變色道：「哼！難道你們不怕死?」

燕子秋淡然說：「是人，哪有不怕死的，與其活着害人，不如一死了之，况且，咱們三人受制於妳們，要打要殺，隨妳們高興，既已來到這裏，咱們已將生死置諸度外！」

那婦人臉色嚴厲，切齒道：「燕子秋，算你够狠，萬重山、夏侯摘纓，難道你兩個也不怕死?」

萬重山，夏侯摘纓一齊挺胸決然道：「要殺要剮悉隨尊便！」

那婦人氣得渾身簌簌發抖，顫着聲說：「好！好！你們不怕死，本教主偏不讓你們死，本教主要親眼看着你們變成咱們女人的玩物，被咱們女人騎着，永世不得翻身！」

接一聲厲喝：「人來！將他們三人押到御男宮！」

立時從高台後，應聲閃出七八個高頭大馬，虎背態腰的婦人，七手八脚，將三人捉住，抬起來，帶出廳堂。

三人由於穴道被制，一點勁道也發不出，只好任由擺佈，不出一聲。

在三人被捉住抬出的刹那，李清荷臉上閃過一絲痛苦之色，反之，何艷容却掠過一抹曖昧的詭笑。

×　×　×

御男宮中，春色無邊。

御男宮是一個很大的地牢，被分成很多間格，每一個間格，皆被佈置得很整齊，不但有床，日常應用之物皆齊備，正面是一條甬道，每個間格與對面相對，正面用臂粗的鐵條相間，門亦是用鐵條造成，透過鐵條的空隙，可看到對面間格的一切，每一個間格皆關着一個男人，每個被關在間格中的男人中，皆是被脫得一絲不掛，赤身露體，燕子秋三人也不例外，被那些高頭大馬，孔武有力的婦人分別關進三個間格後，無論他們怎樣掙扎，最後皆被脫個精赤條條，回復呱呱墮地時的情景！

三個人赤身露體，要多難堪有多難堪，羞愧得無地自容，待那幾名健婦走後，連忙扯下床布，包裹着身體。

夏侯摘纓更是羞怒得哇哇大叫，他被關在燕子秋隔壁，不斷用力搖着鐵條，破口大罵。

更叫他們難堪的是，地牢中的每一個女人，亦都是脫得身無寸縷，精赤着身子，在甬道上走來走去，作出各種不堪入目的動作，令人血脈賁張。

地牢中走動的女人，都是十七八歲的妙齡少女，個個肌膚雪白，豐胸盛臀，纖腰盈握，玉脚修長，明麗照人，走動時，搖曳生姿，乳浪臀波，任何一個正常的男人見了，無不亢賁莫名。

燕子秋、萬重山、夏侯摘纓被關進相連的三間間格中，燕子秋被脫去衣褲後，羞憤得脹紅了臉，用一幅被單裹着精赤的身體，閉着雙眼，不敢看外邊在來回走動的赤裸少女。

「子秋，咱們現在這樣子，怎辦?」隔壁傳來萬重山的語聲。

燕子秋一時也想不出辦法，事實上被關進這裏，逃也逃不了，一時之間，那想得出辦法，只好苦笑道：「重山，別急，忍耐一下，一定想到辦法的！」

隔壁却傳來夏侯摘纓粗濁急促的語聲：「子秋，這樣下去，我忍受不了，這簡直比死還難過，再不想辦法離去，我可要瘋了！」

燕子秋很了解現在夏侯摘纓的心情感受，但又帮不了他，只好勸道：「摘纓，堅強點，閉上眼睛，不要看，也不要想，這樣會比較好受。」

但夏侯摘纓却語聲怪異地說：「不看，閉上眼睛就成，不想，也作得到，但，不但，就很難了。」

夏侯摘纓的話才說完，燕子秋耳中忽然聽到一陣如泣如訴，既痛苦又快樂，如魚龍曼衍，從喉嚨裏發出的一陣異聲，斷斷續續，語聲才入耳，心內如萬蟻鑽爬般，心癢難熬，血脈賁張，不期然產生一種原始的衝動，嚇得他連忙震懾心神，摒除雜念，才不至心猿意馬。

再一細聽，急促的嬌呼喘息聲，竟然來自對面用鐵條圍成的間格，由於他自被抬入地牢的刹那，一眼看見一名裸體少女起就一直閉上眼睛，直到脫光衣褲被關在這如鐵籠般的房子後，就一直未睜開過眼睛，根本不知周圍的情形，好奇心動，忍不住睜開眼睛，朝對面語聲傳來處瞄看。

不看還好，這一看，令到他忙不迭閉上眼睛，一張臉脹得通紅，心頭狂跳，像要跳出心腔，口乾舌燥，體內起了强烈的變化。

你道他看見了什麼，原來他看見對面鐵籠也似的間格中，一個光頭和尚，正與一名嬌媚的少女，如兩條肉虫般，互相纏着，作着不堪入目的動作，那些聲息，就是兩人發出的。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幹出這等下流的事，燕子秋不由感到氣怒塡胸。

幸虧他氣怒塡胸，將心中的慾念趕走，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隔壁的萬重山與夏侯摘纓一點動靜也沒有，燕子秋不禁担心起來。「重山，摘纓，你們沒事嗎?」

「子秋，暫時我還挺得住，以後，就不知道了。」萬重山在隔壁低沉地說。

「重山，千萬別氣餒，一定要堅持下去，否則，將陷於萬刦不復之境地。」燕子秋開始有點担心了。

「子秋，我會竭盡所能抵拒這種誘惑，你放心。」萬重山這一說，令到他放心不少。

另一邊却聽不到夏侯摘纓的聲息，燕子秋提高聲音道：「摘纓，你沒事吧?怎不出聲?」

另一邊終於傳來夏侯摘纓低啞的語聲：「子秋，眞要命，暫時我還沒有事，再這樣下去，只怕……」

燕子秋驚急地說：「摘纓，千萬要挺住，否則，無異永淪地獄，永世不得超生了！」

「子秋，這我也知道，無奈，咱們都是血肉之軀，是凡人，有七情六慾，你看不見嗎?對面那個出家人的醜態，出家人尚且如此，何況咱們?」夏侯摘纓咬着牙說。燕子秋不用看，也知他在極力抵受着這邪惡的誘惑。

「摘纓，堅強點。」燕子秋知道光用說話，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但不如此，又何來更好的辦法?

對面的浪語淫聲越來越大，就算你用雙手塞着耳朵，仍然一絲一縷地沁進耳中，令到燕子秋難受已極。

隔壁的夏侯摘纓却破口大罵起來：「不知廉恥的臭和尚，快停下來，我要爆炸了！」

喘息聲與令人心弦震動的嬌呼聲更粗重響亮，你想不聽，却硬是灌進你耳中。

燕子秋拚命抵拒着這種很難抗拒的誘惑，出了一身大汗，情形比與人拚鬥了兩日兩夜還要勞累，但總算成功地抵拒了那種蝕魂摧心的誘惑。

猛聽隔壁傳來夏侯摘纓的一聲暴吼，隨即聲息沉寂。

燕子秋聽得心頭大震，急呼：「摘纓，你怎麼了，怎不答我?」

隔壁的夏侯摘纓聲息全無，想是挺受不住，驚昏了過去，燕子秋不禁有點不寒而慄，體會到事情的嚴重，以及那位教主手段之卑鄙下流。

「重山，你還挺受得住吧?」燕子秋問。

傳來萬重山沉濁的語聲：「別担心，挺得住。」

×　×　×

流雲掩月教教主這一招確是厲害，很難有人能在這聲與色的誘惑下，不慾念大熾，抵受不住，而失去禮義廉恥，何況是燕子秋、萬重山、夏侯摘纓三個血氣方剛的年青人。

流雲掩月教教主充滿了自信，燕子秋三人一定過不了色慾這一關，必會做了色慾的奴隸，亦等於做了女人的奴隸，那時，他們就會任她驅使，她本來不想出此下策的，她本很欣賞燕子秋三人的人品武功，本想勸服他們加入，奈何他們堅持不肯，她只好狠下了心，徹底毀滅他們，讓他們永沉慾海！

在她那口中稱爲御男宮的地牢中，關了不下三四十位武林中有名之士，其中儒釋道皆有，他們都是起初堅不肯加入流雲掩月教的正派人物，但最後，個個抵受不了肉慾的誘惑，變了慾海餓鬼任她驅策。

在她想像中，像少林苦禪大師，武當六絕道人這樣修爲有素的方外之人，尚且抵受不了，何況是三個血氣方剛的毛頭小子。

×　×　×

但她想錯了，燕子秋，萬重山，夏侯摘纓硬是抵拒了色、香、肉的誘惑，不爲所動。

——而夏侯摘纓，自知自己抵拒不了，不惜將自己弄昏，不受這邪惡的侵蝕。

一日一夜，燕子秋三人日夜抵拒着那些活色生香，豐胸盛臀的誘惑，加上無時無刻不傳入耳中的淫聲浪語，三人置身在這地牢中，活像置身在生春宮中，被關在這裏的人，已全沒禮義廉恥，這裏的女人也是一樣，只要被關在這裏的男人們願意，她們就毫不感到羞恥地與那男人幹起來，也不理會別人的張望，故此，整天都有生春宮上演，這裏的人習以爲常，但對於燕子秋三人來說，那就慘了，幾次都差點衝動得忍不住，幸虧一絲理智未泯，兩人像搏鬥一樣，扯自己的頭髮，差點咬斷指頭，才勉强熬受得住焚心的慾火。

但是，兩人已像大病一場般，虛弱得很。

最好是夏侯摘纓，他將自己弄昏，人事不知，不用抵受那焚心的慾火。

×　×　×

這一天，流雲掩月教教主帶着總管何艷容，流雲堂堂主李清荷，掩月堂堂主曾妙珠來到御男宮。

別看流雲掩月教教主已四十許人，風韻猶存，雲鬢霧鬢，穿一襲薄紗雲裳，雪白的肌膚在薄紗掩映下，約隱約現，更加引人想入非非，比那些全裸的少女，別有一番風味，很多關在鐵籠般間格中，像野獸般失了人性的人，一見她進來，莫不目光灼灼視之，從鐵柵中伸出手，想將她拉住，有的發出獸性的吼叫，目中噴着火。

流雲掩月教教主却正眼也不望那些慾海飢民一眼，一逕來到囚禁燕子秋，夏侯摘纓，萬重山的一排囚室前。

燕子秋與萬重山像大病初愈般，躺在地上，閉着眼，臉色蒼白，緊緊抓在地上的手，五指深入地，由此可見他們是如何熬受那常人無法抵受的痛苦。

流雲教教主站在燕子秋囚室的鐵柵前，隔着鐵柵，帶着一絲殘忍的笑意，欣賞着虛弱的燕子秋。

她那一襲薄紗掩蓋的嬌軀隱約可見峯巒起伏，雖是四十許人，却有一種成熟美，可能由於保養好，肌膚仍如十六七少女般柔滑光澤，散發出一種誘人的魅力，難怪那些被囚的慾海飢民，一見了她，如餓狗見了屎般。

站了好一會，她才開聲說：「燕子秋，滋味如何?不大好受吧?別硬挺了，在我這御男宮，鐵條也會變作繞指柔，你睜開眼看看，被關在這裏的，那一個不是在武林中响噹噹的人物，還有少林高僧、武當道長，現在還不都成了色慾餓鬼，拜服在我脚下的年青人，倔强對你沒有好處，只要你答應歸順本教，本教主立刻放你們出來。」

她說了這一大堆話，也不知燕子秋聽得到聽不到，總之，她說完好一會，燕子秋才慢慢張開眼睛，但當目光一觸及她那有如裸裎的嬌軀，立時閉上了眼睛。

流雲教教主微一皺眉頭，分別對站在身邊的李清荷，曾妙珠說：「妳兩個去看看萬重山，夏侯摘纓怎樣。」

兩女應諾一聲，分別走向囚禁萬重山，夏侯摘纓的囚室。

「年青人，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其實，人生下來就是身無寸縷，又何必怕羞呢?你這樣閉着不看，那只證明你定力不夠，關在這裏的男人，哪一個不是像你一樣，初關禁在這裏時，閉眼不看，過了一兩天，你想叫他不看，那眞是比登天還難，個個像餓狼一樣，目灼灼，整天瞪大一雙眼睛，看也看不够。」流雲掩月教教主在鐵柵外嬌柔地說着，一雙水汪汪的桃花眼，像要將燕子秋吞入肚子裏般。

站在她身旁的何艷容，亦不懷好意地望着燕子秋，像一頭飢餓的母狼。

燕子秋由於被點了穴道，體內勁力自己打了很大折扣，不然，也不致於像生了一場大病般，渾身虛軟無力，他聽了流雲掩月教教主的話後，咬咬牙，再一次張開了眼睛，望着風情萬種的流雲教教主與明艷的何艷容。

說來也怪，這一次他居然心不跳，臉不紅，因爲他如今已作到眼中有物，心中無物的佛門最高境界。

這時，李清荷與曾妙珠同時向流雲掩月教教主稟告：「稟告教主，萬重山情形與燕子秋差不多，但，夏侯摘纓却昏迷不醒。」

流雲掩月教教主陰笑道：「看來夏侯摘纓的定力比較淺，等一會，他們若不再歸順本教，就拿夏侯摘纓來試試！」

這時，燕子秋與李清荷的目光相觸，燕子秋看見李清荷目中泛現憂急關切之色，不禁多看了她一眼，李清荷却惶恐地將目光垂下。

「燕子秋，你考慮清楚了沒有，你若

再不答應，本教主就不客氣了！」

何艷容却別有用心地說：「教主，且請息怒，容他再想多一日，明天他們再不答應，才讓他們嚐嚐消魂蝕骨舞不遲！」

流雲掩月教教主氣怒地說：「好，且讓他們再想多一天！」

說完，氣恨恨地瞪了燕子秋一眼，匆匆走出御男宮。

這一來，又引起了囚禁在地牢中的、只知有色慾的人的野獸般吼叫。

李清荷深望了燕子秋一眼，轉身匆匆而去。

燕子秋待她們走後，才爬起身，緩步走到鐵柵前，精赤的身體仍然用床布裹着，往外瞧着。

這一次，他對於來往於囚室甬道的裸體少女，不再感到臉紅心跳，產生了一種見怪不怪的感覺，只要心中無慾念，管他眼前色相。

他隔着鐵柵望出去，看見對面一排囚室中，關着各色人等，有老有少，有僧有道，個個毫不知恥地赤身露體在囚室中有坐有站有走動，露出那醜惡之相，就像理所當然一樣，對於每一個走過的裸體少女，像狗一樣，紛紛擠在鐵柵前，伸出手，急切地想摸觸到少女光滑的肌膚，口中發出獸性的低吼，活像一羣野獸，有的跪在地上，隔着鐵柵，向那些少女哀叫，求她們給他，而那些少女，一些也不感到為難，反而諸般引誘，嬌媚作態，極盡誘惑之能事，令到這羣當年在武林中跺一脚也會震動半個武林的豪雄，如今在這些女人面前，變作了狗！不，簡直連狗也不如！

燕子秋不忍再看下去，他感到一陣噁心，這是何等污穢下流的事，他心中忽然又感到一陣悲哀——他是為這羣差不多不是「人」的人感到悲哀。

被囚在這御男宮中一日一夜，今日算是看清了這被稱為御男宮的一切，這地牢有多長，他不得而知——隔着鐵柵，很難看到頭尾，至於寬，約略可以估計到，兩邊是相對可望的囚室，中間是一條六七尺寬的甬道，合起來，足有兩丈寬闊，兒臂粗細的鐵柵。鐵門上一把精鋼大鎖，簡直是插翅難飛，想逃，比登天還難。

對面囚着的那個和尚，正在嘻皮笑臉地央求走過的少女給他快樂，而那些少女總是將他逗弄一番，然後快快走開，弄到那和尚雙目赤紅，無法忍受，惟有用力搖着鐵柵，搖不動，就用頭來碰撞，轟轟作響，最後，哀哀哭叫起來，跪在地上，像叫春的貓兒般，在囚室內轉來轉去。

燕子秋望着這和尚，不由心內嘆了一口氣，想不到一個出家人，一陷慾海，就永遠沉淪，不能自拔，想到這不由打了個寒顫——自己若一個挺受不住，變成他那樣，那就慘了，他不敢想下去。

望着那和尚碰撞在鐵柵上毫無損傷的光頭，燕子秋心頭一動——莫非此人就是武林中有名的鐵頭和尚？不然，怎會血肉造成的腦袋，碰撞在鐵柵上，而毫無損傷呢？他不由衝口而出呼叫一聲：「鐵頭大師。」

那名正自慾火焚身、像困獸般在囚室內轉來轉去的和尚，聞言之下，神情猛然一震，兩道灼灼的目光逼視着燕子秋，氣促地問：「你是誰，怎會認識洒家？」

燕子秋聽和尚此言，就知猜得不錯。想不到眼前這個像色鬼一樣的和尚，就是當年以一身精湛的童子功而馳名武林的俠僧鐵頭和尚，墮落到如此地步，不由深深嘆息一聲：「大師，在下燕子秋，久仰大師之名，料不到在這裏有幸見到大師。」

這時正有一名流雲掩月教的裸體少女走過，那鐵頭大師見了，那還顧得再與燕子秋說話，忙不迭隔着鐵柵，盡量將兩手伸出，抓向那少女，却被那少女溜滑地一閃身從他指頭前溜避開，蕩笑着，在鐵頭和尚面前，作着各種不堪入目的動作，令到燕子秋真不想再看下去。但為了對自己的能耐了解多些，他忍着心裏的難堪，看下去。

那鐵頭和尚在那名少女的諸般挑逗下，早已醜態畢露，緊張得臉上淌滿了汗水，大張着因了緊張而呈乾裂的咀唇，從喉嚨中發出沉抑的悶吼，最後竟然跪下來，向那少女哀求起來。

那名少女不知是本身情動，有所需要，還是受了教主的指使，折磨夠了鐵頭和尚後，打開鐵鎖，閃身進入囚室中，那鐵頭和尚見了，如餓狗般撲向那名少女，一下子將她撲壓在地，就那樣幹起來。

另一名少女已上前將鐵鎖重新鎖上。

燕子秋那還看得下去，連忙轉身，背朝牆壁。

但，那粗濁的喘息聲，嬌呼聲，異響聲，聲聲入耳，令到他忽然又衝動起來。

他連忙深吸一口氣，將自小腹升起的一股熱流，強自壓抑下去。

再深深呼吸了幾口氣，在他體內沸騰的熱力已全部消解於無形，為了將思緒分散，他高聲地向隔壁叫：「重山，你沒事吧？」

隔壁傳來萬重山低沉的語聲：「子秋，那該死的和尚又幹起來了，唉，只怕再這樣下去，挺受不了。」

燕子秋急聲說：「重山，你千萬要堅持下去，否則將永淪慾海而無法自拔。」

萬重山在隔壁說：「子秋，我真想一頭撞死，但又不甘，不知怎辦才好？」

燕子秋驚急道：「重山，你千萬不要幹那傻事，死固然一了百了，但別忘了，咱們還身負重任！」

萬重山在隔壁霍然道：「子秋，虧你提醒了我，對，咱們不能死，咱們無論如何也要將這個邪惡害人的組織除去！」

燕子秋聽萬重山如此說，放了心。「重山，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如今，我不放心的，是摘纓！」

×　×　×

夏侯摘纓本來早就忍受不住那肉慾的誘惑，但他畢竟是一條頂天立地的漢子，在良知未泯時，怎會做此苟且下流之事？故此他在自知快要忍受不住時，蹩着一口氣，將自己蹩昏過去。

這是一種笨辦法，但很有效——人在昏迷時，對外界的一切一無所知，當然亦不會受到影響。

但，他在流雲掩月教教主等人走後，却已悠悠醒轉，醒轉的時候，恰又正值鐵頭和尚與那名流雲掩月教少女上演生春宮的當兒，聲聲令人血氣澎湃衝擊的異聲入

耳，令到夏侯摘纓忍不住身體某部份起了變化，他忙不迭又再用老法子，將自己弄昏過去，眼不見，耳不聽為凈。

故此，燕子秋與萬重山說完話後，隔着一堵牆壁與他說話，却聽不到他的回聲，驚急得燕子秋以為他出了意外，但又無辦法看到他的情況，惟有乾着急。

×　×　×

夜，沉寂得很，白天像野獸一樣的囚人，在晚上可能因白天折騰了一整天，都累了——人的精力畢竟有個限度，皆沉沉睡去，發出粗濁的鼾聲。日間穿來揷去，像母狗一樣隨便的赤裸少女，也不知去了哪裏，地牢中，全是被囚的男人——包括燕子秋、萬重山、夏侯摘纓三人。

由於抵抗那慾的煎熬，燕子秋裹着床布，沉沉睡在床上。

除了鼾聲，一片死寂的地牢內，忽然響起一陣極輕微細碎的脚步聲，在昏暗的油燈光下，一條窈窕的人影出現在燕子秋的囚室鐵柵前，幽靈般靜靜站了片刻，隨即聽見輕微的開鎖聲，鐵門開處，人影一閃而入，再閃來到床前，身一抖，裹在人影身上的一襲披風，飛雲一樣飄落在地，現出一個渾身上下寸縷皆無的誘人胴體，那雪白細緻光滑的肌膚，在燈光下，閃泛起令人目為之眩的微微肉光，只見她彎下身，在燕子秋臉上輕吻一下，然後輕輕揭開蓋在燕子秋身上的床布，雙手在燕子秋赤裸結實的身體上撫摸起來。

可能由於太累太困，燕子秋竟一無所覺。

那赤裸裸的女子在燕子秋身體上撫摸了一陣，慢慢將燕子秋的身體扳正，然後將赤裸的嬌軀慢慢壓在燕子秋的身體上。

就在兩具赤裸的肉體將再緊貼上的刹那，燕子秋從睡夢中猛然驚醒，張眼一看，一具赤裸裸、香噴噴、軟滑而又豐滿的女人肉體，呈現在自己眼前，鼻尖已觸及那挺聳起的乳峯，他不由大驚，人也從朦朧中完全清醒過來，雙手撐拒，那壓下的女人料不到燕子秋會在這時醒過來，猝然之下，被燕子秋將她整個人推落床下，滾跌落地。

燕子秋從床上一蹦而起，也忘了自己裹身床布已被那「偷香竊玉」的女子所揭開，坐在床上，怔怔地望着跌落在地的女子發呆。

怎不令他不發呆，他發現，欲想「强暴」他的女子，原來是流雲掩月教的總管何艷容。

李清荷夜探燕子秋

何艷容那赤裸裸的嬌軀觸地即彈挺起，站在床前，淫蕩騷媚地瞧着赤裸着壯實身體、散發出男性魅力的燕子秋，眉梢眼角，春情無限。

燕子秋眼看着一具活色生香，完美無瑕，乳聳圓臀的誘人胴體呈現在眼前，不由一陣喉乾舌燥，心跳血湧，艱難地咽了口口水。

這個淫蕩的何艷容，毫無半點羞恥地挺立在燕子秋面前，還故意纖腰擺臀，引起一陣乳波臀浪，嬌媚地向燕子秋迫前。

燕子秋强壓着自丹田升騰起的慾火，不自主往床內退縮。

何艷容却恬不知恥地輕聲浪笑起來，繼續往前進逼，一雙挺起的乳房，差點觸碰在燕子秋的臉上，腥紅的兩點，不住在他眼前晃動，令到燕子秋差點忍不住，伸手觸摸。

幸虧燕子秋理智還在，在最後那刹那，收韁勒馬。

「何艷容，妳這個無恥賤婦，快給我出去！」燕子秋低聲怒叫——他不敢高聲喝叫，恐防驚醒了所有的人，那時，就難堪了。

何艷容却不為所動，反而更逼近了一點，乳尖已觸碰在他臉上，這淫婦不由輕呻了一聲。

×　×　×

這個何艷容，生性淫蕩，是流雲教教主的大弟子，除了教主，在教中，數她地位最高，權力最大，由於這種關係，她將教中不少體健貌端的男教徒玩弄過，但始終沒有一個最愜意的，自那天一見燕子秋

，就被燕子秋的俊逸丰神所迷醉，認爲是一生人中遇見的最喜歡的一個，心中已對燕子秋動了歪念，將燕子秋帶回總壇後，一直心癢難熬，總想與燕子秋快活風流，可惜事務繁忙，抽不出空，好不容易今晚有空，支開了所有看守地牢的少女，懷着一腔熾烈的慾火，滿以爲可以與燕子秋眞個銷魂，那想不到在緊要關頭，燕子秋却醒了，令到她不能得逞。

× × ×

燕子秋已退無可退，被何艷容的雙乳直壓在臉上，令到他陡然生出一種異樣的感覺，渾身如火燒般燥熱起來，跟着一衝動，他已不由自主，伸開兩臂，摟抱何艷容那美妙的胴體。

何艷容一直採取進逼之勢，她知道任何一個正常的男子，皆不能抗拒她這具完美無瑕、豐滿誘人玉體的誘惑，她充滿了自信，因爲，在她展示自己的玉體時，至今沒有一個男人不爲之迷醉顛狂，失去理智。她相信，燕子秋也不能例外。

她看見燕子秋伸開雙臂摟抱她，眞是心花怒放，慾火大熾，不期然想着與燕子秋眞個銷魂的個中滋味。

就在她以爲可以將燕子秋征服，而燕子秋的雙臂就要摟實她豐滿軟滑的玉體刹那，燕子秋突然渾身一震，從迷醉中清醒過來，再一次猝然將她自床前摔倒在地。

這一次，何艷容的滿腔慾火，被燕子秋的一推，推得無影無踪，化作雲烟，不知飛向何方。只見她狠狠地自地上一躍起身，滿懷怨恨地盯視着燕子秋，眼中隱藏殺機，但當她看見燕子秋赤裸結實的胸膛、豐神俊朗的臉容，眼中的殺機如春雪般迅即溶解，氣恨恨地叉着腰，壓低聲音說：「燕子秋，好個燕子秋！姑奶奶我若不將你弄到手，眞個銷魂一番，不姓何！」

燕子秋這時神智澄明，對於眼前何艷容這具赤裸裸、散發出無限誘人魅力的胴體，簡直視如不見，冷冷地盯着何艷容，說：「妳這個淫蕩的女人，還不快走。」

何艷容實在是太喜愛燕子秋了，眼珠一轉，騷媚蝕骨地扭擺着腰肢，浪笑着說：「燕子秋，只要你答應跟我好，我立刻將你們放了！」

燕子秋如今穴道被封，一點勁力也使不出，還眞怕何艷容硬來，口氣不敢太硬。「何艷容，妳回去吧，別再歪纏了。」

何艷容的一雙眼，却像男人看女人般，目灼灼地溜視着燕子秋裸露的身體，笑意淫淫的不出聲。

燕子秋被她一望，低頭一看，才發覺自己身上寸縷皆無，急忙隨手拿起床上一幅被布，掩遮住身體。

反觀何艷容，就那樣赤裸站着，纖毫畢現，若定力稍差一點的，不爲之顚狂才怪。

赤裸裸的何艷容，反而神態自若，對於自己的裸露，毫不以爲意，還不時作出極具挑逗性的動作，企圖想將燕子秋的慾火再次挑起，可惜，如今的燕子秋，可說是見怪不怪，心智澄明，再不會動無名慾火了。

燕子秋實在不想再見到何艷容的醜態，冷聲道：「妳再不走，我大聲叫了！」

何艷容却輕佻地低笑起來。「燕子秋，你叫吧！這裏的人，那一個敢理會，看守的人早被我預早支開了，就算不支開她們，也不敢干涉我，這裏，除了教主，數我職權最大，我要誰死，他一定活不了。其實，你入到這裏，遲早也要幹那回事，你不與我先快活，你難道對我一點興趣也沒有？」

燕子秋怒道：「天下間像你這樣恬不知恥的女人，恐怕只有你一個，妳若不走，我可不客氣了。」

何艷容見燕子秋堅決厭惡的神色，知道今夜的好夢告吹了。强求，當然可以，但，什麼情趣也沒有了，她也不想這樣做。不禁恨得牙癢癢的，滿腔怨恨地怔視了燕子秋好一會，切齒道：「燕子秋，別不識抬擧，姑奶奶這樣對你，還是頭一次，哪一個男人見了姑奶奶，不是又哀又求，甚至像狗一樣匍伏在我腳下！你好狠，但你別後悔，若你明晚仍是如此，哼，我要你死活不得！」

燕子秋早已閉上眼，像老僧入定般，不見不聞！

何艷容無奈，又恨又愛地盯望了燕子秋一眼，撿起地上的披風，往身上一披，像一陣風般捲出了囚室，重新鎖上，一閃而沒。

燕子秋立時整個人像爛泥般頹靡地倒在床上，胸口連連起伏，喘息不已。

剛才，實在是太險了，差一點失足在沒頂的泥沼中。而且，爲了抗拒那常人不能忍受的慾之誘惑，亦耗盡了他本已疲乏不堪的身體所殘存的力量，此刻，他連起身的力氣也沒有了。

夜，暗沉寂寂，燕子秋瞪着一雙眼睛，定定地注視着牆角那一盞吐着黃焰的油燈，腦中思潮起伏。

今夜這一關是過了，但，以後呢？特別是何艷容臨走提到的明晚，對着何艷容那美妙如玉彫，香噴噴的玉體，他沒有信心能夠再抵拒得了。若在穴道未封之前，他有信心。他想到萬一把持不定，沉淪慾海，那無異將自己整個毀了。想到這，他不由出了一身冷汗，打了個冷顫，由心底冒起一股寒氣。

正當他在呆想的當兒，除了鼻鼾聲外，他又聽到了一種令人血脈賁張，心跳氣促，油然而生原始衝動的異聲，他略一細聽，不禁心胆俱裂，霍聲從床上坐起來，呆望着隔壁關着夏侯摘纓的牆壁。

異聲是從隔壁夏侯摘纓處傳來的，而且越來越響，有粗重急促的喘息聲，女人的咿唔嬌呼聲，在靜夜中聽來，份外清晰，聽得人心頭狂跳。

燕子秋不禁呻吟一聲，頹然的倒在床上。

「完了，摘纓他完了！」他在心內暗叫，終於，他忍不住挺起身，下床，來到牆壁前，隔着牆壁，聲聲呼喚：「摘纓！摘纓！」

換來的是，更粗重急促的喘息聲，與夏侯摘纓像野獸一樣的低吼聲，蝕人心魂的嬌喘咿唔聲。

× × ×

夏侯摘纓此刻正樂極忘形地與一個女子在眞個銷魂。

這個女子不是別人，正是懷着一腔慾火，想與燕子秋來個盤腸大戰的何艷容。

由於她在燕子秋處碰了壁，而一腔慾火還未熄滅，懊怒之餘，她想起了關在左右兩邊的萬重山、夏侯摘纓。最後，她選中了夏侯摘纓。

她選中夏侯摘纓，是因爲夏侯摘纓身軀比萬重山雄壯，而此刻她慾火正熾，急需解決，她認爲夏侯摘纓可以滿足她。

夏侯摘纓第二次昏暈，對於外間的事確是一點也不知。連何艷容進入他的囚室，將他裹體的布塊取去，抱上床，細細欣賞撫摸他雄壯健實的軀體也不知，直到何艷容再也忍不住，將一具豐滿軟滑的玉體壓在他身上他才驀然從暈迷中驚醒過來。

——這是由於他身體的某一部份受到了一種異樣、而又令人興奮的感覺所引起的。

張開眼，入目是一具羊脂白玉般的誘人玉體，相貼，綿軟滑膩，鼻端，一陣如蘭之香沁入，夏侯摘纓哪裏還能抵受得了，加上何艷容那巧妙的撫摸，夏侯摘纓整個人像一座將要噴冒的火山般，非要發洩不可。

健臂一伸，已將何艷容那具豐滿的玉體緊緊摟住，兩個人合到合二爲一，緊緊貼在一起，劇烈地肉搏起來。

此刻，夏侯摘纓將什麼也拋諸腦後，心中只有：慾！

× × ×

燕子秋一夜沒睡，他還看見何艷容一臉春風，從他囚室前的鐵栅經過，至於夏侯摘纓，則不得而知了。

夏侯摘纓經過一場激烈的「肉搏」後，人像虛脫了般，滿足地躺在床上，沉沉睡去。

× × ×

白天，這御男宮內，到處充滿了不堪入目的情景與令人心神不寧的聲音。這御男宮內，簡直比妓院還要來得放蕩與無忌，每一個被囚的男人，除了吃飯，就只知道幹那回事，並且是在別人看到的情形下幹，簡直是白晝宣淫，不似是人。

只有燕子秋，萬重山兩人還能挺受得住，不爲色慾所惑，沒有變成慾海飢民。

夏侯摘纓自昨夜與何艷容一度春風後，不知何艷容弄的什麼手法，總之，夏侯摘纓整個人變了，變得與那些被囚的男人沒有兩樣，一見那些裸體的少女走過，立刻像發狂般，從鐵栅中伸出手，拉扯那些少女。

那些少女可能是受了何艷容的吩咐，只是戲弄他，令到他可望不可觸，就算觸摸到，那更增加了他體內燃燒的慾火。夏侯摘纓此刻全無羞恥之心，赤身露體站在鐵栅前，被那些少女逗弄得像野獸一般，搖撼着鐵栅，嘶聲狂吼着：「我要！快給我——」

甚至將頭碰撞在鐵栅上。

幸好，被囚在這裏的每一個男人，都已見怪不怪——每一個人都有像夏侯摘纓那樣的情形出現過，每個人都不會對別人的行動感到驚異。

那些少女見夏侯摘纓實在忍受不了，才由其中一個少女進入囚室，給他解決。

× × ×

燕子秋在隔壁聽了，只有搖頭嘆息，却束手無策，不知如何是好——因爲連他自己也不知是否挺得下去。

他亦曾在夏侯摘纓醒來後，苦勸過他，無奈夏侯摘纓像着了魔般，對他的話不理不睬，他只好自動收聲。

但，他的心却像被刀割般痛，眼看着一個生死之交的好朋友就這樣毀了，怎不叫他痛心，同時，對這個邪惡的流雲掩月教，更加痛恨萬分。

夏侯摘纓既然變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幸好還有一個萬重山，此人眞是人如其名，意志如山一樣堅定，直到現在，他還挺受得住，沒有沉淪下去。

這是差堪可慰之事，燕子秋於痛心之餘，亦感到一絲安慰。

「重山，你知道摘纓的事吧？」燕子秋沉重地問。

隔壁的萬重山感慨地說：「聽到了，摘纓怎會如此，眞是想不到。」

「再下去，摘纓不難給毀了，像這裏被囚的武林人一樣，整天只知幹那回事。」燕子秋担憂地說。

「子秋，我眞不明白，她們用什麼辦法，令到這些武林前輩變成禽獸不如的人。」萬重山不解地問。

「這要問那位女教主才知了，據我推測，八成是用藥物，或用一種邪惡的手法，將他們變成如此。重山，我眞担憂，怕摘纓也會變成他們一樣，那，叫我如何對得起他！他之有這次遭遇，純是爲了我邀他帮手追查流雲掩月教之事才有如今這遭遇。」

萬重山在隔壁安慰燕子秋：「子秋，這不能怪你，咱們都是生死之交，怪只怪他定力不够，及這邪惡的教派將他變成這樣。」

「但我總是覺得對不起他，重山，我的心有如刀割般痛！」燕子秋沉痛地說。

此刻，夏侯摘纓在另一邊的囚室內，正幹得不亦樂乎，聲息可聞。

「子秋，不要自責，任何人處於這種環境下，也是無能爲力，自顧不暇。」萬重山在隔壁沉嘆一聲。

燕子秋想一想，萬重山說的確有道理，連對面囚室中的鐵頭和尚，一身修爲何等高明，定力更是超人一等，仍把持不住，何況是他們？他與萬重山之所以還能抵拒得了這種邪惡的誘惑，可說是奇跡，亦是一種僥倖。

燕子秋一時間思緒紛亂，想得很多。

× × ×

一日一夜沒有吃喝過，燕子秋餓得肚子咕咕叫，極盼望能喝點水，吃點東西。

就在他餓得最難受的時候，那些赤裸着身子的少女，紛紛捧來食物，分派到各個囚室。

燕子秋經過一天一夜，對這些赤裸得纖毫畢現的少女，已不再感到衝動，他自鐵栅外接過一個妖媚少女送給他的飯菜，對那少女的有意挑逗，無動於衷，氣得那少女哼了一聲，悻悻然扭着水蛇一樣的腰肢走開。

飯菜皆不錯，特別是那些菜，香噴噴引得人垂涎欲滴，恨不得一口吃個清光。

燕子秋正想拿筷子挾一箸菜吃，忽然神色一動，匆匆將餸菜放在地上，拿起那

碗白飯，輕輕撥開冒尖的飯粒，他看見一張摺得很細小的白紙團。

他之所以發現飯碗內藏着紙團，是由於紙團露出一點點，若不細心，很難發現，偏巧，他目光極之銳利，由於他太餓了，於挾菜的時候，心裏仍想着先扒他一口飯，目光隨即落在那碗飯上，恰巧被他見到了。

他連忙背轉身，將那紙團取出，展開，目光觸及那一方展開的素白紙頭，不禁出了一身冷汗，神情猛震，急忙衝到隔着他與萬重山的牆壁前，急促地低聲叫：「重山！」

隔壁傳來萬重山咀嚼的沉悶應聲：「什麼事？」

「重山，不要吃那些菜！」燕子秋緊張得聲音發抖，一顆心差點從喉嚨中跳出來。

「幹嗎不吃那些菜？」萬重山聲音高了點。

「菜中有毒！」燕子秋急逼地低聲說道。

「有毒？」萬重山差點高聲叫起來，幸虧驚覺得快，趕忙將聲音壓低，「你怎麼知道的？」

「現在別問！」燕子秋緊張地問：「你到底有沒有吃那些餸菜？」

萬重山低沉地說：「正想吃，就被你叫住了，不過，吃了一口飯。」

燕子秋當然也沒有吃菜，如釋重負地吐了口長氣。「吃飯不要緊，只菜中有毒，記住，千萬別吃那些菜。並設法收藏起來，以免被發現。」

隔壁的萬重山應了一聲。燕子秋又趕着到別一邊牆壁前提醒夏侯摘纓。「摘纓，你聽見我叫嗎？」

隔壁傳來夏侯摘纓狼吞虎咽的咀嚼聲：「什麼事，子秋？」

燕子秋心裏暗暗祈禱：千萬別吃那些餸菜。「摘纓，不要吃那些餸菜！」

傳來夏侯摘纓含糊的聲音。「子秋，我已將那些餸菜連飯一古腦兒倒進了肚子內，吃完了。」

燕子秋聽了，暗暗叫苦不迭，無奈，夏侯摘纓已將所有飯菜吃個清光，要阻止已來不及，只好默不出聲，頹然移到那碗飯前，捧起，幾口將飯吃了。

至於那些菜，他則倒在床角，用蓆子掩蓋。

處理好後，他將空碗碟放出鐵柵外。

× × ×

至於那紙頭，他已和着飯，吞咽在肚子中。

坐在床前，他思索起來：到底是誰將紙條藏在飯中送給他，向他示警的，他想大了頭，也想不出是誰。那張被他吞在肚子裏的紙頭，只寥寥寫着幾個字：菜有毒，飯可吃。但，卻救了他與萬重山，可惜夏侯摘纓却吃下肚中。

照他估計，那藥可能不是毒藥，而是一種催情的春藥，既然他們囚在此，就絕沒有理由下毒將他們毒死，可能，在菜中下的藥，是專門用來對付他與萬重山的，因爲，他與萬重山至今沒有就範，不爲所動。

至於那個示警之人，肯定是友不是敵，但那人又是誰呢？流雲掩月教可說是死敵，絕不會是教中人作的，可是，這地方除了該教的人，沒有人可以進來，倏的，他心中一動，想到了那送飯給他的少女。

一定是她！燕子秋想，若不是她，這碗內藏紙頭的飯怎會偏偏送給他。他肯定了之後，興奮地掃視着鐵柵外經過的少女，留意每一個，希望能找出先前送飯菜給他的少女。

他這時的樣子，就像個色鬼般，目灼灼注視那些少女，令到有幾個少女在鐵柵外搔首弄姿，自以爲可以與這個俊朗的青年快活快活。

好可惜，就如神女有心，襄王無意般，令到那些春心蕩漾的少女，空自喜歡。

那名送飯菜的少女，燕子秋再也見不到。

佳人相救　邪教盡殲

望着那些恬不知恥、淫蕩的少女，燕子秋爲她們感到可憐復可哀，他不相信這些少女是自願如此做的，可能是被迫，或受到一種藥物的控制，不然，一個正經的少女，怎會連一點羞恥之心也沒有，整天與那些被囚的男人淫樂？就像一種職責般，比妓院中的妓女，還要來得隨便。

燕子秋正在想着，忽然，被關在囚室中的所有男人，個個像春情勃發的雄狗般，醜態畢露，發出一陣陣壓抑的獸性吼叫聲，搶在鐵柵前，伸手拉扯那些赤裸的少女。

那神情，那眼光，令人見了，不寒而慄。

燕子秋知道，一定是吃了那下了藥的餸菜所至。

連囚在隔壁的夏侯摘纓，亦與其它人一樣，變成一頭野獸，在吼叫不止。

幸而那些少女沒有再作弄那些被落藥催谷的男人，個個自動進入囚室，立時，整座御男宮，被慾之海淹沒了。

可能是早已分派好，有兩名少女亦淫蕩地進入燕子秋、萬重山的囚室，卻意外地被兩人趕了出去，令到兩名少女錯愕不已。

兩個人堵塞着耳朵，面向牆壁，極力抗拒着那種原始的誘惑。

好不容易才熬受過來，燕子秋與萬重山兩人，分別在各自的囚室中，無力地躺在床上，出了一身大汗。

他們畢竟都是血氣方剛的年青人。

再看看那些顛狂過後的男人，個個臉色蒼白，像死人一樣癱在床上，滿足而又虛弱地在急促喘着氣，整座地牢，充斥着喘息聲。

反觀那些少女，個個都精神煥發，神情愉悅已極，沒有半點疲態，成了兩個極端。

燕子秋看在眼中，知道這羣少女都是善採補之術的女子，受過專門調教，不然在交合之後，斷無這種相反極大的情形。

他不禁更加爲夏侯摘纓感到担心，再這樣下去，夏侯摘纓將會精元盡喪而亡。

× × ×

一天又過去了，囚室中的人，除了燕子秋，每一個都已經進入睡鄉。就只有燕

子秋，記着何艷容昨晚臨走的那句話，不敢闔眼，提防她再來騷擾他，及思考着如何對付之策。

他實在感到焦慮，若何艷容再來，不知會要出什麼手段令他就範，若自己萬一把持不定，那就澈底完了。

正在他胡思亂想之際，一條嬌俏的人影悄沒聲地掩到他的囚室前，隔着鐵柵，略一張望，快速地將鐵鎖打開，閃身進入囚室。

正在憂慮的燕子秋，不知有人已經掩近他囚室，直至開鎖的輕微磨擦聲傳入他耳中，他才驚覺地猛然回首，剛好看見那嬌俏的身形閃進囚室，不由脫口低喝：「妳……」

却被那進來的人噓了一聲，示意他不可出聲，他只好將到口的話咽回肚裏。

及至看清楚，進來的人不是何艷容，而是流雲堂堂主李清荷。

「妳來幹什麼？」燕子秋狐疑地望着清麗絕俗的李清荷，以爲她像何艷容一樣，想來與他消魂。

李清荷走前兩步，從斗篷中拿出一個衣包，遞給他。「快穿上。」語聲急促低微。

燕子秋沒有伸手接，望着一臉緊張的李清荷，低聲問：「妳這是什麼意思？」

李清荷急得一跺脚。「我是來救你出去的，求你快些穿上衣服。」

燕子秋一聽，心頭狂喜，一手接過衣服，李清荷很自然地背過身子。燕子秋三下五落二，快手快脚將衣服穿上，邊穿邊問：「白天藏在飯碗中的紙團，是否妳所爲？」

李清荷背着身子，低應了一聲道：「是。」

燕子秋這時已將衣褲穿上，急忙道：「李姑娘，救人救到底，何不將我兩位朋友也放了。」

李清荷仍然沒有回頭。「我不是帶了三套衣褲來嗎？」

燕子秋一看，不禁暗叫一聲糊塗，衣包中果還有兩套衣褲。連忙感激地說：「多謝姑娘。」

李清荷却催促說：「快些拿衣褲給你兩位朋友吧！」

說着一閃身，出了囚室，快速地打開了囚禁萬重山，夏侯摘纓的鐵門鋼鎖。

燕子秋早已拿起衣包，隨在後面，先是萬重山的囚室，喚醒了萬重山。

萬重山一見燕子秋衣着整齊地來到他面前，還以爲作夢，揉了揉眼，知道是眞的，不禁一把拉着燕子秋的衣袖，問：「子秋，這是怎麼一回事？」

燕子秋將一套衣服掉在他身上，說：「現在不是說話的時候，快穿上衣服，準備離開這裏。」

能夠離開這裏，眞是求之不得，萬重山大喜過望，拿起衣服，匆忙穿上。

燕子秋這時想起了一事，閃身出了囚室，來到守候在囚室外的李清荷面前，悄聲說：「李姑娘，可否爲在下拍開被封的穴道？」

李清荷明亮的大眼睛眨了眨，點點頭伸出玉手，拍活了燕子秋被封的七大穴。

燕子秋穴道解開，忙活動一下手脚，再深深吸了幾口氣，頓覺渾身暢順，有勁有力。

這時，萬重山亦穿好衣服，閃出了囚室。

乍一見李清荷，不禁呆了呆，低聲說：「多謝姑娘相救。」

李清荷指了指夏侯摘纓的囚室，燕子秋會意，竄到夏侯摘纓的囚室前，隔着鐵柵，看見夏侯摘纓赤裸着身體，睡得正濃，大聲扯着鼾。

燕子秋輕輕推開鐵門，進入囚室中，俯下身伸手輕推夏侯摘纓道：「摘纓，快醒醒。」

可能是白天太「辛勞」了，夏侯摘纓竟然不動，繼續扯着鼾。

燕子秋無奈，只好稍微用力搖着夏侯摘纓的身體。「摘纓，快醒醒！」聲音亦提高了少許。

這次夏侯摘纓終於從沉睡中醒過來，張開惺忪的雙眼，迷糊道：「別吵，什麼事？」

燕子秋盡管心內焦急萬分，只好在夏侯摘纓耳邊說：「摘纓，快起身穿上衣服，離開這裏！」

夏侯摘纓這次完全清醒了，聞言抬起頭，有氣無力地說：「離開這裏？你們離開吧，我不離開，這裏好快活。」說完，曖昧地笑了兩聲。

燕子秋知道夏侯摘纓已差不多走火入魔，當機立斷，出指連點，點了夏侯摘纓身上的昏穴與啞穴，對剛好進入的萬重山說：「重山，你也看到了，他不肯離開，咱們不能丢下他不管，來，咱們替他穿上衣褲，帶他出去。」

萬重山看了昏迷不醒的夏侯摘纓一眼，搖搖頭，動手替夏侯摘纓穿上衣服。

兩個人快手快脚，替夏侯摘纓穿好衣服後，燕子秋問萬重山：「重山，你的穴道拍活了沒有？」

萬重山興奮地說：「李姑娘帮我拍活了，來，讓我揹着摘纓走。」說完，伸手抄起夏侯摘纓，搭在背上。

燕子秋也不與他多說，當先閃身出了囚室，將鐵門再推開，好讓萬重山揹着夏侯摘纓出來。

剛出室門，李清荷已急切地低聲問：「燕公子，攪妥了吧？那咱們快走，遲了，恐怕遇上大師姊！」

李清荷口中的大師姊，就是何艷容。

燕子秋也省起了，何艷容說過今晚會再來，忙悄聲說：「李姑娘，那咱們快走吧！」

李清荷已看見萬重山揹着夏侯摘纓出來，從斗篷中伸出一只手。「燕公子，你們的兵器。」

燕子秋一見，大喜過望，難爲李清荷連他們的兵器也給他們拿回來，當下接過，將殘月刀遞給萬重山，自己拿着長劍，將夏侯摘纓的一雙短戟插在腰上，由李清荷帶路，萬重山居中，燕子秋押後，走出御男宮。

所幸，被囚的人一個也沒有驚動。

× × ×

何艷容昨晚雖然不能與俊朗的燕子秋眞個消魂，但在夏侯摘纓身上，得到無比的滿足，所以一整天，她的心情很好，今

晚，她已暗暗打定主意，無論如何，也要將燕子秋弄上手，想起燕子秋那俊朗的臉容，健美的身體，她不由心癢癢的，恨不得一口將燕子秋吞在肚裏。

好不容易等到天黑，坐立不安的等不到二更過後，三更不到，就匆匆往御男宮走去。

今晚，她預備了一種令人嗅了，會亢奮衝動的香料，她相信，燕子秋就算是鐵鑄金剛，嗅了她師門秘製的「元陽消魂香」後，也會心猿難收，意馬難勒。

想到這，她不禁春心蕩漾，咀泛笑意，眉眼春濃，急急腳，恨不得一步走到燕子秋身邊。

御男宮很寧靜，和平時沒有什麼兩樣，靜悄悄的，不過今晚沒有她的命令，地牢入口處守衛的少女，却一個也不見了，他起初感到奇怪，但隨即被熊熊燃燒的慾火將理智掩蓋了，她自己替那些少女解釋：或許她們偷懶去睡了。跟着又想，這樣正好，免得她見了那些守衛的少女，爲了支開她們，花費一番說話。

她推開地牢入口的大鐵門，閃身而入，步下石階，急急往下走，心却蹦蹦跳起來，臉上熱得燙手。

她滿懷興奮，一腔欲火，悄沒聲地來到囚禁燕子秋的囚室鐵柵前，探頭往內張望，不看還好，一看之下，驚得她一腔慾火如遇冰雪，消散得無影無踪，大驚失色地動手打開鐵鎖，衝入囚室。

任她掀被翻床，燕子秋像從地下消失了般，踪影不見，驚急她像一頭發瘋的雌老虎般，從燕子秋的囚室衝進夏侯摘纓的囚室，連與她有一夕之歡的夏侯摘纓也不見了，再衝進萬重山的囚室，亦一樣失了踪，令到她簌簌顫抖，驚駭欲絕。

三個人一齊不見了，這肯定是逃了。這時，何艷容已被這驚人的發現嚇得一腔慾念早已烟消雲散，這事關係重大，若讓他們逃脫，總壇的秘密就會被公諸江湖武林，到時，流雲掩月教必定會土崩瓦解。

想到這一點，她不禁手足冰冷，忙忙飛奔出地牢，將此驚人發現稟告教主。

流雲教教主本來正與一個面首在尋歡作樂，聞報一脚將那面首自她肚皮上踢落床下，一躍下床，匆忙穿上衣衫，奔出廳堂，看也不看那名被她自床上踢落地，像狗一樣爬着的男人。

燕子秋、萬重山、夏侯摘纓三人一齊失踪逃走的消息，立時驚動了該教總壇中的上下人等，齊集在大廳中。聽候教主調派。

流雲掩月教教主一臉嚴霜地坐在高台上，掃視着肅立在台下兩邊的徒衆。

台下兩旁站立的徒衆，清一色是女人，年紀老少皆有，個個都不敢出聲，靜候吩咐。

教主在台上，居高臨下，看得最清楚，突然問：「清荷呢？」

總壇上下人等都齊集，獨不見了李清荷，各人不由聯想到，燕子秋三人的逃走，或許與她有關。

教主的一句話，提醒了何艷容，她略一掃視，果然不見李清荷的人，於是向上稟告道：「回教主，李堂主不在。」

教主厲聲喝道：「快派人去她房間看看！」

何艷容立刻派出一名女徒，往李清荷房間察看。

廳堂上死一般寂靜，靜待那名女徒回轉。

那女徒很快回轉，在高台前跪下說：「稟報教主，李堂主不在房間中。」

教主一揮手，那名女徒立刻退下。

「教主，此事有點蹊蹺，燕子秋三人失踪，李堂主亦不見踪影，這不可能是巧合，教主，總壇防守這樣嚴密，任是誰，被關進御男宮，插翅難飛。燕子秋三人無聲無息地逃了，一定有內應，很可能就是李堂主！」

站在一旁的曾妙珠，低着頭，默然不語。

教主怒聲道：「清荷那賤人，居然敢背叛本教，罪該萬死，相信他們還逃不遠，艷容，妙珠，妳兩人各帶人手，四出追趕搜索，務必將那賤人與燕子秋三人擒拿回來！」

何艷容，曾妙珠兩人立卽各帶手下，四出追索。

× × ×

燕子秋，萬重山由於血氣閉塞太久，雖然順利逃出了流雲掩月教的總壇，却一直走不快，急得李清荷頻頻回頭張望，誠恐被總壇發現，派人追上來。

燕子秋很了解李清荷此刻的心情，走在她身邊，說：「李姑娘，別担心，她們一時三刻不會發現咱們逃了，妳放心。李姑娘，很多謝妳今天的示警，使在下與重山免淪慾海，更多謝妳冒死救了我們。」

李清荷幽幽地說：「燕公子，不用謝，這是我應該做的，任何稍爲有點廉恥之心的人，都會不值她們的所爲。」

燕子秋讚道：「姑娘生於汚泥而不染，可謂人如其名，若不是姑娘深明大義，只怕江湖武林從此被貴教攪得血雨腥風，道德淪亡！」

接又問：「李姑娘，恕在下唐突，請問姑娘何以冒這樣大的險，担負叛教之名，救咱們脫離籠牢？」

李清荷幽幽地說：「我雖是教主之徒，且在教中身居要職，但一向清淡，對於教主之爲了擴展本教勢力，大開殺戒，本就不以爲然，最叫我忍受不了的，還是御男宮中那不堪入目的景象，我每一次陪教主到那裏，總是渾身不舒服，雖然自己穿着衣服，却有一種赤裸裸的感覺。特別是那些關在御男宮中的男人，一雙眼睛就像野獸般，簡直可以將你身上的衣服撕下來，吞入肚子裏！這種淫邪，令人噁心。我很早就想脫離本教，却恐一個舉目無親的孤身女子，天下之大，不知到哪裏去好，直至……」囁嚅了一會，才以蚊吶般的聲音說：「直至遇見了你，才鼓起勇氣，脫離這個邪惡的組織。」

當李清荷說到：「直至遇見了你」這句話時，燕子秋沒來由的心跳了一下。他確實也比較喜歡李清荷，亦可說這是他一生中喜歡的第一個少女。

沉默了一會，燕子秋問：「李姑娘，令師之姓名來歷，可否訴說？」

李清荷側首說：「家師本是苗疆一土王之女，自幼被祖師苗疆第一高手哈麗兒

收錄爲徒，盡得祖師眞傳，我與大師姊何艷容，三師妹曾妙珠，皆是孤兒，自幼被她收養，並傳以武功。家師叫苗金花。」

燕子秋聽完後，「哦」了一聲，說：「原來令師是苗疆人，怪不得武林中沒有一個人知道她的來歷，更不認識她，若是中土武林中人，以她現在之聲勢，斷沒有會對她一無所聞的。」燕子秋問：「李姑娘，妳是否下定決心，脫離令師與這邪惡的組織？」

李清荷堅毅地說：「在我決定救你們逃走之前，我已想過千百遍，最後終下了決心，脫離這邪惡的組織！」接又苦笑道：「其實，就在我打開囚室的鐵鎖那一刻起，到現在，我想改變主意，也不行了，本教教規中有一條，凡是背叛該教者，一律殺無赦，試問我還有回頭路可走嗎？」

燕子秋心頭一陣激動：「李姑娘，在下只要有一口氣在，決不會讓妳受到該教的傷害！」

李清荷欣慰地說道：「燕兄有你這句話，小妹就放心了，小妹孑然一身，舉目無親，能够追隨燕兄，小妹就什麼也不怕了。」

燕子秋聽了，心頭一熱，不覺伸手執住了李清荷的玉手。李清荷身子微顫了顫，刹那兩人心意交融在一起。

跟在後面的萬重山見了，爲燕子秋與李清荷感到由衷的高興。

× × ×

三個人一路飛奔着，很快就離開流雲掩月教的總壇足有十數里路。

不見有人追來，三個人放心了不小，放緩了速度。

燕子秋停下來，等萬重山奔上來，對他說：「重山，來，讓我揹摘纓一程。」

萬重山忙道：「還是繼續由我揹吧，你照顧李姑娘，我不太累。」

燕子秋堅持道：「重山，我知道你累了，還是讓我來吧。」

李清荷在一旁見了，心裏感動不已。

萬重山拗不過燕子秋，正準備將搭在背上的夏侯摘纓交給燕子秋，就在這時，後面驀然有火光亮起，且有人語步聲交雜傳來。

李清荷首先驚聲說：「不好，她們追上來了，快跑！」

萬重山重新將夏侯摘纓搭在背上，促聲說：「子秋，別爭了，走爲上策！」

燕子秋看一眼越來越近的火光人影。「重山，你快跑，我與李姑娘掩護你！」

萬重山二話不說，揹着夏侯摘纓，發足飛奔。

燕子秋與李清荷跟在萬重山後面，爲他斷後。

倏的，前面飛奔的萬重山停下來，緊跟在後面的燕子秋與李清荷，猝然之下，差點撞上萬重山。

燕子秋手急眼快，一拉李清荷，硬生生刹住身形。「重山，怎麼回事？」

不等萬重山回答，已看見前面數丈處，火光下，一字排開數十人，已將去路阻住了。

這時，後面的火光人影亦越追越近。這時候，三人可說前無去路，後有追兵。

「燕兄，咱們現在怎辦？」李清荷有點驚急地問。

燕子秋打量着前後追截的人，沉毅地說：「看來是走不了，別無他法，只有殺開一條血路，闖出去！」

萬重山凝重地說：「是！子秋，咱們闖！」

李清荷見兩人如此豪勇，胆氣陡壯。「燕兄，萬兄，小妹誓與你們共進退，大不了一死！」

燕子秋安慰她說：「李姑娘，咱們不會死，一定能闖出去！」

這時，前後追截的流雲掩月教之人，已漸漸逼出，形成了一個包圍圈。距離他們不足二丈。

天雖然黑，但流雲掩月教的徒衆手持火把，將天空映照得一片通明，相隔雖丈許，雙方清楚可見。

三人鎭定地站着不動，環顧着包圍的流雲掩月教徒衆，看到正前方，在幾名少女環拱之下的何艷容與在後面的曾妙珠。

李清荷吐了口氣，低聲對燕子秋，萬重山說：「還好，教主沒有親自追來，不然，只怕很難衝殺出去！」

燕子秋低聲問：「苗金花眞的這樣厲害？」

李清荷點頭道：「她的一身修爲，小妹也不知有多高，可能與燕兄你在伯仲之間，但她功力比燕兄你要高，而燕兄與萬兄被囚及穴道被封這樣久，在這情形之下，只怕燕兄不是她之敵，幸虧她沒有親自追來。」

「清荷，妳好大胆！竟然背叛本教，放走他們，妳可知罪！」何艷容在火光下，一臉嚴霜，厲聲對李清荷叱責。

李清荷了無懼色地說：「大師姊，人各有志，小妹對自己這次抉擇，決不後悔，求師姊念在舊情，放咱們離開。」

何艷容聲色俱厲地說：「清荷，妳已做出背叛本教之事，就是本教罪人，與敵人一同看待，妳還不束手自縛？」

李清荷決然說道：「大師姊既如此說，小妹只好與他們一起闖了，生死在所不顧！」

何艷容冷笑說：「妳這是找死！妳以爲你們還能逃得了？」

燕子秋忍不住道：「何艷容，別說大話，憑妳們，還阻不了我們！」

何艷容目光怨毒地望着燕子秋，狠聲說：「燕子秋，你好不識抬舉，眞後悔不在當初殺了你，今夜，決不放過你們！」

萬重山冷沉地說：「何艷容，憑你們，也想留住咱們？簡直是作夢！」

何艷容青白着一張臉，氣狠地說：「今夜若不殺了你們，姑奶奶就不姓何！」

率衆自後追上的曾妙珠，始終不發一語。

燕子秋淡淡地說：「那妳就準備改姓吧！」

何艷容被燕子秋這句話氣得咬牙切齒地說：「姓燕的，若你落在姑奶奶手上，要你像狗一樣匐在姑奶奶脚下乞憐！」

燕子秋不屑地說：「燕某人天生傲骨，豈會對你折腰！」

轉對李清荷，萬重山說：「清荷，你斷後，我在前，護住重山，咱們走！」當先筆直向着何艷容走去。

萬重山揹着夏侯摘纓，一手握住殘月刀，跟在燕子秋後面；李清荷提劍斷後，扭頭看了一眼呆站着的曾妙珠一眼，曾妙珠對她微一點頭。

燕子秋心中了無懼意，脚步沉穩地向前邁進。

何艷容不等燕子秋走近，惡狠狠地叱喝一聲：「殺了他們！」

數十名流雲掩月教徒衆呼應一聲，蜂擁衝殺向燕子秋三人。

立時，燕子秋三人陷於人海中。

何艷容率着幾名親信手下少女，退開半丈，冷冷地注視着正自苦鬥的燕子秋三人，臉上露出惡毒的笑容。

曾妙珠一個人站在原地沒有動，呆呆地望着正自浴血激戰的鬥場。

燕子秋三人見數十名流雲掩月教徒衆掩上，知道不能善了，遂狠下心，下手不留情，招招殺着，劍劍見血，剎那，血光迸現，殘肢人頭飛滾亂飛，慘呼哀嚎連連，流雲掩月教徒衆像飛蛾撲火般，倒下了一大片。

流雲掩月教的徒衆像着了魔般，死去的倒下，活着的却不怕死地衝殺上，簡直像羣餓瘋了的惡狼。

燕子秋與李清荷兩人盡量護着萬重山，拚力擊殺那些不要命衝上來的徒衆。

萬重山亦不斷抽冷子出刀，每一刀砍出，必有一人倒地不起。

他們三人周圍，起碼已倒下二十多具屍體，却半步也移動不了，活着的徒衆，瘋狂般撲上。

這情形有點不妙，若繼續這樣下去，就是鐵打的人，也會抵受不住，力竭而倒，何況他們被囚了幾天，被封的穴道解開不到一個時辰。

燕子秋早就看出這點，但一時却想不出脫身的辦法，只好咬牙苦撐下去。

何艷容看着，她臉上兇狠惡毒之色更濃。

一直呆站着的曾妙珠，這時忽然身形一動，飛躍至何艷容面前，焦急地說：「大師姊，再這樣拚下去，咱們帶來的人只會死光，到時，教主怪罪下來，咱們如何担當？」

何艷容聽了，神色一呆，兩道彎眉皺了起來，但隨即舒張。「師妹，一切有我，只要能殺得了清荷及燕子秋三人，相信教主不會怪罪咱們，妳放心吧。」

曾妙珠嘴唇動了動，欲言却沒有出聲，看了何艷容一眼，默默擰轉頭，朝鬥場上看過去。

就這功夫，圍攻燕子秋三人的流雲掩月教徒衆，此刻已死剩二十人不到，但仍悍不畏死地衝撲向三人。

燕子秋三人經過這一陣劇鬥，已感到有點氣喘，手脚也慢了，身上被倒下的徒衆濺滿了鮮血，乍看之下，就像是三個血人！

——這是名符其實的浴血苦戰！

李清荷反應慢了一點，被一名徒衆乘機一伏身，在她腿肚上割了一刀，鮮血汩汩流下。痛得她嬌哼了一聲。狠狠一劍，將那個陰險的傢伙一劍刺了個對穿。

再這樣繼續打下去，肯定將會力竭被殺！燕子秋看出了這一點，急聲叫道：「重山，李姑娘，咱們快衝！」劍光大盛，迫得毫不放鬆撲攻向他們的徒衆，紛紛閃退！

燕子秋乘機殺出重圍。

但萬重山與李清荷仍被圍困着，燕子秋無奈，只好返身再殺入，與萬重山李清荷會合。

三個人越戰越感到力衰氣促，漸漸感到不支。

何艷容看着，惡毒的笑意充盈臉上，此刻，她那艷麗的臉容，在火光下看來，有說不出的邪惡難看。

曾妙珠看着，眼中焦急之色更濃！

就在何艷容最得意、燕子秋三人最危殆的時候，驀地，萬重山一振身軀，張口大喝一聲！

——這一聲大喝，恍若天崩地塌，震得地皮震動，連燕子秋這高身手的人，也被震得耳鼓嗡嗡作响，心跳不止！

李清荷也不例外，被震得血氣翻騰不已，嗡一聲，頭像要爆裂開來。連忙吸口清氣，將翻湧的血氣壓下。

那死剩的十多名流雲掩月教徒衆，於狂攻中，被這一聲巨喝震得個個如遭雷殛般，猛震了震，稻草人般栽倒在地，再也沒有起身。

他們已被萬重山這提聚全身勁氣的巨喝，震斷心脈而死！

萬重山這時整個人像皮球兒洩了氣般，萎頓下來，搖搖欲倒。

李清荷驚呼一聲，衝前伸手欲扶萬重山。

燕子秋比她早一步衝前，扶持住萬重山，將夏侯摘纓從萬重山的背上，移到他自己背上，焦急地問道：「重山，你沒事吧？」

萬重山疲弱黯啞地說：「還死不了，燕子秋，你放心。」

李清荷亦自另一邊扶住萬重山。「燕兄，扶萬兄坐下歇息一會吧，他剛才一喝，只怕耗盡了體內氣力。」

燕子秋點點頭，緩緩將萬重山扶坐在地。

萬重山剛才那一聲恍若張翼德喝斷長板橋的巨喝，確是耗盡了體內氣力，坐在地上，連忙運氣調息。

燕子秋與李清荷二人，一左一右，爲他護法。

× × ×

萬重山那聲恍如天崩地塌的巨喝，不但將圍攻他們的流雲掩月教徒衆喝得心脈震斷而死，連站在丈外，何艷容手下少女，亦被震得雙腿一軟，跌坐在地，久久起不了身，個個臉上失色。

就是何艷容與曾妙珠，亦被巨喝震得心跳耳鳴，好一會才平息下來。

何艷容長長吸一口氣，定定地望着爲萬重山護法的燕子秋，李清荷，陰毒地對曾妙珠說：「妙珠，趁他們正爲萬重山護法，而他們又身疲力歇之時，一掌將之擊殺，不是一件難事，若讓他們喘息之後，我與你皆不可能截留他們，趁這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咱們快動手！」

話未說完，當先向着燕子秋三人之處躍撲過去。

燕子秋與李清荷雖說在爲萬重山守護

，其實兩人亦趁機調息，他兩人很明白，何艷容與曾妙珠才是勁敵。兩人一面調息，一面注視着何艷容的動靜，担心她會趁機出手。

如今果然瞧見何艷容氣勢洶洶地躍撲而來，曾妙珠在略一猶疑之後，亦跟着撲來，忙招呼一聲李清荷，兩人顧不得調息，凝神待敵。

何艷容像一隻雌老虎般，狂撲向燕子秋，人未到，手中劍已如雨絲般罩洒向燕子秋全身。

燕子秋不敢大意，長吸一口氣，一招「風雨不透」，硬是將何艷容罩洒向他的劍雨全數封擋在外面。

何艷容見一招不能得手，嬌哼一聲，「刷刷刷」，一連八劍，左三右五，分刺燕子秋背上的夏侯摘纓左右。

何艷容這一招可說陰毒至極，她一招試出自己對付不了燕子秋，遂改變主意，攻擊不能動彈的，燕子秋不能不全力維護着夏侯摘纓。

這一招果然令到燕子秋不易應付，燕子秋本是久戰疲乏之身，內力消耗十之六七，動作當然沒有那樣靈活，奮力使出一招「左扒右撥」，才將何艷容這陰毒的一招化解了。

何艷容的歪主意不止這一點，她可說狡猾如老狐，惡毒兇狠如母狼，倏地，她一劍向正坐在地上，天人合一，運氣調息的萬重山刺去。

萬重山此刻可說與昏迷的夏侯摘纓一樣，全無抵抗力，任何人也可以傷害他，何艷容這如毒蛇噬人般刺出的一劍，若刺在萬重山身上，萬重山縱使有九條命，也死足九次，絕無一絲活命的機會。

萬重山却懵然不知！

燕子秋怎會容許何艷容傷害萬重山，他寧願自己死，也決不讓萬重山有半點損傷，咬咬牙，他傾身一劍，「叮」一下脆响，將何艷容的一劍撥開。

還未容他挺起腰身，何艷容已鬼魅般就勢閃繞到燕子秋背後，迅疾無倫地一劍刺向爬伏在燕子秋背上的夏侯摘纓。

燕子秋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驚出一身冷汗，迴劍封擋或閃避皆無及，只好就着前傾之勢，身體如風吹草折般，猝然加速向下一個匐伏，噗一响，何艷容那一劍堪堪自夏侯摘纓背上刺過，劍鋒離夏侯摘纓後背不足二分，可說險死還生！

何艷容想不到這一劍仍被燕子秋驚險地避過，不禁恨得牙癢癢的，銀牙暗咬，「刷刷刷」，一連又向燕子秋刺出三劍！

燕子秋傾伏在地，還未來得及挺身，背上劍風嘶响，知道形勢危急，也顧不了那樣多，一手摟緊夏侯摘纓，身形疾滾，才滾了一個側身，剛才他傾伏的地上，「噗噗噗」一連三下沉响，何艷容三劍全刺在地上。

燕子秋提聚體內勁力，一個仰翻，手中劍乘勢挺刺而出，刺向由於三劍刺空而收勢不住的何艷容。

何艷容萬料不到久戰疲乏的燕子秋，剎那間身子仍是如此敏捷，眼見一道劍光如電裂長空般刺到，忍不住嬌呼一聲，身形一個側轉，嗤一响，燕子秋的長劍自她身前刺過！

何艷容倒吸了口長氣，總算避過了身前要害致命的地方，却驟覺臂上一痛，雖是避過了身前要害，手臂上仍被燕子秋的劍鋒割傷了，衣裂血現，痛得她臉肌抽搐，渾身一顫。

臂上劇痛，令到她對燕子秋更是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她緊咬銀牙，身形縱退丈外，微一察看臂上傷口，見只是皮肉之傷，暫時沒有大礙，遂惡狠狠地，再度撲攻向燕子秋。

燕子秋見一招雖殺不死何艷容，但也傷了她，逼她退後，連忙一躍起身，粗喘起來。

剛才那一招，他差不多已提聚了體內僅剩的三四成體力，此刻，他有一種虛弱的感覺。

那知他喘息還未定，何艷容已如母狼般撲到，向他刺出十五劍！

燕子秋大驚，一驚之下，體內潛藏的有限體能被激發出，精神陡增，忙運劍反刺向何艷容。

燕子秋反刺之勢，居然比何艷容的劍勢，還要快！

那知，何艷容這十五劍只是虛招，目的是引燕子秋全力出擊，她果然做到了。

燕子秋反刺，何艷容刺出的十五劍却在中途縮回，身形一旋，「刷」一劍刺向萬重山！

這次輪到燕子秋上了大當，他長劍反刺而出，才知上了當。要收勢已來不及，由於他劍勢太快，且存心想一招擊殺何艷容，故此他這一反刺，傾盡了全力。

如今，他眼睜睜看着何艷容一劍即將刺入萬重山身上，却欲救不能，驚得他心胆俱裂，直恨不得一劍自絕當場！

何艷容陰笑着，全力將劍刺出，劍尖已觸及萬重山衣內！只要往前一送，萬重山立即濺血當場。

眼看着生死之交被刺殺而欲救不及，燕子秋目眦欲裂，急怒得差點閉氣昏倒在地。

就在何艷容劍刺入萬重山體內的一霎那，驀然間鏗一聲金鐵交擊聲响起，濺起一蓬一閃即逝的星火，何艷容那全力刺出的一劍，竟然硬生生被一把突現的刀鋒擊得震彈半尺有多，差點被擊飛！

何艷容像遇見鬼魅般驚呼一聲，縱退出足有二丈過外，驚駭地怔視着坐在地上，閉目調息的萬重山。

燕子秋却驚喜交集，激動得嘴唇顫抖着說不出聲地瞧看着萬重山——萬重山奇跡般沒有被何艷容一劍刺死，簡直大出他意料之外，意外得令他一時仍未能及時回過神來。

萬重山仍然端坐在地上，不過不是閉着雙目，而是睜着一雙烱烱發光的眼睛，手中殘月刀橫護在胸前，一副凜然不可侵犯之態。

剛才擊偏何艷容的那一刀，就是他於千鈞一髮之間，突然張目出刀，救了他自己。

原來，萬重山雖然閉目調息，由於大敵當前，始終放心不下，沒有達到天人合一的境地，意識保持着戒備，故此在何艷容一劍刺在他衣內的剎那，立刻有了反應，間不容髮，生死係於一綫間，奮力猝然

擊出一刀！

何艷容則由於萬料不到在調息中的萬重山，會猝然驚覺，且反應如此神速快捷，實在大出她意料之外，故此輕易被萬重山一刀將她的劍擊偏！

萬重山坐在地上，却沒有起來之意。

燕子秋終於叫出聲，語聲狂喜：「重山！你沒事吧！」

萬重山艱澀地一笑，低沉地說：「我沒事，子秋，眞難爲你了！」

燕子秋狂喜得目湧淚光，撲上前，噗一聲跪下來，緊緊摟着萬重山，激動得胸膛起伏不已。

萬重山亦激動地伸手緊捏着燕子秋的手臂。

何艷容被萬重山剛才那突如其來的一刀駭破了胆，呆站在二丈外，再沒有勇氣趁兩人在激動不備中出手襲擊。

她萌生了退意。

就在她萌生退意的時候，與李清荷在另一邊激鬥的曾妙珠，發出一聲驚呼。

×　×　×

李清荷一見曾妙珠撲上，本不欲與她交手，但見曾妙珠來勢兇猛，只好仗劍迎上，兩人刹那鬥在一起，漫天劍光比火把還要閃亮。

李清荷平時與曾妙珠感情比較好，也說得來，如今師姊妹却動手生死相搏，不禁百感交集。

李清荷武功原本比曾妙珠略勝一籌，但因久戰之下，人巳疲累不堪，初時還能戰個平手，十招之後，立刻漸落下風，只好一味咬牙苦撐。眼看不出二十招，必定傷在曾妙珠劍下，却在這時，曾妙珠却倏然顯出力不從心之狀，攻勢大弱。

李清荷精神大振，奮力還擊，居然將曾妙珠擊得連連後退，這一轉變，令到李清荷大惑不解。

但，很快，她就明白了。

且戰且退的曾妙珠，眼見離開何艷容等人足有四三丈時，一面與李清荷動手，一面悄聲說：「二師妹，等一會小妹故露破綻，妳可將小妹制服，以小妹性命脅迫大師姊放你們安然離開。」

李清荷聽了，才恍然明白曾妙珠爲何在佔盡優勢的時候，突然呈現不支，原來用心良苦，不由感動地悄聲說：「師妹，我很感激你的好意，我知道你也一直不值師父與大師姊的所爲，何不趁現在乘機與我們一起走，脫離那罪惡汚褻的地方？」

曾妙珠黯然搖首：「二師姊，我自小由師父教養大，師父猶如我父母，我不敢有負她，況且，我孑然一身，離開師父，又能夠到哪裏去？」

李清荷鼓勵她：「師妹，我何嘗不是與妳一樣，妳可以與我在一起，我可以照顧妳，還有燕子秋他們，他們都是好人，值得信賴，燕子秋還答應照顧我，師妹，別猶疑了，這是難得的機會。」

曾妙珠却幽幽地說：「二師妹，不要再說了，我不忍心背叛師父，亦不反對妳背叛師父，快一點將我制住。」說完故意露出一個破綻，讓李清荷輕易將她制住。

剛才那一聲驚呼聲，就是曾妙珠故意發出的，目的是讓何艷容知道她被李清荷制住而有所顧忌。

果然，何艷容聞聲看見曾妙珠被李清荷一劍抵在後心上，呆站着不敢動，立刻臉色大變，心內駭然。

李清荷一劍抵在曾妙珠背心上，大聲對何艷容說：「大師姊，若妳還顧念師姊妹之情，三師妹之命，請妳不要妄動，立刻帶人離開，我保證不會傷害三師妹！」

其實何艷容早有退意，只不過一時想不出一個顧存顏面的辦法，如今曾妙珠被制，李清荷如此提出，正好做個人情，兼且顯得自己有情有義，更找到一個台階，哪有不答應的，但，爲了不示人以弱，故意哼吟了一會，才不情不願地說：「清荷，妳好手段，不能傷害妙珠的生命，否則……」示威地一揚手中劍，沒有說下去。

這時，燕子秋與萬重山早巳看見李清荷將曾妙珠制住，兩人皆很興奮，他們有自知之明，若再交手，落敗被殺的肯定是他們，單從萬重山不能站起來這一點，就知道萬重山剛才那揮刀一擊，又將他體內剛恢復的一點力氣用盡了。而燕子秋，亦早巳筋疲力歇，感覺到背上的夏侯摘纓有千斤重，抵受不住重壓，將夏侯摘纓勉力放在地上。

可惜，何艷容被萬重山猝然一刀駭怕了，只想全身而退，並沒有留意到這些現象。

李清荷斷然說：「何艷容，你帶人先退走，待我認爲安全後，自會將三師妹放還。」

何艷容略一沉思，終於說道：「好，我帶人退走，希望你們能守諾言，放還妙珠！」

說完，一揮手，帶着手持火把的徒衆，匆匆退走。

李清荷、曾妙珠、燕子秋、萬重山四人，直望不見在黑夜中閃亮的火光，才重重吐了口氣，放心了大半。

李清荷將抵在曾妙珠背上的劍放下，說：「三師妹，妳眞的不願跟咱們走？」

曾妙珠目含淚光，搖搖頭。「二師姊，保重，希望還能見到妳。我走了。」

李清荷緊握着曾妙珠的手，不由有點傷感地說：「三師妹，今後一切小心在意，希望妳終有改變心意的一天，我隨時盼着妳來找我，多保重。」

曾妙珠掙開李清荷的手，語帶哭聲說：「二師姊，我走了。」擰轉身，頭也不回，如飛而去。

李清荷呆呆地站在原地不動，直至曾妙珠的身形消失在夜色中，仍呆着不動，直至聽見燕子秋的叫聲才含淚快步走向燕子秋、萬重山之處。

「李姑娘，今夜幸虧妳能制住妳三師妹，令到何艷容有所顧忌，不然，今夜咱們萬難走脫！」

李清荷站在兩人身前，神色黯然地說：「燕兄，萬兄，實不相瞞，敝師妹被小妹制服，只是做戲，若不是三師妹暗中幫忙咱們，只怕是眞的走不了！」接將經過說了一遍。

燕子秋與萬重山聽完後，都對曾妙珠感激不已。曾妙珠這樣做，可說救了他們一命，是他們的救命恩人。

此地不宜久留，何況，天巳將亮，三

個人雖然疲累不堪，仍然由燕子秋揹着夏侯摘纓，與李清荷左右扶着萬重山，慢慢向前走去。

×　×　×

夏侯摘纓清醒後，整天嚷着要回流雲掩月教總壇，人像瘋了般，令到燕子秋與萬重山束手無策，不知如何是好。問李清荷他爲何會如此，李清荷也不大清楚，只知道吃了下在菜中的藥，就會如此，若要解救他，只有教主苗金花的秘製解藥才能醫好他。

燕子秋與萬重山無奈，只好暫時將夏侯摘纓囚禁起來，待取到解藥，醫治好夏侯摘纓的狂態，才恢復他的自由。

×　×　×

燕子秋、萬重山、李清荷與少林掌門方圓大師，武當掌門天冲道長，丐帮帮主商量後，決定展開行動，對流雲掩月教總壇實行攻擊。

——他們巳得到消息，流雲掩月教準備放棄現在的總壇，秘密搬往另一個隱密的地方——連李清荷也不知道的地方。

×　×　×

少林、武當、丐帮兩派一帮的弟子，將流雲掩月教總壇圍了個水洩不通。

兩派一帮的掌門，帮主聯同燕子秋、萬重山、李清荷，參加了這次圍剿該教的行動。

待到流雲掩月教發覺，巳然走不脫，教主苗金花只好率衆決一死戰。

×　×　×

流雲掩月教教主苗金花，率領該教徒衆，站在總壇外一片空地上，與兩派一帮的高手，暨燕子秋、萬重山、李清荷他們對峙着，雙方相隔五丈有多。

這時太陽剛剛升起，一天才開始不久，大戰却仍未開始。

一天的開始是美好的，但大戰開始，却是驚心動魄，醜惡無比！

苗金花率領何艷容，曾妙珠，暨幾個黑道上兇名遠播的煞星惡人，一字排開，一帮徒衆則兩面環拱着她們。苗金花依然穿着件薄紗長衣，肌膚隱約可見，令到少林武當兩派掌門，皺眉不巳，但又不能不看。

倒是燕子秋與萬重山，由於經歷過御男宮的種種情形，反而視若無睹，毫不在意。

風華猶存、妖媚放蕩的流雲掩月教教主苗金花，一眼看見李清荷，不禁勃然怒喝：「清荷妳這個賤人，竟敢背叛本教，聯同外人，對付本教，眞眞該死！還不快些出來領死！」

可能是久處淫威之下，李清荷聞言，神色有點不安，竟欲應聲出去。

燕子秋就站在她身旁，連忙一手拉住她，低聲說：「清荷，不要理會她，她決不能奈何妳，也不能再傷害妳。」

李清荷抬起頭，默默地，感激地望着燕子秋，點點頭，然後向着苗金花，勇敢地大聲說：「師父，徒弟只是擇善而爲，徒弟實在忍受不了那些汚猥與邪惡，所以徒弟才決心離開妳。」

苗金花勃然大怒：「清荷，妳竟敢說爲師的不是，以下犯上，簡直是反了，艷容，與我將那賤人斬殺！」

何艷容恭應一聲，躍出行列，撲向李清荷。「清荷，還快出來受死！」

李清荷遲疑着，燕子秋見了，低聲對她說：「清荷，別怕，鼓起勇氣，爲江湖除害！記着我教妳的三招劍法，不要顧忌她是妳的大師姐，放手與她一搏，妳一定會勝她！」

李清荷信心陡增，仗劍一躍而出，站在離何艷容不足一丈處，冷冷地望着何艷容。

何艷容武功一向比李清荷高，所以一向不將李清荷放在眼內，師姊妹中，數她最驕橫淫邪，學足了乃師苗金花，且野心勃勃，比乃師有過之而無不及。如今一見李清荷竟然毫不懼怕地站在她面前，不由怒喝道：「清荷，師父面前，還不跪下受死！」

李清荷大聲說：「師父巳口口聲聲說我背叛了她，等於不承認我是她的徒弟，我爲何要跪下受死？」

何艷容變色道：「大胆！竟敢違抗，今日要妳不得好死！」話未說完，一劍當胸刺向李清荷。

別看她這一劍平平無奇，其實却暗藏幾着變化，李清荷與她師出一門，當然深悉她此招之奧妙，知道不能擋拒或左右閃避，只有向後退了，才是化解這一招的上策，當下等到何艷容的劍光堪堪能及胸前之際，才嗖的一聲，一蹬足尖，向後躍遠八尺有餘。

何艷容似乎亦早巳想到李清荷會有此一着，尖叱一聲，足下一躍，劍隨身進，追刺李清荷。劍尖距離李清荷胸前不足一寸。

李清荷亦似乎早知何艷容會跟踪進逼，身形一退即停，長劍環胸一絞，但聽珠串般「叮叮」連响中，兩人巳互擊了十多劍，而何艷容竟然被李清荷逼退了一步。

李清荷乘機反擊，嗡一响，抖腕振劍，劍尖顫動中，偏鋒一劍，斜刺向何艷容右肩頭。

何艷容長劍一豎，「叮」一响，以劍身封擋李清荷劍尖，接一偏身，一劍從上至下，削斬李清荷身側。

李清荷軟靈地一個旋身，避過一劍，手中長劍順勢刺向何艷容左胸。

何艷容尖叱一聲，身形滴溜溜一轉，如鬼魅般圍着李清荷繞轉起來。

李清荷却不動，俏立原地，橫劍在胸，凝神以待。

何艷容見李清荷不爲所惑，倏的身形一頓，反手一劍削斬李清荷。

李清荷揮劍封擋，刹那兩人激鬥在一起。

雙方都很注意李清荷與何艷容這一戰，這是正邪雙方的第一戰，對雙方都很重要，勝敗可以影響到雙方的戰意與士氣。

燕子秋自李清荷出場與何艷容動手，一直很緊張很關心地注視着兩人的搏鬥。

萬重山亦是一樣。

李清荷畢竟技差一着，戰沒多久，漸落敗風，被何艷容逼得節節後退。

何艷容一心想殺李清荷以立威邀功，故此毫不放鬆，一直緊迫李清荷，招招欲置李清荷於死地！

李清荷初還念在同門之情，不肯一上

來就使出燕子秋教她、威力無比的三招劍法，及後見何艷容一副兇狠、咄咄相迫的樣子，加上身上接連被她割傷了幾處，知道再這樣打下去，死的一定是她。遂咬咬牙，橫下心，施展出燕子秋教她的三招劍法！

第一招「叠浪湧波」，但見劍光如千層波浪般自李清荷劍上湧捲而出，逼得正自心中得意，佔盡上風的何艷容，禁受不住那層層劍光中湧來的勁道，撤身後退。

這一來，李清荷立即從劣勢中搶佔了上風。

一招退敵，李清荷心頭大喜，接施出第二招：「千帆並舉」，但見層層劍浪中，千百道劍光齊湧出，衝刺向何艷容。

何艷容被李清荷一招逼退，正自羞惱，殺心大起，正想施出一招殺着，將李清荷一劍擊殺，那想到李清荷一招之後，緊接施出第二招，其間一點空隙也沒有，簡直不讓她有反擊的餘地，心頭一懍，眼前已見到千百道劍光在朝光下璀璨如電般衝刺而至，忙自抖腕運劍，舞起一片劍幕，封擋衝刺而到的劍光。

但聽一陣金鐵交擊之聲不絕響起，交擊聲一停，隨即響起何艷容的慘呼聲，慘呼聲中，有血光自她身上暴射出。

正邪雙方待劍光一斂，都看見激鬥中的兩人，早已停下來，左手掩在胸上，何艷容一臉不相信的神色望着有點怔呆的李清荷，左手掩在右胸上，汩汩湧出的鮮血自她的指掌隙縫間淌流出，身軀搖搖欲墮，咀唇一陣嗡動，只說出了一個「妳」字，頹然倒跌在地，再也起不來。

李清荷不由叫了聲：「師姊！」掩臉哭泣起來。

剛才，何艷容運劍封擋，可說連擋九百九十九劍，却擋不了最後一劍，終被李清荷一劍刺進她的右胸，重傷而死！

燕子秋見李清荷站着掩臉哭泣，連忙走出去，將她扶回。

正派這一方面，眼見李清荷旗開得勝，莫不歡欣鼓舞，而流雲掩月教方面，見何艷容一死，莫不動容，連教主苗金花也不例外！

苗金花眼見最得力的大弟子兼助手死了，氣怒得寒着一張臉，對曾妙珠說：「事情巳到這地步，只好驅虎殺狠了。」

曾妙珠哀求道：「師父，難道沒有別的路可走？咱們可解散流雲掩月教，回苗山過日子，他們定會讓咱們安然離去。」

苗金花兇厲地叱罵：「妙珠，難道妳也想背叛為師，妳好大胆，看我先斃了妳！」舉掌欲擊。

曾妙珠噗聲跪在地上，悲聲說：「師父要弟子死，弟子不敢頑抗！」

苗金花口雖說得兇厲，始於沒有下手殺曾妙珠。正當用人之際，而曾妙珠此刻是她唯一弟子，她又怎下得了手，被那幾名黑道上的惡人齊聲勸阻，遂順水推舟，喝道：「還不起來！難道要為師扶你！」

曾妙珠含淚說：「多謝師父不殺之恩。」從地上爬起來。

燕子秋望着那些黑道兇人，對李清荷問：「清荷，那幾名黑道有名的惡人，怎會被妳師父網羅到？」

李清荷鄙夷地說：「他們都是師父的面首，對師父，像狗對主人一樣，看了令人感到噁心，他們都被師父的媚功迷住了，為了師父，他們甚麼事也敢做！」

燕子秋自語道：「等一會，正好乘機將他們一併除去，免得他們以後再為害江湖！」

× × ×

大戰一觸即發。

雙方皆戒備着，少林掌門、武當掌門、丐帮帮主，分別指揮門下弟子帮衆，準備隨時出擊。

燕子秋、萬重山、李清荷等三人，站在一起，亦準備隨時出手，殲殺敵人。

流雲掩月教却久久不發動，不知在弄些甚麼玄虛。

就在兩派一帮正自不耐煩，想主動進擊的時候，流雲掩月教中，突的响起一聲尖銳高亢的鳴响，鳴响聲一起，排列着的徒衆倏的向兩旁一分，現出一個大缺口，從缺口中，蜂湧出二十多名赤身露體，狀如猛獸的瘋漢，足有二三十人，有僧有道有老有少，發狂一樣衝撲向燕子秋他們！

這羣人全都是被困在御男宮中的白道中人，燕子秋與萬重山一眼就看出，其中還有鐵頭和尚。

這一羣喪失了理性，像野獸一樣的人，原來就是苗金花口中的「虎」，而燕子秋他們這一邊的人，就是「狠」。好一招「驅虎吞狠」！

李清荷見了這羣赤身露體、不知羞恥為何物，喪失了理性的人，掩臉驚呼出聲：「不好，這是『驅虎吞狠』之計，快叫他們殺了這批人，要不然，就會被他們所殺！」

燕子秋正想提醒少林、武當、丐帮的掌門，帮主，無奈此刻巳亂了套。這羣赤身露體衝出來的人，很多都是兩派一帮的門下弟子，兩派一帮中人見了他們，先是被他們那赤身露體的醜態弄得尷尬萬分，個個掉頭不欲看，繼之認出很多人都是同門中人，個個戒懼之心盡去，有些還叫着名字，迎向那羣狂人。

這一來可就慘了，這羣狂人理性巳失，受苗金花控制，是苗金花出其制勝的一着殺手鐧。但聽一陣慘叫驚呼聲响起，兩派一帮的人，有十多人做了糊塗鬼，被同門中人殺了。

這羣狂人簡直就像一羣兇猛的惡虎，逢人就殺，在兩派一帮中左衝右突，殺傷了不少人，令到兩派一帮陣脚大亂。

燕子秋一看情形不妙，當機立斷，大喝一聲：「各位，他們巳失去了理性，形如野獸，巳無藥可救，快殺了他們！否則，今日一戰，將會一敗塗地！」手起一劍，將一名赤身露體，連殺七八名丐帮弟子的狂人殺了。

一言提醒了兩派一帮的人，掌門與帮主同時下令：「毫不留情地殺！」

× × ×

流雲掩月教教主苗金花，乘着兩派一帮陣脚大亂的時候，立刻下令發動總攻擊，立時，雙方混戰在一起，而兩派一帮的首腦人物，及燕子秋、萬重山、李清荷三人，找上了流雲掩月教的首要人物，捉對兒斯殺起來。

這一戰，可說慘烈至極，殺得天昏地暗，太陽也躲進雲層中，似乎不忍心看見這人間慘況。

大戰結束後，流雲掩月教自教主苗金花以至手下徒衆，全部被殲，只有曾妙珠一人，自一動手，就被李清荷找到，將她勸服，加入了她們這一邊，得以不死！

兩派一帮這方面亦傷亡慘重，死了一大半人，帮派中的高手亦死了多人，連少林掌門亦受了重傷，武當掌門受了輕傷，只有丐帮帮主沒有帶傷。

燕子秋與苗金花拚鬥時，挨了苗金花一掌，差點死去，最終，他還是將苗金花這個野心勃勃，淫蕩邪惡的女人殺了。

至於萬重山，一把殘月刀縱橫揮舞，連殺多名黑道惡人，自身却幸保無傷。

陽光再從雲層中透射下來時，流雲掩月教已徹底消滅，從此再不能為害江湖。

陽光代表正義，而邪惡的東西，在陽光下無所遁形，流雲掩月教亦不例外，在陽光照射下，烟消雲散。

× × ×

夏侯摘纓吃了從流雲掩月教總壇內、教主苗金花臥室中找到的解藥後，終於完全康復，不再發狂，想着女人。

曾妙珠對燕子秋，萬重山，夏侯摘纓都很仰慕，若要她揀一個，她當然會揀燕子秋，但燕子秋已心有所屬，她終於揀中萬重山，托以終身。

夏侯摘纓雖然得不到美人垂青，心裏有點惆悵，但他仍然為燕子秋、萬重山兩人感到由衷的高興，畢竟他們三人是肝胆相照，生死之交！

（完）

世界奇聞錄

會飛的眼睛

·小雲·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在美國阿歷桑拿州的一角，有一個秋天，突然發生一件奇事，叫做巴美倫農場的上空，忽然之間黑雲密佈，好像就快有暴風雨來臨，這種氣象的變化，並非罕見，問題在這裏，天空的陰暗雲幕，似乎不是普通的雲，而係有形像的一種雲，後來許多人都發覺到這一點，留在西北角的陰暗雲幕裏面出現一隻眼睛，只係一隻，但却目露兇光，似乎係世界末日的先兆，看見那隻大眼睛的人，都感到驚奇，當然知道這情況絕對不是吉兆，如果係兆頭，肯定係凶兆，因此他們紛紛走避，整個農場在三小時之後變成空無一人。

阿歷桑拿州雖然相當荒涼，不過，它仍有一些比較大的城市，在大城小鎮裏面亦有一部份醫生科學家之類的人，有高度智慧，沒有人相信空中會出現一隻大眼睛，故此，很快就有這種消息傳送到較遠的一角，兩天之後，從芝加哥，華盛頓以及紐約搭飛機到阿歷桑拿州去欣賞大眼睛的人超過五百個，有些人還把科學館裏面所用的儀器拿去測驗這一隻由雲幕自動湊成的眼睛，究竟係怎樣子的品質。

消息愈傳愈遠，美國國防部派出十二架飛機，飛入雲幕看看那一處天空是否有變質的傾向，結果怎樣呢？所有駕駛飛機的人，而安然穿過雲幕，又再穿出來，他們沒有看到甚麼，也沒有甚麼損傷，不過，在雲幕出現的大眼睛仍然留下來，那隻眼睛實在太大，可以講有一千架飛機那麼巨大，故此，十二架飛機在雲幕裏面穿出穿入，對大眼睛沒有絲毫影响。

國防部的專家也無法分辨，何以雲層裏面出現大眼睛，不過，在地面向空中仰望，確係清清楚楚看到一隻眼，那樣子幾乎可以說是無法解釋的，充滿好奇心的居民，從四方八面湧到阿歷桑拿州巴美倫農場，霎時間附近的大城小鎮聚滿了遊客，不過，看過了大眼睛的人，滿足了好奇心，仍然無法找到謎底，始終是一件憾事。

他們為了找尋更進一步的解釋，各有各千方百計向世界上有關天體的科學家提出這個問題，希望他們能夠解釋何以天上的雲變成大眼睛。

此事發生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在二十日之內，大眼睛照射之處，密層層的擠滿了人，他們多數有一個奇怪的感覺，認為那隻大眼睛必然有一天會自動消失，到時它會給狂風吹散呢？抑或被一場濠雨冲洗，去得無影無踪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大部份人渴望看到大眼睛如何消失，然後走開，故此，遊客有增無減。

二十四天過後，在一個晴朗的早晨，他們發覺到巴美倫農場西北角的天空的大眼睛開始活動，似乎那一隻的眼睛逐漸低下來，似乎想從天空降落，它向人羣那邊逐漸迫近，大部份人嚇到失聲呼叫，趕快駕車逃避，沒有車輛的人也發狂似的走避，那隻大眼睛眞的從空中降落，直到一處完全沒有樹木的草地然後消失，可以說是它被草地整個吸去，並非一下子就去得無影無踪，而係整個大眼睛留在草地之上，慢慢的縮細，直到完全被草地吸收為止。

大眼睛突然隱沒，許多人都覺得掃興，悄然的離去，只有一部份科學家以及天體星空的專家仍然留下來，希望大眼睛復現，同時有些地質學家到該處掘出一些泥土，看看有沒有變化，結果徒勞無功，大眼睛消失之後，那一處草地，仍是以前的模樣，沒有被人踐踏過的痕跡，至於高空，照例空中有輕微的雲，陽光並非太猛，也是保持原來的模樣。

為甚麼雲幕出現大眼睛呢？那隻眼睛亘以會降落地面呢？它接觸地面之後，忽又去得無影無踪，吸收它的土地毫無異狀，這一連串的問題，應該怎樣解釋呢？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上述的奇怪遭遇係世界奇聞之一，類似這類的奇事，曾經發生多次，的空中出現大眼睛只係這一次，屬於創舉。（完）

精選短篇傳奇故事

楊威·著
黃耀基·圖

黑風嶺殲仇



連闖兩關

山川險要，地勢崇峻。

一條荒涼的古道上，十二人的腳步聲，打破了荒郊寧靜。

他們全都睜大眼睛，東張西望，似乎怕有什麼毒蛇猛獸突然衝出來，那可不是好玩的！

突然，當先那人右手一揮，後面十一人立刻行動，散成兩行，相距約三丈，個個手按兵器，全神戒備，

荒山寂寂，並無任何動靜！

「颼！」

「鈴……」

一支長約六尺的響箭，穿過衆人頭頂，投進黑沉沉的森林中。

「追魂箭！」衆人齊聲叫道。

當先那人一張黑臉輕微的抖動，猛地一咬牙，引吭長嘯。

這嘯聲清越響亮，直透雲霄，十里遠近地方的人，全聽得清清楚楚。

「鐵猴苗起雲，來此何爲！」這聲音由山頂發出，雄渾蒼勁，顯然內家氣功已到了登峯造極地步。

「路過黑風嶺！」領頭那一位朗聲回答。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到閻王就吃小鬼！哈哈……」雄亮的笑聲在羣山廻盪。

「看來要硬闖，巨靈君岳振山不賣帳！」鐵猴苗起雲沉重說道。後面十一人誰也沒有回答，他們自然

死裏逃生

知道，與巨靈君岳振山爲敵的嚴重後果。

別說其它，像剛才看到的巨型響箭，足足有六尺長，精鋼鑄造，發出來的勁道，只聽那股銳嘯聲，就可以想像到，巨靈君岳振山一身武功，已到了什麼境界！

當頭那位鐵猴苗起雲，皮膚黑得發亮，偏又瘦得出奇，皮包骨頭，看上去就像銅皮鐵骨一般！

別看他個子生得小，在當今武林，鐵猴苗起雲，却是位威名赫赫的武林高手！跟在後面的人，一樣全是響噹噹的腳色。

試想，敢闖黑風嶺的人，沒有幾分眞實本領，豈敢如此冒險！

鐵猴苗起雲無疑是此行的頭兒，一切行止，全憑他的主意行事！

「闖！」鐵猴苗起雲深深看了各人一眼，毅然喝道：「小心不可大意！」

「我們知道！」十一人異口同聲地回答。

沙沙沙……腳步聲顯得單調，在荒山野嶺中，尤其是此時，令人聽來，心頭上的大石越來越重！

黑風嶺三個大字，橫在面前，霸氣十足，這是江湖上公認的十大險地之一，大夥兒此時正一步踏進去。

巨靈君岳振山威名赫赫，江湖傳聞，此人天生異稟，外家功夫已到登峯造極境界，十二人心底已負上重担，硬着頭皮往前闖！

沒有任何阻擋，直達嶺上！

一塊平整的草地，呈現在衆人眼前，但是，場中五位天神般的好漢，列陣相迎！

這一行十二人，平素所見的大個子也算不少，但與目前五位相較都差了一截！尤其是中間那位，雄壯健碩，出類拔萃，手握開山大斧，站在那兒，聲勢已駭煞人！

鐵猴苗起雲深深吸口氣，抱拳道：「苗某有禮！」

「好，既敢闖黑風嶺，還須講理！」巨靈君岳振山道。

這位黑風嶺老大，聲粗氣壯，在他是隨便說話，而鐵猴苗起雲等人聽來，眞個是如雷貫耳，功夫差點的幾乎禁受不住！

「禮貌是尊敬，不是尊敬朋友，也是尊敬自己！」鐵猴苗起雲平靜道。

「哈……」巨靈君岳振山聽了，突然放聲狂笑起來。

試想，以他精深的修爲，再加上天生異稟，貫足了內家眞氣的笑聲，驚濤駭浪般向四方八面衝擊，十二人中，已有七八人翻滾在地，抱頭哀叫！

「住口！」鐵猴苗起雲見了，立卽施展內家獅子吼功夫，雖然施展全力，仍然相形遜色！

「好！」巨靈君岳振山不爲已甚，笑聲倏停，頗爲讚賞的神色望住鐵猴苗起雲，因爲站在能他面前，施展獅子吼的，並不多見，更何況是縱聲長笑之時！

「讓我來會會這位鐵猴，老大你看可好！」右首第一位大漢宏聲道，「雷神魯德賜教，苗起雲只好捨命陪君子！」鐵猴苗起雲一見對方衣着，上衣血紅，黑褲黑鞋，正是黑風嶺四大天王之一的大將，立刻開口邀戰。

「好，黑風嶺正應該試試幾位闖山英雄的本領！」巨靈君岳振山點頭道。

「請指教！」鐵猴苗起雲踏前三步，抱拳爲禮。

雷神魯德身高膀闊，較之鐵猴苗起雲，幾乎高了大半個上身，尤其是面對面一站，更加顯得強弱懸殊！

「接我一掌！」雷神魯德陡地開聲吐氣猛喝一聲，蒲扇大的鐵掌照面打去。

「來得好！」鐵猴苗起雲毫不氣餒，小得可憐的手掌，硬往前拚。

「蓬！」的一聲暴响，鐵猴苗起雲吃不住勁，蹬……往後連退七步，他咬住牙齦，拚命不後退，但雷神魯德的內勁實在太强，勉强相抗之下，令他受了不輕的內傷！

一縷鮮血由嘴角滲出來，說明鐵猴苗起雲的敗象！

雷神魯德神色冷峻的站在那兒，像一座山，雙目神光罩住苗起雲，等待下文。

「再拚兩掌！」鐵猴苗起雲咬住牙齦，存心拚命。

「來吧！」雷神魯德聲音與神色一樣冷酷，巨掌倏發，氣勢比第一次更盛。

鐵猴苗起雲自知必敗，但他決不肯服輸，揮掌迎上去！

「呀！」旁觀衆人驚叫起來。

因爲雙掌只要接實，鐵猴苗起雲只怕變死猴子，這是誰也看得出的事實！

雙方的掌去勢極快，眼看就要接實！

「住手！」巨靈君岳振山陡地大喝一聲。

時機眞個危急萬分，雷神魯德聽得分明，硬生生的將鐵掌錯開，由於掌勢太强，無法收回，只好往右側擊去，「轟！」的聲响，塵土飛揚，地面給打了個洞。

鐵猴苗起雲已在鬼門關上轉了一轉，但他並無絲毫喜悅之色，只是沉靜望住對方！

「打呀，怎麼不打了！」突然，鐵猴苗起雲像發了瘋，嘶聲狂叫起來！

「老苗，你贏了！」巨靈君岳振山平靜道。

「什麼話！」鐵猴苗起雲吼叫！

與苗起雲同來的十一人，此時臉上全變了色，像巨靈君岳振山同他手下的四大天王，可說是名符其實的殺人不眨眼的煞星，苗起雲明明是死定了，誰知强盜起了善心，肯放他一馬，這位鐵猴老兄，竟然瘋了，一定要自殺，再三去觸怒巨靈君，眞是混帳透頂！

十二人闖黑風嶺，鐵猴苗起雲自尋死路，是他自己混帳，觸怒黑風嶺這殺人王，只怕其餘十一人，也要跟着丟掉性命！

「老苗，火氣別那麼旺盛，在江湖上混，眞正不怕死的好漢，並不多見；你此時面臨絕路，仍然毫不氣餒，視死如歸，這是眞正的英雄好漢，我黑風嶺衆兄弟，最喜歡這樣的朋友！」巨靈君岳振山和婉地說道。

鐵猴苗起雲瞪着雙眼，望住對方，像看着什麼稀奇古怪的事物，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想不到殺人不眨眼的强盜頭子，還有點人情味！

這時，巨靈君岳振山走過來，伸手在鐵猴苗起雲肩上輕輕拍了幾下，如果在比試時，他眞不敢給這雙手拍上，鐵猴苗起雲此時却很放心，任由對方拍幾下！

「老苗，你心內大概很窩囊，以爲功夫不够好，那就丟臉得很；其實，武功的高低，由師父、機緣及許多其他的原因造成，一位眞正的英雄好漢，是由於有高尚人格，與視死如歸的豪氣，所以我們衆兄弟，今天敬佩你，是由於你的義氣與不怕死的豪氣，並不是你的武功！」巨靈君岳振山耐心眞好，一再低聲下氣解說！

鐵猴苗起雲聽了，神色不斷變化，最後突然拉住巨靈君岳振山的大手，用力道：「岳老大，你很好，俺老苗平生不服人，今日眞正服了你。」

「哈哈，我們黑風嶺的兄弟又何嘗不是服了你老大——」雷神魯德插嘴道。

「好啦，黑風嶺今後門戶永遠開放，各位隨時光臨，我們衆人兄弟隨時歡迎。」巨靈君岳振山笑道。

十二人死裏逃生，總算安全渡過了黑風嶺！

「既然如此，俺老苗辦妥事後，再上山與大夥兒喝上三百杯！」鐵猴苗起雲抱拳爲禮。

「送客！」巨靈君岳振山振吭高呼，聲音清越雄渾，在羣山中廻盪盤旋。

十二人轉頭，洒開大步，往前走去！

正在這時，一名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

，突然趕到衆人面前笑道：「黑風嶺空有虛名，武林盛傳不亞於龍潭虎穴，誰知竟是康莊大道，哈哈……」

鐵猴苗起雲等十二人聞言，循聲望去，這年青人看上去很平凡，並不惹人注目，笑瞇瞇的，和易近人！

「老弟說笑了！」巨靈君岳振山等，以爲這少年是鐵猴苗起雲同夥，所以如此說。

「不，你別弄錯了，我與這十二位毫無關係，而且這種人情債最難還。」少年微笑道。

所有的人都感到奇怪，這少年是何許人，看來也是個瘋子，與黑風嶺的山大王開玩笑，他到底想幹什麼？

「少年朋友，你今日來黑風嶺，是想成名還是想露臉，可否告訴我們兄弟！」雷神魯德插口道。

「什麼都不是，偶然路過，也聽人說過黑風嶺的規矩，所以想試試！」少年人笑道。大家望住這青年，眞有點懷疑，他是否瘋了。

「哈哈，你們可別想左了，以爲我是瘋子！」少年仍然微笑說話，但他觀察力之强，反應之快，令得在場的許多老江湖全怔住了。

雷神魯德一看老大面色，心內已有了計較，當下哈哈一笑道：「英雄出少年，黑風嶺最喜歡交結有胆色的好漢，我們哥兒倆先試試拳脚再說吧。」

少年輕鬆而帶點頑皮的語態，越來越令人莫測高深，雷神魯德忍不住又道：「小兄弟，我再嚕嗦的說一句，請教你高姓大名，門派來歷，可否告訴我們！」

「杜環，無門無派，窮小子一名而已。」少年笑答。

心內雖然不信，又有何法呢？雷神魯德眉頭微皺，隨即想道：「用武功試你幾招，不就什麼都現出來了嗎？何必担心他的來歷！」

「放馬過來吧，別再拖延啦！」杜環又追了一句。

「接我一拳！」雷神魯德這下動了眞火，杜環的調皮似乎過份，令人看來，他似乎在侮辱黑風嶺，這如何令人受得了！

雷神魯德的霹靂拳，威震武林，多少練拳名家，也不敢輕易接他一拳！

他如今含憤而發，更發揮霹靂拳的威力，施展開來，簡直有排山倒海之威勢！

杜環全身在威力絕倫的拳勢下，根本無法逃脫，除非他本身有抗拒霹靂拳的武功！

鐵猴苗起雲心內暗自惋惜，少年人自尋死路，實在可憐！

正在此時，杜環身形滴溜溜一轉，幾乎是在不可能的情況下，他轉到雷神魯德身後，右拳按在後腰，運勁推去！

蹬蹬蹬，雷神魯德鐵塔般的身形，朝前連趕七八步，猶自站不穩脚步，又極不情願的朝前走三步，急施千斤墜功夫，才勉强站穩！

「颼！」雷神魯德急轉回頭，雙眼睜着，瞪住杜環，像在看什麼稀奇古怪東西一般。

看上去很簡單，却顯示出杜環一身非凡武功！

在場的都是內行人，雷神魯德霹靂拳發出時，方圓三丈氣勁激盪，別說揮拳反擊，想移動身形只怕都不容易，而杜環從容脫出，反而竄到雷神身後，揮手推出，以雷神魯德精純武功，全力抗拒下，仍然跌出十幾步！

試想，杜環所具備的武功，已到了何等駭人境界。

仍然是若無其事，嬉皮笑臉站着，望住雷神魯德，看他有什麼意見！

「好功夫！」雷神魯德深深吸口氣，莊容道。

「我不敢這麼說，」杜環也收起笑容，規規矩矩道。

「小老弟，你今日來黑風嶺，是路過呢，還是與我們兄弟爲敵？」巨靈君岳振山突然插口問道。

「路過，只是想憑自己的功夫闖過黑風嶺，不想沾人家光而已！」杜環笑道。

「很好，你已經闖過黑風嶺，去留任意！」巨靈君岳振山笑道。

鐵猴苗起雲等人，實在不相信自己的耳朶，天下人聞名喪胆的黑風嶺，竟是如此好說話！

「哈哈，小兄弟聽我一言，」巨靈君岳振山笑道：「黑風嶺專與貪官汚吏爲難，英雄好漢，却是我們歡迎的好朋友，即使我們武功比人强！也不輕易拚命！」

如果不明底細的人，一定以爲巨靈君岳振山害怕，不敢與杜環硬拚。

但是，以巨靈君一身超絕武功，且天賦異稟，眞要拚命，只怕仍然頗有信心。

無論如何，總算闖過黑風嶺！

杜環也不客氣，大踏步往前闖去，見鐵猴苗起雲仍在瞪眼望住自己，立即笑道：「老苗，我們也算是患難之中相逢，下山去好好喝一杯如何！」

「好！」鐵猴苗起雲應了一聲，立即昂首闊步往前走去，不再多言。

黑風嶺是太陽山隣近的一座山，翻過山去，來到白水江附近，衆人走進市鎭，不理三七二十一，先找家酒樓再說！

十三人分坐三桌，痛飲三杯，漸漸熟絡起來！

得得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遠遠傳來，聲方入耳，已衝到門口，颼颼颼，五六人紛紛下馬，人影翻飛中，他們已安坐在客位中。

「快把好的酒肉拿來。」上首一名大漢喝道。

「是是是，小的立即去。」小二不敢怠慢，還未說完，立即趕到厨房去張羅。

這班人來得突然，瞧他們那種霸氣，已令酒樓上衆人暗自心寒，不敢透大氣！

杜環却忍不住，朝前望了望，暗自一怔，誰知其中還有位姑娘，模樣眞個秀麗清奇，恰巧她也望過來。

杜環忍不住笑了笑，微微點頭。

「吧！」只見一名壯漢手掌猛拍，嘩啦啦，整桌酒菜給打得飛起，撒得滿地都是。

「混帳小子！敢是想死！」大漢聲勢洶洶走過來。

「哎呀，我的好大哥，小弟什麼地方得罪你老人家，勞你生氣！」杜環打拱作揖道。

大漢微微一怔，他本來火氣極旺，準備打人，但杜環那副可憐相，却令他下不了手。

「我的好大哥，」杜環似乎看出對方心意，做工更足，聲音透出可憐可憫之意，低聲下氣道：「瞧你這副堂而皇之的英雄像，必然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小弟如果能跟你做跟班，日後一定有出頭日子，可否收小弟做跟班！」

「你……」大漢心內意動，可能因其它原故，一時不能答應下來，所以現出不好意思之狀。

「老戚，你怎麼啦！」前面一個五十來歲老者叫道。

「他只是個毛頭小子！算了吧。」大漢道。

「他媽的，黃面虎戚洪是怎麼混的，再過幾天只怕要做保姆了。」老者又罵。

這名黃面虎戚洪滿面通紅，看來那名老者是上司，所以不敢出言衝撞，心內當然是很不舒服。

「咬人鼠！」那老者突然昂首叫道。

「有！」人隨聲現，桌上站着名高不足四尺的侏儒，渾身勁裝，的確像隻大老鼠！

「給我將那小子揞過來！」爲首老者宏聲道。

「遵命！」咬人鼠恭恭敬敬應了一聲，身子翻飛，是那樣輕巧快捷，已落在杜環面前。

「勞煩老哥，」杜環站起來拱手道。

咬人鼠看到如此笑容，似乎也下不了手，微微一呆之下，想起上司嚴命，豈可疏忽，心一橫，大喝道：「少廢話，趕快束手就擒。」

「是！」杜環恭敬站起來，一副唯命是從神色。

「跟我來！」咬人鼠實在不好意思伸手，勉强裝起兇樣子喝道。

「我親自向大爺認罪，任憑處罰，」杜環乖乖的走過去，站在那名老者桌前！恭恭敬敬的鞠一躬，惶恐道：「大爺想如何處罰，只管開金口！我自己動手！」

這班人强橫慣了，可是俗語說，伸手不打笑面人，而杜環的表情，在他們這班自命英雄的人看來，可憐兮兮的，實在値得同情，任殺任打，你還有什麼話說！

「小子，你幹什麼的？」爲首老者問道。

大夥兒鬆了口氣，老者這樣問，似乎已經放過杜環，不僅咬人鼠一般人心內放下塊大石，而鐵猴苗起雲等又何嘗不是担了老大心思。

「回大爺，小的投親不遇，如今流蕩異鄉，看來要行乞渡日了！」杜環說時，伸手去抹眼淚。

那位黃面虎戚洪忍不住，首先揚聲道：「老大，我看這小子倒誠實可靠，讓他做做粗重工作，大概沒有關係吧！」

老者默然，一雙神光炯炯的雙目注視杜環，想察看這少年的出身來歷，是否可能爲仇家所派奸細！

杜環此時所表現的模樣，誰也不容易看出他身懷絕頂武功！鐵猴苗起雲一班人，也弄不清楚杜環玩什麼把戲，只好悶聲不響喝酒。

好半晌，爲首老者又問道：「小子，報上名來，你會做些什麼？」

「大爺，小的杜環，自小就跟師父上山學武，其它的什麼都不會！」杜環可憐兮兮道。

「你會武功？」爲首老者及黃面虎戚洪叫起來，顯然他們極感興趣，所以全都緊張了。

「學了十五年，還請各位大爺指教。」杜環裝着什麼也不懂道。

黃面虎戚洪聽了，心內很高興，笑道：「好小子，我們哥兒倆試試手如何！」

「不敢。」杜環連忙搖頭拒絕。

「爲什麼，怕我傷了你？」黃面虎戚洪愕然問。

杜環又搖了搖頭。

「說出理由，看有什麼法子。」黃面虎戚洪又道。

這時，那爲首老者任由黃面虎說下去，他想由二人的說話中多了解些杜環的底細，在江湖上混的人，最怕是仇家臥底，像他們這樣聲勢赫赫的陣勢，如何能不小心。

「老哥哥，我們兩人一見投緣！兄弟總不會出重手傷你吧，平生所學的絕招狠着不用，像你這樣高手，我又怎能應付得了！」杜環理直氣壯說出一番道理。

「他媽的！」黃面虎戚洪聽了，心內很舒服，偏又無法反對，所以衝口罵了一句，臉上却是洋溢着笑容。

「龍力，你下場去試試！」爲首老者冷峻道。

「追命鬼龍力！」鐵猴苗起雲聽得驚叫道。

「是！」一名中年漢子！聞言站起身來，緩緩走出。

杜環若無其事，微笑望住對方，似乎正在看到久未見到的老朋友，歡欣莫名。

相反的，這位追命鬼龍力，冷冰冰的神色，完全是一副六親不認模樣，渾身黑衣黑褲，神色透出陰森森的殺氣，令人看了心寒。

杜環絲毫未受影响，笑面相迎！

「龍老哥，千萬手下留情，」黃面虎戚洪一旁叫道，他眞怕這位追命鬼朋友出手傷人，杜環雖是初見，却有份感情，所以也爲他担心。

「哼！」追命鬼龍力只從鼻中哼了一聲，算是答應。

杜環却像茫然無知的鄉下人，笑哈哈道：「出手呀，如果我先出招，只怕你擋不住。」

「天，我的天！」黃面虎戚洪幾乎昏了。

追命鬼龍力果然怒發如狂，但他仍然不出聲，只是目中殺氣暴漲，肩頭微幌，身形如箭滑向前去，右手烏黑的手爪已抓向胸口。

杜環表面看起來呆頭呆腦，但反應奇快，左掌橫切，戳向對方手腕。

掌未到，却有股强銳的勁風襲到，追命鬼龍力自然識貨，只要給掌風掃中，這隻手只怕要報廢，此時無暇多想，化掌爲指，疾點對方脈門！

「嘿！」杜環輕哼一聲，掌勢一轉，加强勁力，去勢更疾，猛切手腕！

追命鬼龍力簡直是無法避開，無暇多想，身形彈起，雙腿倏蹬，上身微仰，翻轉過去！

「好功夫！」杜環輕笑一聲，手指巧妙的在對方小腿上抓一把，隨即放手。

追命鬼龍力呆立當場，那張黑臉變了色，可是很不容易分辨出，那是什麼樣顏色。

雙方出手極快，在場之人，除了一二位外，其餘的人根本未看清楚，來來去去幾下子，誰勝誰敗，無法看清！

杜環仍然笑嘻嘻的，若無其事！

「小朋友，功夫不錯呀。」爲首老者先笑道。

「那裏，幾乎三脚貓，見不得世面。」杜環很客氣。

「哈……好，小兄弟武功高强，歡迎你參加我們的行列，今天我們有仇家，跟去看看如何？」爲首老者微笑道。

「好，小子理應效勞。」杜環拱手答應。

「走！」爲首老者說罷，立即站起身往外走。

只有那位少女，一雙美麗的大眼睛，此時死命的盯了杜環一眼。

雖然沒有說什麼，但眼中所表示的意思，實在複雜，別說杜環不了解，只怕那位姑娘自己，也不易說出個所以然來。

「兄弟，跟我來。」黃面虎戚洪親熱地走上來，挽住杜環往門口走出去。

鐵猴苗起雲等十二人，只好眼睜睜看住杜環，跟着那夥人走，不好出言阻止，說起來，杜環是何來歷，仍然是個謎，經過了黑風嶺一場風波，多少總有點感情存在，雖然說不上什麼，俗話說：「患難見眞情」，心內多少總有莫名的惆悵！

「苗老大，他們是什麼人？」待衆人走後，一名少年忍不住出聲詢問。

「追命鬼龍力在此，他們的來歷也可知道個大概。」鐵猴苗起雲喃喃道。

「到底是什麼人，苗老大何不爽快說出來！」

「對呀，別再吞吞吐吐的，快憋死人啦！」

十一人七嘴八舌的追問不已。

「你們可看到那位姑娘家？」苗起雲突然問。

「當然看到，而且看得很清楚，杜環就是朝她笑了笑，才惹出麻煩，要不是武功好，只怕此時已經躺在地上。」甚中一位年輕朋友叫道。

「你們又何嘗不是一樣，看到美麗的姑娘，誰不喜歡呢！」鐵猴苗起雲道。

「好啦，又扯到天上地下，到底他們是何來歷，快點說吧！」年輕朋友全都不耐煩，叫起來道。

「神風旅！」鐵猴苗起雲沉聲道。

「什麼！」衆人叫起來。

「橫行大江南北，殺人如麻，黑白兩道聞名喪胆，令天下武林同道頭痛的神風旅，怎會在這兒出現！」十一人全都驚訝不已。

「他們向來的作風，飄忽不定，行動快捷，所以才令人頭痛。」鐵猴苗起雲感慨道。

「杜環今天跟上去，是否有作用？」年青朋友又問。

「走吧！人家的事情，我們無法管，自己的麻煩還沒有解決呢？」鐵猴苗起雲說時，顯然觸動了心事，眉頭微皺，神情落寞，當先領路往門口走去。

酒樓又再度熱鬧起來！

出門、上馬、疾馳！

這羣人行動快捷，紀律極好！

杜環武功高强，跟住他們，倒也應付得來，黃面虎戚洪在一旁照顧，雖然是簡單幾句話，或者三兩個手勢，却令到初入夥的杜環跟得上步。

三天後，神風旅已到了龍亭鎭附近！

一座毫不起眼的農莊，靜悄悄的打開莊門，二十騎直衝進去，大門關上，沒有一個人說話，杜環心內悶納，他們怎麼知道呢，眞是奇怪！

大夥兒摸黑吃東西，沒有半句話說，吃完後立即靠在牆上休息。

杜環有幾次想帮忙那位姑娘，差點挨了馬鞭，最後一次，小姑娘手中寶劍施出絕招，幾乎削去杜環半個腦袋，試想，誰還敢惹她麼？

黃面虎戚洪只是笑笑，沒有勸阻，似乎還看得蠻有趣似的。

三更！

「走！」爲首老者輕喝一聲，身形急展，貼地往外掠去。那等快法，當眞令人暗自吃驚，輕功練到如此火候，在武林中數不出幾位來！

衆人疾馳約莫半個更次，爲首老者右手高擧，後面的人立刻停下。

杜環定睛朝前看去，心內一跳，金光燦爛的三賢府三個大字，燈光下現得精神抖擻，威武非凡！

因爲當今江湖中，三賢府無異是塊金字招牌，無論是黑白兩道，三教九流及各行各業，三位主人全有好朋友，他們本身武功不去說它，這朋友的力量那還得了！

神風旅千里迢迢，趕來此處，莫非是想狙擊三賢府的主人！

杜環心內暗自吃驚，他只有默默動腦筋，如何應付今晚之事！

「什麼人！」聲音從黑暗中發出。

「哈哈，竹林三賢，果然名不虛傳！」爲首老者先跳下院中。

「乾坤雙絕周仲寧大駕光臨，我們兄弟三人快要歸天，這是大喜事！」人隨聲現，一名鬍髮皆白老者，緩緩從右廂房走出。

「逍遙先生李如春，得罪了！」爲首老者——乾坤雙絕周仲寧笑道。

「很好，漁樵子杜琦與鷓鴣客任重遠一齊候駕！」另二名老者也相繼出現！

「哈哈……」乾坤雙絕周仲寧放聲暢笑。

杜環不知道他有什麼好笑，但這老傢伙笑聲中貫足眞力，在黑夜裏益發蒼勁有力！

「點燈！」逍遙先生李如春右手一揮，如斯響應，十六盞燈籠冉冉飛起，安安穩穩掛好，有的掛在樹枝上，有的掛在屋簷上。

杜環心頭一震，竹林三賢果然不簡單，這十六盞燈籠掛起，顯示他們雄厚的實力，神風旅雖然高手如雲，只怕也不易討

好！

拋起十六盞燈籠，最少要七八名高手，試想，不差分毫的掛好，這手勁豈是平常高手所有，具備如此內家火候的高手竟有七八人之衆，竹林三賢還不算在內，神風旅貿然進犯，只怕不是很聰明的擧動！

神風旅的殺手們見了，果然微微一窒，大夥兒雖未說出口，那眼神正說明他們心內的担憂！

竹林三賢屹立卓然，一言不發，望住這位領頭的乾坤雙絕周仲寧。

這是決定性的一刹那，數十人的生死，全憑乾坤雙絕周仲寧的心意而決定。

紅衣殺手　計殺徒叛

乾坤雙絕周仲寧臉色寒冷如冰，他木然屹立，看不出他內心的想法！

「好厲害的殺手！」杜環心內暗暗震駭，此人不愧是神風旅的特級殺手，面臨如此難關，仍然鎭定如恆。

竹林三賢擁有如此雄厚實力，一再表示，無非想駭退强敵而已，眞個幹起來，只怕也是個兩敗俱傷的局面！

他們的生死榮辱，仍決定於刹那間！

「殺！」乾坤雙絕周仲寧暴喝一聲，下令攻擊！

颼颼颼，三條人影着地滾進，手中八寸長的牛角刀，像閃電般往小腹刺去。

他們一聲不出，整個人的精神意志，完全貫注在刺殺敵人目的上！

三人全是一樣的狠，連防守的招式全不用了；正因如此，威力銳不可當！

「混帳！」逍遙先生李如春怒吼一聲身形急拔高五尺，想閃過這要命的一擊！

三人變招極快，身形仰側，手上牛角刀凌空疾射，去勢之快，簡直無法形容！

「惡賊！」漁樵子杜琦與鷓鴣客任重遠大驚，想出手搶救，鞭長莫及，只好開口大罵！

逍遙先生李如春身在半空，而且去勢已盡，一口眞氣已濁，別說變換身法，閃避牛角刀，只怕三柄牛角刀就要他的命！

「哎喲！」兩位兄弟看出危險，情不自禁叫起來。

眼見這位竹林三賢之首——逍遙先生就要歸天！

嗤嗤嗤，三顆小得不能再小的石子，從暗中疾射而來，牛角刀全給打飛！

「好惡賊！」逍遙先生李如春給打出了眞火，怒吼一聲，手脚揮出，三人頻頻中招。

說來雖慢，場中變化極快，待大夥兒定下神來，事情已經過去！

三名殺手滾在一旁，雖未死去，想來傷勢極重，只怕有他們受的了！

乾坤雙絕周仲寧神色不變，冷峻道：

「三賢莊果然人才濟濟，再試試我們神風旅的手段！」

竹林三賢根本連答話也不敢分心，剛才已經領教過，神風旅的殺着銳不可當，這次他們出手，只怕比第一次更厲害，三賢立刻全神戒備！

又是三人，像貌很平凡，看不出什麼特點，他們衣著裝束一樣，手內拿着一根黑黝黝的棍子，不知是什麼質料，約莫四尺來長！

「這棍子一定有古怪！」大家心內全這樣想，究竟有怎樣的古怪，局外人誰也看不清楚，越是神秘莫測愈加令人畏懼！

竹林三賢雖然胆色過人，今晚與神風旅這樣組合接觸，仍不免心頭暗凜！

颼颼颼，十二人凌空飛至，擋在竹林三賢面前，清一色的紅衫黑褲，六人刀六人劍，分列兩旁，一言不發，冷峻地注視三名敵手行動！

雙方對峙，誰也沒有說一句話，彼此注視着！

神風旅的三人，喜怒不形於色，望住這刀劍十二人，木然不動！

「殺！」三賢莊的一名刀手在主人示意下，首先出擊，單刀挾着呼呼勁風，往左方一人劈去！

古怪的棍子掃向刀背，「砰砰！」聲響，令人聽來，似乎像敲在竹竿上，發出空洞的響聲。

刀手頗感意外，正想撤回單刀時，誰知對方棍子有股吸力，看來那棍子竟是磁鐵製成！

正在詫異時，棍子尖端突然射出枝鋼針，針身漆黑，黑夜中不容易看得清楚，一閃間，已刺中刀手心口，頓時畢命，由於刀棍相持，刀手仍未跌倒，外人還以爲他們正在拚鬥內功！

僵持了一會，持棍者右脚飛起，刀手倒地死去！

「呀！」三賢莊裏的人，給這突然變化弄呆了，誰也沒有看清刀手如何落敗；所以驚叫起來。

「一齊上！」漁樵子杜琦下令刀劍齊攻。

沙沙沙，整齊的脚步聲響起，十一人分兩側包抄，三名持棍者背靠站着，絲毫未露怯意！

「殺！」首先二人疾衝上前，刀劈劍刺。

「砰砰！」兩響，短棍招架上去，「嗤嗤！」極輕微的响，兩人又呆住不動！

「砰砰！」刀劍二人又給踢開。

其餘九人一呆之下，立即怒火冲起，蜂湧衝上。

這次，三名持棍者再不是冷冰冰的等待，揮棍出擊，身形往外掠去。

九人弄不清楚這是什麼回事，微微一呆之下，場中突起變化！

轟轟隆隆，烟火飛濺，場中看不出人影！

「快伏倒地上！」逍遙先生李如春振聲高叫，他自己也退出老遠。

好半晌，風平浪靜，大家看清楚場地時，三位持拿棍子的人全倒在地上，動也不動，似乎已經死去！

「咦，這是什麼回事？」神風旅的人不明白眞相，忍不住叫起來。

逍遙先生李如春緩步走出，神定氣閒，向神風旅各人環掃一眼，宏聲問：「各位可否就此罷手，再拚下去，誰勝誰敗，仍然是個未知數！」

「不成功，則成仁，神風旅永遠不與敵人妥協！」乾坤雙絕周仲寧叫道。

「三賢府怕了你們不成！」鷓鴣客任重遠怒道。

「這不是怕不怕的事，而是神風旅風

格，戰鬪一起，必定要幹到底！」乾坤雙絕周仲寧淡淡道。

「好，讓你們看看三賢府的實力！」逍遙先生李如春右手高舉，四周屋頂上人影翻飛，雖然沒有聲音，但這班人全是武林高手，可見三賢府中的實力。

「兄弟，等會你與我一起吧！」黃面虎戚洪低聲對杜環道，關注之情，溢於言表！

杜環心內也暗自感動，想不到這位粗鹵漢子，也是義氣深長的男兒！

乾坤雙絕周仲寧臉色陰沉，環視了衆兄弟一眼，緩緩高舉右手，沉聲道：「爲了神風旅的傳統精神，今日我們衆兄弟與敵拚個同歸於盡，如果有人認爲不值得，可以自行離開！」

試想，誰敢臨陣逃脫，貪生怕死是江湖兒女最鄙視的事，乾坤雙絕周仲寧當衆宣佈，神風旅的人內心或有點認爲不值，表面也只有硬着頭皮拚，因爲當初入夥已經宣誓，生死一體！

「拚！」十幾人轟然高叫。

三賢莊的衆高手環伺在旁，冷靜的注視場中動靜，不發一言！

竹林三賢一樣是全神戒備，準備決一生死之戰！

「給我殺！」乾坤雙絕周仲寧高聲發施號令，右臂一揮，神風旅的殺手猛衝上前，狠殺敵人！

杜環也只有跟着行動，黃面虎戚洪怕他有失，只有緊跟在後。

五名高手攔截，全是要命的殺着，看來三賢莊的人決心殲敵！

「砰砰！」兩下，杜環手脚並用，將三名敵手擊飛出去，因爲黃面虎戚洪危險萬分，眼看就要喪生刀下，杜環只好出手相救！

另有二名高手，全力狙殺那位姑娘，幾招過去，那姑娘就要遭殃，杜環無法之下，只好伸手救人！

「你是什麼人！」對方大感意外，想不到杜環年紀輕輕，竟有此身手，忍不住喝問。

「一個普通人！」杜環笑道。

「哈哈，你們看不起我這位兄弟吧！」黃面虎戚洪得意洋洋道。

「給我殺！」逍遙先生李如春吼道。

「颼！」一條全身血紅的殺手淩空飛至，來勢極兇，黃面虎戚洪與那名大姑娘見了，內心暗駭，像這樣紅衣殺手，那才是眞正的殺手，三賢莊不知有多少高手躲着，神風旅今晚只怕要遭殃！

紅衣殺手也不說話，一尺不到的劍吐吞如電，劍芒閃耀，往杜環刺去！

「哎喲！」杜環連避幾招，突然大叫一聲，往後退去。

黃面虎戚洪連忙跟着追出，他不放心杜環，但那紅衣殺手却不追趕，雙脚疾蹬，淩空拔高三丈，掠入高樓，隱身不見！

神風旅的人越來越不繼，死傷不少，令人奇怪的是，乾坤雙絕周仲寧仍然是袖手旁觀，並未加入戰鬥，眼見手下兄弟身上流血，傷殘肢體，他屹然卓立，沒事人一般！

三賢莊的殺手，似乎也未見到這位神風旅的領隊，只剿殺其它神風旅的高手。

且說黃面虎戚洪追進去，杜環往右一轉，失去踪影，黃面虎戚洪深感奇怪，定睛四下張望。

「大哥，這裏來！」這聲音很沉，但聽得很清楚，黃面虎戚洪正想說話時，一隻有力的拉住他右臂，身不由己往旁跌去，剛巧躲在一處隱蔽地方。

颼颼颼五條人影飛過，其中三人稍爲停了一停，又往前趕去，他們正是追踪杜環而來。

「這是幹什麼！」黃面虎戚洪有點不高興，身爲神風旅的殺手，從未有過臨陣逃脫的習慣與想法，而杜環才入夥，就做出這種事，實在太差勁了！

「大哥，你們神風旅給人出賣了！」杜環低聲道。

「什麼話！」黃面虎戚洪叫起來。

「低聲，待會你就可以看得清楚明白，如今只好耐心等一等。」杜環低聲道。

黃面虎戚洪心內雖然喜歡這位小老弟，這種話他無論如何都不信。

誰知他的軟麻穴及啞穴，却在這時被人點上。

黃面虎戚洪勃然大怒，杜環這種作風實在混帳，如今大戰正是方興未艾，而且神風旅人單力弱，二人躲在此處更影响戰鬥力！

突然，黃面虎戚洪想到，杜環的出現似乎不大妥當，莫非他是敵人臥底來的！

杜環却在這時低聲道：「此處不妥，我們要換個比較安全的地方去！」

黃面虎戚洪口雖不能回答，心內却暗自冷笑道：「三賢莊內，那有安全之處，除非你小子是對方的人，才不致招惹他們殺害！」

正在這時，杜環突然托住黃面虎的身軀，貼地往前掠去，就像魚在水中游走，極其滑溜，數十丈遠近，却未給人發覺！

黃面虎戚洪口雖不能言，心內未嘗不欽佩五體投地，像這樣的輕功，別說年輕高手，即使整個武林中，只怕也不易找出幾位，他到底是何等樣人呢？

「颼！」黃面虎戚洪猛然間給拋高五丈，「砰」的大响，一面窗門給撞破。

這是那紅衣殺手的住處，剛才看得很清楚，他掠入這間小樓，還點上燈火，就未出去過，如今自投羅網，那不是死路一條麼！

身形剛撞進去，一股强勁無匹的掌風，當頭打到，黃面虎戚洪心內只有暗叫聲「苦也！」別說他此時動彈不得，即使精神在巔峯狀態時，亦無力抗衡這一掌，紅衣殺手的武功實在太强了！

自以爲必死，連眼睛都閉上。

正在此時，紅衣殺手身形如電，電光火石之中，收回掌力，五爪箕張，當胸抓到。

「嗤！」一股針尖般的內家勁氣襲到，紅衣殺手身形翻翻滾在掙扎，杜環倏地從暗中衝出，手指疾彈，點中軟麻穴，紅衣殺手身形就要倒地，杜環即時趕到，剛好抓住對方背心！

「好功夫！」黃面虎戚洪由衷的欽佩，杜環這幾下所顯示武功，實在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而且心智極高，他把每一步驟算準，只要稍差分秒，別說制服紅衣殺

手其人，只怕會引起三賢莊的人注意，那時的確麻煩了！

將紅衣殺手放在床底下，燈火仍然點着，杜環却把黃面虎戚洪放在張椅上坐好，移到窗口，可以望到外邊的一切！

呆坐在那裏實在無聊，誰知杜環却睡倒床上，閉目養神，似乎很寫意之狀！

好半晌，三賢莊的戰鬥經已停止。

「老弟，今晚大功告成，我們好好喝幾杯，慶祝慶祝！」逍遙先生李如春的聲音傳來。

「辛苦了各位兄弟！」這聲音傳入黃面虎戚洪的耳中，他實在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神風旅的二頭領，乾坤雙絕周仲寧，竟然和三賢莊狼狽爲奸，串通一氣，做成串套，令一部份神風旅兄弟，今晚坑陷在此！

「老哥，你！」杜環用力的把握住黃面虎的手，輕聲道。

因爲黃面虎戚洪虎目中已掉下顆眼淚，他實在傷心透頂，神風旅的光榮傳統，今晚澈底破壞，內奸不是別人，竟然是地位崇高的二頭領，這是如何說好呢！

「帶過來！」鴟鴞客任重遠的聲音傳來，不一會，只見有七八名神風旅的兄弟，全給縛得像粽子一般，動彈不得，死豬般給抬進來。

最後一名，是那位大眼睛的姑娘，她似乎受傷輕些，也特別優待，並未綁繩索，垂頭喪氣的給人押着走。

「天芳！」黃面虎戚洪心內叫道。

「她是誰？」杜環低聲問。

「大頭領的千金！」黃面虎戚洪說出這話，才發覺自己啞穴給解了，什麼時候解的，仍然未發覺，由此可知，杜環的武功實在太高了！

「此處暫時很安全，他們只怕想不到有敵人躲在莊中，相機行事，說不定可以救出他們！」杜環輕聲道。

「我担心大領主的安全！」黃面虎戚洪憂心忡忡道。

試想，神風旅的第二把手叛變，所有兄弟仍然朦在鼓中，他如果此時回去，誰會懷疑，萬一再使出奸計，神風旅只怕會全軍覆沒！

「待我們救出衆兄弟，那時兼程趕回去報訊，只要我們早一步到達，這叛賊就無法得逞！」杜環道。

「兄弟，神風旅能够渡過這次災禍，你是眞正的救星，我不會說別的客氣話！」黃面虎戚洪蒲扇大的手，抓住杜環的右肩不放。

杜環了解這位忠義漢子的心境，沒有說什麼，緊緊握住對方的手，一言不發。

雙方深厚的情誼，默默的交流着，二人雖未說什麼誓言，却眞正的變成生死之交！

突然，杜環轉身，將床底的紅衣殺手拉出來，開始剝他身上的衣服。

「好法子。」黃面虎戚洪眼睛一亮，杜環現時正想冒充紅衣殺手，在三賢莊內行事，的確方便！

二人身材差不多，穿好衣服，驟眼間，不容易分辨清楚，紅衣殺手在三賢莊內，身份超越，尋常人根本就不敢査問。

「我去了，大哥小心等待，若有不妥，先將這傢伙殺了，也算替兄弟們報一部份的仇！」杜環吩咐道。

「你自己小心，我會知道怎樣做！」黃面虎戚洪的確爲這位兄弟担心，此時身在虎穴，危機重重，稍有洩漏，別想逃出去。

杜環只點了點頭，脚尖微點，身形如電穿窗而出，消失在黑沉沉的夜色中。

他們監禁在什麼地方，杜環完全不知道，只憑他剛才的聽覺，隱約是這個方向，又苦於不能詢問，閃身在樹枝上四下張望。

靜蕩蕩的，未聽到什麼動靜！

這時候，杜環的確憂心如焚，他四下游走，眼耳並用，雖然未被人發覺，倒也不是好玩的！

突然，他看到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在前面，門窗緊閉，四周不見半個人影守衛，又不像牢獄，形像那樣怪，一定有問題。

杜環很耐心四下張望，他盡量找尋隱蔽處靠近去，突然，他聽到了呼吸聲，那是習有武功根底之士所發出的呼吸聲，就在院中假山的頂上，再一查探，足有七人，分佈附近地方！

想了半天，杜環突然站起來，大搖大擺走出去！

颼颼颼，三條人影閃出，一齊恭聲道：「總座今晚好興緻，怎來此處走走！」

「哼，這班混帳大胆，我想看看他們，給我打開門！」杜環硬着頭皮道。

「是，小的這就在前帶路。」一名漢子恭聲答應。

杜環心內暗暗好笑，越是大模大樣，他們越是怕，紅衣殺手在三賢莊內，的確威風八面！

這漢子在前領路，走近那座房子，經過門口，却不開鎖，一直往後繞去，停在一處牆前，伸出手在一塊凸出幾分的磚頭上微微一按，軋軋聲响，出現了一道門。

杜環大搖大擺走進去，黑沉沉的，並無半個人影，心內暗自奇怪，那漢子又趕緊上前，七摸八按，牆上的門自動關上，前面地面緩緩打開，燈光隱隱，竟是座地道的入口。

花了半天功夫，才到地底牢獄中心。

神風旅的兄弟以及那位大小姐，全在此處，他們似乎認出了杜環，一齊大罵：「奸賊，你做的好戲！」

「總座，可要給他們用刑？」漢子問道。

「我自有主張！」杜環冷冷道。

「來殺呀，怕死的不算是神風旅的好漢！」

「嘿嘿，依多取勝，江湖末流，我們眼內還沒見過這樣差的人！」

神風旅的兄弟紛紛怒駡。

杜環屹立如山，臉色不變，站在地上，像一枝標槍般，冷冰冰的，令人望之生畏！

三賢莊的那漢子自感到渾身震顫！

「給我帶到樓上！」杜環說時，轉身往外走去。

「是！」開門的漢子恭恭敬敬的答應，心內暗自打鼓，莊主曾經吩咐，沒有命令任何人不可接近俘虜，更別說帶人走。

但是，這位紅衣殺手性烈如火，根本

不服王法，開口問他拿命令什麼的，只有他立刻會要命，這漢子在三賢莊內，自然知道三位莊主奉為神明的紅衣殺手，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得罪，所以只有唯唯應命。

突然，杜環手指揮動，嗤嗤聲響，神風旅所有兄弟全給點了啞穴。

那漢子親眼見了這等神乎其技，心內欽佩得五體投地，立刻帶領衆人往外走。

好不容易走出這座地牢，杜環深深吸口氣，事情總算辦得不錯，看下一步運氣如何？

「什麼人！」暗卡傳出查訊。

「總座親自審問犯人，你們都瞎了眼麼！」漢子神氣活現，一副狐假虎威的嘴臉。

暗卡之人立刻沒有聲音，紅衣殺手的威風他們經已領略過，只要不想惹麻煩，自然是悶聲不響的好！

說起來，好像是神話，神風旅的人就這樣平安到了小樓上。

「嗤！」一道指風過去，那帶路的漢子立刻倒地。

黃面虎戚洪立即從門後閃出，低聲道：「沒有人見到麼，兄弟！」

「我們得趕快脫身，呆久了不好辦！」杜環說時，立即動手解開衆人穴道。

「這是什麼回事！」衆人一頭霧水，齊聲問道。

「二頭領已經叛變，與三賢莊狼狽為奸，我們必須趕快回舵，免得大頭領中奸計！」黃面虎戚洪低聲道。

沒有人說話，他們只是以懷疑目光望住杜環，似乎連黃面虎戚洪的話也沒人相信。

事實上，神風旅的二頭領會叛變，反而去相信一名剛認識的人，他們心理上實在不容易接受這事實。

「二頭領此時正在大廳上，與竹林三老賊飲酒慶功，你們不信可去看看！」黃面虎戚洪急道。

「我去！」那位大眼睛的姑娘昂然往外走去。

人影一閃，杜環已攔在前面，低聲道：「姑娘，外邊暗卡甚多，稍有驚動，我們只怕不容易逃脫出去。」

「這事情不證明清楚，逃出去又有何用！」大姑娘冷冷道。

杜環急得直搓手，滿頭大汗，眞個應了皇帝不急，急煞了太監！

「天芳，你連我的話也不信！」黃面虎戚洪悲聲道。

「我能夠相信誰呢！」大姑娘淡淡說道。

「這樣好啦，大夥兒先逃出莊去，然後我再陪姑娘進去走一趟！」杜環急道。

「也好！」其餘七人同聲道。

當下又學先頭的法子，杜環冒充紅衣殺手在前走，神風旅的兄弟在後跟着！

「總座，怎敢要你親自出馬！」兩名老者恭身問候！

「莊主交待，我能不來麼！」杜環盡量用鼻音，仍然不夠氣派！

「咦，你不是……」另一名老者聽出聲音有異，再壯着胆子定睛望時，看出不是紅衣殺手，立即驚道。

「你好大的胆子！」杜環身形如箭，不待對方第二句話出口，即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擊斃對方！

另一名老者大驚，撲地跪倒，叩頭道：「總座恕罪，小的不敢無禮！」

「哼，將這混蛋丟出去喂狗，只說是我吩咐的！」杜環老氣橫秋道。

「是！小的遵命！」那傢伙幾乎驚破了胆。

一行人衆堂而皇之走出大門，三賢莊衆高手平時積威之下，今晚似乎連多看一眼的胆子都沒有，所以才會容易逃出去。

走出視綫外，十人立即往前趕出三里有餘，躲在處濃密樹林中。

「我們可以回去看看！」大姑娘冷峻道。

「還是讓我們去吧！」另兩名神風旅的高手道。

「不行，我爸爸是神風旅的大頭領，為女兒的最少要把眞相帶回去！」大姑娘斬釘截鐵道。

「好，我會盡全力讓姑娘安全回來。」杜環道。

「大夥兒只好在此等候！」黃面虎戚洪道。

「走吧！」大姑娘性子很急，懶得多說，展開輕功，朝前衝去。

杜環只好伴着，再闖三賢莊。

二人大模大樣走進門時，那班守衛們仍然必恭必敬，連看都不敢多看！

杜環暗自得意，以為此行很順利。

突然，四周的空氣變得很僵硬，杜環心頭微涼，立即提高警惕。

「哈哈……」一陣響亮的笑聲由四面八方傳來。

嗖嗖嗖……人影翻飛，三賢莊內的高手，幾乎集中在這院子的四周圍。

乾坤雙絕周仲寧也笑吟吟的站着，望住大姑娘道：「賢姪女，你回來最好！」

「你眞的背叛了神風旅！」大姑娘怒道。

「這是什麼話，我一向忠於神風旅，數十年來，闖蕩南北，身先士卒，一直到現在仍無寸進，所以想要改方法，才能將神風旅發揚光大！」乾坤雙絕周仲寧道。

「嘿嘿，很好，我如今知道了！」大姑娘冷峻道。

「走！」杜環說時，當先開路，直闖出去，大姑娘這時也不敢要刁蠻脾氣，跟着往外闖去。

「接我一掌！」逍遙先生李如春大怒，使出他平生得意絕學——逍遙掌。

杜環這時不敢大意，鐵掌翻飛，已使出十成功力，全力迎上去，他知道必先下辣手，才有逃生希望，如果三賢莊高手合圍上來，那就不是好玩的呢！

最少，這位大姑娘又要失陷於三賢莊，那時杜環獨自回去，根本交待不了，而且那班仍然充滿着不相信的兄弟，一定會拚命！

「砰！」的聲響，逍遙先生李如春胸口似受重擊，往後連退十七步，才一屁股坐倒地上。

「颼！」杜環得理不饒人，身形急縱，拉住大姑娘的手往前掠出五丈，再幾個起落，已逃脫出莊。

後面的呼嘯聲不斷響起，但杜環起步

在先，而且是在黑夜中，他們那追得着！

事實上，今次是出於僥倖，他們實在不相信，杜環有那樣高的武功，大家見了逍遙先生受傷，驚愕之際，才給他們趁此空隙逃了出去！

再次會面，神風旅的人全望住大姑娘，二頭領叛變，是眞是假，等她一句話！

「我親眼看到老賊，親耳聽到，今日失敗，兄弟的傷亡，可以說是這老賊一手造成！」大姑娘恨聲道。

「老賊！」神風旅幾乎是全軍覆沒，如今傷亡慘重，無非是出了內奸所致，大夥兒如何不憤慨激昂，一齊破口大罵！

「事在緊急，我們必須兼程趕路，先到總舵報告，如果老賊先到，神風旅所遭受打擊，只怕更大！」大姑娘說話很有決斷。

「我們這兒有十個人，一起行動，太過招搖了，最好大小姐先回去，由杜兄弟護送，我們隨後就到！」黃面虎戚洪發言道。

「好吧！」大小姐想想也對，她親眼見過杜環的武功，由他護送，的確好，而且此次逃脫大難，可以說是他一人之功，更可以相信得過的。

「天還未亮，我們趕一程再說。」杜環說時，立即領路往林處走去。

二人弄到兩匹馬，連乾糧都在馬上吃，加緊趕路，四日後，已到天堂鎮，神風旅的總舵在望，大姑娘這才鬆了一口氣。

燦爛的笑容，在陽光下愈加顯得美艷無方！

杜環在一旁見了，不由看得呆了！

大姑娘似乎覺察到了，粉面一陣紅暈，頗有羞意。

杜環突然吶吶道：「大小姐，我還未問過你的姓名來歷，還不知怎麼稱呼！」

「小妹藍天芳，家父藍信，外號混世魔王，創設神風旅已有三十年！」

「令尊的豪邁作風，武功過人，兼且義薄雲天，江湖朋友一向稱道。」杜環莊容道，表示對這位武林前輩的稱許。

「幾十年來，神風旅的主要事務，全交給這位乾坤雙絕周老賊，所以才令他生壞心！」藍天芳悠悠道。

「發覺得早，諒來他已無能為力，最後還要落得身敗名裂，神風旅的全力報復，老賊又如何受得了！」杜環為了安慰這大姑娘，只好多說幾句。

「今次幸虧遇到你帮手，神風旅免覆巢之厄，我爸爸及屬下兄弟一定會感激你！」藍天芳說得溫柔，神態中已充份表示了她自己的心意。

「姑娘太客氣了，機緣巧合而已，算得什麼！」杜環趕緊遜讓，心內當然很高興。

「我說得很認眞，你別當作兒戲！」藍天芳目光烱烱，直視杜環，簡直是咄咄逼人。

杜環反而有種招架不住之勢，避開目光。

情形很明白，這位大姑娘芳心暗許，以她的容貌及身份，自然是求之不得；但江湖上混，最怕令人誤會，施恩望報甚至要挾，更為武林所不齒，杜環初出江湖，總不顧被人說閒話！

「杜大哥，你討厭我麼！」藍天芳的聲音，溫柔而幽怨，像杜環這樣血氣方剛的青年小夥子，怎能不感動！

「不！不！」杜環急急否認。

這時，藍天芳突然抓住了杜環的手，低聲溫柔道：「那你別推辭我的心意！」

杜環全身劇震，如受雷殛，女孩子的手，柔若無骨，這還是第一次的經驗！

呆呆的站着，杜環的靈魂，早已飛出九霄雲外去了，他雙目怔呆，望住藍天芳，經已說不出話來了！

「你是怎麼啦！」大姑娘嬌道。

「噢，我太高興啦！」杜環笑道。

「嗯，我們一齊去見我爸爸吧！」藍天芳說時站起身來，往前走去。

杜環突然感到不敢去見這位武林大豪，他心內的情緒很複雜，藍天芳拉住他，雖然有點像拉牛上樹；而這頭牛只好認了，並且世上許多人都羨慕，想給這美麗的姑娘的玉手牽一牽呢！

「大小姐，你回來啦！」

神風旅的總舵，全是精神奕奕的好手，內內外外，許多年青人，都對杜環投以奇怪的一瞥！

藍天芳竟然拉住杜環的手，對於其他人的看法與想法什麼的，她全然不顧！

神風堂上，一股令人不敢仰視的威嚴，深深震撼了杜環的內心，威震武林的神風旅，到底不比尋常！

「這小子是誰，天芳！」聲如雷鳴，發自神風堂上。

「爸爸，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我們神風旅的恩人！」藍天芳大聲道。

「什麼話，這野丫頭莫非瘋了吧！」

「咦！」

杜環趁機打量堂上各人，上首一位老者，顧盼自豪，不怒自威，而且有股懾人的威嚴，相信就是黑白兩道聞名喪胆的神風旅主人——混世魔王藍信。

「爸爸，原來二頭領叛變，所有兄弟幾乎全軍覆沒！」藍天芳急叫道。

這消息的確震撼了神風堂上每一位頭領！

令人窒息的沉靜，壓得大夥兒透不過氣來。

混世魔王藍信深深吸口氣，壓下心內的激蕩，盡量使聲音平和：「詳細說來聽聽！」

「我們……」藍天芳立刻定下心神，詳盡的將一切經過說出來，因為在座之人，不容易接受這事實，她只有盡力敍述一切！

說完之後，神風堂又恢復了寧靜，混世魔王藍信那雙眼睛盯着杜環不放，似乎想看透這年青人的內心！

「大頭領，我想試試這位小英雄的功夫！」一名瘦削中年人站起來恭聲問道。

「好！」混世魔王藍信立刻答應。

「這位是我們神風旅的好手——邪手判官雲一舟。」藍天芳在一旁低聲道。

杜環微微點頭，表示沒有關係。

「老弟，我們試兩手如何！」邪手判官雲一舟緩緩走出大廳中央，出聲邀戰！

「正要請教！」杜環淡淡道。

所有在座之人，全是神風旅的高手，他們自然知道二頭領的武功，面前的年青

人憑一己之力，從三賢莊中救出被困兄弟，他們實在不信！

這一戰，就是考驗眞假的試金石！

肩頭微晃，雙手幻出千千萬萬眞假掌影；邪手的確名副其實，這招「千層地獄」，不知擊敗過多少當代名家；由於藍天芳將杜環說得武功高不可測，邪手判官雲一舟自然不會施展普通武功，立展絕學！

杜環絲毫不亂，看上去穩如泰山，誰知他已在間不容髮之際，施展上乘絕學——「天地一瞬」身法。

這是從未有過的現象，邪手判官雲一舟大驚之餘，暗自一咬牙雙掌微搓，朝前打去。

「掌心雷！」藍天芳驚叫。

杜環全然不讓，左手單掌一豎，一股柔和的掌風朝前砍去，邪手判官雲一舟拚命硬頂，仍然吃不住勁，蹬蹬蹬，往後連退七步！

突然，他雙足疾蹬，凌空躍起，尚未見他動手，渾身精光四閃，十二柄飛刀從四面八方打到！

「天羅地網！」藍天芳驚叫。

杜環仍然屹立不動，雙眼緊盯漫天飛舞的飛刀。

外人看起來，他是靜立；其實，他左右進退幌動的幅度小，已到達舉重若輕的上乘境界。

突然，三柄飛刀幾乎是貼近杜環的肚皮滑下去，他只看住飛刀滑下並不理會！

「波！」……突起變化，三柄飛刀又激射出七八柄小刀，其疾如箭，又在那樣近距離下，如何避得開呢！

「哎呀！」藍天芳大驚，失聲呼叫起來。

這的確是萬無一失的子母飛刀，激發之際，似乎碰到一座無形的牆壁上，雖無聲響，却紛紛跌下。

杜環並未受絲毫損傷。

「你未受傷？」藍天芳首先跳出去，拉住杜環的手問。

「沒有事！」杜環也深深感動，微笑回答。

「護身罡氣！」堂上幾位高手齊聲叫道，他們實在奇怪，以杜環如此的年紀，何以會練就最難達到的境界，豈非怪事！

「很好，果然不錯！」混世魔王藍信連連稱讚，他當然識貨，面前少年的一身武功，在當今武林中，只怕不容易找出對手來！

由此看來，藍天芳所說，極可能是眞的事實。

防患未然，混世魔王藍信發出一連串的命令，傳檄十二處分舵，除了總舵直接命令，任何人的調度可以不理！這是十二萬分火急命令，連夜出發！

休息了一天，杜環與藍天芳已經恢復精神，黃面虎等人仍然未到！

「杜兄，我們到鎭上逛逛如何？」藍天芳對杜環的稱呼，變得越來越直接。

「好呀，這地方既然稱爲天堂，諒來必然有它特殊的優點，我正想趁機欣賞一下！」杜環笑道。

「走！」藍天芳這時候情竇初開，什麼都不想，只想與杜環單獨在一起。

杜環就像一頭不能自主的大笨牛，給這位大姑娘牽着鼻子走。

二人談談笑笑，信步走去，不知不覺來到雨亭。

不知是他們心境好，還是其他原故，眼前所見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全是那樣美好，調和而悅目！

「好地方！」杜環歎然道。

「比這地方更好的多着呢，像有名的歧山，定軍山以及首陽山等歷史名勝，再遠點有長安，藍田，只要你有耐心，包你有得玩！」藍天芳笑道。

「別說其它，就只華山及驪山，已經夠我們一年半載跑了！」杜環笑笑道。

「咦！」藍天芳正要回答，突然看見一人，神色微變，立即全神貫注左方。

杜環循看她望的地方向看時，只見三人閃閃縮縮，似在跟踪什麼人。

「他們是誰？」杜環低聲問。

「禿鷹賀慶成，湘西鬼王錢力及離魂圈朱紹平，他們全是百英會的人，今天怎會到此處來！」藍天芳奇怪道。

杜環心頭微動，低聲道：「我們跟去看看，說不定是乾坤變絕周老賊所派的殺手，查清楚再說！」

藍天芳本來是想談情說愛，但神風旅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並危及她父親及所有兄弟，這等大事，她怎能不關心，別說杜環提出，在她個人來說，必須如此做才對！

二人不露痕跡相伴而行，本來是天造地設的情侶，又那樣年青，三名老江湖反而不在意！

走了一程，來到處平坦的地方，前面一人踽踽獨行，杜環目力比較好，定睛看時，正是黑風嶺相逢的故人鐵猴苗起雲。

「你認識？」藍天芳低聲問道。

「一個朋友！」杜環沉聲道，他內心決定要幫手，別說鐵猴苗起雲值得人尊敬，而是百英會這三個傢伙太令人討厭，通身匪氣，想來不是善類！

鐵猴苗起雲往前直走，似乎滿腹心事，所以像他這樣老江湖，仍然未發覺有人跟踪。

轉了兩個轉，地方漸漸偏僻荒凉。

禿鷹賀慶成右手一揮，其餘二人即分開去，隱入樹林中。

「他們想動手！」藍天芳低聲道。

「嗯，三個打一個，兩人在暗中抽冷子，的確想得妙，今天是他們倒霉，碰上我們！」杜環笑道。

「等會給他們狠狠的打，」藍天芬似乎很討厭百英會。

禿鷹賀慶成突然一縱身，幾個起落，已落在鐵猴苗起雲後面。

令人奇怪的是，苗起雲渾然未覺，這的確太反常了，因爲禿鷹賀慶成今次完全未隱瞞，施展輕功所帶聲響，平常人也應感覺到，何況是危險中的老江湖！

「好朋友，別走啦！」禿鷹賀慶成叫道。

鐵猴苗起雲霍然轉身，見了這位百英會的好手，臉色大變，恨聲道：「你們欺人太甚，追踪千里，仍然不放手，好漢不打九九，英雄不打歸一，得放手時且放手吧！」

「哈哈，老猴子，咱家最喜歡打落水

狗，今天認命啦，別再瞎亂跑，害人累已！」禿鷹賀慶成冷峻道。

「哼！你！欺人太甚！」鐵猴苗起雲怒罵。

「老小子，拿命來！」禿鷹賀慶成似乎激發了兇性，欺近身去，揮掌猛擊。

鐵猴苗起雲橫過一步，避開來勢，展開小巧之技，與敵纏鬥。

二十招過去，禿鷹賀慶成緩緩移開身形，往樹林中靠去，表面看來，他似乎不敵而後退，其實他想利用暗中二人抽冷子來個狠的！

鐵猴苗起雲打得性起，精神抖擻，步步進逼，頗有得勢不饒人之勢！

颼颼颼，三十招極快過去，林中靜悄悄的毫無動靜，那兩名殺手莫非睡着了？

「砰！」禿鷹賀慶成心內暗自大罵，稍一分神之際，左肩中了一掌，蹬蹬蹬，連退三步，才勉强站穩。

鐵猴苗起雲這下毫不客氣，全力進擊，禿鷹賀慶成再也忍不住，破口大罵：「你們發瘟啦！」

「你才發瘟！」鐵猴苗起雲反駁。

突然，禿鷹賀慶成心內感到不妙，立即高叫道：「你們兩個，死去了麼！」

靜蕩蕩的，沒有回音。

這一來，禿鷹賀慶成感到一陣涼意，從湧泉穴直冒上來，今日只怕凶多吉少！

「哈哈，老小子，竟也會使用詐術，嘿嘿，鐵猴可是胆小怕死的人！」鐵猴苗起雲咕咕笑道，顯然很開心。

「砰砰！」兩聲響，禿鷹賀慶成口吐鮮血，脚步踉蹌，往旁跌去。

「拿命來吧！」鐵猴苗起雲乘勝追擊，毫不容情。

這時候，禿鷹賀慶成知道再不逃走，今天就要喪命此處，當下咬緊牙齦，雙足疾蹬，往來路逃去。

「颼！」一條套馬索突然從林中飛出，靈活的套上禿鷹賀慶成雙腿；這次，禿鷹變成了沒翅鷹，給人家結結實實綑好！

「哈哈哈！」林中走出十一人，正是越過黑風嶺的人，顯然爲今次勝利暢快的大笑。

「百英會今次上了當，苗老大好計謀！」十一人讚不絕口。

「還有二人，不知到那裏去了！」鐵猴苗起雲皺眉道。

砰砰，兩人給拋出來，躺在地上，像死屍一般動彈不得，一雙眼珠却可以轉個不停。

「正是他們！」鐵猴苗起雲當然認得這二人，剛叫出口，突然又想到，顯然二人被點了穴道，誰下的手呢，顯然另有高手，心內立刻又暗暗担憂，充滿戒備眼光望住林中。

「誰！」大家叫起來。

「哈哈！」杜環緩緩走出。

「原來是你！」鐵猴苗起雲與另外十一人，這才大大鬆了口氣。

「苗老哥，這三人是百英會的人，似乎與你們有仇！」杜環問道。

「嘿嘿，今次我們兄弟，就是逃避百英會追殺！」鐵猴苗起雲嘆口氣道。

突然間，杜環想到了主意，立即道：「老哥，我有一個計劃，不僅可以幫你報仇，而且也可以幫我！」

「說來看看！」十二人齊聲道。

「還是讓我說吧！」藍天芳說時，從林中走出。

誰也想不到林中會跑出一位大美人，十二人頓時精神一振。

「小妹是神風旅的人……」藍天芳當下詳詳細細說明原委。

「好混帳，老賊可惡！」十二人異口同聲怒罵。

杜環右手微抬，阻止衆人嘈聲，然後沉聲道：「小弟有個計策在此，一舉三得，將這幫壞蛋全部殲殺！」

「諸葛亮的妙計，可否說來聽聽！」鐵猴苗起雲對這位年青朋友充滿了信心，立即追問他的妙計。

「這是我初步的想法，必須徵得藍大當家的同意，然後才能實行。」杜環首先申明立場。

「當然啦！」十二人齊聲道。

「我的計劃是……」杜環緩緩說出他的想法。

「好，我們贊成！」苗起雲高興的說道。

「妙計，眞是妙計！」十一人笑道。

「爲了避免洩漏機密，你們十二位暫時不須與神風旅接觸，只暗中連繫好啦！」杜環又補充道。

「好極了，我們就住在前面不遠，外人不知，我現將詳細地址說給你們。」鐵

猴苗起雲說了幾遍，還好藍天芳知道那地方，於是約定見面時的暗語才分手告別。

回到總舵，藍大當家正與黃面虎等人坐着談話，證明二頭領周仲寧確實叛變，全體兄弟立即大怒，誓要追殺這叛徒！

且說乾坤雙絕周仲寧，背叛神風旅，與竹林三賢結爲一體，勢力不可輕侮。

天字神風旅在武林中叫响字號，專門做殺手，要的是金銀財寶。

以竹林三賢的聲譽，在武林中也是有身份的人物，黑白兩道的朋友，什麼脚色都有，一句話，立即轟動了西南武林。

五天後，鐵猴苗起雲親自登門，拜候三賢莊，請見天字神風旅主人。

「苗兄有何指教！」乾坤雙絕周仲寧見面就問。

「一宗買賣！」鐵猴苗起雲道。

「說說你的對象，然後給價錢！」乾坤雙絕周仲寧倒蠻實際。

「黑風嶺！」鐵猴苗起雲只說出三個字。

這三字令乾坤雙絕眉頭深鎖，巨靈君岳振山以及黑風嶺上的兄弟，豈是尋常之輩！

第一宗生意，如果推辭不幹的話，豈不令人笑話，周仲寧毅然道：「二十萬両紋銀，我們接下了！」

「好，這是銀票，請周老大驗收，我只是奇怪，何以如此便宜呢？」鐵猴苗起雲問道。

「第一宗上門的生意，我們特別優待，而且是苗老兄親自登門，少了中間人的佣金，所以才有這價錢！」乾坤雙絕周仲寧笑道。

「主人會做生意，我這客戶又來第二單，摧毀百英會，什麼價錢？」鐵猴苗起雲又問。

「這個麼！」乾坤雙絕周仲寧眉頭深鎖，有生意是好事；但太過棘手的對象，可不是好吃的菓子呢！

寧靜橫亘在房中間。

鐵猴苗起雲很有耐心的等候！

「五十萬両白銀！」乾坤雙絕周仲寧一狠心，總算說出了價錢，而額頭已見汗了！

很爽快，鐵猴苗起雲立即將銀票投在桌上，人已站起身往外走，平靜丟下了一句話：「等你消息！」

「二十天內，完成交易！」乾坤雙絕周仲寧手內有了那麼多銀票，說話的聲音更有勁。

鐵猴苗起雲很快將消息傳到，神風旅立刻調兵遣將，準備殲殺叛徒！

× × ×

黑風嶺上，地勢險要，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誰知這清風明月的天底下，醞釀着殘酷的血戰呢！

十二日後的晚上。山風習習的黑風嶺，突然從陡壁上湧出三十幾人，個個身手敏捷，霸據在上風地。

「有奸細！」一聲叫喚遠遠傳出。

「殺！」瘋狂的屠殺開始，激烈的戰鬥迅速蔓延了整個黑風嶺。

「趕盡殺絕，下手不准容情！」督戰者冷酷下令。

還不到半個時辰，黑風嶺的人似乎不敵，節節後退，追殺的人漸漸深入重地。

站在高崗上的人滿懷信心，他今晚所帶領的三十六名殺手，是現時最精銳的高手，黑風嶺所擁有的武力，無論如何都比不上，可以說相差太遠了！

這位督戰者不是別人，正是天字神風旅的主宰者，乾坤雙絕周仲寧。

他仰首望穹蒼，晶瑩的星光，閃耀不定，無限的天際可有盡頭！

好半天，仍然不見人回來，乾坤雙絕周仲寧暗自感到奇怪，那班混帳怎麼啦，在山寨裏搜到財物就誤了？

突然他見一人緩緩走出，看清時，竟是神風旅的大頭領——混世魔王藍天信。

「你們！」乾坤雙絕周仲寧大驚，只說了兩字，再說不下去了！

「還有何話可說！」混世魔王藍天信淡淡道。

「事到如今，只有和你拚過！」乾坤雙絕周仲寧激發了他潛在的兇性，强橫大叫。

「老二，你派到百英會的人剩下七八人，非死則傷，領頭的血屠夫朱立也在此處，你看看吧！」混世魔王藍信說時右手往左指去。

一盞燈籠點起，那高高瘦瘦，渾身傷殘，給人扶着，仍然像標槍站着，正是另一組的領隊——血屠夫朱立，無力說道：「我們全軍覆沒！」

人影從四面八方湧出來，神風旅的高手，杜環以及黑風嶺上羣豪，站在那兒，望住周仲寧，一言不發！

突然，他看到了鐵猴苗起雲，乾坤雙絕周仲寧胸中一股怒氣，頓時像山泥爆發，怒吼一聲：「拿命來！」

鐵猴苗起雲在許多江湖名家面前，豈能逃避，當下怪叫的一聲：「來得好！」

「砰！」的聲响，二人硬接一掌，尚未透過氣來，乾坤雙絕周仲寧欺近身去，拚命揮掌一連防守的招式全免去，他決定與鐵猴同歸於盡！

「呀！」旁觀的高手焦急，却也鞭長莫及，無法救援，一齊驚叫起來。

此時，乾坤雙絕周仲寧死命抱住鐵猴苗起雲，張口去咬對方喉管。

鐵猴苗起雲無法閃避，眼看即要喪命黃泉！

「嗤！」正在危急時，一道强勁的指風襲至，乾坤雙絕周仲寧全身急抖，立時死去。

鐵猴苗起雲幾乎昏過去了，他自己看來是氣昏過去了！

杜環的併天指，救了他一命。

「這叛徒眞够狠毒，眞虧了杜老弟！」黃面虎戚洪道。

「各位，」混世魔王藍信突然當衆宣佈：「經過今晚一役，老朽已決定將神風旅交予杜環！」

「好！」所有在場之人，包括神風旅本部高手，全都熱烈喝采叫好。

「不！」杜環正想開口拒絕，藍天芳的玉手伸出，捂住他的嘴，令他自然而然將聲音吞回肚去。

「哈……」雄亮的笑聲响澈羣山。

歡樂充滿了黑風嶺，這班鐵血英豪，同心協力下，取得輝煌的勝利！（完）

千門奇俠

現代社會奇情小說

馬雲·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游天虹打救被擄的胡若蘭，她哭訴父親被騙而死欠下老千的債自己到處張羅，迫於無奈做老千「來手」。游天虹向千門高手何炎明佈下的老千局輸去百萬假鈔，何炎明派出打手在山頂餐室找到他和胡若蘭，又被游天虹以僞鈔戲弄打手駕車離去，在車內暗藏打手以刀要脅，又被巧妙走脫。打手們繼續窮追互相格鬥，將持槍打手制服，幸好胡若蘭用車接應並打電話報警，在俱樂部附近領回自己失車去警局銷案，碰着山頂餐室侍者認出就是使用僞鈔的人，游天虹解釋僞鈔由俱樂部而來，警方立即要游天虹帶去俱樂部搜查，而他本人就無罪釋放。

二人世界　愛恨分明

音樂固然可以令人陶醉，舞池中那一雙雙一對對情侶擁抱的鏡頭，夜總會裏的氣氛，都足以令到游天虹和胡若蘭之間的距離拉近。

胡若蘭像小鳥依人般，倚偎在游天虹的懷抱中，輕移蓮步之際，柔聲軟語地問道：「怎麼你一點也不懷疑我？」

「爲甚麼我要懷疑你呢？」游天虹問道。

「由我被迫引你上當，以至手槍的突然轉移，其中破綻實在太多了，以你的聰明才智，不可能看不出吧？」

「假如我看不出的話，只怕早已死於槍下了，又怎會跟你在這裏跳舞了？何況我記憶中有一句名言：『當你喜歡一個人的時候，就算你明知她說謊，最好還是相信她吧。』所以你不應該驚奇我的做法。尤其是當你與我相處下去之後，你會了解到我做人處世的態度，凡事得過且過，不必太過認眞，人生不過短短數十年而已，既然有人喜歡跟我玩玩遊戲，如果我不玩，豈非更令對方失望？」

「說句衷心話，我非常欣賞你！」

「非常多謝你。」他把視綫移到他們的座位那邊，「酒菜送來了，我們先吃些東西好嗎？」

「我眞糊塗！」她失笑，「整個下午我一點兒東西也沒有吃過，怎麼我完全沒有發覺自己的肚子餓了？」

「哈哈，這大概是有情飮水飽的證明吧！」

他們手拖手，併肩兒走回座位去的時候，相顧而笑。

「說眞話，我實在太喜歡跟你在一起。」她說。

「這句話本來應該由我說的。」游天虹很有禮貌地拉開了椅子，讓她坐下去。然後他又坐到自己的座位去，把一瓶酒開了：「你也喝一點，還是只喝汽水？」

她忍不住笑：「你似乎還要把我當作未成年少女呢！」

於是他倒了兩個半杯的白蘭地酒，用

不銹鋼鉗子鉗起冰塊：「要不要加冰？」

「隨便你，你要我怎樣，我都奉陪！」她含蓄地笑，目不轉睛地瞪住他，眼神中充滿了挑逗的神氣。

他跟她互相碰杯：「祝我們友誼的開始！」

她嫣然一笑：「祝我倆脫險歸來！」且吃且喝，低談淺笑，刹那間他們竟像熱戀中的愛侶；濃情再加上酒意再一次相擁共舞之際，雙方都顯得熱情如火。在極度羅曼蒂克的氣氛底下，游天虹終於忍不住輕輕地吻了她。

她嬌羞萬狀地低下頭來，粉頰通紅地埋首於他的胸前，酒精經過消化後滲着那陣陣誘人的香水氣味，游天虹終於忍不住提議：「我們走吧！」

胡若蘭沒有意見，她也有點醉了，軟綿綿地倚偎着游天虹，彷彿任由他擺佈似的。

所以當他們雙雙離開夜總會之後，游天虹故意問她：「我們到那兒去？」她也只緊緊靠着她的肩膊：「你說吧，只要你到那兒去，我也跟着你到那兒去。」

游天虹於是把車子開返他的寓所去。

豈料當他的車子停在他寓所下面的停車場時，胡若蘭已經呼呼睡去。

游天虹心裏想：可惜這一輛不是特別設計的臥車，否則大可省去不少氣力，就地在這裏睡一覺好了。結果他還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摻扶着，回到他的寓所去。

游天虹雖然年青力壯，有氣有力，但一個人當她完全失去知覺時，便會手軟腳軟的，體重頓覺倍增，所以要把她弄上樓去，便會份外感到吃力。

他將胡若蘭放在床上，替她剝鞋剝衫，最後連裙子也脫了下來，身體上只剩下胸圍與三角褲。

在暗淡的燈光照射下，他以欣賞的目光投在那三圍配合得恰可的美麗胴體之上，也曾獃住了好一會兒，然後才輕輕一笑，轉身進了洗手間。

他扭開了浴缸的水喉，折返臥室來，脫去了身上所有的衣服。在他的想像中，就算他一絲不掛，這時也不會有人看見，因為這間房裏面，只有他們兩個人，而其中一個目前正在爛醉如泥，熟睡如豬。又怎會看得見？

然而就在他脫剩一條三角褲的時候，無意中朝那鏡屏瞥了一眼，不由得當堂嚇了一跳！

怎麼不見他胡若蘭？奇怪！

游天虹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回轉路來揉揉雙眼，拍拍後腦，差點兒他以為自己也喝醉了，以至醉眼紛花，甚麼都看不見。但當他確定自己視覺神經十分正常時，他那張床上還是見不到胡若蘭的影子。

胡若蘭一定是趁着他進入洗手間的刹那間逃掉了。於是游天虹一陣風似的，衝出了客廳外面去。

在他的想像中，胡若蘭剛才只不過裝成醉到不省人事的樣子，然後乘機揀着他進入洗手間開水喉的時候，溜掉了，而當時由於水喉流着水的聲浪，所以就連她關上街門的聲響也被掩蓋着。故此他聽不到關門聲。

游天虹衝出客廳，跟住就想拉開街門追到樓下去；但是，他猛然又想起自己的身上此刻只穿上了一條三角褲，如何能暴露於人前？所以他又匆匆折返臥室去，打算穿回衣服才再追落街。

怎料到就在這刹那間，門後有個人影閃出：「不要動！舉高你的雙手！」

游天虹想不到房間裏還有人，而且還是個女人，那聲音分明就是胡若蘭。雖然當時她站立在他背後，他也認得那肯定就是胡若蘭。換句話說：她根本沒有離開過這裏。

游天虹雖然在她的吆喝聲中將雙手高舉，但態度却異常地冷靜：「早知如此，我應該讓你睡在街上吧。」然後他又問道：「你是新來、舊來還是黑來？」

原來在「正、提、反、脫、風、火、徐、謠」這上八將老千之中，除了「火將」不必用「來手」這角色之外，其餘各個門將老千，均要依靠「來手」去找「大爺」；尤其是「提將」和「徐公」兩個門將老千，一定要有「來手」才能。除了以上所言「上八將」之外，「下八將」中的「撞將」和「流將」，對「來手」這角色，則可有可無；其餘「天、飛、種、馬、掩、昆」等六個將門老千，亦同樣須要「來手」去找「大爺」。至於「來手」則分「新來、舊來、黑來」。顧名思義，「新來」就是新做的「來手」，「舊來」亦即做慣了的舊人，但最妙的還是「黑來」。

所謂，「黑來」亦即自始至終根本不知道被老千利用做「來手」去騙人，亦即廣東人俗稱的「矇查查」，一切都蒙在鼓裏。

胡若蘭被游天虹那麼一問，當堂忍不住「咕」一聲笑起來。

整個兒撲向游天虹的背後！

游天虹的上身當時仍然赤裸着，他只感到兩個極富彈性的火球壓迫着他的背肌，一雙纖纖玉手却繞過他的腰圍來，所以他好容易就看得見她的手上根本沒有槍。

她吻着游天虹的頸後：「你剛才究竟講些甚麼？又白來又黑來的，聽得我一頭霧水。」

游天虹心裏想：眞會裝蒜啊！

他轉過身來，面對着她，發覺她一點醉意也沒有。

她仍然以雙臂環抱着他，渾身赤裸，眼神中充滿了春意：「你到底當我是甚麼人？」

「那要看時間吧，」他把她拖到床上來，「最初在街上看見你被人欺負時，我當你是個弱女子；在山頂餐室的時候，我當你是情人；現在呢……」他俯吻着她：「……我就當你是妻子好不好？……」他一邊熱吻着她一邊在她耳畔低聲地問道。

她沒有答他，因為她此刻已被游天虹吻得喘不過氣來，只可以用她的行動去表示；像游天虹這種男子，他當然也心領神會，一切盡在不言中。

正是此時無聲勝有聲，他們明知身在險境，但却雙雙求着片刻的快樂，其他事情都暫時忘記了。

彷彿一場暴風雨過後，室內的氣氛開始變得平靜。

胡若蘭滿足地撫摸着游天虹那豐滿而

結實的胸肌：「你眞的以為我也是他的人麼？」

游天虹本來雙手放在腦後，面對住天花板的，這時却伸出手臂將她摟進了懷抱中來，輕吻着她的秀髮：「相識是一種緣份，就算你是他的人，我也絕不介意。」

「你不怕我會害死你？」

「假如我死期已到，即使你不害我，我也會死。」

「原來你是相信命運的人！」

「所以我對一切事情也不會太過份緊張。」

「包括剛才我們最快樂的時候，你也絕不認眞？」

「難道你會認眞？」他看不見她的表情，因為他們同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環境底下。但是，從她那黯然的語調中，却可以意會得到那帶着質問的口吻的心境，所以他才會故意有此反問。

「當然！我絕對不是個隨隨便便的女人。」胡若蘭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更不是你想像中的女人。」

「那麼，我只好抱着慚愧的心情向你道歉，同時我更慶幸我能佔上了這一份光榮。」這一次他吻向她的額角：「不過無論怎樣都好，『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始終是我做人處世的原則。因此我你之間最好還是『今夕只許談風月』，煩惱的事不提也罷！」

說着，他又向她挑逗，她的反應十分熱烈。眨眼之間，他們又進入了瘋狂的世界。

宛似地搖山動，又像是狂風壓境；寂靜的二人世界刹那間變得絕不平靜。

一個是心亂如蔴，一個是意亂情迷；彼此都在下意識中了解到明天又將出現另一番局面，偏偏又誰都不願放過這快樂的時刻，反而極力去爭取。

酒意、情意混在一起；疑心、愛心堆作一團。糾纏不清，亦無法分解。是愛還是恨？明日又如何？他們都不計較，但求眼前盡情歡樂，心底裏能感受到的便是幸福。因此他們都非常珍惜這一刹那。

當風平浪靜時，雙方的心境也開始平靜下來。

酒意醒了，情意却未醒；他們都諫果回甘地相擁睡去。

× × ×

翌日一覺醒來，已是日上三竿。

游天虹還未睜開睡眼，只因為他希望這夢境再拖長一點，可惜宵來不是夢境，現實生活中的她，忽然又一次從他的身畔消失了，他嚇得睜開了雙眼。

游天虹發覺胡若蘭並不在他的房間裏，於是他匆匆翻身落床，衝進洗手間裏，因為裏面有燈光透出。

但是，胡若蘭也不在洗手間裏面。

就當游天虹由洗手間回到臥室之際，他彷彿聽到客廳外面有人談話，好像是一男一女的聲音。那女的分明就是胡若蘭，那男的又是誰呢？游天虹一直光着身子，這時却手忙脚亂地穿上了褲子，急急衝出客廳去！因此當時他的上半身還是赤裸着的。

客廳裏面除了胡若蘭之外，還出現了二名彪形大漢。其中一人雙手交加，屹立於大門後面。另一人正以利刀要脅住胡若蘭；胡若蘭當時正獃在沙發之上，那大漢則以利刀的刀鋒對準了她的頸後，站在沙發的背後。

胡若蘭以哀求的目光瞪住游天虹：「是我不好，我竟然相信他們是警方派來找你的探員。否則我決不會開門。」

「算了，何必太緊張呢。」游天虹一邊安慰她，一邊朝那二名大漢的臉上掃了一眼，只覺二張面肉橫生的臉頰之上充滿了殺氣：「親自找到上門來的，當然都是我的朋友，儘管我們從未見過面，相信亦必有來頭吧！」

持刀要脅住胡若蘭的大漢冷冷地說：「姓游的，你最好乖乖的，快些穿回衣服，跟我們走！少嚕嗦啊！」

「這語氣倒也像警探，但據我所知，警探很少用刀的。」游天虹笑了笑，然後轉身走向酒櫃那邊。

「站住！」持刀要脅着胡若蘭的大漢吆喝一聲：「你再動，我先宰了她！」

游天虹沒有停止他的脚步和動作，這時他已走到酒櫃前面，一邊斟酒，一邊笑道：「你是我認識的朋友之中最愚蠢的一個，蠢到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甚麼？你說我蠢？」那大漢氣得暴跳如雷地說道：「你不相信我殺了她？嘿！你……。」

游天虹很快就斟好了四杯酒，就像餐室侍者表演他們的專業技藝一樣，左手竟然可以一隻手拿起了三杯酒，而右手拿着一杯，正轉過身來，若無其事地笑道：「我說你們蠢是有理由的，因為你們從未想過，胡小姐與我非親非故，只不過是偶然相識，就算你有種把她切成肉碎，試問又與我游天虹何關？最後只怕你們仍無法回去交代。」

游天虹這時已走近站在門後那大漢的前面，把一杯酒遞了過去，那大漢却不敢就此接過。游天虹笑道：「如果你担心我在酒中下了毒的話，我可以先喝第一口。」那大漢終於在猶疑中接過了那杯酒，然後游天虹又走到持刀大漢這邊來。

那手持利刀的大漢在戒備中側過頭來：「你想怎麼樣？不要走得太接近我！」

那把利刀的刀鋒始終沒有離開過胡若蘭，胡若蘭則正襟危坐，面無表情。

游天虹用他的右手把左手那三杯酒的其中一杯取了過來，對那持刀大漢道：「可否先陪我喝一杯，然後我們再談其他？反正時間尚早，何必把氣氛弄得這麼緊張呢？」

那持刀大漢並沒有接過游天虹手中的酒，只冷冷地說：「我勸你還是別再玩花樣，快些穿上衣服，跟我們一齊走吧，我們還有弟兄在下面的車子等着。」

游天虹道：「我習慣每天起床後先喝一杯，然後才梳洗外出。」說着，他已繞到沙發的前面來，把右手那杯酒遞給胡若蘭。胡若蘭竟然不敢伸手去接！

胡若蘭面前有一張玻璃几子，几子的另一邊則擺放着另一張沙發，游天虹就轉到沙發前面來，悠然將兩隻手上那三杯酒都放在玻璃几子之上，又重新取起了其中一杯喝了一口，往沙發的靠背上一靠：「胡小姐，你眞的相信，他們會殺你嗎？除

非他們不是何炎明派來的人，否則要他們傷你一條頭髮，我可以賠你一條生命。」

說着他又俯身向前，伸手把几子上那兩杯酒的其中一杯取起，再一次遞給胡若蘭：「不用焦急，先喝一杯定驚酒，深信對你一定很有帮助的。」

胡若蘭看不見背後那大漢的表情，但是她却可以清楚看見游天虹的眼神，以及面上那溫柔的笑容。於是她的身子稍爲俯向前，準備去接過那杯酒。

由於她的身子稍爲俯向前，所以她的身體便很自然的離開了那把利刀的刀鋒。

由於游天虹那有恃無恐的態度，以及那引人注目的精彩表演，持刀大漢的視綫也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住。

豈料胡若蘭那隻纖纖玉手還未接過那杯酒，游天虹的另一隻手已經開始揮動了！一隻玻璃杯，連酒帶杯飛擲向胡若蘭的背後，杯未到，酒先到，烈酒潑向那大漢的雙眼，令到他身不由主地搖晃了一下，隨即「嘩啦」一聲，那是玻璃破碎聲，整隻玻璃杯不偏不倚，擲正了他的額角，箍得粉碎。玻璃的碎片當堂割破了那大漢額角上的皮膚，鮮血混着烈酒，淌向他的雙眼，痛得他跳了起來，當然不可能再去傷害胡若蘭了。

門後那名大漢睹狀，立即飛奔而來，疾似閃電，快若奔雷，轉眼之間已急急衝到游天虹這邊來！

游天虹這時候已迅速站立起來，持刀大漢雙眼因爲被酒精和鮮血滲入，視綫受到影响，連眼睛也睜不開，他手上的利刀自然也失去了作用！

門後那大漢一邊急衝過來，一邊將手中那杯酒擲擊游天虹，只見游天虹身子一矮，一度寒光由他的頭頂掠過，「嘩啦」一聲，玻璃杯在客廳的一角箍得粉碎！

轉眼間那大漢已撲到游天虹的身邊來，游天虹並沒有逃避，只見那大漢的拳頭眼看就要結結實實地撞擊着游天虹的咀臉之剎那間，游天虹身不移，脚不動，頭頸却閃電似的側向一旁，輕巧地避過了那致命的一拳，隨即連消帶打，左手扯住那大漢的手臂往上一托一扯，右掌迅速朝準了對方肩膊運足勁力一推！

「隆」然一聲！那大漢的身形直朝住沙發背後飛跌而去，不偏不倚，正好與他那名睜不開雙眼的同伴撞作一團，雙雙倒跌在地板之上了。

持刀大漢儘管瞪不開雙眼，却不願放棄護身武器的利刀，正因爲他雙眼張不開，所以他不知道正狠狠地把他撞倒地上的原來是他的同伴，於是手起刀落，眼看當時的環境就要血濺當場！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條身形掠過那張沙發，飛也似的落在二名大漢之際，來得意外，快得出奇，持刀大漢突然感到手臂痲痺了一下，握住利刀的手腕也疼痛起來，因爲他根本看不見四周的事物，所以他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直至到游天虹冷然吆喝了一聲：「不要再動！」

游天虹把奪得的利刀架在「開眼大漢」的頸項之間：「你們也太不識趣，敬酒不喝偏要喝罰酒！不過如果你不乖乖的聽我說話，我也祇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讓你們這把利刀產生一些作用，那時只怕你的咽喉連這一杯罰酒也喝不下呢！

那個能够張開雙眼的大漢無可奈何，惟有在利刀之下屈服；而另一名正由地上慢慢地爬起來的大漢，正掏出手帕來，抹去眼睛四週的血和酒。

游天虹却吩咐胡若蘭：「藥箱那邊有紅汞水，也有藥棉和綳帶，如果你想種下一點善果的話，不妨做做好心，他們到底只不過是奉命行事啊！」

當胡若蘭走向漆有紅十字的藥箱那邊時，游天虹趁機對那大漢道：「是不是何炎明要你們找我？」

「是的，」那張開雙眼的大漢毫不隱瞞：「何老闆始終不服氣，他千方百計，就祇希望擺明車馬跟你賭一場，看看你究竟高到何等程度。」

游天虹冷然一笑：「我這個人從來就只吃軟不吃硬，你不妨回去告訴你老闆，我有空自會找他，如果他再派人騷擾，我不會再跟他客氣了。」

胡若蘭這時亦已找出紅藥水，藥棉以及綳帶等物，替那個被酒杯割傷的大漢裹傷！

胡若蘭趁住游天虹在那邊與另一名大漢打話之際，悄悄地低聲對那受傷大漢道：「回去告訴明叔，下午稍後時間我會去見他。到時我自會向他解釋！」

那邊游天虹對另一名大漢道：「湊巧老子今天火氣稍降，否則你們不會如此僥倖，回去告訴你的同伴們，下次切勿遇上我，我不會永遠都對你們手下留情的！」

說着把手一提，就將那名大漢自地上掀起來，用力一推，只見那傢伙一個踣跟撲撲跌跌的倒向大門那邊！

游天虹這住所的大門是木製的，所以當那大漢仆倒過去時，立即發出了「隆」然一聲！

那大漢驚魂未定地回轉身來，絕對不敢再有進一步的行動，就此倚立門板之上，驀地刀光一閃，當他看見游天虹那隻持刀的手在揮動時，利刀已衝到了他的眼前，快得有如閃電一般，嚇得他惟有閉上了雙目，完全想不出究竟應該怎樣做才對！

「篤」一聲！利刀在大漢的身邊疾刺而來，就像一支利箭那樣，插在門板之上，當那大漢側過頭去觀看時，利刀仍在微微地搖幌着。他再看清楚，不由得又大大地吃了一驚。

原來游天虹擲出的一柄利刀，不偏不倚剛好釘着他左手的手腕衫袖：再偏差一點便會把他好像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一樣，洞穿他的手，那時後果就會不堪設想！

那大漢暗自捏了一把汗，却不敢將刀子拔出來！

游天虹走到他的身邊來：「如果我要殺你，只怕你像貓兒一樣有九條命也不够死！」說到這裏，他又將釘在門板上的利刀拔出，交回那大漢的手上！

那大漢竟然不敢接過那把利刀！

像游天虹這種大方的做法，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輕易嘗試的，萬一對方突然以利刀反撲，如何是好，然而游天虹却大方得出乎那大漢的意料之外，難怪他呆立在那裏，不敢伸出他的手來把利刀接過去了！

游天虹却示意道：「這是你的東西，你最好還是把它帶走，下次見到我，切勿再玩這一套！」

那大漢這才敢把利刀收回，匆匆與他那受傷的同伴開門離去。

那二名大漢走後，游天虹就對胡若蘭道：「我有事約了朋友，恐怕沒有空陪你吃午餐，等會兒先讓我送你返家好嗎？」他一邊收拾客廳裏的東西。」

胡若蘭也在協助他打掃地方：「不，不用你送我了，你有你赴約，我有我返家好了。」

「我倆何時再相會？」

「你眞的希望再見到我？」她難以置信地反問。

「你看我似個薄倖的人嗎？」

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如果和你是有緣的話，又何必相約後會之期？假如我們無緣就是約好了，也是等於零啊！」她忽然又回眸苦笑，瞪住游天虹，情深欵欵地說：「你不是說過，你是個相信緣份的人麼？」

他忍不住走過去扶住她的肩膊，輕輕地在她額前吻了她一下：「無論何時何地，我都會記掛着你。」

「同樣的一句話，我儘管沒有說出口來，但我心底裏早巳說了，而且不祇一次。」她那晶瑩的雙眼，彷彿有淚影。

「不要太過認眞，雖然我對你是那麼的認眞。」他又一次吻了她，祇在她的額角上輕吻：「要活得快樂，就要靠你自己，希望你好好的保重。」

他們相識的時間極短，却像久戀無結果，轉瞬又要分手的愛侶一樣依依惜別。

胡若蘭黯然地走了。

游天虹一口氣接連撥出了好幾個電話，然後又到窗口那邊去，俯視街上的情況，這才更衣外出。

× × ×

游天虹曾查問胡若蘭是「新來、舊來」還是「黑來」；當時她曾乘住游天虹進入洗手間時，滾落床下靠牆那一邊，後來游天虹一下子以爲她逃出屋外，衝到客廳去找她時，她又閃到門後去，故意作弄游天虹。

其實胡若蘭既非「新來」，亦非「舊來」，更加不是「黑來」；而是「甕菜」。

「黑來」就是「冚黑來手」的意思，但「黑來」亦分「黑來」與「半黑來」兩種；前者可能被人利用亦不知道，後者則有如「甕菜」一樣，一節通一節不通，明知此乃老千局但却不知人家用何種方法令對方上當，所以內行人便稱之謂「甕菜」，胡若蘭正是這麼樣。最低限度在何炎明這班人的心目中，胡若蘭就是如此。

故此，當何炎明這班人再次見到她時，有人立即飛撲過去，要好好地教訓她一頓！

要揍胡若蘭的人正是何炎明的左右手林棠，但當他要向胡若蘭動粗時，却給何炎明喝住了。林棠雖然被勸開了，仍覺氣憤地說：「她欠下了我們的錢，到頭來却害得我們鷄毛鴨血，眞是非打不可！」

何炎明却對林棠道：「初出道的『甕菜』就是這麼樣的，何必認眞呢！回頭我們還有許多正經事要做。」何炎明又轉過身來，對胡若蘭道：「那殺千刀對你有些甚麼話說？」他指的「殺千刀」當然就是游天虹。

「我雖則三番四次帮了你們，但你手下這班人太不濟事，我也沒有辦法，例如把手槍悄悄交到你的人手上啦，又例如今天悄悄開了大門讓你的人入屋去啦，我自問都做得不錯。到頭來你們都失敗了，試問又與我何干？」胡若蘭解釋完之後，又對何炎明道：「游天虹甚麼都不加追究，只提及那些青蛙！」

「就是手提箱裏的青蛙？」何炎明忽怔了一怔。「是的，他告訴我，那些青蛙是他高價代一間實驗室向外國訂購，昨天才空運抵埗的，每隻價值當在千元美金過外，所以，這一次他的損失十分之大。」胡若蘭又吶吶地說：「他還告訴我，假如有機會的話，他還會向你要求賠償那數萬元美金的損失呢！」

何炎明和他的手下們聽了，當堂氣得異口同聲地說：「那渾蛋明明是討了我們便宜，還故意說風涼話，分明是存心作弄我們，嘿！眞是豈有此理！」

何炎明這時又向他的另一名左右手湯百樂遞了一個眼色，只見湯百樂趁勢把胡若蘭拉過一旁，胡若蘭戰戰兢兢的，那樣子非常可憐。

湯百樂却對她說：「上次我們以爲『收事』了，結果才發覺『壞事』，因此那一筆『撥水』，你要退回。」

「甚麼『收事』，『壞事』，又是甚麼『撥水』，你的話實在聽得我一頭霧水啊！」胡若蘭怔怔地說。

「這是我們內行人的暗語，怎麼你一些也聽不懂？」湯百樂難以置信地瞪住她：「所謂『收事』，就是大功告成的意思，『壞事』亦即失敗了，『撥水』就是分賬，上次我們合作誘游天虹入局，當初我們以爲成功，其實却是失敗，因此你的分賬應該退回給我們才對，明白嗎？」

胡若蘭雖然明白了，却愁眉苦臉道：「當初我所以答允跟你們合作，是因爲我媽媽有病等錢用，另一方面當然也是由於欠了你們的錢；但是你們巳經答應過我，那筆錢可以一筆勾銷之外，而且另有酬勞的……」

「他媽的！少跟她講廢話！」林棠又衝了過來！

何炎明二名左右手，也就是他的左右先鋒，林棠外型粗野，湯百樂比較斯文，一個像張飛，一個似諸葛亮，當時他們一唱一和的，配合得恰到好處。

所以當林棠衝過來的時候，湯百樂却橫臂阻擋着他：「不要衝動，事情總有個解決辦法的。」

何炎明也從旁做好做歹的把林棠勸開了。

湯百樂這才對胡若蘭道：「既然你家裏又等錢用，這次我們的損失這麼大，不如我們想個辦法來折衷一下好嗎？」湯百樂說話的時候，又望向何炎明那邊。

何炎明輕輕地點了點頭。

湯百樂於是開始將他們的另一套計劃對胡若蘭說了，胡若蘭聽了之後，有些猶疑。

湯百樂却以要脅的語調對她說道：「

我們並不强迫你，不過，如果你不答允，那些錢當然要還給我們。」

何炎明在那邊也很不耐煩地說：「算了，算了，她不做就拉倒吧，別跟她再嚕囌了。」

胡若蘭無可奈何，惟有對湯百樂道：「是否我替你們辦妥了這件事之後，舊賬不必還，這筆分賬也不必再回給你們，另外還有分賬可拿？」

「是的，只要你依計行事，我們事成後一定會給你好處？」湯百樂道：「不過有件事非提醒你不可，由現在起，你巳算得上是我們的內行人，守口如瓶，六親不認是非常重要的；就算至愛的母親，你雖知也不可向她洩漏半句有關我們的計劃，否則，你定會死無葬身之地。」

胡若蘭戰戰兢兢地點點頭，表示一切都明白了，她的眼睛中充滿了委屈，也有點無可奈何似的，總之就是一副可憐相，令到何炎明這班人更加覺得她是理想中的「新來」。

× × ×

一間附設在高級酒店樓下的咖啡室，裏面佈置得極其華麗舒適，但收費也貴得驚人；一對情侶或者二個好朋友，兩杯咖啡兩件西餅，連小賬在內就要一百元結賬，所以等閒人也不會跑到這裏來。

收費貴並不一定表示物有所值，而是要做成一種局面：「在此出現的人，都不是等閒之輩」，因爲，在目前這個社會，人們都難免有個概念：「鈔票就代表了身份」。

因此在這間咖啡座裏面出現的人，都會給人一種印象，就是「非富則貴」。

朱波比是這兒的常客，每天喝下午茶的時候，他都會在這裏出現，許多人都知道他是富家子弟，所以這裏的侍者都習慣了稱呼他：「朱公子」。

朱波比坐下不久，就有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子入座，她並非別人，正是胡若蘭。

「對不起，我又遲到了。」胡若蘭一欠身，在朱波比身畔一張沙發坐下來：「來了很久麼？」

「不！我也是剛剛到了才不久呢。」朱波比有禮貌地笑了笑：「叫些甚麼飲品喝？」

侍者過來，胡若蘭要了一杯橙汁。

朱波比家境富裕，父親朱標是當地的名流巨富，做的都是賺錢生意，珠寶，地產之外還有股票上市。

朱波比巳經二十六歲了，朱標一直希望他早些結婚，但是朱波比故意一拖再拖，只因爲他覺得世界漂亮的女人實在太多了，假如結了婚，豈不是只可以對住一個？他要趁住自己還年青，多結識他心目中的美女。

在朱波比的心目中，胡若蘭不但艷麗動人，更有一股成熟美，她的眼睛，笑容以及身體上所散發出來的一股魅力，在一般少女的身上根本無法尋覓。

他們的約會已有好幾次，胡若蘭對朱波比總是若即若離，也正是因爲這樣，朱波比才更加希望得到她，這大概就是男女間的追求心理，越難得到的，便會越加覺得稀罕，胡若蘭也充份掌握了朱波比的心理。

離開咖啡座之後，朱波比提議去遊車河，但是，當胡若蘭坐上他那輛名貴的保時捷跑車時，却苦笑道：「這種跑車當然不能開得太慢，如果開得太慢，是會給人家取笑的，可不是嗎？」

「你怕我開快車？」

「我並非怕，只是我還未眞正享受過人生，死了之後怕閻王責怪而已。」

「那麼，我可以把車子開慢一些。」

「這種車開得太慢，就會不像樣，不如我們找個地方跳舞，可比起在街上賽車豈不更好？」

「我一向尊重小姐的意見，」朱波比一邊把車子開出，一邊說道：「我們就去的士高跳舞吧？」

「不，的士高的音樂在燈光好容易令人瘋顛的，讓我帶你去一個地方吧！」胡若蘭口講指劃的，指示着朱波比把車子開往一條街道。

朱波比停好了車子之後，仰首四望，奇怪地問：「這是甚麼夜總會？怎麼連招牌也沒有一個？」

胡若蘭笑道：「瞧你這個大孩子吧，難道還担心我會拐了你麼？告訴你，這是一間高級私家俱樂部，裏面有得玩，有得吃，更有音樂茶舞，是個十分理想的好去處。」

離開了那輛跑車，胡若蘭親熱地挽住朱波比的手臂，進入一幢多層大廈去。

「我雖然思想頗新潮，但對於音樂方面反而喜歡古典的。」胡若蘭一邊走進了其中一座升降機，一邊說道：「尤其是華爾滋和探戈節奏的舞曲，相信一百年以後仍然還是那麼多姿多采。」

升降機在高層停下來，朱波比發覺那兒只像一般住宅單位，只是門面設計得比較開朗，一列常青的室內植物沿住走廊，一直向住那寬闊的閘門伸展，與門前那塊棗紅色的地毡互相輝映！

胡若蘭一邊伸手去按門鈴，一邊對朱波比道：「這是一間非常高貴的私家俱樂部，祇招待相熟的男女賓客，陌生人如果獨自摸到這兒來，根本不得其門而入。」

門開了，出現一個白衫黑褲的女傭；胡若蘭跟她招呼，這才見她將閘門拉開。

入到屋內，又是一個佈置豪華的客廳，然而那女傭並沒有招呼他們在這裏坐下來。

那女傭一邊把閘門關上一邊對胡若蘭道：「胡小姐，今天用『〇五五』啊！」

朱波比聽得一頭霧水，只跟着胡若蘭朝住屋內通道走進去！毫無疑問，胡若蘭是這兒的識途老馬！

通道盡頭處有個按鍵式的掛牆電話，胡若蘭拿起了電話筒，按下了「〇五五」的密碼之後，一幅牆壁隨即移開，裏面又是另外一個世界。

胡若蘭拖住朱波比入內，只見裏面有個小舞台，舞台上擺滿了樂器，前面有個光滑可鑑的舞池；這邊一角有個酒吧，那邊又是另一條通道。

一名穿着制服的侍者，笑容滿面地走過來招呼他們；胡若蘭却好不驚奇地問：「怎麼今天這樣靜？」

那侍者道：「時間尙早，二位請先到

那邊喝杯酒吧。」

二人來到了酒吧前面坐下來，酒保給他們調了兩杯鷄尾酒。胡若蘭故意問酒保：「貴賓房裏面有人嗎？」

「好幾間早就有人來了。」酒保道。

胡若蘭於是回頭對朱波比說：「既然來了，不如就讓我們進去玩玩好嗎？反正時間尙早呢。」

朱波比難得胡若蘭開心，自然奉陪到底。

他們捧住那杯酒，在胡若蘭的引領下進入其中一間貴賓房，只見裏面巳坐了好幾個人，看來全是衣著光鮮的上流社會人物。這班人正在圍住一張圓桌賭沙蟹。胡若蘭與其中一人招呼。

他們顯然是認識的，朱波比聽到胡若蘭稱呼那中年人爲「表叔」。那中年人輸得頭筋也現了。

胡若蘭回頭問朱波比：「我們也玩玩好嗎？」朱波比爲了討胡若蘭歡心，終於入局；於是本來是四個人的沙蟹局，現在加入朱波比，就變了五個。

朱波比與胡若蘭併肩作戰，二人有商有量，怪親嫟的，不知羨煞了幾許旁人。

朱波比本來對賭沙蟹就很有興趣，現在更與他心目中追求的女人肩併肩，面貼面的，自然賭得更加開心，難得的是贏了錢，於是朱波比賭得更輕鬆。

「沙蟹」是所有各種賭博之中最講究技術的一種，入局的人無論在估計敵情，以及注碼的大小分配等等，都須要高度冷靜的頭腦；勝與負之間，往往相差只隔一綫。

由於剛才贏得實在太過容易，所以朱波比漸漸產生了輕敵的心理；也可能因爲自己本身是個富家子弟，身邊的錢太多了，所以一口氣接連輸了幾手，「寃家牌」，頓然由贏家變了大輸家。

胡若蘭顯得忐忑不安，也不好意思再參加任何意見，因爲到了那時候爲止，朱波比巳倒輸了數萬元現金；再賭下去，就要開支票了。

朱波比是個好勝心十分强的人，胡若蘭示意他走，他偏要賭下去！她也沒有辦法，只好欵在一旁。

其實朱波比也輸得心服口服，因爲那幾手牌都十分「寃家」。例如一手牌他掌握了「陰陽A」，自然不會剛開始就嚇怕人的，直至對三張牌派來一張「9」，其他四家的牌分別是：「10K」，「78」，「Q4」以及「23」等。自然是最後派得一張「K」的人出錢。那人出了一千元，他是輸家之一，所以大家都心中有數，認定他的目的是「搶錢」；因爲「偸鷄」成功的話，牌風就可以能一路順下去。隨時都可能由「大輸家」變爲「大贏家」，所以賭沙蟹有時很邪門的。

因此，當時每一家都跟進了，只有朱波比反大，跟了一千元之外，再加二千元，這一招在他來說，算得是「投石問路」。但亦有人以爲他「偸鷄」，自然亦有人相信他若非「A」一對，便是「9」一對。所以有人棄牌，但牌面「10K」的一家却跟進了，看來他是騎虎難下。而最令人感到驚奇的，還是那位坐在朱波比下家的「湯先生」，這中年人的牌面只不過是「23」而巳，他居然也在一考慮之後跟進了。偏偏這傢伙剛剛才試過一再連兩次「偸鷄」，結果都被人捉住了鷄脚。

五家最後就只剩下了三家，於是又開始派出了第四張牌。「10K」一家派來一張無關重要的「8」，變了「10K8」；而朱波比這一家派了一張「9」變了「A99」，自然就是「9」一對；下家「23」之外加了一張「2」，亦即表面「2」一對。

照規矩，「9」一對的朱波比出錢，他估計枱面巳有萬多元，自己掌握了「A」、「9」各一對，到目前爲止仍然是穩贏的。因此，錢如果出得太多，對手會立即棄牌，他最多可以贏盡枱面這萬多元。

凡是喜歡賭博的人，都有一種强烈的貪念，尤其是喜歡賭沙蟹的人，拿不到一手好牌的時候，總希望有一手好牌；等到掌握一手好牌，就自然希望大大地贏一筆。所以朱波比有此機會，自然不肯放過。

他試出一萬元，但是他的現錢巳經輸光了，所以他問入局的人，肯不肯收受支票。而入局的人之中，那個被胡若蘭稱爲表叔的「何先生」，曾徵詢過胡若蘭的意見，他們的意思就是彼此第一次見面，雙方不明底細，人旣然是胡若蘭帶進來的，自然就要胡若蘭負責。

胡若蘭自然也爽快答允願負上這種兌現的責任。

朱波比出了一萬元之後，下家「232」首先作了一次十分謹愼的考慮，因爲他的牌面太小了，除非底牌又是「2」，那麼就是三條「2」，自然隨時跟進；但是，萬一底牌是「3」，變了「2」、「3」兩對的話，他就不得不小心了。因爲朱波比隨時也擁有兩對：「9」、「A」各一對，巳是贏定這位湯先生的。

不過從另一角度估計：朱波比到了第三張牌才出錢，隨時有「借A偸鷄」的可能，尤其是此時的他是大輸家，正如廣東俗語所謂「博懵」是大有可能的。

當然，朱波比憑牌面「A99」，亦隨時會有可能是三條「9」的格局。所以也難怪連偸兩次鷄的湯先生，這時想完又想，小心謹愼。

最後他不但跟進還加大了二萬元。這一着自然又是「投石問路」性質——最低限度表面上湯先生要問一問朱波比的底牌會不會是「9」；如果是三條「9」，他應該毫不猶疑地反大。否則，底牌可能是「A」，亦即「A」、「9」兩對，那就後果難料了。

朱波比果然就是「A」、「9」兩對，他這格局只有可能輸三條「2」，何況還有最後一張牌博呢，所以這一口氣實在咽不下去。最後也跟進了。

第五張牌派給了朱波比一張「A」，變了「A俘虜」。

朱波比看牌時手也震了，他正是希望派來一張「A」，即使「9」也好，但怎麼也不及「A」理想，想不到果然如願以償！而另一家早在第四張牌之後棄權了。

最後一張牌竟然是「2」，他的心亦當堂之震撼一下。

現在朱波比的牌面應該是：「A99

A」。

湯先生的牌面是「2322」。

朱波比已經知道自己的底牌是「A」亦即所謂「A俘虜」。但對方的底牌他却不知道;而賭沙蟹的最大趣味性以及刺激性,就在彼此不知道對方的底牌。

照牌例,主動權應該在湯先生。他未出錢之前,却在估計敵情,以及盤算着桌面上那一大堆錢究竟有多少。

另一方面,朱波比也在估計他的對手的底牌。假如湯先生的底牌不是「2」,最低限度也應該是「3」。因爲那底牌是一張無關重要的的牌,他早該棄牌了,爲甚麼還要跟得這麼緊?

果然湯先生一再考慮之後,香烟幾乎也抽了一支,才下注十萬元。全場爲之鴉雀無聲。

朱波比却在無意之間,發覺他手也震抖起來,連帶關係令到這位湯先生的動作也有點失常地緩慢下來。

湯先生面前放了一個銀光閃閃的打火機,朱波比早已非常細心地留意到打火機表面的反映;只可惜每一次湯先生的動作太快,所以打火機表面的光澤無法反映出他的底牌是甚麼,但最這緊張關頭,湯先生偏偏就是因爲心情太過緊張,以致動作稍爲緩慢,所以當他放下那底牌時,打火機就剛好反映出底牌原來是一張「3」。

朱波比清清楚楚看見那是一張「3」,因爲那打火機表面的光澤簡直有如一面鏡子。他自問並沒有看錯。因此,湯先生應該是「2俘虜」。其實就算「2俘虜」也不應該出這麼多的錢,因爲對手露面的牌既是「A99A」隨時會是「A俘虜」或「9俘虜」,任何一種牌都足以贏對手了。湯先生出十萬元的目的,分明是想嚇窒對手,亦即俗語所謂「偷鷄」。假如朱波比不是窺見了他的底牌,也眞有點担心他的底牌會是「2」,亦即「四條2」。

就站在第三者立場分析,當作完全不知雙方底牌,湯先生這手牌如果是「四條2」的話,最佳注碼應該是五萬元,因爲既是贏定了對方,這樣還希望對方跟進或反大。但對朱波比這大輸家而言,十萬元似乎太多了。結果朱波比不但跟進,而且還反大十萬元。

朱波比就是以牌論牌,也很應該反大,因爲自己手上這一手牌每一隻都大過對方,就是只輸「四條2」。何況現在朱波比已窺破了對方的底牌只是「3」,不是「2」呢。所以他只反大十萬元,已算是留有餘地了。

留有餘地也有餘地的好處,如果反大得太多,對方說不定會立即就棄牌。

但是現在,這位湯先生却給他弄得滿額大汗。雖然這間貴賓房之內裝有空氣調節系統,他還冒出汗來。由此可見,他的心情必然非常之緊張。

湯先生又重燃另一支香烟,再次看他的底牌,爲了讓對方更易上當,朱波比不再注意那個打火機了。

湯先生放好了底牌之後,看看枱面的錢,又看看對方的牌面!然後又掏出了他的手帕來,抹去了額上的汗,再揩着雙手;看來他的手心也滲出了冷汗來。

在場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湯先生這一回正是「騎虎難下」。

如果他立即棄牌的話,那十多萬元輸定了;相反,如果他要看看對方的底牌,就必須再拿十萬元出來。就是在外人來看,他也隨時會輸掉!

因此,許多人都估計湯先生必然棄牌了。但是結果却剛好相反,他不但跟進朱波比那十萬元,還再反大十萬元。

朱波比也眞的給他嚇得一跳!如果不是早已偸窺到他的底牌的話,朱波比也會「到此爲止」,但是,問題却是明知對方只是「2俘虜」,那是「俘虜」之中最小的一種,而自己却掌握了最大的一種「A俘虜」,怎可以眼光光讓對方以「最小」欺「最大」呢?

因此朱波比一方面是心裏感覺得湯先生太過猖狂,明明是「偷鷄」,却企圖以錢嚇倒朱波比,豈非過份?朱波比既是富有的公子哥兒,那口氣更難咽得下,所以也就毫不考慮地,跟了二十萬元之後,再加三十萬元上去,總數已是五十萬元了。

本來十分平常的一手牌,桌面上只有萬餘元,現在賭剩兩家之後,最後計算一下,已達到一百二十萬元;如果湯先生再跟三十萬元,總數便是一百五十萬元了。

因此也難怪在場的人都替他們緊張。

湯先生這時候反而變得毫不緊張,他簽好了一張支票,投入桌子的中央去,態度輕鬆的對朱波比道:「今晚算是我們初次相識,否則,我可能再反大你五十萬元。現在我們就這樣隨便玩玩算數!」

朱波比一聽到這裏,心裏頓感不妙!可不是嗎?明明是自己贏定了對方,爲甚麼對方却會說出這一番說話來?也難怪朱波比聽得一頭霧水。

但對旁人來說,可能是「旁觀者清」,好容易就會聽出了個中奧妙來;那必然是湯先生勝券在握,才會這麼樣對朱波比講出了這一番說話來。

由於湯先生只是跟進,並無再次反大,所以雙方都到了攤牌的時候了,局內人固然緊張萬分,就是局外人也替湯先生和朱波比緊張。

尤其是呆立一旁,由「半份合夥人」姿態,以至自動退出,改做「旁觀者」的胡若蘭,這時候更加有些「心有不忍」地瞪住「面有得色」的朱波比。

事實上朱波比直到現在,仍然以爲自己這一手牌「A俘虜」贏定了。雖然他聽不明白湯先生的說話。

不過,朱波比很快就可以明白過來,因爲湯先生終於也要把他的底牌揭開了。原來那張底牌竟然會是「2」,而不是「3」,爲甚麼會如此?

朱波比在這刹那間,差兒些就暈倒過去!

是他自己眼花,還是有些甚麼古怪?爲甚麼明明是「3」,又變了「2」呢?難道對方會玩魔術?

無論如何,朱波比也輸定了,因爲人家是「四條2」,而他自己只不過是「A俘虜」。

其實就是「A俘虜」也相當大了,而且已經十分難得。賭沙蟹能掌握到這樣一手牌,已是難能可貴;也正是因爲這樣,才會令到朱波比糾纏下去!結果這一場牌

,就令到他輸了八十萬元。

這八十萬元之中,除了數萬元現金之外,七十餘萬俱是支票,而且盡是朱波比簽名的。

湯先生一邊收拾桌面的現金和支票,一邊問朱波比:「朱公子,今天這時候恐怕銀行已休息了,閣下簽發的支票,是否明天一早就可以兌現?」

朱波比也明知自己的私人戶口不會有這許多現金,他當然也了解到簽發空頭支票是列入刑事案的。所以他就央求說:「我担心銀行戶口的現金不足,可否寬限多三幾天?因爲數目實在太大啊!」

「朱公子,你可不是開玩笑吧?數十萬元對閣下來說,又算得甚麼?」湯先生回頭又瞪住胡若蘭:「而且,這件事又是由胡小姐從中保證,我們才會答應閣下開支票當現金去賭,但是現在——」

朱波比一方面不想令胡若蘭尷尬,但另一方面又因爲這是一筆賭賬,如何能對他父親直言?

朱波比向胡若蘭瞥了一眼,目光中充滿了求助的成份,胡若蘭於是對那位湯先生說道:「朱公子是世家子弟決不會欠你的。但這麼一大筆現金,現在又是下班的時間,明日他存欵入銀行,相信你們後天就可以到銀行去提欵。」跟着她又回頭問朱波比:「我們現在就走好嗎?」

朱波比有苦難言,無奈在胡若蘭的面前,他又怎可以向對方求情?反正明天還有一天的時間籌措,惟有到時再另想辦法吧!

胡若蘭表面上總算替朱波比打了一個圓場。

離開那間私家俱樂部,原來又另有門徑,進來是可以由一個豪華的住宅單位入內,但是出去之時,却轉彎抹角的,進了好長的一條走廊。

最後他們竟然可以進入一間光綫暗淡的夜總會飯店來,而其中要由侍者帶路,也要乘搭升降機,弄得朱波比頭也昏,眼亦花。

他們是由夜總會一條轉彎抹角的走廊出來,那兒竟然也有侍應接應,看來他們一定是有安排。

胡若蘭提議就在這裏吃晚飯,朱波比沒有意見。

這間夜總會很够情調,本來正是情侶們的好去處,但是,朱波比心理上很受影响,他認定這兒與那間私家俱樂部之間必然有很密切的連系,否則又怎可以在內部互相貫通呢?難怪朱波比老是坐得不舒服。

他左張右望,又仰望天花板等處,彷彿担心那兒有秘路電視監視似的。

胡若蘭坐下之後,不好意思地說:「害你輸了那麼多錢,實在很不好意思。」

朱波比却苦笑道:「那是無奈何的事,我自己運氣不濟,手風不好。」

「本來你不該堅持要賭下去,輸了身上數萬元算了。」胡若蘭說。

「算了?」朱波比佯作大方,「錢輸了有甚麼要緊呢,反正數目不大。」

胡若蘭幾乎忍不住笑了,但她却還是强忍着。回頭又問朱波比:「明天你是否有錢入銀行?」

「我當然有啊,」朱波比在女人面前從不認低的,「你可能不了解銀行存欵的情形,支票戶從來沒有利息,但是却很方便,我的支票戶也因爲沒有利息收取,只存放三二十萬元而已。明天我只要撥個電話給銀行方面,他們就會支付那筆錢給他們,不過,坦白說句,今天所遭遇到的事,我有些懷疑。」

胡若蘭這一驚非同小可,忙問朱波比:「你懷疑甚麼?難道你——」她只怕對方已懷疑到她的身上來。

朱波比生疑道:「你以爲他們會不會出老千?」

胡若蘭的心絃震盪了一下。

她幾乎不敢正視朱波比,因爲只有她心底裏才明白,這的確是一個事先處心佈置的老千局。

但朱波比却偏偏瞪住她:「輸了數十萬元那一手牌,湯先生明明是『2俘虜』,但開牌時却變了『四條2』,這豈非有些古怪麼?」

胡若蘭反問道:「你怎麼知道他的底牌是『2』?」

其實朱波比並不清楚其中內幕,一切只憑猜測而已。他的目的也沒有甚麼,只不過是爲了解釋他爲甚麼戶口會沒有錢,以及爲甚麼要求對方延遲三幾天才去提欵,理由原來就是由於他有所懷疑。

現在他被問及如何知道對方的底牌,他覺得也不可以直說出來,以免胡若蘭覺得他爲人奸詐。

朱波比想了想,這才說道:「不知是否眼花,我記得較早時,曾出現過一張『2』,所以我才認爲不可能再有四張『2』出現!」

這本來就是一個老千局,所以胡若蘭也不明白湯百樂那傢伙用的究竟是甚麼手法。

湯百樂這班老千既然存心要讓朱波比上當,自然會安排許多『假局』,例如故意利用那個打火機反映出底牌……等等,讓朱波比敗得有口難言。

然而這一切,胡若蘭根本就不知道。

她的責任只是引誘朱波比送上門來,所以,朱波比如果稍爲清醒一些,也會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無奈當時的朱波比,已被胡若蘭美色迷住了。

離開夜總會之前,直到要結賬,朱波比才發覺自己的確輸到頭昏,腦也脹了,原來他那眞皮的男庄手袋裏面,現時現金也不足一百元。

說起來未免笑話,億萬富翁之子,連請女朋友吃一頓普普通通的晚飯也不够錢,的確令人難以置信,但胡若蘭却明白到,他身上所有的現金只不過輸掉了。

於是他用信用咭結賬。

但是,夜總會的侍應生很有禮貌地回答他:「對不起,先生,這兒是不接受任何信用咭的。」

朱波比一時之間固然下不了台,同時亦想起這間夜總會分明與私家俱樂部蛇鼠一窩。

因此他勃然大怒:「爲甚麼不可以用信用咭?」

朱波比是富家子弟,父親朱標有錢有面,平時出來交際應酬不但多,而且還要講究體面,所以身邊帶着不少信用咭,無

奈這間夜總會竟然說不用任何信用咭。

朱波比正感到難下台之際，胡若蘭已付了錢給侍應生，這才替他打了圓場。

本來朱波比對胡若蘭另有企圖，但經此一夜後他已是興趣索然；只因爲經他簽出去的支票，銀碼總數就超過了七十萬元之多，這當然不是一個小數目。

胡若蘭當然也非常了解他的心境，無奈她連自己也有點兒身不由己，自然是愛莫能助；甚至明知不應該做的事也做了。但無論如何，朱波比也不會怪責她，因爲至今爲止，他還看不出那是一個老千局。

離開了夜總會，朱波比首先開車送胡若蘭返家去，然後他才去找一個朋友。

時間已是將近午夜時份。

朱波比停車路旁，然後探首車窗外，仰望到對面一幢的豪華住宅大厦去，他留意到其中一個單位，那窗口却黑沉沉的，主人家可能睡了，也可能外出未返。

朱波比很失望，想開車離去；但回心想想，即使返家去也睡不着的，以其失眠不如在這裏等下去。

但是等到甚麼時候？

還是明天再說吧！然而明天還一樣要找朋友帮忙，因爲這麼大的數目，他父親即使肯付出，也勢必追究；如果知道他輸在賭桌上，只怕會氣得半死。那時就後果難料，所以他寧願找朋友帮忙。

這個時間訪友其實最不適合，但是却很少機會讓他撲空。一般人都會在這時候上床睡覺，好夢正甜之際，忽然被人騷擾，相信最有忍耐力的人也會生氣。然而朱波比已顧不了這許多，只要不讓他撲空就行。於是他決定登樓探訪這位朋友。

在他的心目中，也只有這位朋友可以設法帮帮他，其他大多是酒肉朋友，有飲有食自然奉承周到，有事求他，他們就會顧左右而言他。到頭來還是帮不了他。

朱波比乘升降機登上其中一個住宅單位，下定決心去按門鈴；出乎意料之外，門很快就開了。

他望了屋內，裏面竟然一片漆黑。

朱波比在猶疑中有些害怕，但是當他回心一想：他這位朋友做人處世，對人對事，往往有令人意料不到之處，他就壯着胆子入內。豈料他入到屋內之後立刻就感到有些不妙，黑暗之中突然有人朝他飛撲過來！

朱波比入屋第一件事自然就是呼喚主人的名字。但是他進來不及開口，大門已「砰」然關上了，隨即見到一團黑影飛撲過來。

此情此景，相信任何人也會被對方嚇個半死！

朱波比這公子哥兒自不例外，不過那陣驟然的驚恐，令到他在刹那間一掃而空，換過來的就是無限的驚奇，因爲投入他懷抱中的，却是一具軟綿綿的女性胴體，就算在黑暗中他也可以觸覺分析到那女子的身裁健美，熱情如火，他被吻得幾乎無法喘息。

暖洋洋，滑溜溜的肌膚，三圍尺碼玲瓏浮凸，即使瞎子也可以感覺得到這是個可人兒。

但在另一方面，朱波比又驚奇得難以形容。爲甚麼會這樣？他要探訪的絕對不是個女朋友，而是個男子漢；他也明白這位男朋友家裏只有他自己獨居於此。又何來一個如此熱情如火的女子？

一千個問號在朱波比腦際盤旋之際，他已身不由主地被人推倒在地毡之上。

還好地毡又厚又軟，否則那一下子往後倒下就够他受了。因爲女子幾乎把整具赤裸裸的胴體的壓力全都放在他的身體之上，弄得他幾乎無法呼吸。

朱波比滿以爲倒下去之後，總有機會讓他說話了，可惜那兩瓣灼熱的櫻唇却沒有離開過他那想說話的咀巴。

那女子就像玩摔角一樣，摟抱着他在地毡之上打滾，令到他既驚奇又担心；驚奇的自然是眼前這種遭遇，担心的却是好容易在黑暗中被撞傷，撞死。

突然間那女子反過來把他按在地毡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他雙手反綁；他想呼叫，可惜他僅僅問了一句：「你是誰？」對方已用一方手帕把他的咀巴塞住。

朱波比這時才感到不妙，迅速飛起一腳，較準那女子站的方位踢過去，他覺得此時再不反抗，只怕這一輩子再也沒有機會，甚至可能死得不明不白。

但是，那女子身手實在敏捷，同時她是主動，必然比較他更熟習這兒的黑暗環境，就像在黑暗的電影院裏一樣，總是最先進去的人佔便宜。

那女子十分靈敏，幾乎每一個動作，顯示出她是個懂得武功，受過訓練，所以朱波比的反抗，只有增加他自己本身的痛苦而已！當他那一腳踢空之後，那女子已轉過了另一方向，反而把他撩倒。

朱波比雙手已被反綁，所以倒地後一時之間無法站立起來，那女子連他雙足也綑綁起來。

朱波比在黑暗中簡直無法動彈。他的手足均被綑綁，連嘴巴也被塞進了一方手帕，自然無法呼救。

那女人究竟是誰？爲甚麼她會赤裸裸的出現在黑暗之中？又爲甚麼會這樣對待自己？——朱波比固然想不通，就是那女子到底是怎麼模樣兒他也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可以在黑暗中感覺到那女子渾身赤裸裸的，一絲不掛，因爲她曾擁抱着他隨地滾啊！

可能是弄錯了地方——朱波比正在這麼想，「拍」一聲，室內的燈光就亮了起來。

「你是誰？」那女人這時已把胸圍戴上，也穿了三角褲，體態却是那麼的迷人，她怔怔地盯實坐在地上的朱波比，目光中充滿了驚奇！

朱波比此刻亦無心情欣賞她那美麗的胴體，急急轉住室內環顧了一周。

他自問並未摸錯了門口，而只是屋內的「主人」已由男的換了眼前這女的。

朱波比把視綫移到那女子的臉上。「小姐，要提出質疑的應該是我。」他苦笑一下：「你究竟是誰？」

那女郎一邊把一襲半透明睡袍，迎頭套下，一邊說道：「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你應該是一名白撞。請你猜猜，如果我報警，你還有甚麼藉口？」

朱波比再一次仔細辨認了這屋內的環境後便說：「請問你，這裏是姓游的？」

女郎一怔：「你究竟想找誰？」

「游天虹——」朱波比仍然在左望右望，「我要找我的朋友游天虹，我認爲這正是他的住所。」

「三更半夜，你找他幹嗎？」這等於聯接承認，這就是游天虹的住宅，是以朱波比心理上也開始比較安定下來，最低限度沒有剛才那麼恐懼。

「我有十分重要的事情找他，他在家嗎？」

「不在！」女郎瞪住他苦笑：「不妨告訴你，剛才我睡得朦朦朧朧，在門眼中看錯了人，以爲你就是他呢。想不到却便宜了你。」

她最後那一句話的意思，朱波比也聽得懂，那是指她曾經赤裸裸地去擁抱他，也等於說，他不應該享有這份艷福。所以才說：「便宜了你」。

朱波比且知道游天虹那傢伙是個風流種子，就是從未想到竟然會有這麼漂亮的女子赤裸着身體等他回來，朱波比不但有錢，自問也生得英俊瀟洒，爲甚麼老是比不上游天虹呢？他眞不服氣。

「我是游天虹的朋友，請你放了我再說好嗎？」朱波比對那女郎說道。

那女郎不斷在客廳裏來回踱着方步，一時走近門眼處外望，一時又靠近窗後俯視街上的情形。

她好像沒有聽到朱波比提出的請求，朱波比想站起來，無奈雙足也有繩子綑綁着。

他惟有再把那一番說話再說了一次。

這一次，她肯定是聽到了。於是她回過頭來：「游天虹一時未回來，我是不會放開你！」她又說：「除了他之外，誰可以證明你剛才那一番話是眞的？」

朱波比了解游天虹此人的生活方式，他可能跟人家賭博賭個通宵達旦，也可能跟一些酒女在酒吧，夜總會或者夜店等處，喝酒談笑，直至打烊。

因此，萬一游天虹今夜又賭個通宵，朱波比就苦透了。他試探地問：「小姐，你是否跟他有約？」

是的，如果他們事先有約的話，游天虹等會兒一定會回來的，豈料她却說道：「不！我找了他整個下午也找不到他，所以才跑到這兒來等他，想不到却等着一個從未見過的人，因此我又怎麼可以相信你們是朋友？」

朱波比心裏想：「萬一游天虹深夜未返，這樣子被她綑綁着一直到天亮，相信手足一定變得痳木不仁。

「你要怎麼樣才肯相信我？」

「你說你是游天虹的朋友，當然要他本人回來才可以證明啊！」那女郎回到沙發上坐了下來！

「萬一他今晚一直不回來呢？」

「那麼，我只好把你交給警察。」

「我的天啊！你怎麼可以這樣把我當作小偷？」

「我不把你當作小偷，難道把你當作百萬富翁？」

朱波比苦笑道：「今時今日，就算有一百萬也只可以購買一個住宅單位，怎麼可以稱得上富翁？」他又反問道：「你可聽過朱標這名字？」

「當然聽過，他是本市的億萬富翁。」女郎眉毛一揚：「難道你又想自稱是朱標的兒子麼？」

「我本來就是朱標的兒子！」朱波比有些啼笑皆非：「我叫朱波比……」

「哈哈哈……」她忍不住前仰後合地笑了起來！

但是，她的笑聲突然自動中止下來。因爲她的視綫所及，彷彿瞥見了睡房那邊有人影一閃！

奇怪！怎麼會有第三個人在這裏面？

朱波比雖然被這女郎綑綁住手脚，坐在不同的角度，但從那女郎面部的表情，也可以看出有點不對勁。

「有甚麼事情？」朱波比忍不住低聲的問道。

女郎一邊惶恐地瞪住臥室那邊，一邊喃喃自語地說：「奇怪！怎麼會有人在這房間裏走動？」

「會不會是游天虹？」

「不！不可能的，我在這裏已經等了他半晚。」女郎又說：「我進來時，這屋子裏根本沒有人！」

「可能是眞的有小偷摸了入來！」

「那怎麼辦？」女郎急起來，已搶到了電話機的旁邊：「不如趕快報警！」

說着，她已將電話筒拿起來。

「這裏是警察局。」電話筒裏面忽然傳出了聲音：「小姐，有甚麼事？」

「嗯！這裏是——」女郎突然又想起自己只拿起了電話筒，根本未撥過一個號碼，綫路又怎麼可能直通往警察局去呢？簡直就是見鬼。所以她明明是要說出這裏地址的，也中途頓住了。

電話筒裏面又繼續傳來了一個男子的聲音：「小姐，三更半夜，你擅自闖進一個男子漢的住宅裏，可知道犯了甚麼罪名嗎？」

「……哦！」她若有所思：「嘿！原來是你！」

朱波比呆坐在地毡之上，根本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的事情。這時只見女郎「叮」的一聲把電話筒擱上，一陣風似的衝進了臥室裏面去。

房間裏面，游天虹正含笑站在床頭几旁邊：「床頭几之上有一具電話分機。他剛把電話筒放下來，那女郎已在門角摸到了燈掣，亮了臥室的燈。

「該死的！」她含嗔帶怒，直衝向游天虹的面前，「我差些兒給你嚇僵了！」

她撲進游天虹的懷抱中，握起粉拳就要毆打他；但是游天虹反握住她的手腕，順勢把她緊緊地擁抱着，一邊格格地笑，一邊吻她。

「你幾時回來的？」她忍不住又問。

「不到幾分鐘。」游天虹反問道：「你來了很久麼？」

「嘿！提起我就恨不得宰了你！」她生氣地鼓起了腮兒，嬌俏中有一份蠻勁，「累我等了你大半晚，到頭來還害得我在你朋友面前出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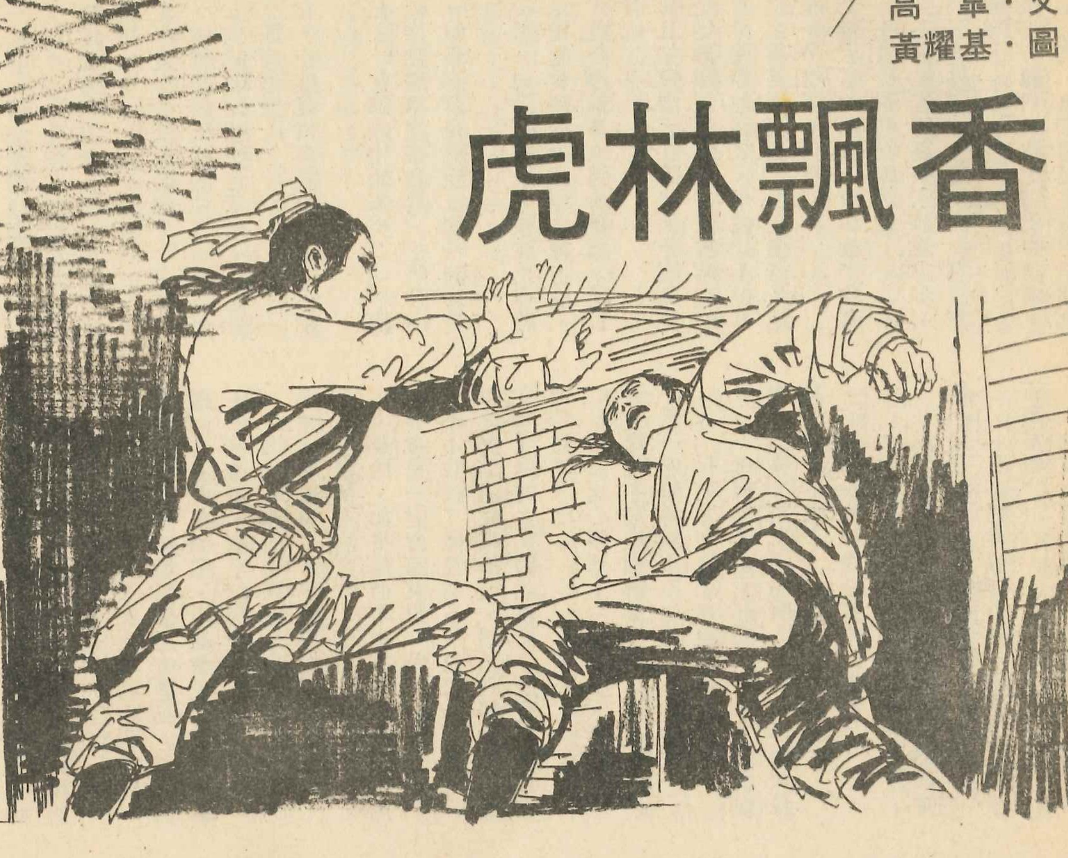
「甚麼朋友？」游天虹出奇地問：「就是被你綁住了手脚的那個男子麼？」

——未完——

俠義中篇故事

高皐·文
黃耀基·圖

香飄林虎



前文提要

季伯玉怕愈涵梅揭穿僞裝，芳兒送金蓮花並傳授「金鋒三殺」以防萬一。孤竹帮再與季伯玉約鬥，愈涵梅與江湖八俠士協助戰勝孤竹帮。她當場揭穿季伯玉僞裝，幸好關侯和水飄香相認解圍，三人回客棧聚別，水飄香埋怨季伯玉另有新歡，將金蓮花代還給芳兒，芳兒一氣而走，她追出店門遇淫賊竹龍引至蘆葦叢中的烏篷船內，沿黃河順流向山東而去。這邊季關二人知道她失踪，分途向黃河南北找尋。季伯玉主僕在黃河渡口碰上王爺，王爺反臉怪他奪去愈涵梅，將金筆扎傷他的左胸，又遇芳兒前來救護，幸免一死，隨着一同渡河找水飄香去了。

義兄救蘭妹　擄刦竹姑娘

沈芳兒道：「那你是要往北邊一直追尋下去了，咱們今天走不走？」

季伯玉道：「當然要走，妳回黃山去吧，將來有暇我會去看妳的。」

沈芳兒道：「不，家師原是叫我下山歷練的，所以我不想回黃山，再說你傷勢還沒有痊愈，也使人放心不下。」

季伯玉道：「這個……」

沈芳兒道：「大哥，我只是跟着你在江湖上歷練一下，不會碍着你什麼的。」

季伯玉搓搓手道：「可是……妹子……咳……」

沈芳兒嫣然一笑道：「放心吧，大哥，待找到水姑娘我就離開，我不會讓你爲難的。」

這位嬌柔的姑娘，實在惹人憐愛，她的要求，也叫人不忍拒絕，何況找到水飄香她就走，似乎沒有理由硬逼着她離開，季伯玉雖是覺得跟她一道有些不妥，最後還是答允了，他叫辛大替她買了一匹馬，四人四騎沿官道一逕北上。

在途中，長日無聊，除了打探水飄香的踪跡，沈芳兒時常會跟季伯玉閒聊。

「大哥，金蓮花你還要不要？」

季伯玉道：「不必了，咱們既走在一道，放在妳的身上還不是一樣麼？」

沈芳兒道：「那……還有兩招劍法我教給你。」

季伯玉道：「多謝妳，妹子，不過我也獲得九招劍法，似乎不在妳那金鋒三殺之下。」

沈芳兒驚喜道：「當眞麼？大哥，那叫甚麼劍法？」

季伯玉道：「名叫揮雲劍法，好像是我師門失傳的武功，不過由於時間倉促，我還沒有練習。」

沈芳兒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大哥，有一件事，我不能不說……」

季伯玉道：「甚麼事？妹子，妳說吧，我不會怪妳的。」

沈芳兒道：「我很少行走江湖，到現在才發覺江湖竟是如此的可怕……」

季伯玉道：「妳發現了甚麼？」

沈芳兒道：「這個……不說也罷，我只是想勸大哥，江湖上恩怨似乎是數不完，理不清的，倒不如找一個清靜之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那該多好。」

季伯玉面色一整道：「妳這是逃避了，妹子，天地之間，有善有惡，有邪有正，雖然有時候會道消魔長，邪惡囂張，但終必是被正義的消滅，如果人人逃避，使老弱塡溝壑，壯者走四方，那還成什麼世界？」

一頓接道：「妳究竟瞧到了甚麼？說吧，妹子，說出來咱們才可能研究一個對策。」

沈芳兒沉吟良久，終於幽幽一嘆道：「好，我說，不過小妹所知不多……」

季伯玉道：「不要緊，妳知道多少就說多少。」

沈芳兒道：「目前天下武林齊集鄭州，是我爹的一項陰謀，不過這不能怪他，因爲他是受人挾持……」

季伯玉愕然道：「妹子，此話是否當眞？」

沈芳兒一嘆道：「如非我親耳聽到，別人怎麼說我都不會相信的。」

季伯玉道：「妳聽到了甚麼？」

沈芳兒道：「有一天深夜我發覺我爹書房的燈還亮着，我悄悄走過去一瞧，發現一個身着紅袍，面戴紅色面具的人坐在椅上，我爹站在椅前跟他交談，由他們交談的內容，我才知道找人簽名，不從者就派人誅殺，都是紅袍人要我爹作的。」

季伯玉道：「那麼孤竹帮果然是跟妳爹勾結的了。但他爲甚麼又派人替我解圍，將十二名孤竹帮的高手置之死地？」

沈芳兒道：「簽名是測驗我爹的聲望，然後就便除去異己，他們原以爲是一個很好的計策，後來發覺反對的太多，可能影响他們更大的計劃，才派人替你解圍，以收拾人心……」

季伯玉道：「他們更大的計劃是甚麼呢？」

沈芳兒道：「不知道，我原想再聽下去的，後來他們計劃要愈涵梅慫慂王爺將你除去，我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就被他們發現了，如非我爹苦苦相求，紅袍人非殺掉我不可。」

季伯玉一嘆道：「妳爹也是一代人傑，想不到竟做別人的傀儡。哦，妹子，妳不知道紅袍人是誰？」

沈芳兒道：「不知道，只聽我爹稱他爲令主。」

季伯玉接問道：「妹子，妳還知道甚麼？」

沈芳兒道：「我就只知道這些，不過，大哥，我想將另兩招金鋒三殺教給你，多會一點武功，總不會吃虧的。」

季伯玉道：「以後再說吧，我現在沒有時間學別的。」

這一席交談，使季伯玉大爲警惕，此後他將全部心力投入「五行化音」及「揮雲劍法」之中，希望及早練會這兩項絕學，以便應付險惡的未來。

這天他們到達河北磁縣以北的光祿鎭，一片蹄聲忽然由身後蓋地而來。

辛大向來騎打量一眼道：「主人，好像是找碴的，咱們要不要進鎭？」

季伯玉向四週流目一瞥道：「咱們去右邊山區，以免驚世駭俗。」

辛大應了一聲，一帶馬頭，領先向右側山區馳去。

季伯玉的傷勢業已痊癒，五行化音心法雖未登堂入室，但內力之强，已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九招揮雲劍法，也練得得心應手，既然有人找碴，正好試試它的威力。

他們進入山區，來騎果然跟入，在一片較爲平坦的山坡之上，來騎已然追得首尾相接。

現在季伯玉瞧明白了，別人是一個逃，大夥追，敢情不是來找碴的。

只不過被追的是關侯的朋友木二先生，追殺他的是湖海豪客易三招，洗劍宮主愈涵梅，以及近二十名面目冷肅的勁裝武士。

木二先生被追殺，季伯玉不能不管，投桃報李嘛，當年在虎林，他受過人家的好處，雖然木二先生送給他一張人皮面具，爲他帶來數不清的煩惱，這是他自己的運氣不好，不能怪在別人的頭上。

再說，寃家路狹，愈涵梅也不會放過他。

弄明白了當前的處境，他決心伸手管管，其實他不管也不行，木二先生已經衝到他的身前，敞開嗓門叫了起來，道：「救命，燕山主，强盜要殺人啦！」

季伯玉微微笑道：「聽說木二先生很會降妖捉怪，幾時變得這麼怕事來的？」

木二先生躲到季伯玉的身後，雖是逃得上氣不接下氣，依然沒有忘記掀掀鼻子，摸摸臀部那些小動作，不過他却沒有答話，因爲愈涵梅正發着尖銳的笑聲。

在一陣刺耳的笑聲之後，愈涵梅迷人的嬌靨之上，射出一片凌厲的殺機，雙目如電，向季伯玉及沈芳兒惡狠狠的一瞥道：「好得很，你們居然郎情妾意，雙宿雙飛起來了，哼，只要愈涵梅還有三寸氣在，絕對不會放過你們！」

季伯玉道：「愈宮主，請妳不要信口雌黃，我跟沈姑娘清清白白，不會像妳想的那麼骯髒。」

易三招有些不解的道：「奇怪，沈大小姐幾時認識燕山主的？」

愈涵梅哼了一聲道：「他是甚麼燕山主？只不過戴着一張很像燕然的人皮面具而已。」

易三招啊了一聲道：「會有這等事？那麼他是誰？」

他是誰？愈涵梅沒有瞧過，自然無法作答，誰知木二先生却聽了起來，道：「小兄弟，是你……」

季伯玉道：「是我，你這張人皮面具可就害慘了我了。」

易三招冷哼一聲道：「你竟敢冒充勾漏山主招搖過市！摘下你的人皮面具，讓我瞧瞧你是甚麼變的。」

季伯玉沒有理會他，愈涵梅又叫了起來，道：「沈大小姐，快過來，沈家是當代的武林第一家，令尊是當代的第一人，大小姐是何等身份，怎能跟一個騙子混在一起！」

沈芳兒淡淡道：「多謝關懷，但人各

有志，我不管別人的事，也希望別人不要管我。」

兪涵梅道：「可是，大小姐，他並不是勾漏山主燕然……」

沈芳兒道：「我知道。」

兪涵梅呆了一呆道：「假燕然，莫非你見不得人？爲甚麼一直要戴着這張人皮面具？」

季伯玉一嘆道：「兪涵梅，你這人實在令人難以理解，妳既已知道我不是勾漏山主，跟妳扯不上半點關係，妳爲甚麼一定要我摘下人皮面具？」

兪涵梅忽然面色一紅道：「怎麼沒有關係？我救過你的生命，爲你負過重傷，難道我就不能瞧一瞧你是甚麼長相？」

季伯玉道：「將來有機會我會讓妳瞧的，現在却有些不便。」

兪涵梅略作沉吟道：「易大俠，咱們只要帶回木二先生，就不必節外生枝了，你看可好？」

易三招點點道：「好吧，假燕然，閣下總該有個稱呼吧，改名易姓可不是一件光榮的事！」

季伯玉道：「你不是叫我假燕然麼？這個名字倒也不錯，其實姓名不過是一個代表，叫甚麼還不都是一樣？」

易三招道：「好，這件事先擱到一邊，咱們跟木二先生有點過節，希望你不要插手。」

木二先生道：「咳，易三招，這話怎麼說，咱們河井不犯，幾時有過節了？」

易三招道：「這話你跟沈大俠說去，識相一點，如果要我們動手你就有苦頭吃了。」

木二先生道：「我幾時又開罪沈振山了？沒有參加他兒子的婚禮，就算犯了王法？」

易三招道：「也可以這麼說，給臉不要臉，只好給你一點教訓。」

木二先生忽然以傳音之術對季伯玉道：「小兄弟，我是你大哥的朋友，你可不能見死不救！」

季伯玉道：「放心吧，二先生，我不會袖手不管的。」

既然有了支援，二先生的胆量一壯，他由季伯玉的身後轉出，伸手摸了一下臀部，道：「要打架的就來，木老二接着你們。」

易三招伸手一揮，一名懷抱長刀的灰衣大漢奔了過來，此人神情森冷，全身上下都放射着一股殺氣，他沒有向木二先生打一聲招呼，寒光急閃就已一刀揮出。

木二先生赤手空拳，只能閃身躲避，灰衣大漢這急如閃電的一刀，只是毫釐之差，幾乎劈中他的肩頭。

刀光再閃，灰衣大漢連連揮刀，木二先生似乎被圈在一片寒芒之中，形勢危殆已極。

沈芳兒面有焦急之色道：「大哥，木二先生太危險了，咱們要不要去救他？」

季伯玉接道：「不要緊，他能够應付的。」

話雖如此，他依然扣了兩枚銅板在手中，準備必要之時支援木二先生。

木二先生沒有讓他失望，當灰衣大漢第九刀劈來之際，他的左手忽然以極端巧妙的手法，一把扣着對方的腕脈，右掌同時一登，灰衣大漢的軀體立即飛了起來，待落地之時，已然氣絕身死了。

他伸手摸摸臀部，一副抱歉的神色道：「對不起，易大俠，貴友是撞到我的掌上自殺，這可不能怪我。」

易三招面色一變道：「木二，你敢行兇！給我殺。」

人影連幌中，一連奔出四名灰衣大漢，四柄明晃晃的鋼刀，一起向木二先生攻去。

一人一刀，他還可以從容應付，四人四刀，他就接應不暇了。

這四人跟第一個人一樣的冷酷，武功已不相上下，木二先生如果再以徒手相搏，必然是一個悲慘的後果，他不想死，只得使用從不輕用的武器。

其實這件武器平常得很，只是一條藍布腰帶。

這條腰帶却像遊龍一般的夭矯，它捲飛了四柄長刀，也捲飛了四具人體，使得易三招目瞪口呆驚訝得半晌說不出話來。

腰帶一收，木二先生掀了一下鼻子，道：「易大俠，這實在是一件憾事，在下這條帶子還是初學乍練，所以一時收手不住。」

兪涵梅撇撇嘴道：「別得了便宜賣乖，木老二，待姑奶奶來會會你。」

易三招道：「不，兪宮主，沈大俠要妳帶回大小姐，這個人還是由我來收拾他吧。」

他說話之間，再度伸手一揮，十餘名灰衣大漢，以捷若飄風的行動，將木二先生圍了起來。

易三招緩緩走到場中，摘下一對短戟，他並未向木二先生進攻，只是雙拳一抱道：「二先生，沈大俠邀請俠駕一晤，並無惡意，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呢？」

木二先生哈哈一笑道：「好說，木老二高攀不上。」

易三招眉峯一皺道：「二先生不受邀請，一再堅拒，這就叫易某爲難了。」

木二先生冷哼一聲道：「請人那有這麼請法的？你是將我當作三歲孩子了。」

易三招道：「這是在下的錯，不過也不能完全怪我。」

木二先生道：「這話怎麼說？」

易三招道：「請恕在下直言，因爲在下不相信你是木二先生所以多有得罪。」

木二先生道：「現在相信了？」

易三招道：「二先生功力驚人，在下怎能不信？」

木二先生道：「你錯了，木老二絕不是五行門的木二先生，易大俠千萬不要張冠李戴。」

易三招道：「此話當眞？」

木二先生一聲嘆道：「易大俠應該知道，五行門的五行劍法，天下無雙，在下根本不會用劍，怎麼會是五行門的木二先生？」

易三招道：「那你爲甚麼要盜用我木二先生的名號？」

木二先生道：「誰說我盜用名號了？我原就姓沐名二，木沐同音，別人叫木二先生，難道我能够不答應？」

易三招道：「如此說來是咱們弄錯了

，不過沈大俠要在下前來相請，是誠心交你這個朋友，希望你不要推辭。」

沐二（即木二先生）道：「我說過，沐二不敢高攀，再說我還有事待辦，沈大俠的盛情只好心領了。」

易三招沉吟半晌道：「好吧，在下不勉强你，但對沈大俠的家務事希望你不要插手。」

易三招老奸巨滑，他瞧出沐二的腰帶具有十分强大的威力，他們縱然一擁而上，不見得就能穩操勝算，何況沐二不會使劍，多半不是木二先生，既然如此，何必多樹一個强敵？於是語氣一轉，又要求沐二對沈芳兒及季伯玉的事置身事外。

沐二哼了一聲道：「燕山主是何等人物？他的事何須我管。」

易三招說了一聲多謝，擧手一擺，包圍沐二的灰衣大漢，紛紛晃動身形，又將季伯玉主僕及沈芳兒圍了起來。

這才是滄海桑田，世事多變，季伯玉適才是旁觀者，還被人請求不要插手，現在他居然變作別人獵取的目標了。

不過易三招說是沈振山的家務事，他倒希望沈芳兒不要傷了父女之情，因而咳了一聲道：「妹子，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快跟他們回去吧。」

沈芳兒櫻唇一噘道：「不，大哥，你如果不要我跟，我就回師父那兒去，但你可不要後悔！」

季伯玉一怔道：「妹子，妳說……」

沈芳兒道：「人世既然沒有生趣，我只得剃去三千煩惱絲，遁入空門了。」

她說的十分平淡，神情上瞧不出半點波動，但季伯玉不明白，這話是出自沈芳兒的內心，絕對不是隨便說說的。

現在他可就左右爲難了，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是好。

兪涵梅撇撇咀道：「假燕然，我倒是有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你要不要聽？」

季伯玉道：「請指教。」

兪梅涵道：「大小姐不顧父女之情，是爲了要跟着你，如果你也跟咱們回鄭州，一切問題豈不都迎刄而解？」

季伯玉道：「這的確是一個好辦法，可惜在下無法同意。」

兪涵梅怒叱道：「假燕然，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你認爲咱們收拾不了你？」

易三招道：「朋友，就算你能够逃脫，但拐誘少女的罪名，也會使你名聲狼藉的，再說，沈大俠名滿武林，你拐去他的女兒，四海雖大，只怕難有你可以容身之處了！」

季伯玉冷哼一聲道：「你要是威脅在下，那你是找錯對象了，在下適才勸過沈姑娘，希望她顧及父女之情，如果她爲了某種原因不願意跟你們走，在下也不想强人所難。」

兪涵梅再勸沈芳兒道：「跟咱們回去吧，大小姐，令尊是當代武林第一人，尊榮無比，大小姐也是千金之軀，怎麼能跟一個不敢以眞面目見人的下五門在一起鬼混！」

沈芳兒道：「這是我的事情，妳管不着。」

兪涵梅道：「咱們是奉令尊之命前來找你，怎能說咱們管不着？」

沈芳兒道：「妳告訴我爹，就說我不想回去。」

兪涵梅道：「妳爹要咱們不論用什麼手段，都要將妳抓回去，妳要是不聽話，咱們只好用强了！」

沈芳兒哼了一聲道：「那妳就試試看罷。」

兪涵梅道：「看來妳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了，好吧，咱們就過幾招玩玩。」

語音甫落，一劍揮了出去。

洗劍宮主兪涵梅，能够名列當代武林的一方霸主，自然不是一個等閒之輩，不過不管她功力多高，她却不能痛下殺手，血濃於水，沈芳兒畢竟是沈振山親生的女兒。

其實不下殺手算她撿到便宜，如果逼急了，沈芳兒必然會使出金鋒三殺，那時她這位洗劍宮主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她們這一對都沒有各展所長，縱然鬥個三天三夜，不見得就能得到甚麼結果。

易三招向她們瞧了一眼，知道要迫使沈芳兒就範，必須向假燕然下手，她如果沒有了依靠，自然會跟隨他們返回鄭州。

他打定了主意，立即派出手下的五名高手，分別向季伯玉主僕撲去。

辛氏兄弟被兩名高手纏着惡鬥，另三人聯手攻擊季伯玉，打得兇悍以極。

聯手向季伯玉搏殺的三人功力頗高，出手一招，季伯玉不就已受到兩處輕傷，這還是得助於勾漏山的輕功，否則這第一招只怕他就接不下來！

現在是我不殺人，人就殺我，季伯玉迫於無奈，只得使出他新練成的揮雲劍法了。

劍芒連閃三次，三具狂噴鮮血的屍體摔倒下去，沒有人看清他如何出劍，他却奪走了三條活活的生命！

易三招瞧得心頭一寒，但他却不願就此罷手，足尖一點，首先撲了上來。

此人的一對短戟，在江湖道上很難找到對手，湖海豪客的威名，絕不是憑空撿來的。

但易三招只是攻出了一招，只覺得劍芒耀眼，勁風裂肌，他不只是無法拿穩他的短戟，身體也摜了出去，胸前鮮血急湧，劃開了一道五寸長的口子。

他爬在地上無力支起身形，面如死灰，一臉恐懼之色。

季伯玉這一劍擊破了易三招的胆，也威懾全場，使得兪涵梅反跟辛氏兄弟惡鬥的灰衣大漢都收招後退，一副不知所措的神色。

季伯玉冷冷一哼道：「很抱歉，易三招，今天又只讓你使了一招，但願將來能有機會叫你一展所長，你請吧。」

易三招自行止住胸前的出血，然後掙扎着站立起來，道：「聽朋友的口吻，咱們似乎見過，既是相識之人，朋友何不以眞面目見示？」

季伯玉冷冷道：「在下現在還不想殺你，所以才不讓你知道我是誰，快走吧，姓易的，不要讓我改變了心意，你就走不成了。」

易三招果然不敢再作半分停留，勉力爬上馬背，口中喝了一聲走，便與兪涵梅等像喪家之犬一般的急急逃去。

沈芳兒走近季伯玉的身側，嫣然一笑道：「好凌厲的劍法，小妹當眞開了一次眼界。」

在一旁觀戰的沐二道：「小兄弟是碰到奇遇了，恭喜恭喜。」

季伯玉微微一笑，道：「跟不跟咱們一道走？」

沐二道：「當然一道走，我想找你大哥。」

季伯玉道：「我跟大哥約好了在京師見面，咱們就一道走吧。」

辛大向天打量了一眼道：「主人，天色不早了，咱們要不要在光祿鎭投宿？」

季伯玉道：「好，咱們先將這些屍體埋掉再去投宿。」

在鎭上他們自然要打聽水飄香的消息，依然得不到要領，晚餐之後，季伯玉與沐二及沈芳兒三人在客房閒聊！

季伯玉對沐二道：「眞奇怪，易三招他們爲甚麼會將你誤認爲五行門的木二先生？」

沐二道：「這不能怪他們，我叫沐二，很容易被人誤會。」

季伯玉道：「聽說百餘年前，武林中有這麼一個門派，近來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如果說孤竹帮是一個神秘的組合，要是與五行門相比，他們就差得遠了，易三招這一夥竟懷疑到你，豈不奇怪！」

沐二道：「老朽多跑了幾天江湖，比小兄弟知道的多一點，易三招對我懷疑是有原因的……」

季伯玉道：「甚麼原因？」

沐二道：「你沒有說錯，五行門的確是只聞其聲，不見其人，但近年來五行門却在江湖上造成一些困擾……」

季伯玉道：「甚麼困擾？」

沐二道：「第一是紅粉輓歌，第二件自然是金蓮花了，這兩樣都證明五行門巳經投入江湖，沈振山這般人疑神疑鬼，我這位沐二自然要遭池魚之殃了。」

當沐二提到金蓮花之時，季伯玉不由向沈芳兒投下一瞥，這位嬌柔的姑娘，竟然一臉錯愕之色。

沐二發現他們神色有異，因而詢問道：「怎麼，你們也知道。」

季伯玉道：「不瞞老哥哥說，小弟曾經蒙受不白之寃，被人目爲紅粉輓歌，却不知道紅粉輓歌與五行門有所關連。」

沐二道：「原來如此，你可知道爲甚麼沒有人能够發現唱歌之人？」

季伯玉道：「聽說紅粉輓歌是以一種奇功唱出來的，小弟却不知道那是甚麼奇功。」

沐二道：「五行門的獨門內功是五行化音，這是一種奇窮天下，威力冠蓋武林的心法，兩百年前，五行門掌門巴陵老人崛起江湖，以五行化音獨門內功，及撣雲劍法在江湖上行道，數年之間，使邪魔隱遁，妖氣盡除，江湖之上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昇平世界，可惜……」

季伯玉道：「可惜甚麼？」

沐二道：「可惜後繼無人，他的五名弟子，每人只習得三招撣雲劍法，五行化音心法，更是沒有一個弟子獲得眞傳，那紅粉輓歌忽然在江湖上出現，自然會引起人們的貪婪之心了。」

沈芳兒幽幽道：「紅粉輓歌如若當眞是以五行化音唱出的，又有誰能够將她怎樣！唉！這般人實在太不知自量了！」

沐二點頭道：「話是不錯，但貪婪會令人蒙蔽靈智，權勢會使人失去理性，否則江湖上就不會風雲變幻羣魔亂舞了。」

季伯玉道：「老哥哥說的是。」

沐二道：「此次鄭州之會，沈大俠獲得極大的成就，但江湖上險惡的風雲，也就日甚一日了。」

季伯玉道：「哦，老哥哥能不能說明白一點？」

沐二道：「沈大俠做了兩件大事，一是以霹靂手段消滅潛伏鄭州，暗中進行破壞的孤竹門下，一是派人護送金刀門掌門返回家來，並贈送他一筆重金，以補償他斷掉一條臂的損失，因而人人敬服，萬衆歸心，滙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季伯玉道：「沈大俠仁聲遠播，他的力量壯大，不正是江湖同道之福？」

沐二道：「也許是的，但……」

他向沈芳兒瞥了一眼，就不再說下去了。

沈芳兒淡淡一笑道：「小妹因爲不滿意家父的作爲，才留書不辭而別，沐大俠有話儘管說，小妹不會介意的。」

沐二道：「沐老二只是猜忖……其實我不說你們也可以想到，沈大俠派人追殺我，絕不是因爲我沒有參加沈公子的婚禮，他們認爲我是五行門的木二先生，才由易三招帶人追殺……」

季伯玉道：「你是說沈大俠今後將全力對付五行門，那麼江湖上將要掀起腥風血雨了！」

沐二道：「我說過，這只是猜忖，唉！但願我是杞人憂天。」

語音一頓，接道：「你們聊聊，我要歇息了。」

沐二走了，季伯玉與沈芳兒却陷入沉思之中，良久，季伯玉咳了一聲道：「妹子，令師是五行門的？」

沈芳兒道：「家師沒有說過他的出身，不過按沐大俠適才所說，家師可能就是金大先生。」

季伯玉道：「沈大俠也不知道令師的出身？」

沈芳兒道：「家父沒有見過家師，小妹是三歲時在門前玩耍被家師帶走的，此後每年家師都會託人帶給家父一封平安書信，直到十五歲後，小妹才回家省親。」

季伯玉道：「原來是這樣的，今後你那朵金蓮花，最好不要讓人瞧到，以免招來不必要的厤煩。」

沈芳兒道：「好的。」

季伯玉道：「時間巳晚，妳回房歇息吧。」

沈芳兒點點頭，她沒有說甚麼，只是向他投下幽怨的一瞥，才緩緩退出房去。

適才這幽怨的一瞥，包含着縷縷柔絲，與難解的情懷，那嬌嬌的，甜甜的，令人癢到心底的媚態，使得季伯玉的心神大大的震動起來。

這不是挑逗，只能說是一種自然的表達，但這種表達却具有難以抗拒的魔力，他幾乎要將沈芳兒叫住，但話到嘴邊他終於忍住了。

翌晨他們由光祿鎭繼續北上，此後雖然沒有遇過什麼厤煩，但隱約之中會感到一股壓力，山雨欲來風滿樓，使季伯玉有一種莫明其妙的煩燥。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趕到石門，在距城約莫五六里之處，瞧到幾個人在路旁惡門。

其中兩人是袁江夫婦，跟他們搏殺的是四名彪形大漢。

袁仁夫婦的功力，並不弱於對方，但雙拳難敵四手，他們也就落於下風了。

季伯玉對辛氏兄弟道：「搏殺中的那對夫婦是我的朋友，你們去帮帮他。」

辛氏兄弟應了一聲，立即甩蹬飄身，躍入門場，刷刷兩刀劈出，立將兩名彪形大漢迫退數步。

此時季伯玉巳走到門場，向對方四人抱拳一禮道：「寃家宜解不宜結，各位能否看兄弟一個薄面？」

對方四人互相瞧了一眼，一言未發，逕自急馳而去。

袁江雙拳一抱道：「多謝燕山主解圍之德，袁江夫婦告辭。」

季伯玉慌忙道：「袁大哥，我是季伯玉。」

袁江啊了一聲道：「你是季公子？可是……」

季伯玉道：「我戴的人皮面具，很像勾漏山主燕然，咱們先去城裏落店，有話再慢慢的談。」

袁江道：「好，季公子請。」

進城落店之後，袁江迫不及待的詢問道：「季公子，咱們那幾間破房子爲甚麼燒了？」

季伯玉道：「是桑婆子放的火，咱們在睡夢之中被火薰醒，一時搶救不及。」

郁雀兒道：「我早就跟你說，一定是桑婆子幹的好事，沒有猜錯吧？」

袁江怒哼一聲道：「老虔婆毒死師父，又燒掉咱們的房子，一旦被我找到，我非剝掉她的皮不可！」

季伯玉道：「袁大哥不必發怒，桑婆子巳經死了。」

接着他將當日的經過扼要說出，只保留了金牛一事，他並非存心吞沒袁江師門的寶物，但以話不傳六耳，準備稍後單獨告訴他們夫婦。

袁江道：「原來如此，水姑娘呢？她爲甚麼沒有跟你一道？」

季伯玉道：「咱們在鄭州失散，聽說她被一個身着銀衣的人擄走，小弟正在找她。」

郁雀兒道：「啊，袁江，我想起來了，那小後生就是水姑娘。」

季伯玉大喜道：「快說，袁大嫂，水姑娘在那裏？」

袁江道：「是這樣的，十天前咱們在山東長淸縣城，瞧到竹龍帶着一位年輕公子，覺得十分面熟，經你這麼一提，那年輕公子可能就是水姑娘。」

季伯玉道：「竹龍是誰？」

袁江道：「竹龍是東海無名島島主的兒子，此人喜穿銀衣，功力卓絕，如果水姑娘當眞落在他的手中，那就厤煩了。」

季伯玉道：「任他龍潭虎穴，我也要去闖它一闖，袁大哥知道赴東海無名島如何走法？」

袁江道：「我也不知道如何走法，它既是海島，少不了要用船，咱們不妨到膠州灣問問。」

季伯玉道：「袁大哥說的不錯，小弟明天就去膠州灣。」

郁雀兒道：「季公子，咱們夫婦不敢確定那年輕公子準是水姑娘，竹王威鎭東海，此事魯莽不得！」

季伯玉道：「多謝袁大嫂關懷，但小弟義無反顧，不過小弟對竹王這一夥十分陌生，袁大嫂能不能多告訴一點？」

郁雀兒道：「聽說竹王姓竹，名叫傲天，他原是一個海盜，後來佔據無名島自封竹王，他有一子一女，男的就是竹龍，女的名叫竹鳳，這雙兄妹都有一身超凡拔俗的武功……」

袁江接道：「竹王手下，還有一批訓練精良的部屬，據江湖傳說，他們稱爲竹蜂竹鼠。」

郁雀兒道：「竹王門下從不與中原武林打交道，竹龍爲甚麼會到鄭州擄刦水姑娘，這就使人百思不解了。」

季伯玉冷冷道：「這不要緊，只要擒到竹龍，他會說出原因的。」

郁雀兒道：「季公子是決心鬥鬥竹龍了？」

季伯玉道：「就算無名島是刀山劍樹，小弟也要試試。」

郁雀兒道：「好，咱們帮你。」

季伯玉接道：「多謝兩位，我想去無名島的人不必太多，兩位的好意只能心領了。」

袁江問道：「季公子是瞧不起咱們夫婦？」

季伯玉道：「袁大哥言重了，小弟怎會如此不知好歹？只是……」

郁雀兒道：「公子，打從家師謝世之後，我跟袁江就像兩個無主孤魂，跟你在一起咱們的心裏就踏實多了，所以不管你怎麼說，你都不能甩掉咱們。」

季伯玉微微笑道：「好吧！」語音一頓，流目向沐二一瞥道：「各位請去客房歇着，我還有點私事要跟袁大哥談談。」

待沐二等離開之後，季伯玉約袁江夫婦到他們的房間，然後取出金牛道：「這是小弟無意中發現令師的遺物，現在物歸原主。」

袁江接過金牛，道：「這只是一個玩具罷了，季公子何必如此愼重。」

季伯玉道：「不，牛腹中藏有兩種絕世武功，並非一般玩具可比。」

袁江啊了一聲，待取出所藏的絹册，與郁雀兒共同瞧着，良久，郁雀兒搖搖頭道：「咱們看不懂，留住它也是廢物，還是公子收住它吧。」

袁江道：「咱們夫婦識字有限，無法參詳絹册上的武功，雀兒說的不錯，咱們留住它也是廢物。」

季伯玉道：「實不相瞞，絹册上的武功小弟巳經習會了，那就由小弟傳授兩位吧。」

袁江道：「多謝季公子。」

此後季伯玉就將這兩樣絕學傳給袁江夫婦，同時也傳給辛氏兄弟，但以限於資質，他們只學會了三招劍法，內功也只能

略懂門徑，就這樣他們已是終身受用不盡了。

翌晨季伯玉請沐二去京師找關侯，趕往無名島會合，然後分道揚鏢，逕向膠州灣奔去。

膠州灣是一個天然良港，航運業十分發達，這天季伯玉等一行到達西岸的紅石崖，落店之後立即打探無名島的位置。

結果是一個失望，不僅沒有人知道無名島的位置，更沒有船隻前往無名島，面對茫茫大海，他們眞不知道如何是好。

總算天無絕人之路，季伯玉終於找到一個年老的漁夫。

老漁夫告訴季伯玉，東海的確有一個無名島，他年輕時曾經到過，但以事隔多年，他只能描繪出一個概略的位置。

不管怎樣，季伯玉準備去冒這個險，老漁夫的描述，雖然簡單，他還是不願放棄。

於是他買了一條舊船，經過一番準備，由他們幾個人駕駛出海，當年在川江，季伯玉跟水飄香習過駛船技術，所以他才敢冒這個險。

他們一行六人，全有一副矯建的身手，經過季伯玉一番教導，居然中規中矩，將船駛到海上來了。

季伯玉唯一沒有想到的是指示方位的羅盤，只好日間看太陽，夜間看星象了。

他們一直駛向東南，經過十幾天的航行，到達了一個海島，經上岸一瞧，敢情非我族類，言語上無法溝通，不過島上商店的招牌却全是漢字，可見中華文化勿遠弗屆，炎黃子孫應該引以爲榮。

後來他們找到了一個僑居在此地的漢人，他姓李，約莫六十上下的年紀，他告訴季伯玉去無名島的方位，並代他們補充飲水和食物。

季伯玉託李姓老者買來羅盤，翌晨再次開船，就一直向無名島駛去。

在一個落日含山時分，他們到達了無名島，這是一個漢夷雜處的海島，島上有賣飲食及雜物的店商，却沒有接納旅客的客棧，在此等情形之下，他們只好以船爲家了。

季伯玉留下辛二守船，帶着沈芳兒，袁江夫婦，及辛大到街上一間酒館進食。

在飲食之際，季伯玉詢問一名店小二道：「小二……」

店小二道：「客官有甚麼吩咐？」

季伯玉道：「我想找一個人，請問竹龍住在那裏？」

店小二一怔道：「客官要找少島主有事？」

季伯玉道：「不錯。」

店小二向門外一指道：「竹家的人來了，你問他們吧。」

季伯玉抬頭向門外一瞥，果然來了三名勁裝大漢，領頭的領生短髭，約莫四旬上下，他已經聽到季伯玉與店小二的交談，因而走過來道：「朋友怎麼稱呼？」

季伯玉拱拱手道：「在下季伯玉，尊駕是……」

短髭大漢道：「在下莫成，是本島的二管事，季朋友認識咱們少島主？」

季伯玉道：「久聞大名，但緣慳一面，在下是慕名前來拜訪的。」

莫成道：「季朋友來得不巧，少島主出外遊歷去了。」

季伯玉一怔道：「此話當眞？」

莫成道：「在下說的是實話，朋友要見少島主最好在一個月之後再來。」

季伯玉道：「咱們千里迢迢，飄洋過海，豈能等待一個月！」

莫成道：「這個麼，在下實在愛莫能助。」

季伯玉道：「在下想拜見貴島主，不知二管事能否轉達？」

莫成道：「很抱歉，敝島主正在閉關，在下無能爲力。」

郁雀兒撇撇嘴道：「莫非這無名島上是由閣下作主？」

莫成道：「莫某沒有這麼大的權力，但對來歷不明之人，却有權予以處置！」

郁雀兒面色一沉道：「你是指咱們來歷不明？」

莫成道：「不錯，你們是從那裏來的？來本島是何居心？希望各位說實話不要自誤！」

袁江哼了一聲道：「小子好大的口氣，大爺要不讓你吃點苦頭，就枉稱秦嶺雙煞了。」

莫成道：「秦嶺雙煞必然不是好東西，你們前來本島是沒有安着好心了，這裏不够寬敞，咱們到街頭等你。」語音一落，轉身急馳而去。

這當眞是話不投機半句多，看來只得以武力解決了。

在江湖上這是常事，兇殺鬥毆可以說天天都有，但在無名島却屬少見，因而鎭上的居民幾乎空羣而出，全部趕到鎭頭瞧看熱鬧。

雙方站好位置之後，袁江首先向季伯玉請示道：「公子，讓我去教訓他們，好麼？」

季伯玉道：「好，但是，手下要留點分寸。」

袁江點點頭，然後跨前幾步道：「姓莫的，你還等甚麼？」

莫成迎上前來，道：「這是你自己找死，接招。」

迎胸一拳直搗過來，帶起獵獵的勁風，此人的一身功力不錯，倒不能以等閒視之。

袁江哼了一聲，身形一側，避開了這一記直錘，左右五指如鈎，猛向莫成的腕脈上抓去。

他這一招，原本沒有甚麼奇奧突出之處，只是吐掌如風，快得出人意表，莫成雖是沒有讓他一把抓住，但腕脈被指尖掃到，仍然痛徹心脾，一條右臂幾乎抬不起來了。

一招之中就落得右臂受傷，莫成不只是面色大變，也沒有勇氣再打下去。

只不過莫二管事在無名島也是一號人物，如果當着這麼多人認敗服輸，以後他就沒得混了。

一抬腳他抽出了一柄手叉子，寒光一閃，向袁江當胸刺去，他身後的兩名大漢縱身前撲，他們想倚多爲勝，向袁江展開圍攻。

他們的打算自然無法如願，莫成的兩名同伴剛剛撲出，就被郁雀兒及辛大攔了

下來。

三對三，公平搏鬥，誰也沒有吃虧，可惜莫成這一夥手底下太差，才不過三招兩式，他們就全都趴了下去。

「好功夫，不過我想不明白，你們爲甚麼要上門欺人？」

說話是一位紫衣姑娘，長得淸淸秀秀的，年齡也只有二十上下，像這麼一個姑娘，應該是天眞無邪，無憂無慮的，她却陰沉的繃着一張粉臉，好像有人欠她八百弔似的。

她向袁江等人打量一眼，目光最後落在季伯玉的身上，道：「這般人都是跟你的？」

季伯玉道：「是的，他們都是在下的朋友。」

紫衣姑娘道：「閣下怎樣稱呼？」

季伯玉道：「在下季伯玉，擅闖貴島實在出於無奈。」

紫衣姑娘冷冷道：「怎麼個無奈法？說說看。」

這位姑娘不只是面色陰沉，說話的語氣也十分生澀冷傲，令人聽來有一股格格難入的感覺。

此時莫成等三人已經爬了起來，他們向紫衣姑娘行了一禮，就默默的退到她的身後。

看來這位紫衣姑娘絕非等閒之輩，除了莫成那副卑躬屈膝的神態，她還帶來二十多名懷抱長劍的武士。

那麼她必然是竹家的重要人物，如果抓住她要竹龍以水飄香來換，未嘗不是一條良策。

季伯玉打定了主意，目凝神光，瞅着紫衣姑娘道：「姑娘是誰？」

紫衣姑娘道：「你先回答我，怎麼個無奈法？」

季伯玉道：「在下找人……」

紫衣姑娘道：「人在本島？」

季伯玉道：「不錯。」

紫衣姑娘道：「誰？」

季伯玉道：「竹龍。」

紫衣姑娘一怔道：「你是家兄的朋友麼？」

季伯玉道：「原來妳是竹鳳姑娘，失敬。」

語音一頓道：「在下不認識令兄，却非找他不可，因爲他擄走在下的義妹。」

竹鳳呆了一呆，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你的義妹一定是一位美人了，能够讓家兄動心的女人不多！」

季伯玉道：「至少不會差於姑娘，令兄呢？叫他出來見我。」

竹鳳道：「家兄沒有回島，你到中原去找他吧。」

季伯玉道：「這就難了，茫茫人海，叫在下到那兒去找？」

竹鳳道：「依你之見呢？」

季伯玉道：「我想請竹姑娘帮我一個忙……」

竹鳳道：「我能帮你甚麼忙？」

季伯玉道：「如果要令兄來找在下，可能就容易得多了，妳說是嗎？姑娘。」

竹鳳道：「我可以跟家兄說，他願不願去找你那就是他的事了。」

季伯玉道：「所以我才要姑娘帮忙，只要妳跟咱們同往中原……」

竹鳳面色一變道：「你想將我當做人質？」

季伯玉道：「實在是情非得已，希望姑娘多多鑒諒。」

竹鳳隨手撤下長劍，一片凌厲的殺機由雙目迸射而出，鼻中同時濃濃一哼道：「出招吧，姓季的，只要你勝得了我，我隨你到中原就是。」

季伯玉也摘下長劍，雙拳一抱道：「多謝姑娘的金諾，請。」

此時竹鳳身後的一名灰衣老者道：「小姐何需動手，待咱們來擺平這幾個狂人吧。」

竹鳳冷冷道：「不必。」語音甫落，口中一聲嬌叱，一劍揮了出去。

這一劍有如雷電交擊，威勢之猛，當得無與倫比。

一個女孩子竟會使出如此驚人的劍招，縱然是沈芳兒的金鋒三殺也不過如此。

季伯玉沒有輕視竹鳳，但絕未想到她的劍法會如此威猛精深，如非退得够快，幾乎傷在她一招痛擊之下。

竹鳳撇撇嘴道：「就憑閣下這點能耐，也敢來無名島撒野？」

季伯玉淡淡道：「姑娘不要得意太早，在下要出招了。」

他出招了，這一劍似乎爲天空帶來烏雲，烏雲之中挾着一陣雷鳴之聲。

雷鳴天宇，風撼危樓，沒有人知道這是天象的劇變，還是季伯玉這一劍的造成的奇跡，但當雲消風止之後，人們依然在目瞪口呆。

敢情竹鳳的長劍已斷成數截，而且亂髮蓬飛，口溢血絲，她敗了，敗得十分之慘。

更糟的是她已落入季伯玉的手中，成了別人的階下之囚。

季伯玉制住竹鳳的穴道，並將她交給沈芳兒看守，然後對那蠢蠢欲動的竹門武士道：「不要妄動，否則，我就殺了你們小姐。」

竹門武士中那名灰衣老者道：「閣下是一個大男人，爲甚麼這麼無恥？放下咱們小姐，老朽跟你放手一搏。」

季伯玉道：「對不起，在下不想跟你打，其實這只能怪你們少島主，咱們一報還一報，閣下怎能怨我？告訴竹龍，在下在中原等他，袁大哥，咱們走。」

他們擁着竹鳳來到船上，竹門武士雖是跟來，但小姐在別人的手中，他們只能眼睜睜瞧着季伯玉等揚帆而去。

此時夜色已經籠罩着海面，只有一片迷朦的月色，海上盪着徐徐的微風，是一個夜航的好天候。

季伯玉照着羅盤的方位駛向西北，拉起長帆，順風急駛，待晨曦照到海面，他們已經遠離無名島了。

這時輪班把舵的是郁雀兒，他忽然大聲叫喚，說道：「季公子……他們追踪來了。」

季伯玉奔到艙面一瞧，果然瞧到三條巨舟擺成一列，向他們急急的追來。

來舟槳帆齊施，速度比他們快了許多，不必等待一盞熱茶，就會被對方追上。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雷霆千里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段無極殺了柳百刀一定要和沈勝衣比劍，大家對峙在水面岩石上，段無極將日月劍舞得八方風雨一劍千鋒，珠走玉盤似的變成四十九個耀目光輪，每一劍攻向沈勝衣都無法攻入，終於將劍一彈，接着歎息悲歌隨即跳入怒江自刎，以表心志。白玉樓等繼續前行，又碰着司馬王朝人馬，談論他們的實力，尤其是雙嬌的白雪紅梅，紅梅的弓弩箭，在冷香院已施展過，有紅梅盒子箭，鶻花淬毒針同是冷香院的看家本領，今天他們傾巢而出，不可不防。白、沈二人來到孤松樹下會見杜筠，她提出用錢贖回幽冥公子，大家談判決裂，下一步就是動武了。

峽谷成爭鹿　狂人孰臥龍

白玉樓道：「第一條是要脅交人，方才已經給我們堵斷了，第二條，當然是打醒精神，盡力防止他們的襲擊，至於第三條……」

「當然是反擊，找出他們的藏身所在，先下手爲强。」沈勝衣又歎了一口氣。「問題只是我們有沒有足够的能力。」

白玉樓道：「石虎柳百刀若是仍然在，也許可以考慮。」

沈勝衣道：「我們沒有足够能力襲擊他們，在防守方面也一樣堪虞。」

白玉樓道：「看來我們必須盡快將附近的軍兵召來，才能够控制這局面。」

沈勝衣道：「你派去召集援兵的人縱然能够安全離開，在援兵趕到之前，他們一定會採取行動。」

白玉樓道：「正如你們所說，他們之中不乏精明的人，否則也不會在這裏將我們截下。」

沈勝衣轉問道：「由這裏到前面鳳凰集還有多遠？」

「三里不到，入夜之前，如無意外，我們一定可以到達。」

「這三里的路面是否好走？」

「都是平地，我已經問過劉冲他們，並無任何可供埋伏的地方。」

「接近三里仍然不見有人家，這個鳳凰集，當然是一個小地方的了。」

「你担心司馬王朝的人會在鳳凰集襲擊我們？」

「由現在開始，大概沒有甚麼地方令我放心的了。」沈勝衣一聲微喟。

白玉樓一皺眉，頷首道：「不錯，他們都是身懷絕技，能够高來高去。」

「所以我認爲，我們今夜最好不入鳳凰集，改在平地上駐紮。」

白玉樓一笑，說道：「這與一般的攻防恰好相反，一般來說，平地四面受敵，費力較弱的一方，難得有一些遮蔽的地方據守。」

沈勝衣笑接道：「這要怪司馬王朝雖有王朝之名，並無王朝之實了。」

× × ×

杜筠聽不到沈勝衣白玉樓的笑語聲，目送他們走遠，一雙眼睛竟似有火焰冒出來，呆了好一會，她才恨恨的拔出插進泥土的龍頭杖，轉身往山坡後面走去。

四個女孩子，五匹馬等在那裏，看見杜筠這種面色回來，那四個女孩子無不噤若寒蟬。

杜筠一聲不發，上了馬，飛騎奔出，四個女孩子緊跟在她後面，不敢說甚麼，杜筠的脾氣，她們當然已經很清楚。

五騎奔出了半里，奔進一個雜木林子內，司馬如龍、騰空、雙城，所有人都在看見杜筠這樣，已知道這一次的談判已完全失敗。

司馬兄弟意料之中，沒有問杜筠甚麼，也沒有任何表示，只是望着杜筠。

杜筠下了馬，司馬雙城第一個迎上，道：「娘，怎樣了？白玉樓是不是願意接納我們的條件？」

杜筠目光落在司馬雙城面上，司馬雙城不等她開口反問道：「他難道竟然敢不答應？」

「這件事據說他不能够作主。」杜筠的怒容已消歛，已完全冷靜下來。

司馬雙城叫道：「他不能？誰能？」

「當今天子。」杜筠語聲低沉。

司馬雙城脫口道：「當今天子是什麼東西！」這句話出口，她突然亦靜下來，當今天子是什麼東西她當然清楚。

司馬如龍這時候才開口。「事情與我們推斷的並無出入，擺在我們眼前的只有三條路。」

司馬騰空接道：「一是就此罷手。」

「不成！」司馬雙城立即反對。「邱靈不能活下來，我也活不下去了。」

司馬騰空微喟道：「那我們只有走另外兩條路。」

司馬如龍道：「遠的一條，是上京師刦天牢，這當然必須一個愼密的計劃，不容任何錯漏。」

杜筠道：「這條路不是不好走，只是太遠了，而且對於京師的環境，我們完全都陌生，首先得熟習環境，其次得詳細計劃，那需要多少時間？」

雙城嘟喃道：「邱靈只怕等不到那個時候便已給拉出去斬首。」

杜筠道：「雙城這個顧慮也不是沒有可能。」

「那只有走眼前近路了。」司馬如龍笑了笑。「也就是按照原定計劃刦奪太平公主，跟皇帝老兒談判。」

雙城道：「本來就是這樣決定了，爲什麼還要改變？」

司馬如龍淡然一笑。「我們一直担心的，只是後果問題。」

雙城道：「到時我們可以迫天子發誓不追究這件事，君無戲言，只要他答應就成了。」

司馬如龍說道：「你懂得君無戲言，也應該懂得天威不可觸犯，爲了要維護他一國之君的尊敬，也許他會將這個女兒犧牲。」

司馬騰空道：「不過這件事可以暗中解決的，只要我們肯顧全皇帝老兒的顏臉，一切便簡單。」

杜筠道：「這些是後事，目前我們還是先想辦法看如何將人刦過來。」

雙城道：「那些官兵有多大本領，至於那個沈勝衣，總不成兩位叔父也對付不了。」

司馬如龍沒有回答，轉顧那邊急風十八騎。「保護馬車的官兵一共有多少？」

一個騎士道：「我們小心算過了，應該有一千之衆。」

司馬如龍又問：「方才白玉樓沈勝衣離開隊伍，那些官兵有何行動？」

「他們四面將馬車護着，刀盾長槍之外還有弩箭，雖然離開得太遠看不清楚，有部份形狀特異，似乎是諸葛連弩！」

杜筠一張臉沉下去，司馬如龍接道：「諸葛連弩一發十二枝，遠及數丈，力足穿石，我們雖然每一個都有一身武功，但正面衝殺前去，對方萬箭齊發，我們只怕沒有幾個人能够活下來。」

杜筠冷笑道：「只有瘋子才會跟他們正面衝突。」一頓接道：「我們應該盡量利用本身的長處，選擇適當的地方襲擊他們。」

「應該這樣的。」司馬如龍笑了笑。

「問題只是在什麼地方才是適當？」

杜筠道：「前面不遠就是鳳凰集，白玉樓今夜必然會進駐在那裏，我們可以利用集中的房屋掩護，就是刦不到馬車，也狠狠的先教訓他們一頓。」

雙城馬上道：「這個主意好。」

司馬如龍淡淡的一笑。「白玉樓本該是要在鳳凰集駐紮，可惜他們已知道我們的存在。」

杜筠冷笑道：「因爲我現身？」

司馬如龍又一笑。「白玉樓也許不懂，但沈勝衣一定會指出鳳凰集的缺點，若是我推測不錯，他們一定會在入夜之前，駐紮在鳳凰集之前的平地上。」

他的推測沒有錯，沈勝衣也沒有，司馬王朝之中，並不乏聰明人。

杜筠越聽越不是味道，又一聲冷笑。「我的現身既然影响這麼大，叔叔何以不阻止？」

司馬如龍道：「嫂嫂決定了的事情相信很少人能够阻止得來，而且，鳳凰集也不是最適合的地方。」

杜筠「嘿嘿」的乾笑一聲。「這樣說，叔叔已胸有成竹，作好打算的了。」

司馬如龍頷首道：「惟一担心的只是一件事，這件事若是不能解決，計劃最好也沒用。」

杜筠道：「什麼事影响這麼大，我這

個老婆子不相信解決不來。」

「正要倚仗嫂嫂。」司馬如龍補充道：「嫂嫂若是甘受調動的確沒有解決不來的事。」

杜筠一怔，沉默了下去，一會才道：「好，依你，爲了雙城！」

司馬如龍轉顧雙城，道：「雙城也是，但爲了邱靈，她應該服從。」

雙城垂下頭沒有作聲，杜筠不耐的問道：「那到底是怎樣的計劃？」

司馬如龍道：「我們首先要解決的是，不能讓白玉樓在這三天之內等到任何的援兵。」

杜筠道：「他現在的人仍然不够？」

「若是足够我們早就已知難而退。」

司馬如龍沉聲接下去。「但他要調動這附近的官兵，並不是一個問題，而他們若是在上萬官兵保護之下，我們的武功再好，計劃再周詳，也一樣起不了作用。」

杜筠當然明白，那些兵士即使武功再壞，成千上萬，也不是他們這些人能够抵禦。

他們畢竟是血肉之軀。

司馬如龍接道：「白玉樓派去召集援兵的人現在也應該動身的了。」

杜筠揚聲急道：「我們立即派人去截擊。」

「這時候才派，如何來得及？」司馬如龍出奇的鎮定。

杜筠目光一掃，道：「急風十八騎中早有人出去了。」

司馬如龍點頭，杜筠到這時候已不能不服氣，不能不承認司馬如龍設想得實在非常周到。

杜筠的表情變化司馬如龍完全看在眼內，知道自己已能够完全作主，可是那又有什麼作用？他實在難以想像與當今天子作對將會是怎樣的收場，但無論如何，這未嘗不是司馬王朝的榮耀。

這也是司馬如龍惟一安慰的地方。

× × ×

白玉樓的使者果然已動身，二十個善於騎馬，身手也不錯的兵士兩人一組，飛騎奔出。

在他們動身之前，白玉樓一再叮囑他們小心，若是不能够硬闖，無妨折回來。

他雖然這還是第一次接觸他們，但他的愛心並無兩樣，他實在不希望再看見死亡。而他們也明白白玉樓的心情，白玉樓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們早已經清楚。

他們也愛惜自己的生命，可是到他們看見截住去路的只不過四個人，都忘了白玉樓的叮囑，飛騎衝上前，他們絕不相信四個人能够擋得住他們的去路。

事實證明，對方雖然不過四個人，比他們二十個加起來還要强，而騎術亦比他們精妙，最後決定要逃的，沒有一個逃得了，盡倒在急風殺手飛騎一擊之下。

白玉樓當然不知道這件事，隨即吩咐在平地上駐紮，並燒起篝火。

那些士兵被分成兩組，劉冲葉伯棠各領一組輪流守衞，白玉樓等高手當然是居中策應。

篝火明亮，數百對眼睛注視下，又是在平地，司馬王朝來的人即使輕功最好，也很難不被發現。

安排好一切，白玉樓逡巡了一會，才回去主帳，沈勝衣，紅梅，雷方都坐在那邊，對着一張羊皮地圖發呆。

白玉樓上坐便問：「你們商量到現在，是否已找到了另一條更好走的路。」

沈勝衣道：「沒有比你選擇要走的這一條更好走的了。」

白玉樓道：「這條路之上最少有十三處地方可供埋伏，但既然已是最好走的一條，也只有走下去。」

沈勝衣轉問：「你派出去的使者可有消息回來？」

「那有這麼快。」白玉樓笑一笑。「你也不是不知道，他們去了兩個時辰也不到。」

沈勝衣盯着白玉樓，緩緩道：「一個多時辰也不見回來，他們只怕是凶多吉少的了。」

「何以見得？」

「司馬王朝的人一定會考慮到這一點，一定不會讓他們離開。」

白玉樓道：「我已經吩咐了他們，勢色若是不對，不可勉强，立即回來。」

沈勝衣道：「希望他們穩記你的話，也不與司馬王朝的人發生衝突。」

白玉樓道：「司馬王朝的人到現在仍然不敢對我們採取行動，在未考慮清楚之前，相信他們還不敢太難爲那些使者。」

「也許他們已經考慮清楚了。」

「他們若是斗胆殺官兵，天下之大，相信已沒有他們容身之地。」白玉樓語氣沉重。

正當此際，一陣悲涼的號角聲突然劃空傳來。

「號角——」沈勝衣有些詫異。

白玉樓一軒眉，道：「那不是我們吹的……」

紅梅面色一變，身形暴退，掠出帳外，沈勝衣紅梅雷方亦一齊掠了出去。

× × ×

值夜的士兵已經嚴陣以待，在睡覺的亦紛紛起來，沈勝衣白玉樓四人如飛掠過，迎着號角傳來的方向掠到陣前，與之同時，劉冲亦已飛馬趕到。

篝火閃耀下前面一片黑暗，只聞號角聲，聽不到其他聲響，也看不見有什麼異動。

號角聲响徹長空，久久不絕，白玉樓忍不住問：「紅梅，這是什麼意思？」

紅梅的面色有些蒼白，語聲亦有些顫抖，道：「他們不惜一戰。」

白玉樓一聲冷笑。「難怪這號角聲充滿了殺伐意味，倒要看他們憑什麼與我們一戰！」

號角聲即時停下，天地間一片死寂，突然又被馬蹄聲踏破。

劉冲橫槍躍馬，大聲暴喝道：「弓箭侍候！」

衆兵轟然齊應，彎弓搭箭，火光下，箭簇閃亮，寒人心魄。

馬蹄聲越來越近，白玉樓倏的笑道：「司馬王朝那個老婆子果眞是個狂人。」

沈勝衣應道：「事情有些反常。」

白玉樓道：「若是狂人，那就不足爲怪了。」

沈勝衣道：「來的最多不過十來二十騎。」

白玉樓一皺眉，道：「也許是來試探的。」說到這裏，他們已然看到奔來的馬匹，沈勝衣半瞇着眼睛，道：「這麼巧十二騎？」

白玉樓的心陡然沉下去。

馬奔得更近，劉冲脫口道：「那是我們的馬匹。」

白玉樓目光一閃，大喝道：「讓他們進來！」

面對馬匹的衆兵應聲左右讓開，不過片刻十二騎已然衝進陣中。

那非獨馬匹是他們的，人也是他們的，白玉樓派去的十二個使者全都被綑在馬鞍上，也都是屍體，有三個的頭甚至給砍下來，掛在馬嚼子之上，火光照耀下，看得人驚心動魄。

馬匹迅速給拉住，左右散開的士兵迅速合攏，恢復本來的陣勢。

白玉樓隨即道：「立即搶救傷者。」

一個偏將以顫抖的聲音，答覆道：「回大人，無一倖免。」

白玉樓沒有作聲，雙拳已因爲憤怒而緊握，號角聲即時又從遠處黑暗中傳來。

沈勝衣看看紅梅。「現在這號角聲又是什麼意思？」

紅梅道：「跟方才的並無不同。」

白玉樓沉聲道：「我可不相信他們竟然敢在這個時候正面衝過來。」

話口未完，一陣馬蹄聲又順風吹來，白玉樓方自一怔，沈勝衣已道：「只是一騎。」身形一縮，上了後面坐騎。

紅梅急掠到沈勝衣身旁。「沈大哥，你要……」

沈勝衣道：「不能够將來人拿下，也要將之擊倒。」

白玉樓道：「我正有此意，好讓他們知道我們也不是省油燈，絕不讓步。」

紅梅只是道：「沈大哥小心。」

沈勝衣一頷首，催騎上前，從一個兵士手中取過一支紅纓槍。

號角聲不絕，黑暗中一個急風殺手策騎奔來，手掌司馬王朝的旗幟，拇指將旗角捺住。

馬行如龍，離陣尚有十里，突然勒住坐騎，殺手右手一揚，旗脫手飛出，一飛三丈過外，「奪」地插入地上，獵然展開，司馬二字迎風飛揚。

也就在殺手勒馬擲旗同時，沈勝衣一騎突然箭也似離陣奔出，直衝前去。

殺手一眼瞥見，拉轉馬頭，原路奔回，這一擲一勒之間，沈勝衣一騎已然追出了五丈！

那絕無疑問，是千中選一的駿馬，沈勝衣的騎術亦是非凡，才能够把握時間，一下追近去。那個殺手也不差，雙脚控騎，半身扭轉，待沈勝衣再追近兩丈，雙手突然各一把暗器射出，不射人而射馬。

這兩把暗器又急又密，沈勝衣在鞍上，實在不容易封擋。

只要馬倒下，沈勝衣輕功即使再好，要追上那個殺手仍然是沒有可能的事情，那個殺手的目的也是在此。

若換是別人不免手脚大亂，沈勝衣的反應都是那麼敏銳，當機立斷，一勒繮繩，坐騎從旁奔出，他的人却離鞍拔上了半天，與之同時，手中纓槍脫手飛出，所有動作，一氣呵成。

暗器從馬臀後射空，殺手雙手方回，纓槍已然飛至。

這一槍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驚呼未絕，纓槍已然飛進他的後心，整個身子亦被槍上力道撞得從馬上滾跌下來。

他的劍已在手，已出鞘，但連一劍也沒有機會刺出便氣絕。

那匹馬受驚，悲嘶中發狂奔前。

沈勝衣身形亦落下，卓立在那個殺手之後，他那匹坐騎奔出了十數丈，便奔了回來，沈勝衣迎前，一翻身，正好坐到了鞍上，策騎回奔向本陣。

他們這一逃一追，事實並沒有奔出多遠，雖然不怎樣清楚，那些兵士亦看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一齊發出了一聲歡呼。

白玉樓的面上亦有了笑容，旁邊雷方忽然問：「他有沒有令你失望過？」

「沒有。」白玉樓搖搖頭。「從來沒有。」

雷方道：「那不是武功，是智慧與體能的結合，難怪在江湖上他越來越有名聲了。」

白玉樓微喟。「可惜他快意江湖，對做官完全不感興趣，否則他的成就只有在我之上。」

雷方笑問：「做官是不是一件很寫意的事？」

白玉樓搖頭。「絕不是。」

「那就非獨不要可惜，反而要爲他慶幸了。」

白玉樓一笑，身旁紅梅已迎前，迎向沈勝衣。

雷方目光一轉，低聲道：「你可曾見過有那個女孩子抓得住他的心？」

白玉樓又搖頭，他當然明白雷方的說話，微喟道：「這倒是要担心的。」

雷方道：「幸好她並不是那一種女孩子。」

「那種女孩子？」白玉樓甚感詫異。

雷方道：「就好像我箱子裏的火藥那種。」

白玉樓微笑。「你對那種女孩子好像很清楚，不要是曾經給炸得遍體鱗傷。」

雷方笑笑不語，白玉樓接道：「這方面小沈給你幸運得多了，以我所知，他還沒嘗到火藥的滋味，最厲害也不過是一隻辣椒，還不是最辣的那一種。」

沈勝衣一騎即時奔到他身旁，聽得奇怪脫口問道：「什麼辣椒。」

白玉樓笑道：「我是說，那個老瘋子現在是必像吃辣椒一樣。」

沈勝衣道：「一聽就知道這是說謊話，但縱然你們不說，我也知道你們方才所說什麼。」

紅梅奇怪道：「沈大哥，乾爹他們到底說什麼辣椒。」

沈勝衣淡笑道：「他們是在說這件事還不够刺激。」乘着紅梅目光一轉，一眨眼。「是不是。」

白玉樓佯歎一聲。「你眞是一個聰明兒童。」

沈勝衣道：「却想不透司馬王朝送來那面旗有什麼意思。」

紅梅沉聲道：「除非他們死光了，否

則絕不會罷休，那面旗擲出，就是表示他們已決定犧牲所有性命。」

白玉樓道：「難怪他們不在乎殺官兵，都是狂人！」

沈勝衣一笑道：「無論如何，我仍然佩服他們這種視死如歸的勇氣。」

白玉道：「「我看你佩服的是司馬雙城對幽冥公子邱靈的一片痴心。」

沈勝衣道：「還有杜筠的一片愛心，其餘那些人對司馬王朝的忠心。」

白玉樓悶哼一聲。「我也很佩服。」

雷方道：「是什麼？」

白玉樓道：「他們竟然是爲了這樣的一件事將司馬王朝百年來的基業毀於一旦，我從來就沒有見過一羣這麼偉大的人，這件這麼偉大的事。」

誰都聽得出這是反話，紅梅歎息道：「老主人若是在，一定不容許這種事，他們也許眞的是瘋了。」

事實，只有瘋子才會這樣不顧後果。

× × ×

那邊草叢中，兩個老人就在這時候現身出來，他們距離那個殺手倒下的地方，也不過十四五丈。

司馬騰空所有的皺紋，彷彿都深陷了下去，司馬如龍的面上居然還有笑容。

「那就是沈勝衣。」司馬如龍的語聲也很輕快。「盛名之下，果無虛士，那樣的一槍，我便巳刺不出去。」

司馬騰空冷哼一聲。「這只是因爲你巳經不再年輕。」

司馬如龍微笑道：「老三，我們這一把年紀，有話爲什麼不痛快的說。」

司馬騰空沉聲道：「這個人無論經驗、反應都不是一般人能及，合你我之力，亦未必能夠將他擊倒。」

司馬騰空道：「那麼難道你竟然要退縮？」

「沒有這種事，旗巳經擲出，我們的性命亦等如擲掉，只可惜，那一羣年輕人。」司馬如龍長歎。

司馬騰空道：「他們却都顯得滿不在乎。」

「正如我們年輕的時候。」司馬如龍又一聲長歎。「年輕人一股熱血，我們平日不也是教導他們對王朝要忠心？」

「這不是一件壞事。」

「本來不是的。」

「你眞的認爲我們沒有希望？」

「太平公主我們一定可以刦到手，邱靈說不定也能夠換出來。」

「這不就是了，我們目的亦不過是如此。」

「之後又如何？天下雖大，絕沒有我們容身之地，我們即使能夠逃出生天，以後亦只能夠像老鼠一樣在黑暗中過活。」

司馬騰空面上的皺紋忽然鬆開來。「正如你說的，我們巳經這一把年紀，就是像老鼠一樣，又有何妨？」

「不錯——」司馬如龍又笑了。「我們現在便要後悔，也巳太晚，司馬王朝消沉至此，將旗扔掉有何要緊，只是那十二條人命……」

「是嫂嫂吩咐，一個也不留，急風十八騎當然惟命是從。」

「不殺也殺了，誰吩咐，還不是一樣？」司馬如龍沉默了一會，忽然問：「知道我在想什麼？」

「別人怎樣看我們？」

「不錯——」司馬如龍拈鬚微笑。「白玉樓不是將我們當做瘋子，一定將我們當做狂人。」

二人相顧一眼，突然大笑起來，笑得就像是兩個狂人，瘋子。

× × ×

杜筠沒有笑，她的脾氣仍然是那麼壞，絲毫的不如意亦足以使她憤怒起來。

她，司馬雙城，白雪十二釵等都是在一座高山上。

相距頗遠，居高臨下，軍營那邊一片通明，那些火就像是一條發亮的怪獸。

由這裏看去當然不會清楚，杜筠却仍然看得出，從旗到陣前的急風殺手巳經被擊殺，一股憤怒由心底直冒上來。

司馬雙城更嚷道：「這算是什麼，兩國交兵，不斬來使——」

杜筠沉聲道：「是報復，你莫忘記了，我們先斬殺了他們十二個使者。」

司馬雙城道：「那是爲請救兵的，不殺不成，跟我們那個並不一樣。」

「一樣也好，不一樣也好，都巳殺了。」杜筠轉對白雪道：「叫吹號角的徹夜不停，我要他們一夜不得安寧，明天提不起精神應付我們的襲擊。」

白雪應聲退下，悲涼的號角也因此響過不休。

杜筠聽得很清楚，想到白玉樓等人將因此不得安寢，才有些快意，那知道這骨節眼上號角聲突然停下。

杜筠快意頓消，怒氣狂湧，一眼看見巳回來呆立在那裏的白雪，厲聲道：「你是怎樣吩咐的！」

白雪惶然道：「我……」

「你是要活活氣死我！」杜筠方待過去，司馬如龍、騰空巳從那邊岩石後轉出來，司馬如龍隨即道：「嫂嫂莫怪白雪，是我叫停下。」

杜筠怒道：「我正要他們一夜不得安寢，以便明天攻擊……」

司馬如龍道：「他們不得安寢，我們也一樣。」

「而且這等如告訴他們我們藏身所在，萬一他們一下子圍上來，反客爲主，可是大大不妙。」

杜筠鼻哼道：「諒他們也沒有這個胆量，竟敢貪夜向我們進攻。」

「他們人多勢衆，配備强弓硬弩，只要圍上了，盡可以等到天亮才進攻。」司馬如龍接又道：「還有，他們即使趕不上我們離開，亦不難因此而想到我們明天將會採取行動……」

「就是想不到，他們也一樣會沿途戒備的了。」杜筠冷笑了一聲。

司馬如龍道：「我只是担心他們明天索性搬進鳳凰集，要我們白等一趟。」

杜筠怔住，一腔怒火無處發洩，揮杖道：「雙城，還不快去歇息，」指着白雪等。「你們也是，還呆在這裏幹什麼？」

司馬兄弟暗中歎息，却沒有再說什麼，他們却巳經明白，無論再說什麼，也都一樣，他們只希望到了要採取行動的時候，杜筠能夠接受他們的差遣，否則計劃即

使怎樣周詳，也不難會功虧一簣。

這一夜，終於在靜寂中渡過，異乎尋常的靜寂。

× × ×

破曉時份，司馬王朝的人巳動身，輕騎取道小路前去。

白玉樓那邊反而一些也不着急，在一個時辰之後才起程，一切與昨日看來並無兩樣，只是其中十二個巳經變成了屍體。

他們不久即進入鳳凰集，這個小市鎮的人對於他們的進入並沒有表示太大的驚奇，白玉樓很快就發覺了這一點。

雷方也一樣奇怪，以半說笑的語氣，道：「這個地方的人就好像是自小給嚇大的。」

沈勝衣道：「這是事實，他們看見的屍體絕不比我們少。」

這完全不像說笑，沈勝衣的面上沒有笑容，眉宇却多了一抹傷感。

雷方詫異道：「怎會這樣的？」

沈勝衣道：「這之前，這個地方每年總有幾次惡戰，總要死上百來人。」

白玉樓道：「想不到這裏的人，如此好勇鬥狠，此風不可長。」

沈勝衣道：「你放心，不會再有事的了。」

「奇怪——！」白玉樓忍不住問：「之前這個地方到底出過什麼事？」

沈勝衣道：「也沒有什麼，不過有一隻貓將窩藏在這裏——黑貓！」

白玉樓一怔，沈勝衣歎息接道：「黑貓據說是邪惡的象徵，也許就是因爲這個原因，有他在這裏，無日安寧。」

「你是說那個黑貓。」白玉樓恍然。「這實在不是一個好名字，可惜他自小就是叫這個名字。」

白玉樓道：「本來我要的那個黑貓殺手，原來就是住在這兒。」

「本來是一個秘密，也維持了很多年，一直到他認識了蕎蕎。」

「易金虹的女兒易蕎蕎？」

沈勝衣頷首。「却也因爲蕎蕎他變了另外一個人。」

白玉樓輕歎一聲。「無情的人到底並不多，一個殺手生出了感情，即使做下去，也不會有太大的成功。」

沈勝衣淡然一笑，道：「殺手根本沒有所謂成功，他即使能夠殺死一百個，一千個對手，在他的眼前還有其他更多的對手，除非他急流勇退，否則總有失手的一天。」

白玉樓點頭接道：「這所謂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還有一山高。」

沈勝衣感歎道：「殺手的末路就是死亡。」

「亦所謂獵犬終須山上喪，將軍難免陣中亡。」白玉樓目注沈勝衣。「以你看，一個殺手是否眞的完全沒有改過向善的可能？」

沈勝衣道：「我只知道一個殺手太有名絕不是一件好事。」

白玉樓道：「一個殺手所以有名，不是殺得人太多，就是殺的必是名人，殺得人越多，仇人也必然越多，殺的若是名人，後果自然更加嚴重。」

沈勝衣道：「名人之所以成爲名人，若不是有相當武功，必然勢力龐大。」

白玉樓道：「黑貓殺的名人實在不少，但若非易蕎蕎，相信仍然有一段時間才走到盡頭。」

沈勝衣道：「在你那個名人譜之上，當然少不了黑貓的名字。」

「有關他的底細行踪，却是一片空白，由此可見他實在是一個很小心的人。」

「他是的。」沈勝衣微喟。「一個殺手能夠活上五年巳經不容易，何况他的對像大都是雄據一方的豪强？」

白玉樓道：「就是因爲易蕎蕎將人引來這裏，他的行踪才被洩漏？」

「蕎蕎也不是想洩漏他的行踪，她目的也只是要改變別人對黑貓的印像。」沈勝衣笑笑。「他引到這兒來的都是無惡不作之徒。」

「她希望這樣黑貓就會成爲一個俠客，別人就會忘記黑貓以前的所作所爲。」

「她是這樣希望的。」沈勝衣又笑笑。「這樣做其實並沒有錯，只是黑貓此前所結下的仇怨絕不會因此而消弭，除非黑貓能夠令死在他手上的人重生。」

白玉樓道：「生死人肉白骨只是神話吧。」

「蕎蕎其實也明白，最後的一次，她跑到這裏來，也只是因爲杜家的人迫得太緊。」

「以黑貓一個人的力量跟整個杜家莊作對，畢竟是弱了些，但以杜飛雲的武功，竟然倒在他劍下，亦是令人很意外。」

沈勝衣搖搖頭。「我却不以爲，杜飛雲雖然雄霸一方，年紀到底巳經一大把，而且他又有一個最大的弱點，忌水。」

白玉樓恍然道：「黑貓能夠抓住他這個弱點，事實巳成功了一半……」

「可惜也就因此，他雖然殺掉杜飛雲，自己亦爲杜飛雲以內力震傷，遇上唐晶的埋伏，便只有挨打的份兒。」沈勝衣又歎了一口氣。「但若非唐晶設下窩弓，繩網，要將他抓住，也不是一件易事。」

白玉樓道：「好一個黑貓，可惜沒有給我遇上，否則，我總得將他留下來。」

沈勝衣道：「若是如此，他縱然不殺惡人，在你手下三四年，也足巳令人改觀了。」

白玉樓道：「最難過的，想必就是蕎蕎。」

沈勝衣頷首。「這個女孩子的確一片痴心。」

說話間，一行人從横街上經過，横街那邊兩騎奔來，當先鞍上那個女孩子一見沈勝衣，呆一呆，隨即喜動形色，揚手呼道：「沈大哥！」

沈勝衣循聲望去，亦一呆，勒住了坐騎，白玉樓目光一轉，道：「那一個？」

沈勝衣道：「就是我們正在說的易蕎蕎。」

白玉樓一笑。「事情有時就是這麼巧。」一頓轉問：「跟在他後面的想必就是易金虹了。」

沈勝衣道：「他這個父親不易爲。」易金虹父女這時候策騎奔到來，易蕎蕎消瘦了很多，但精神却較沈勝衣與前一次看見她的時候好多了。

易金虹亦更清醒，心情看來却很好，

一緊轠，與菁菁同時奔到。

「老前輩，幸會。」沈勝衣忙抱拳。

易金虹目光一揚，笑問：「你帶着這麼多兵士準備去征伐那兒？」

沈勝衣道：「才走了一趟大理。」

「大理段氏王朝？」易金虹有些詫異。「我們什麼時候跟段氏王朝拚上了？」

「不就是幽冥公子那件事情。」沈勝衣反問：「你們怎麼跑到這兒來？」

易金虹看看菁菁，道：「菁菁要到貓兒那裏拿些貓兒的東西。」

菁菁垂下頭，沈勝衣目光轉到菁菁面上。「菁菁，不聽沈大哥的話？」

菁菁搖頭。「我只是要一些東西記念自己曾經有過一個這樣的好朋友。」

沈勝衣道：「我也是貓兒的好朋友，却從來沒有想過要留些什麼東西才能够挑起自己的記憶。」

菁菁淡淡道：「這其實也沒有什麼壞處。」

沈勝衣道：「只是你爹爹却因此而跑到這裏來。」

易金虹大笑。「小沈，我雖然已經老大一把年紀，還走得動的。」

沈勝衣笑了笑，菁菁道：「爹，沈大哥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是什麼意思？」

菁菁沒有說，只是看着沈勝衣，點點頭，一會才說道：「沈大哥，我以後知道怎樣做的了。」

沈勝衣還未答話，那邊白玉樓已插口道：「我却是不明白，這個姓沈的到底有沒有將我當做好朋友。」

沈勝衣一怔道：「現在到我弄不明白了。」

白玉樓道：「你若是將我當做好朋友，怎麼到現在還不介紹我認識你這些好朋友？」

沈勝衣失笑，還未作介紹，易金虹已問：「這位可是白大人？」

白玉樓奇怪。「我們在那兒見過？」

易金虹笑道：「我只是知道，沈勝衣在官場之中，只有閣下一個好朋友。」

白玉樓一笑。「江湖上這樣傳說？」

易金虹點頭，道：「還說白大人書劍雙絕，今日得見，快慰平生。」

白玉樓笑道：「我也聽說易堡主如何英雄，但一見之下，却甚感失望。」

易金虹呆一呆，道：「易某人經年奔走江湖，從來都沒有與官場中人打交道，難免有失禮之處……」

白玉樓搖頭道：「令我失望的，只是是我還以為易堡主既然將我放在眼內，怎麼白大人前白大人後，不作兄弟相稱。」

易金虹又是一呆，菁菁一旁插口道：「白大人口稱易堡主，又怎怪得我爹爹以大人回應？」

白玉樓不由失笑。「這倒是我的不是了。」隨即一抱拳。「易兄——」

「白兄，小弟……」易金虹下面的話還未接上，已然給沈勝衣截斷。「你們還是不要稱兄道弟的好，這樣你一句我一句實在令人毛骨悚然。」

白玉樓易金虹相顧大笑。

雷方那邊一騎奔前來，笑接道：「這個年頭的年青人就是這樣不懂得禮貌，我們這些老頭兒以後說話還是躲在一角兒為妙。」

易金虹目光落在雷方面上，道：「你認老，我們可不認。」

雷方大笑道：「五十歲的人了還不認老，就不怕這些後輩見笑。」

易金虹道：「我現在就只是聽到你的笑聲。」

雷方大笑不絕，白玉樓目光一轉，道：「你們原來早就認識了。」

易金虹道：「只是難得見面，我也不敢將他請進家裏。」

雷方道：「想不到你年紀一大，竟變得這樣吝嗇。」

易金虹道：「我只是担心你身上那些火藥爆炸開來，將易家堡移為平地，害得我們無家可歸。」

雷方又大笑起來，易菁菁看看，輕聲問：「爹，這位莫非就是雷叔叔？」

「他就是雷霹靂。」易金虹轉問：「你們怎麼跟這個火藥罐子坐在一起，難道竟不怕危險？」

白玉樓歎了一口氣：「怎麼不怕，只是沒有這個火藥罐子不成事，只好冒冒險了。」

雷方笑得更開心。

易金虹甚為驚訝的道：「不見多年，想不到你竟然變得這麼有用。」

「士別三日，尚且刮目相看哩。」雷方轉問菁菁，「你就是菁菁哦？」

「雷叔叔——」菁菁忙施禮。

雷方有些感慨的道：「叔叔這不是第一次見到你……」

菁菁詫異道：「怎麼菁菁一些印象也沒有？」

雷方道：「那是很多年的事了，當時你好像才只得五歲。」

菁菁接問道：「怎麼叔叔不再來探望我們？」

雷方瞟了易金虹一眼。「你爹爹不是說得很清楚了。」

菁菁搖頭。「那不是認真的。」

易金虹接問：「是了，雷霹靂，這些年，你到底躲起來幹什麼？」

雷方道：「玩火藥。」

易金虹笑道：「若不是多少兒聽到一些你的消息，我真的以為你已經死了。」

雷方大笑道：「有這麼容易。」轉對菁菁道：「菁菁，叔叔有幾樣玩藝，傳給你怎樣？」

易金虹忙道：「他那些玩藝還雖然很不錯，却不是女孩子學的。」

雷方不懷好意的瞇着眼道：「女孩子心細，最好學我那種玩藝兒。」

易金虹道：「你是要借刀殺人，要菁菁燒掉我僅有那些房子。」

白玉樓一旁接道：「連我也看得出他是不懷好意，菁菁，可不要上他的當。」

菁菁雖然看得出他們是在說笑，還是給逗得展顏一笑，隨即道：「多謝雷叔叔成全。」

雷方又大笑，易金虹道：「你先別笑得這樣開心，我這個女兒一向可都是很認眞，你說過作罷，她可不依你。」

雷方道：「你什麼時候看見我說過作罷？何況難得有這個好機會可以移平你那

座堡子。」

易金虹拈鬚微笑。「我那座堡子也實在舊了一些，正要找個機會將之徹底來一個重修。」

雷方道：「這麼說，我豈非反而帮了你一個大忙？」

易金虹獰笑道：「有這麼多人作證，你要反口也不成了。」

衆人相顧大笑，易金虹看見菁菁也在笑，心頭不由一寬。

沈勝衣看在眼內，亦甚開心，死者已矣，活着的能够活得快樂，才是重要的。

易金虹笑了一會，又問道：「連你這個火藥罐子也出動，這件事情可見實在不簡單。」

沈勝衣道：「易前輩現在準備到那兒去？」

易金虹道：「跟你們一起。」

沈勝衣道：「為什麼？」

易金虹笑道：「你既然叫我前輩，當然應該知道我這個前輩也是個老江湖。」

菁菁詫異道：「老江湖又怎樣了？」

「當然應該瞧得出他們現在正在煩惱中，需要援手，我們若是不跟他們走在一起，豈不是很不够朋友？」

沈勝衣忽問道：「有什麼辦法可以請你們離開？」

易金虹道：「有一個。」

雷方插口道：「我知道那是什麼個辦法！」

菁菁奇怪道：「雷叔叔，那到底是什麼辦法？」

雷方笑笑。「只要我們不將你爹爹當做朋友，他當然沒有意思再在我們身旁留下來。」

菁菁懷疑的道：「你們會這樣做？」

「當然不會了，」雷方笑容一斂，「只是得先說清楚，留在我們身旁可危險得很。」

易金虹一聲冷笑。「只聽這句話，已經知道你不大看得起我這個朋友的了。」

雷方怔了怔，白玉樓一旁笑道：「你雖然懂得弄火藥，說話方面實在甚欠技巧，換轉我，就不會這樣說的了。」

雷方反問：「那麼怎樣說？」

白玉樓摸摸鬍子，道：「我現在還沒有想到，想到了一定第一個告訴你。」

衆人聽得這樣說，齊皆失笑，易金虹說罷再問：「什麼時候危險會出現？」

「在我們還走在平地上的時候，相信應該是安全的。」

易金虹道：「此去七里，地勢都是平坦，有這些一段時間，就是最長的故事，大概也可以說清楚了。」

白玉樓含笑點頭，以最簡單的說話，將事情說了一遍，沈勝衣這個時候將事情說了一遍，沈勝衣却趁這個時候將菁菁介紹給紅梅。

兩個女孩子一見如故，躲在車廂裏，竟連沈勝衣也不理會了。

沈勝衣也由得他們，逕自策騎追上易金虹白玉樓他們，白玉樓雖然還未將事情說完，也差不多了。

易金虹不用聽完，多少亦已猜到整件事情的大概，但仍然聽下去，到白玉樓將話說完，才道：「難怪在路上，我看見好像是司馬兄弟經過。」

白玉樓急問：「是什麼時候的事？」

易金虹道：「也有半個時辰了，」一頓接道：「多年前，我曾經見過他們兄弟一面，却怎也想不到他們竟然會與你們結下了樑子，總得將他們兄弟截下來。」

白玉樓道：「幸好沒有，否則他們不難遷怒到你們父女二人的頭上。」

易金虹笑道：「他們既然有要事在身，我們就是找他們麻煩，他們再生氣也不會與我們糾纏下去。」

「這也是不錯。」白玉樓沉吟着道：「他們趕得這樣急，當然是要搶在我們之前，部署一切。」

沈勝衣道：「午後我們會經過一個大峽谷。」

「那是亡魂谷，每當大雨，山洪突然湧下來，走在峽谷中的人絕無倖理。」易金虹對於周圍的環境顯然也甚清楚。

白玉樓皺眉道：「他們當然沒有呼風喚雨的本領，但却可以在峽谷兩旁伏擊我們。」

沈勝衣道：「這即使成功，但他們目的若是在公主，萬一再毀了車子，可是前功盡廢。」

易金虹道：「但他們只要將峽谷兩面出口封閉，不難將我們大部份的人擊殺在峽谷之內，而再要脅我們將公主交出，我們似乎沒有反抗餘地。」

沈勝衣點頭。「那的確是一個危險的地方。」

易金虹道：「但兩邊山嶺連綿百里，要繞道而行，可不是一件易事。」

沈勝衣道：「這之前我們已經考慮到這峽谷可能是他們要採取行動的地方。」

易金虹道：「你們當然已經想到應付的辦法。」

「我們是打算先派兩隊人攀上兩邊峭壁，掩護馬車穿過峽道。」

「這不是好辦法，」易金虹一揚眉，「但除此之外，大概沒有其他辦法了。」

白玉樓道：「這兩隊掩護的人可是危險得很，碰上司馬王朝主力，不難……」

易金虹笑道：「有我與小沈，應該可以應付得來了。」

雷方突然道：「你實在够朋友，一來便想將我們的好差使搶掉。」

易金虹打了一個哈哈。「我可沒有叫你不要去，多我一個這樣的高手，你應該高興才是。」

雷方歎氣道：「這一來，我的功勞便少掉了一半的了。」

易金虹笑道：「不够朋友的原來是你，一有好處，連朋友也想不要了。」

白玉樓看着他們，感慨道：「江湖人豪情萬丈，果然是不錯。」

雷方道：「也是你這個做官的深得人心，這許多高手也給你請動了。」

衆人相顧大笑。

× × ×

午後不久，司馬王朝的車馬巳[illegible]了峽谷。

那麼峽谷四面峭壁插天，峽道也就在峭壁當中，雖然寬闊，但是看下去，只見天空一綫，而急風吹過，有如鬼哭，令人心驚動魄。

（十九）

俠義傳奇故事

滄海客・文
黃耀基・圖

英雄店



前文提要：

周冲在英雄店門前碰見和楊柳青失散多年的父親金笛書生，並將楊封二人情況相告，金笛也將因中了赤眉針失去功力已成廢人，這時河朔雙煞跟踪來找金笛，周冲出面調解將時間延遲三天再打鬥，自己親自去龍門山找尋楊封二人，在山上遇上了藍少俠，還遇上了不明身份的小子救了他們，把兩個黑布包頭的大漢殺了。天巳發亮，二人走回小鎮吃點東西，又發現昨夜那個小子，周冲請求協助他也答應了，周冲覺得藍少俠昨日從英雄店追出來失了風馬牛的踪跡，可能被這小子誘至此間有關。於是三人再向龍山找尋楊封二人……

移花接木妙 扮鬼弄神似

那少年啐了一口，道：「總鏢頭，你怎這時才跑來，格格……」

周冲飛跑而來，道：「倒勞兩位久等了。」原來他手裏正挽着一個香燭籃兒。

周冲可不會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從街上跑出街口，能有多遠，不到半里地，要是跑半里地也喘不過氣來，還成爲總鏢頭麼？

他望望藍天虹，再望望臉兒紅紅的少年，那咀兒倒張大了，藍天虹那還有半點兒惱意，少年的臉兒紅得也蹊蹺，一會以前不還是一對對頭寃家麼？

少年道：「總鏢頭，你挽着香籃飛跑，眞滑稽，可一點兒也不像一個進香的香客。」

周冲道：「小兄弟，我的心急，當眞那兒能尋到封三娘，若蒙指點，我感激不盡。」

少年肅容道：「總鏢頭你恩怨分明，有恩必報，這份急人之急，好教人佩服。不過，總鏢頭你放心，三日之約那河朔雙煞非但不敢來應約，連性命是否能保全，也難說得很，若然那個怪物有命前來，又何必找封三娘，便我……」

他怎麼忽然溜了藍天虹一眼，忽然改口道：「便是我們這位少俠一伸手，南天一劍劍如虹，那兩個怪物有幾條性命。」

藍天虹的眉兒一掀，說道：「當眞昨晚相見匆忙，總鏢頭尚未詳告，河朔雙煞的名頭果然不小，可也不是三頭六臂。」

周冲嘆了口氣，道：「藍少俠，這河朔雙煞十多年前已名震江湖了，諒你也聽令尊說過，這等矢志報仇而來，重出江湖，有道是善者不來，只怕……却是小兄弟，剛才你怎說？可是也有人在找河朔雙煞的晦氣？」

少年哼了一聲，道：「總鏢頭，照你說來，這河朔雙煞重出江湖，就天下無敵了？哼！早晚遇上了，我倒要先鬥鬥他，適才店中人多，說話多有不便，我才把兩位請出來，不料這小小龍門山，會成爲羣魔大會之地，總鏢頭，你把香籃交給我，

我有用場，最好你回去陪伴秀士，封三娘你也不用找了，她連自身也難保，但你放心，秀士必然無事。」

周冲大驚，道：「小兄弟，你說甚麼，三娘她？可是有難麼？小兄弟，你端的是誰，你還不曾告訴我，我知小兄弟你有一身過人的功夫，小兄弟可否賜告師承門派，小兄弟，你貴姓。」

少年道：「我當然有師傅？只不過沒甚麼門派，總鏢頭，我要是不告訴你，大概你也放心不下，我不是外人，此次更是爲秀士而來，我這麼說，你總該放心了吧，要不然昨晚我也不一直跟在你們的後面了。」

周冲雖是驚訝，却沒形於色，道：「小兄弟，你不但一直跟隨在我們的身後，而且還救了我們。」

少年道：「總鏢頭可言重了，你是說那兩個黑衣人吧，其實總鏢頭和藍少俠一伸手，就能把那兩個紅眉毛綠眼睛的賊子送回老家去了，我不過不願你們打草驚蛇，尤其是總鏢頭一番好意而來，我豈能讓你出手，因爲你一出手，就後患無窮。」

藍天虹的眼睛睜得大了，說：「紅眉毛……你是說……那兩人是赤眉教的門徒了！」

周冲也渾身一震道：「可是當眞！」提起赤眉教，任誰也得變色，試想金笛書生當年何等身手，尚且被赤眉教的人廢了他的武功，那教下的人武功各個高强，尤其是赤眉針無聲無形，即使練了金鐘罩，鐵布衫的刀槍不入功夫，遇上了也有死無生，那種厲害狠毒，眞個是令江湖中人聞名喪胆。

少年肅容，點頭道：「兩位明白了吧，那赤眉教下的人雖然少在江湖上露面，但旣然在此現身了，總鏢頭怎可樹此强敵，再說，可也不能讓他們有了警惕。」

周冲這一驚，當眞是魄散魂飛，比起河朔雙煞來，赤眉教可厲害千百倍，皆因無人能破得了赤眉針，正因那赤眉針太以厲害，在江湖之上，武林之中，唯我獨尊，誰也不敢招惹這教下之人，尤其是那教下之人也不知是練了獨門特異的功夫之故，抑或是把眉毛染紅了，總之，那教下人一望便知，因爲眉毛紅，眼睛也就映成了綠色。也因這緣故，人人一見赤眉教的人，便避道而行，也不知是否尚不知金笛書生武功已失，因死不見屍，也許是怕金笛書生尋仇，雖未從此就在江湖中絕跡，但却也漸漸少露面，不料却在這裏現了身。

周冲道：「難道也是……爲金笛書生而來？那可……」

若是，便尋到了封三娘，金笛書生也不會有命了，周冲如何會不魄散魂飛。

少年道：「也差不了許多，只不過尚不知秀士來得這麼快罷了，昨日眞是險而又險，只是一步之差，幾乎被他們發現了秀士的踪跡，說起來倒還得多謝那風馬牛，若不是那三個魔頭早去一步，封三娘和楊姑娘又一先一後離了店，也引不開那對赤眉教下的人。唉！」

少年忽然嘆了一口氣，說道：「其實也怪不得三娘，楊姑娘思親情切，更不能怨，只不過三娘也是老江湖了，豈不知英雄店遍傳遐邇，便能尋訪出楊姑娘的親娘來，也會把赤眉教的人引來麼，總之，現下强敵環伺左右，咱們一步也是錯不得的啊。」

周冲早是一身冷汗，急得直搓手，道：「這來怎麼好，若然赤眉教的人發現了秀士……」

少年道：「總鏢頭，眼下雖然兇險，但非是無解救之法，總鏢頭……唉！」

少年一回頭，可怔住了，不料兩人只顧說話，那藍天虹已不知去向。

周冲一蹬脚，道：「小兄弟，藍少俠少年氣盛，必是聽說昨晚那崖洞中裏的人，乃是天下人聞名喪胆的赤眉教，他必是不服氣，必是去找……唉！這來怎好？藍少俠若有個三長兩短，教我如何對他爹爹交待，眞悔不該……」

少年撲嗤一聲，竟然笑了，說道：「這位藍少俠此一去麼，嘻嘻，總鏢頭，你却放一百個心，豈只無險無驚，要救秀士，只怕還在他身上。」

周冲道：「你是說，這藍家人與誰都無寃無仇，誰也要對他搶南天一劍禮讓幾分。」

少年早搶過香籃來，道：「你說錯了，江湖中人敬那南天一劍，人家赤眉教可不把他放在眼裏，即使是河朔雙煞，只怕也早不知江湖尚有藍浩然了，總之，你放心，我得趕快去。」

周冲忙道：「小兄弟，你還沒告訴我，你端的是誰？旣然是自己人……」

少年已轉過身去了，扭頭道：「總鏢頭，你聽我的話，快回去吧，到時你會知道我是誰了，這時可不能告訴你，我再告訴你，三天之約，你雖是順口無心之約，却已幫了秀士一個大忙，赤眉針下，却會添兩個寃鬼。」

少年只跑得一步，却又回頭，道：「還有，封三娘，楊姑娘，雖然身在險地，但吉人自有天相，非但有驚無險，楊姑娘母女也會重逢了，快回去照顧秀士，把秀士安頓在一個隱密的地方，越快越好。」

周冲眼望着少年跑走了，眞令人難信，他小小年紀一溜烟，瞬巳不見了踪跡。

× × ×

一個上氣不接下氣的人，可是能够突然之間，臉不紅，氣不喘了？

那周冲奔了來，藍天虹登時明白了，便周冲也氣不喘，臉不紅，一個曾經戲弄過他，他連人家人影也沒見到過的少年，倒會上氣不接下氣？

倒是藍天虹的臉紅了，而且又復紅一陣，白一陣，他明白了，敢情少年是假裝的，但顯然又是一番好意，讓他心下好過些。

他這一明白，倒更加難堪了，再加聽得兩人說起赤眉教而變色，連少年也肅容生畏，哼！心下登時一衝動：若然他却把赤眉教下的人……即使不能殺退，也殺殺赤眉教的威風，豈不也挽回些顏色。

那周冲一直對他敬重，自從遇上這少年，他顯然被冷落，一個氣盛的少年，如何不難堪，趁兩人不注意，滑步一溜，如飛奔向龍門崖。

便是一個人生地不熟的人，也能不用問路，輕易尋到龍門崖，天下的山崖何止萬千，却從不見有如這龍門崖一般，兩崖

對峙，有如刀砍斧截，老遠就望到了，到了近處，成千上百的佛洞，到了山脚下，太陽已爬上龍門山頭了，那遊人與香客，已絡繹於途。

藍天虹整了整衣冠，他這番出來在江湖上行走，那藍浩然在他臨行之時，喚他近前言道：「我已封劍歸隱了，一者我在武林之中，江湖之上，一生雖然憑手中劍，博得一點聲名，但却從未和人家爭强鬥狠過，也從未亮着劍走路，遇事遇人，更無論他是甚麼人，總是以忍讓爲先，非迫不得已不出手，出手也以點到爲止，讓對方知難而退，是以這麼多年來，就沒和人有過深仇大恨，常言說得好：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上亡，我一生與世無爭，名有了，又不爲利，而學無止境，新人也必勝舊，其實天下之大，一山更比一山高，武功勝於我者多有人在，只不過無爭不遇而已。是以我的聲名越大，越令我汗顏惶恐，這才是我早早封劍歸隱之故，你這次出去，須善體我的意思。」

那藍浩然從藍天虹幼年起，便教導他多讀詩書，也從小培養儒雅如學子，在人前從未以勁裝出現過，一劍隨身，也是可以藏於身底的短劍，是以任何人一見，也當他是個書生。

藍天虹一見道上的人多了，立即放緩了脚步，整了整衣冠，那份儒雅，既是非一朝一夕扮得像的，他不信赤眉教下的人能看破他的出身來歷。

再說，他家與赤眉教中人又從無恩怨，便是知道他是誰，又有何可怕，哼！他却可出其意。

山下已有了轎馬，他不也和那些遊山玩水的學子一殺興緻麼，忐怪，就沒發現有紅眉毛綠眼睛的人。

他邁步上山，到了昨晚那兩個黑衣人倒地之處，自是沒人了，藍天虹在那裏怔了好一會，是他記起少年的話來。

那少年怎說？說不可打草驚蛇，但他非明把兩個黑衣人放倒了，即使是點了兩人的穴道，人家豈有不知的，難道那不是打草驚蛇？就算他過後替兩人解了穴，難道醒後也不知曾受制於人？難道這少年竟有這麼奇妙的功夫？

想想這少年，唉！他一想到這少年，那心下就不是滋味，正因少年從未在他面前露過身手，却又分明再而三顯露出奇妙絕倫的功夫，妙到他知而不見，那才眞是絕。

藍天虹向右面崖壁上望去，他是爲赤眉教而來，自該全神對付赤眉教，但他，却總忘不了少年，說眞的，那少年眞太活潑可愛了，也眞沒見過那麼秀美的少年，尤其是少年的臉兒，可就嫩得出奇。

他望着右面的崖頭，昨晚所見有燈光，有人聲的崖洞，依稀可辨，一定就是那兩個陡壁上最高的崖洞，忽然間，他有些兒明白了，是他明白自己了，他眞是爲了爭一口氣，挽回顏面麼？不，只怕是要討好那少年才眞。只有少年也忌憚的，他却辦到了，那麼，人家也自然會讚賞他。

就在他出神的瞬間，驀然眼前一暗，藍天虹本能地一滑步，閃身貼着崖壁。

那裏雖不是有佛洞的崖壁，却已是斜坡上，到處都有一兩丈高的斷壁，崖壁上也叢生着灌木，高處也飄垂着蔓藤。

是人，上面有人，人在移動，站定了，原來適才眼前一暗，是崖上的人擋住了陽光。

有人聲了，一個在說了，雖然不是自言自語，當然不會是一個人。

可不是陽光投下了兩個人影，只聽上面說道：「是這裏了，我記得不差，一定是這裏，那塊石頭我還記得，我醒來時，後腦就撞在那尖角上，還痛了好半天。」

一個道：「不錯，我醒來一翻身，就差點滾落下去了，那株小松，不就是我壓斷的麼，這不是邪門麼，我們會突然間一迷糊，就失去了知覺，但我又記得清清楚楚，分明崖上沒人近身，也風不吹，草不動。」

另一個道：「低聲些，要是被左尊者知道了，咱們可沒命了，左尊者一定不會相信我們受了暗算，必以爲我們是偷懶，睡大覺，還幸的是一夜無事。」

原來是昨晚那兩個黑衣人，甚麼左尊者？想必是赤眉教下的職司，既稱尊者，那地位定然極高了。藍天虹把背緊貼着崖壁，他不僅要想對赤眉教知道得更多些，更急於明白，昨夜這兩人是怎生着了那少年的道兒。

上面的人又說道：「你担心甚麼，右尊者剛到，待會又要去接教主去了，怎會到這裏來，却是昨晚當眞是怎麼擺的，無端端我們躺下，又好端端醒來，像睡了一大覺，甚麼事也沒有。」

另一個道：「我可是猜想的，還作不得眞，咱們不是被人點了睡穴，那是肯定的了。」

「那還用說麼，憑咱們的功夫，在教中也算得有頭有臉的了，豈會有人近身也發覺不到的。」

這人道：「我問你，我們失去知覺之前，你嗅到甚麼異香麼？會不會是那香氣有古怪？」

話聲未落，另一個已啊了一聲，一時間，沒言語了，怎麼回事，是不是發現了他？

既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藍天虹怕便不來，何況不過是赤眉教下兩個小妖兒，啊！人家一出手，就把這兩個小妖兒制住了，他倒怕了這兩人。

不是怕，他是想從這兩人身上知道得更多些，當眞這兩人怎麼失去知覺的？那是甚麼香？奇怪！

藍天虹把身子縮後了些，但背脊已貼着崖壁了，縮無可縮，往右一滑步，隨着那崖下一溜，敢情他是白担心了，那兩人非但沒發現他，而且在怔怔地互望，且是抱着膝，坐在崖邊，這一來，他倒轉到兩人的側後了。

那岩石經千萬年風化，成了無數大大小小的石筍，遠看是亂石山，原來是石筍之林，妙極，現下他能見得到這兩人，反倒不怕被人發覺了。

那抱着膝頭發楞的兩人，仍是一身黑衣，只不過披上了一件黑色的風衣，一個背對着他，一個却是側面相向，可不是紅眉毛綠眼睛，眞是赤眉教下的小妖兒。

那人的綠眼睛亮了，說道：「會不會……我明白了……」

斜對面那人霍地站了起來，那紅眉毛也挑了起來，說道：「一定是那香氣有古怪，咱們一定是着了風馬牛的道兒，當今天下，也只有風馬牛這三人最是蠱惑不過，最會弄神弄鬼，不但隱現總是一縷烟，來是一縷烟，去也是一縷烟，更會放出各式各樣的毒氣，尤其是黑夜之中，也最易上當。」

背對着藍天虹這人道：「說來倒有些像了。」

那人道：「豈僅有些像，一定是了，聽說風馬牛湅了各式各樣的毒丸，有聲有色的，反倒不奇，也不厲害，厲害的是一種無聲無色的。」

這人點頭道：「我聽左尊者說過，不錯，若被他們搶了上風頭，指碎毒丸一拂袖，眞是無聲又無色，但嗅着的人會立即昏迷。」

那人道：「你想：陡然間異香入鼻，誰也會不自覺地使勁嗅兩嗅，可就着他們的道兒了，昨晚……那異香……我們可不是……」

他在望，轉着頭，掃了一眼，又道：「這是亂石山，連野花也沒一朵，我昨晚越想越不對勁，所以特地來瞧瞧，要不然，連怎生着了人家的道兒也不知道。」

藍天虹怔住了，若然這兩人所說不假，難道那少年竟是……是風馬牛的門人？

他不僅一怔！而且心下一驚，但又不像啊，那少年又分明暗助他和周冲，若是風馬牛的門人，豈會暗助他們的，啊！

藍天虹陡見人影一晃，但再想躲避，已是來不及了，必是那人適才一掃眼，已然發現了他，却裝做不見，就在他這麼一怔的功夫，兩個黑衣人好快的身法，分左右，已堵住了石筍兩面的出口，那石筍與崖壁之間，寬不過四五尺的狹縫，不由心下一慌。

他不過心下着慌，不是怕，是因身形這一暴露，還能再上那崖頭去探麼。

前面那黑衣人才喝得一聲：「甚麼人！」只見他身後鑽出個少年來，藍天虹尚未看清，那少年已叫道：「相公，原來你在這裏，害我好找……吠！你是甚麼人，好胆！竟敢對我家相公大呼小叫。」

是那少年！手中還挽着個香燭籃兒，跑到藍天虹跟前，也擋在他的身前。

只見兩個黑衣人互望一眼，同是一點頭，一個說：「原來是個遊山的相公，這裏沒佛洞，進香去崖下，你們去吧，我不難爲你。」

那少年一瞪眼，說：「諒你們也不敢，惱了我家相公，拉你們到衙門，打一頓扳子，哼，你們也不打聽打聽，府台大人是我家相公的甚麼人。相公，咱們走，可不是你把路走岔了，進香眞在崖下。這裏盡是亂石堆，有甚麼好逛的。」

他拖了藍天虹就走，都見到右面那人搖了搖手，左面的黑衣人才把跨出的一步縮了回去，兩人裝做不見，昂然下山。

又是一次了，當眞這少年是甚麼人？若眞是風馬牛的門人，豈會救他？雖說眞動起手來，不一定便輸給這兩個黑衣人，但行藏一定敗露了，而他可不是爲這兩人而來的，啊！

藍天虹急退了一步，他只顧低着頭急走，少年回身站定了，他也不覺，幾乎撞在人家身上。

少年說：「你不服氣，是不是？」

藍天虹說：「我……」

少年哼了一聲，說道：「這是第二遭兒救你了，連道謝也沒一句，你可是不把這兩人放在眼裏？」

脚下的路上，遊人與香客絡繹於途，少年的目光可沒望他，而是向他身後望，但他不用回頭，也知兩個黑衣人並未跟來，當下眉兒一挑，說道：「小兄弟，我雖不是府台大人的甚麼人，但邪魔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替江湖除害也怕了，也不用出來在江湖上行走了。」

少年掃了他身上一眼，道：「哼，我知你衣底有劍，南天一劍，劍法當眞神妙得緊，但可惜啊，只怕動起手來，你猜，府裏的驗屍官兒，在那屍單上怎麼寫？」

藍天虹道：「甚麼驗屍官？」那少年道：「山上發現了死屍，人命關天，自然驚動了官府，那驗屍官兒在屍單上寫道：驗得無名死屍一具，年約二十，脚北頭南，身傍有兇器利劍一把，但屍身並無傷痕，似係遊山士子，暴斃而終。哼，你替江湖除害，那屍身上可驗不出劍傷來。」

藍天虹道：「你是說，若然出手，死的是我？」

少年把眉頭兒皺了皺，道：「不是你，難道會是我不成，若憑一招一式，也許你不會輸給人家，可惜，只怕你未出手，赤眉針已上了身，你又不是不知赤眉針無聲無形，且發於無形，這兩人乃是赤眉教下左尊者座下的左右伽藍，你想想，武功會錯得了麼？」

藍天虹道：「你對赤眉教倒知道眞多，你……小兄弟，你端的是誰？」

先前在山上，只不過錯眼間，那兩個甚麼左右伽藍已堵住了他的去路，那身法之快，實是罕見，當眞赤眉針防不勝防，少年說這兩人已能發於無形，必也不假了，想想那金笛書生何等身手，不也僅能保得殘生麼？

少年道：「你不用問我，只要記住，赤眉針不是憑你那把劍能破得了的，別說你，便是你爹遇上了，只怕也會落得像金笛書生……嗯，一樣的……」

提及金笛書生，爲何會嗯一聲，而且避開他的目光？藍天虹一怔。

少年忽然嘆了口氣，說道：「要不是赤眉針太以歹毒厲害，非可力敵的，你爹怎會忽然封劍……」

藍天虹可惱了，道：「你胡說，我爹與世無爭，從不涉及江湖中的恩怨，與赤眉教更是河水不犯井水，休要胡說。」

少年笑了，只不過笑得蹊蹺，說道：「枉你是讀書人，怎生連一將功成萬骨枯這話也不明白，你爹被尊爲南天一劍，我倒要請教，武林中，江湖上，若不在武功上分出高下來，誰會心甘情願甘拜下風，你爹的名兒揚了，是多少人的名兒損了，這會是與世無爭？即使口服心服？那心中埋藏着多大的怨怒，這會是不涉江湖恩怨麼？你說與赤眉教井水不犯河水，那更可笑了，豈不知樹大招風，名大招嫉，赤眉教要揚威江湖，自也要先担下北笛南劍的威風……」

少年連連擺手道：「你別說了，咱們也不說這些，來，把這個拿去，你還是老去進香，來到龍門崖，不逛逛佛洞，可就虛此一行了，你說你爹從不涉及江湖恩怨，說眞的，我倒希望你休要多管閒事，這是因爲你一片好心，我才對你這麼直言無隱，周總鏢頭已回洛陽去了，我已言盡於此，我可得趕快走了，請。」

少年把香籃往他手中一塞，只見他一斜肩，便已退出了兩丈，好快的身法，藍天虹張着的咀尚未闔攏來，他已鑽入下面的人羣中了。

巳是巳牌光景，香客與遊人也更多了，藍天虹却在當地，好半晌也不動彈，這少年……唉，這少年，豈僅武功高絕，見識也勝人一籌，人家幾句話，已把他說得啞口無言，他心下更難過，他爹藍浩然，一直在他心目中高高在上的英雄相，也在動搖了，難道他爹是怕了赤眉教，才封劍歸隱的？

「不，藍天虹一蹬脚，跟踪追落，要他回頭，萬萬不能．不，他爹絕不是怕了赤眉教，爹淡泊名利罷了，他豈有不知道的，這少年胡說，今日他若眞回頭了，豈不是無異承認少年的話了。

追！這少年……這少年實是無一不奇，人家的武功見識，又令他有幾分妬忌，也許，還有多幾分喜歡，少年不但年紀相仿，也令他心折，再加上好奇，追。

但他落到大道上，那還有少年的踪跡，他清清楚楚，見到少年鑽入人羣中不見了，並未離開過人羣，若是脫離人羣，也就不會失去少年的踪跡了，是以他快步往前走，在人羣中穿行，進得崖口，藍天虹忽地一縮步，轉身扶着一個拽杖的老人家，本是他縮步太急，幾乎撞倒了人家，却急中生智，把老人家扶住了。

原來他沒追上了少年，倒發現兩個黑衣人在人羣中，那黑色的斗篷應該早就認出來的，却待人家停步回望才發現，幸是他機警，才沒被那左右伽藍發覺，這兩人落下崖來，豈是無故？

他不再尋找少年了，借人羣遮掩，尾隨兩人來到了一個佛寺，那佛寺看來像是深藏在山崖裏，近前才知仍是一個佛洞，不過是洞門口建成了寺門，顯然那是進香的第一個去處！

忽然間，寺傍閃出一個少年來，啊，是他，正是那少年，藍天虹忙不迭閃在門柱後面。

那少年竟然笑嘻嘻，攔住了兩人的去路。

左伽藍說：「又是你小子，哼！」

少年說：「兩位，才來呀？」

藍天虹替他揑了一把汗，幸是那左伽藍的右臂只抬起了一半，又垂下了，少年却如不見。

右伽藍？藍天虹可不知誰是左伽藍，那個是右伽藍，但從今日所見，以及這一路行來，那初見特在左方的，一路行來也一直在左，心想：這右面的一個必定是右伽藍了。

左伽藍喝道：「滾開，小子，你可是不想活了。」

少年眉頭一揚，說：「喂，你們講不講理，我好心好意替你們帶個信來，憑甚麼發惡好啊，那我也不管了！」

少年轉身就走，兩人一怔，左伽藍一飄身，竟沒攔住少年的去路，喝道：「站住了。」

待得藍天虹尾隨那右伽藍追過去，少年巳在寺右側崖下的無人之處了，只見他盤膝坐在一塊石上，對那左伽藍說道：「你們叫我滾，又追來幹嗎？」

右伽藍也趕到了，道：「這小子有些古怪，讓我來問他。」上前再道：「誰教你帶信，帶甚麼信？你說了，我給你塊銀子買糖吃。」

少年眉開眼笑，一躍下石，伸手說：「拿來，你兩個又兇又惡，我說了，你那時不給，我向誰討去，我還先透露一丁兒給你們，我知道你們來這裏幹甚麼，不是要找人嗎？你們找不到的人，我知道在那裏？」

那左右伽藍登時瞪了眼，望望少年，又互望了一眼，左伽藍說道：「你不是那位相公跟隨的人？」

少年道：「跟隨我家相公，難道就不許我替別人帶信，你們給是不給。」

左伽藍抛了塊銀子給他，道：「快說，小子，你要是騙咱們……」

少年把接在手中的銀子，放在咀裏咬了咬，且端詳起那銀的成色來，藍天虹不禁替他担心起來，適才左伽藍抛出的那塊銀子，分明用上了重手法，那銀子上的勁道實是不小，分明是在試這少年的身手，顯見對少年巳起了疑，但他竟伸手輕易接了過去。

少年巳點起頭來，說道：「這銀子看來倒不像是假的，不過，咱們話說在前頭，一分銀子一分貨。」

右伽藍喝道：「你帶的是甚麼信，快說。」

「啊喲！」少年可又像嚇了一跳，說：「幹嗎你這麼兇，有人叫我帶個信給你們，明兒中午時候，在這後山見，死約會，不見不散，我說：你這帶給誰啊？他說：你適才在山上見到兩個紅眉毛綠眼睛的人不是？我說：奇怪，你怎會曉得，那人說：你別問，你把信帶到就行了。」

少年說着，從懷中掏出一塊怕不有三兩重的銀子來，揚了揚，說道：「瞧人家出手多大方，給了我多大一塊銀子。」

藍天虹一怔，伸手向懷裏一摸，可不是他懷中帶着的銀子不見了，本是一大錠，他昨日用利劍砍開來，因爲碎銀用完了，大錠銀子帶在身上重甸甸的又不便，是以砍下這一小塊來，怎生的到了那少年手中？

左伽藍道：「是個甚麼樣人？」

少年嘻嘻笑道：「咱們有言在先，一分銀子一分貨，拿來。」

他又向兩人伸出手去，說：「我不吃你們的飯，不受你們管，憑甚麼被你喝來喝去，不給銀子，我可不白說，要問，拿銀子來，我再透露一丁兒給你們，要不是遇到我，你們拿着銀子也買不到的，喂！你們給是不給？不給，我可要走啦。」

少年說着，眞轉身走了，左伽藍手揚得快，但那右伽藍的手擺得更快，道：「別魯莽，我來問他。」身形快似一縷黑烟，那當場的人可都大吃一驚，藍天虹心中一笑，少年更格格笑出聲來。

原來那右伽藍搶出，是要攔住少年的去路的，大家也分明見到少年巳轉身走了的，不料竟仍在原地，連身子也沒轉，而且格格地笑，笑得彎了腰。

右伽藍一怔，好生尷尬，便是那在原地沒動彈的左伽藍，以睁大了一雙迷惑的眼睛，一個眼花，難道全都走了眼不成？

少年兀自笑着說：「我才不走啦，銀子沒騙到手，你們趕我也不走。你們聽眞了，我騙，你們還得心甘情願，那人說，小哥兒，他們不給銀子，你就別說，喂，你們給是不給。」

眞邪門，左右二伽藍不約而同，繞着少年轉動起來，藍天虹又替他揑了一把汗，他明知這兩人在赤眉教下，乃是有數的人物，好大胆，他竟敢戲弄人家，怎麼他倒不怕？」

少年却頭轉眼睛轉，跟着兩人轉，那脚跟可不轉，兀自笑嘻嘻，把個塊銀子掂來掂去，右伽藍一蹬脚，說道：「給你，你要是敢騙咱們，……快說。」

少年接過他拋來的銀子，又端詳，又咬，道：「我為甚麼不敢，我願打，你們也得願捱才行，看在銀子份上，我告訴你們吧，是兩個，不是一個，兩個又高又瘦，衣袍偏又寬大的兇神惡煞。」

「河朔雙煞！」左伽藍眼睛也亮了起來。

「在那裏！」右伽藍霍地上步一伸手，但手未抓到少年的肩頭，却巳縮了回去，因爲那少年毫不畏縮，也不躲閃。

少年非但不怕，反倒得意洋洋，說：「我沒騙你們，是不是？你們可是多年也找不到這個人的下落？你們猜怎麼着？那兩人以爲我走了，却不知我又溜了回去，兩個惡煞果然名叫河朔雙煞，一個說：可不是巧麼，咱們正要找他們的晦氣，他們倒送到跟前來。一個說：這番重出江湖，該咱們露臉了，就用這左尊者開刀揚威。那一個打了個哈哈，說：他們千方百計的要找出咱們來，萬想不到咱們倒找上他，喂，甚麼是赤眉針？那兩人你一言，我一語，越說越得意，他們說再不怕你們的赤眉針了，說甚麼要先砍斷赤眉教主的左臂，先除去了左尊者，待把赤眉教主的右臂也砍了，赤眉教主去了左右臂膀，那時再好好收拾他，哈，我明白了，你兩個眉毛紅紅的，準也是甚麼赤眉教下的。」

少年趁那左右伽藍相向發楞的瞬間，瞧不見巳退後了兩步，說：「你們的銀子沒有白給，我也沒白說，是不是，我可要走啦。」

好快的身法，少年一幌身，巳鑽入那崖後不見了，藍天虹忽然覺頸後被人吹了一口熱氣，他也像左右伽藍一般發了楞。

少年伸根指頭兒壓在唇上，搖搖頭，再向外指了指。

藍天虹倒沒驚呼出聲，右伽藍倒咦了一聲，說：「這小子呢？」

兩人愕然四顧，右伽藍搔起頭來，又說：「眞邪門，咱們別是見了鬼罷？」

左伽藍哼了一聲，說：「你仍以爲他是個平常的小小子麼？先前他能應得下我用重手法打出的那塊銀子，我巳知他大有來歷了，且不管他，河朔雙煞來者不善，我們得趕快去稟報尊者。」

右伽藍道：「好不容易有了雙煞的踪跡，說得是，趕快稟報尊者，這一趟，總算不虛此一行？」

那巳然轉身的左伽藍，又回過身來，說道：「你且慢高興，若不是提醒你，你必然會粗心輕敵，你記住了我這句話，來者不善。」

右伽藍縱聲大笑，說道：「難道那小子的幾句言語，就把你嚇倒了，往常你可不是這樣的，當今之世，誰不是對咱避讓尚且來不及，眞個見紅落胆，聞針變色，你怎倒怯敵了？」

那左伽藍一雙發紅的眉毛皺了皺，欲言又止者再，只見他嘆了口氣，才道：「我倒要問你一句，爲何教主要除了河朔雙煞才甘心，你可知道爲甚麼？」

右伽藍道：「那還用問麼，必是和咱們教中有深仇大恨。」

左伽藍道：「却是不怪你不明白，有深仇大恨的，不是我們，而是河朔雙煞，只因你入教年淺，而且這是一個大祕密，除了左右二尊者，也只有我才知道，現在我要是不對你說，那就太不够朋友了，適才那小子說起河朔雙煞，他是怎麼描述的，你可還記得麼？」

右伽藍道：「如何不記得，他說河朔雙煞高高瘦瘦，穿着寬大得極不稱身的衣袍……」

左伽藍道：「這就够了。」他向四外瞧了一眼，低下聲來，道：「教主務必要尋到這河朔雙煞，原因就在雙煞的寬大衣袍上。咱們赤眉教稱霸武林，無人能敵，在他是誰見到咱們，莫不望影而逃，你可是明白的，咱們這天下可不是憑功夫打出來的，不過是怕了赤眉針，但你想想，這些年來，咱們却少在江湖上行走，倒要千方百計找出這河朔雙煞來，你若從這上面去想一想，你也就會明白。」

右伽藍怔得一怔，道：「莫非這河朔雙煞是咱們的尅星，那寬大的衣袍上有古怪？」

左伽藍道：「你猜對了，當今世上，唯一不懼咱們的赤眉針，就只有這河朔雙煞，當年雙煞之所以能從赤眉針逃得性命，就是有那寬大的衣袍罩體，赤眉針細如牛毛，除非是教主，氣功巳登峯造極，才能射透皮襖，左右二尊者僅能穿透棉衣，但有一宗，赤眉針着體之頃，可不能受到外力撞蕩，否則力道頓失了，這河朔雙煞對敵時，衣袍鼓風，論氣功，巳不在左右二尊者之下，赤眉針着在那衣袍上，力道也頓失了，雙煞的衣袍乃是用野蠶生絲製成，別看那衣袍單薄，其實共有三層，堅韌不下於鋼絲，當年雙煞之敗，可不是敗在咱們的赤眉針下，而是武功不及教主，更兼咱們的人多勢衆，我這一說，你就該明白了罷。」

右伽藍目瞪口呆，左伽藍又道：「這河朔雙煞近十年不露面了，我們未有尋到，他們却自行現身出來叫陣，那必是在武功上也有恃無恐了，何況，左尊者以一敵二。」

右伽藍道：「哼，你往常也不是怕事的人，今兒怎麼啦，放着咱們哥兒倆……啊。」

左伽藍道：「咱們哥兒倆，唉，只怕近人家的身也難，難道你沒聽說兩煞乃是孿生兄弟，遇敵總是併肩子一齊上啊？」

左伽藍又道：「最厲害的是，兩人心意相通，無論攻守，都配合得天衣無縫，快走吧，得趕快去稟明左尊者。」

兩人如飛去了，少年把銀子在手裏掂來掂去，笑道：「你還發楞怎的，現下你信了吧，不待兩煞找上秀士，明兒無論勝負，兩煞不死也逃得遠遠的。」

藍天虹兀自在發楞，他和金笛書生又沒淵源，自不會把明日之約放在心上，却在想：「敢情赤眉針非是不能破的，河朔雙煞能破，別人如何不能？」

少年又道：「我知你在想甚麼，休要妄想，便是能製同樣的絲衣，若然氣功未登峯造極，那衣袍不能振風，遇上像這左右伽藍一般的赤眉教下之人，也許還能無恙，但一旦遇上赤眉教中的三大高手，乃是無濟於事，喂，還你，我可不是偷你的，不過借來用一用。」

那塊銀子果然是被他取去的，藍天虹接過，道：「小兄弟，端的好身手，你幾時……」

少年一瞪眼，說：「誰是你的小兄弟，別以為你的年齡大過我，其實咱們怎麼差不了許多。」他一揚手，只聽空中一聲響，原是少年把手中的兩塊銀子拋上半空，藍天虹又是一怔，分明少年只是一揚，但兩塊銀子竟是一上一下，下疾上緩，兩塊銀子一撞，把上面一塊撞高了丈許，兩塊銀子才筆直落下，少年接在手中，又眼笑眉開起來，說道：「我長了這麼大，還是第一遭兒有這麼多銀子，走，我請你喝酒去，今兒龍門崖也再沒熱鬧瞧了，那崖上你也不用去了，這兩個伽藍鬼一回去，還不趕緊腳底下擦油。」

藍天虹道：「且慢，你是說這三個赤眉教中人怕了河朔雙煞溜跑了麼，但適才怎又說雙煞明日不死也會逃得遠遠的？」

少年說：「嘿，我又不是說他們逃了，左尊者帶着這左右伽藍，原是聞風而來，知道英雄店必會把河朔雙煞引來，這三人不過是先行的人馬，既已得知雙煞已至，還會不去與赤眉教主和右尊者會合麼，要不知憑這三人，豈是雙煞的敵手。」

藍天虹道：「小……啊，兄弟，你眞像知道不少，連楊姑娘和封三娘的下落你也知道，那麼，你是知道那風馬牛的巢穴在何處的了，是不是？」

少年說：「我豈僅……喂！你對那楊姑娘念念不忘，是不是？」

藍天虹忙擺手道：「兄弟，你休誤會，楊姑娘一片孝心，甘冒萬險，尋訪親娘，能不令人敬重同情，雖說她不是當眞被風馬牛擄去，及有封三娘和那小二哥躡踪去了，但那風馬牛可不是平庸之輩，兄弟，你若眞知道他們的下落，何不趁現下無事，咱們也去助他們一臂之力，你，兄弟，你……」

不料那少年竟然變色，冷笑一聲，道：「你倒眞是俠肝義胆，自身尚且難保，倒要管人家的閒事，好吧，我要不帶你去，大概你也不死心，你隨來。」

藍天虹心下大疑，少年今日所行所為，莫不是在暗助金笛書生，怎生對那令人敬重的楊姑娘，却如此滿懷敵意？竟然提起楊姑娘來，她就面上變了色？」

藍天虹却是對這少年越更好奇了，暗中留意，只見少年一直往南，不，初時還知是往南，一會便已分不出是東西南北，只見身邊的樹木倒退如飛，翻過一座山，又越過一座山，該是日當午了，正因日當午，天上又陰雲四佈，倒分不出東西南北來，幸好他雖然追得上氣不接下氣，前面那少年却總是有意，又似無意，每當藍天虹一落後，便停下步，待他追得近了，又飄然而行。

約莫奔了半個時辰，才見少年停下步來，而且霍地退了一步道：「隨我來。」

原來他在眼前一陣發黑的瞬間，已來到一座破廟前的旁邊，少年為何對他耳語，而且把他用力一帶？

他身不由己，待得身子停定，才知已到了破牆之內，少年向破簷上一指，道：「那簷下有個僅可藏身之處，內外都可見到，快上去，你們要找的封三娘，你要救的楊姑娘，這就來了，快上去，但可別出聲，記住了，要命的，就別出聲，無論見到甚麼，看在眼裏，聽在耳裏，快去，你若出聲，我可救不了你。」

藍天虹只覺身不由己，顯然是少年在側托了他一把，待得他鑽入簷下，已失去少年的踪跡。

他這時才能長長喘一口氣，也緩過那口氣來，裏面的人聲也已入耳了，是女子的聲音。

原來那牆頭上有個裂口，一塊垂落的天花板，恰好把那缺口擋住了一大半，外面又被簷下塌落的搖搖欲墜的木方，錯雜遮掩了，果然是個藏身的好地方，因為誰也不信上面能藏得住人。

藍天虹探頭向裏面望去，下面的神龕擋住了右側，破殿堂的一大半，盡在眼底，恰見兩個女的走進殿來，當先的一個正是封三娘，後面跟着楊柳青。

封三娘在殿中轉了一匝，瞧瞧地，道：「這裏少有人來，地上有腳印，却都掩蓋了一層塵土，你也坐下歇一歇。」

封三娘在神龕前的拜墊上坐下，楊柳青道：「師傅，你說他們會不會追來？」

原來楊柳青是封三娘的徒弟，那封三娘哼了一聲，道：「我來這裏做甚麼，正要他們追來，尋了半天，也沒找出人來，只有擒下一個來拷問，那賤人一定和風馬牛有關，我找了這麼多年，也未尋出她的下落來，那賤人一派的功夫，倒不時在江湖中出現，而且就在這中原一帶，我判斷的，一定不差。」

楊柳青怯怯地叫了聲師傅，顯然她對這師傅極是畏懼。道：「這風馬牛的巢穴咱們已找到了，總共才十來個人，若是她尋求這風馬牛的庇護，怎會不見人？而且，風馬牛的巢穴中，連一個女的也沒有，師傅，你說，她會不會投身在赤眉教下了？正因為我們萬萬猜想不到，她却在赤眉教下尋求庇護。」

封三娘道：「先前我也這麼想，赤眉教是她的死對頭，但這賤人狡猾之極，金笛書生雖然傷在赤眉針下，她不是一點事也沒有麼，饒是赤眉教中人大擧出動，她仍能逃得性命，你明白了麼，她千方百計躲避的是我，赤眉教在她心目中，倒在其次了，她只是無法破得赤眉針，其實並不怕赤眉教。」

封三娘說着，又哼了一聲，才又說道：「先前我也這麼想，但一再進入赤眉教中明查暗訪，始終查訪不出來，再說，那賤人也沒這個胆！」

楊柳青道：「師傅，你一再說她門派中的武功在中原一帶出現，這是怎說，難道她有甚麼特異的功夫麼？」

封三娘道：「那賤人會有甚麼特異的功夫，只不過賊滑罷了，近年來有個少年在中原出現，行如飄風，也飄忽無定，活脫就是那賤人的化身，我已兩番發現他的踪跡，竟一再被他溜脫了，那少年的賊滑，直和那賤人一般無二，別人也許難以認出，我却一眼就能認出了，那少年正是那賤人一派的武功，中原之地，極是罕見的呢。」

藍天虹直似墜入了五里霧中，簡直不信自己的耳朵，這封三娘口中的賤人，自然就是金笛書生之妻，楊柳青之母了，這封三娘不是赤眉教衆斬草除根之頃，把楊柳青救下，撫養成人，並傳與她一身功夫，怎生倒成了她口中的賤人，師徒兩人的仇家，難道楊柳青不是金笛書生之女？

雖然藍天虹記起少年提及這師徒，面上登時變了色，却仍然大惑不解，同時心下又似悟非悟，封三娘口中所說的少年，莫非就是帶他來此的少年，不差，這少年不與金笛書生有淵源，豈會巧安排，教赤眉教的人與河朔雙煞為敵。

越想越對，河朔雙煞顯然不知赤眉教的人已到了此間，那赤眉教不也苦尋河朔雙煞不得，若然雙煞要尋找赤眉教中人報仇雪恨，又豈會尋到這洛陽來。

藍天虹似有所悟，到底對這般人所知不多，是以越更驚奇迷惑。

那楊柳青道：「師傅，看來這番咱們又白費心機了，何況這裏也不過是風馬牛臨時的巢穴，咱們要找的人便眞的如師傅所料，投靠了風馬牛，也不會在這裏，不如回洛陽去吧，現今英雄店遠近知名，早晚必可打聽出來。」

封三娘道：「有人來了，且擒他一個拷問。」她向殿中掃了一眼，藍天虹心頭一緊，皆因封三娘的日光落在他藏身之處，便不移開了。

封三娘向他藏身之處一指，對楊柳青道：「快上去，那裏可以藏得下你。」

她眉頭皺了皺起來，說道：「來的人不少，記住，沒我吩咐，不要露面，現下不可打草驚蛇，要不然，那賤人知道我們在尋她，她會更躲得嚴密，快，上去。」

藍天虹急得心下一陣劇跳，這這……

楊柳青若是鑽進來，豈不發現了他。

他不是為救楊柳青，助封三娘一臂而來的麼，現下倒要躲避人家，尤其那封三娘，她那滿含怨毒的日光，眞令人怕！

人聲越來越近，連腳步聲也入耳了，藍天虹才一縮身，眼前一暗，那楊柳青已鑽了進來，幸是來人已到了殿門口，楊柳青也全神注視着那殿門口，尚未鑽入已轉過身去，藍天虹大大鬆了一口氣，却不敢吐出那口氣，他和楊柳青之間，僅隔着幾塊簷上垂落來的木方，那蓬架起來的木方上，滿是蛛網，網上積塵，也就形成了一重厚幕，裏面又黑暗，只不過苦了藍天虹，不但胸脯緊貼在腿上，連頭也抬不起來，也不敢動彈一下，且還得摒着呼吸。

楊柳青全神貫注在下面，來人已進了殿，藍天虹却僅能見到殿中移動的人影，只聽有人叫道：「你們瞧，這腳印必是那姑娘留下的。」

另一個說：「不差，這拜墊上還有坐過的痕跡，看來不只是一個人，一定還有一個同行的。」

藍天虹看得出是三個人人影，似是在俯身查看，隨又是一個人影打殿角移近去，說道：「若不是被人救去，那妞兒豈能逃走得了，快追，必是發現我們追來了，剛剛才逃走的！」

那四個人影不見了，腳步聲繞過神龕，奔向廟後。

奇怪，楊柳青怎麼不下，也沒聽到封三娘的聲音？藍天虹那兩腿與頸子越來越酸麻了，又不敢動彈，一刻功夫，像比一年還長，忽聽轟然一聲響，殿中塵土飛揚，跟着現出那封三娘來，神龕原來的地上，傳來一聲呻吟，是了，原來封三娘去擒回一人來。

封三娘冷冷地說道：「我問你的話，你老老實實說了便罷，我也不難為你，否則我把你的手逐隻砍斷，哼，你便嚐嚐這滋味如何。」

那個看不見的人登時殺猪般叫了起來，封三娘怒道：「你想把同伴呼喚前來，是不是？哼，別說你這幾個嘍囉，便是風馬牛來了也救不了你。」藍天虹僅見她一揮手，那又一聲慘叫，只不過顫抖而又微弱，顯是強忍住了。

封三娘招手道：「下來吧，你快些去廟外轉一轉。」

楊柳青一躍而下，應了聲是，往後面去了，藍天虹總算吐了一口氣，那料一伸頸子，竟眼前一黑，一頭撞在那木方上，發出一聲響，嚇得他胆落，也魂飛，幸是他伸手抓住了木方，沒撞落下去，但也引得封三娘回過頭來，說道：「你這丫頭怎麼了？」

幸是楊柳青已出去了，封三娘誤會是她發出來的，隨已轉過頭去，向那地上人逼供了，說道：「你嚐過錯骨分筋的滋味了罷，我現只先替你解了，放你起來，若不老老實實答話，哼？」

只見她提起一個人來，藍天虹已看得清楚了，是一個白衣的漢子，三十左右的年紀，封三娘在他背心上一掌拍落，手一鬆，那人登時癱軟在地，那臉像他衣衫一般白，張大着恐怖的眼睛，也張大着咀喘氣。

藍天虹倒抽了一口涼氣，這分筋錯骨乃是武林中最殘酷的毒刑，非心狠手辣，內功造極登峯的，也不能施為，那身受的人，實是生不如死。

封三娘冷冷地說道：「我問一句，你答一句，你是邢風的弟子，是不是？」

那人一口氣還沒喘過來，已連連點頭，封三娘道：「你一身白衣，我一瞧就知你是邢風的弟子，那麼，別人不知道的，他也一定瞧得，你可得老老實實回答，十多年前，可有一個女人來投靠邢風？」

那人喘過那口氣來了，道：「沒有啊，眞的，眞沒有啊？」

便是相隔得遠，但陽光已照落在地，也照見了那人一雙恐怖的大眼。

「眞沒有？」封三娘哼了一聲，踏上了半步，那人頓又面如死灰，恐怖的雙眼也睜得更大了。

封三娘顯然也相信那人不是說假話，於是又退了回去，才道：「你入門有多久了？」

那人道：「快十年了，我不敢騙你，我師傅有無數人，每到一個地方，就要更換一個女人，但沒一個是留下在我師傅身邊的，少則十天半月，較長久的也不過三個月，就被師傅打發走了，而且……」

「而且被他殺了！」封三娘面色更沉了。

那人嚇得連連搖手，道：「不，不是，以前倒是眞的，師傅對那擄來的女人厭了，便一掌震斷那女人的心脈，但師傅再也不敢了，全是用銀兩打發的，但被聖母曉得了，師傅仍會受毒，故爾這些年雖也不擄刦些大姑娘小媳婦，也不敢帶回山去，我我……說的是眞話。」

封三娘眼睛一竚道：「快說，甚麼聖母。」

那人把眼睛一閉，吐了口長氣，才道：「那時我才入門不久，可沒見過聖母，聽說師傅當年正要像往常一樣，手起掌落，把一個厭棄了的女人殺了，那聖母突然現身……不，不是現身，其實誰也沒見過聖母，只聞其聲，那聖母把那女子救下了，還把師傅懲戒了一頓，那詳情我可不知道，總之，從那時起，師傅就奉養了聖母，後來，師傅又結交了馬爺牛爺，聽說是得到了聖母的指示，從此江湖中人因師傅和馬爺牛爺總是出必同行，在任何地方，總是是同時現身，是以才以風馬牛相稱，我不敢有半句虛言。」

封三娘顯然激動之極，道：「我問你，你聖母在甚麼地方，是甚麼模樣，風馬牛的巢穴在呂梁山中，爲何來到此間，快說？」

那人道：「別說咱們下面的人，據說連師傅也未見過聖母的金面，任誰也不知聖母在何處，但聖母却又無所不在，隨時都會聞其聲，師傅和馬爺牛爺，要是違背了聖母吩咐，就會大難臨頭，較大的過錯，躺十天半月也起不了身，咱們也從不敢問，但誰都知道是受聖母的懲責。」

封三娘哼了一聲，道：「原來有這樣一個人物，不像風馬牛不敢多在江湖中作惡，也少現身了，你老老實實說了，旣然風馬牛受過她的懲責，豈有未見過那人的面！」

那人急道：「我說的全是眞話，眞的，要不，師傅和馬爺牛爺也不會尊她爲聖母了，眞的只聞其聲，也只知是女的，每次受責，都是連人影也沒見到，就被制住了，每次醒來，已是遍體帶傷，要不然，師傅身邊是離不開女人的，這些年來，再也不敢擄刦良家婦女了，每年春秋二季，也必來這熊耳山中朝拜聖母，聽候指示，我我……說一句眞實話，你別惱，若不是昨夜正逢朝拜之期，那個英雄店擄來的姑娘，也不會輕易走脫了。」

封三娘似已大怒，但又顯然忍住了，哼了一聲，說道：「可知你滿口胡言了，旣說那聖母不許他擄刦良家婦女，怎又去我那店中把我那姑娘擄來了，旣說沒人見過這聖母的眞面，又不知在何處，又如何朝拜？」

那人道：「你有所不知，咱們前來，是向一座石崖朝拜，聖母有所吩咐，咱們也只聞聲，而見不到聖母的金面，而且聖母只是不許師傅擄刦良家婦女，你那姑娘可……」

封三娘大怒，但她才踏前一步，那人已急搖手，搶先說道：「你聽我說，我可不是說你那姑娘不是良家婦女，但師傅把你那姑娘擄刦了來，可沒違背聖母的吩咐，因爲你們把咱們的人打傷在先，而且傷了三個，那自是又當別論的，而且師傅早已稟報了聖母。」

封三娘道：「哼，我可從不信邪，聽你說來，又不像有虛假，滾來，你帶路，倒要瞧瞧你們那聖母是甚邪魔，哼哼……」

她連冷笑兩聲，那白衣人却巴不得她這一聲，經過了這麼一陣功夫，那人身手又回復了矯捷，一躍而起，說道：「好，我帶你去。」

別說封三娘了，便藍天虹一見那人目中顯現出來的惡毒兇光，已明白他的用心了，自知不是封三娘的對手，把她引到聖母座前，他自也得到聖母的庇佑，嘿嘿。

封三娘假裝沒聽到那人的兩聲冷笑，道：「快帶路，你若是胆敢鬧鬼，我可不饒你。」

那人道：「不敢，我倒怕你不敢跟我去，聖母法力無邊，你有胆就跟我來。」

那人側着身子，溜出殿去，藍天虹也急忙從那藏身之處溜下來，這封三娘開設英雄店，顯然別有用心，非如先前他們想的是那麼簡單，甚至令他越更迷惑了，但說甚麼他與封三娘無寃無仇，且還是爲助她們而來，是以倒不怕被她發現。

依繞到廟前，恰見楊柳青打那面如飛而來，顯是封三娘呼喚前來的，兩人跟定那白衣人身後，落下右面山溝。

那熊耳山雖也是大山，其實不高，並無峻嶺高峯，山中也有田園人家，不過人烟稀少，那白衣人所行之地，却是陡峭的山崖，藍天虹尾隨在後，不得不加倍小心，皆因封三娘和楊柳青不時回望，且或前或後，不時更騰身高處眺望。

轉過一個山坳，那裏樹林茂密，錯眼間，前行的三人便不見了，藍天虹心下一急，飛掠趕去，奇怪，竟失去了三人的踪跡？

原來那三人在他頭頂的崖上，只聽那白衣人的聲音，哀聲說道：「我眞的，沒騙你們，我師傅和馬爺牛爺，本是住在聖岩的後山，去去不到一里地，現今我落在你們手中，難道不要命麽，你放心，任何人不得召喚，也不敢走近聖母岩一步，便是我師傅也不敢，何況現下正在滿山搜尋這位姑娘，誰也不會到聖岩下去的。」

封三娘又道：「你明白就好，憑風馬牛手底下那點功夫，我還不放在眼裏。你們裝神扮鬼，施放毒烟來惑人害人，可會奈何得了我，我可不是怕了風馬牛，不過不願被他們來打岔罷了，旣然你不是鬧鬼，那我就饒了你。」

藍天虹把身子緊貼在崖下，才知是封三娘是認出了方位，以爲那人是要把她們騙去風馬牛的巢穴，又給那人吃了苦頭。

那人在大聲喘氣，封三娘已催促道：「快走，我可警告你，若是遇上風馬牛我先要你的命。」

楊柳青的聲音倒有些忍不住，道：「師傅，他這口氣沒緩過來，腿上一點勁也沒有，那能移步，讓他歇一歇吧，却是，師傅，依所說的聖母，會不會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封三娘冷哼一聲，道：「我猜八成兒就是那賤人。」她要找的端的是甚麼樣的女人？怎生一提起來，她就恨得咬牙切齒，藍天虹身在崖下，竟也可以淸淸楚楚聽到把牙關咬得格格作响。

封三娘又在說了，道：「那賤人最是詭計多端，若論輕功高絕，當年已是無出其右，眞實的本領却不如人，當年已是出名兒的狡獪，裝神扮鬼，是她的拿手，快走，你要不想再吃苦頭……」

岩上有脚步聲了，那人邊走邊說：「不過到了地頭，我只能指點你們聖岩所在，我天胆也不敢走近的，你便殺了我，我也不敢。」

封三娘的聲音入耳，已更遠了些，說：「別多話，快走？」

藍天虹趕快鑽出來，只見三人已落到半山下了，那人在向右面指指點點。藍天虹追上，恰好聽得那人說道：「就是那裏了，那一片小岩，寸草不生，老遠就可見到。」

封三娘怒喝一聲，道：「你敢騙我，可是眞不要命了，那裏怎能住人，分明沒有人！」

那人跳開一步，顯然想趁機逃走，但兩條打戰的腿已攤軟了，只見他半跪半坐在地，惶急地顫聲道：「聖母當然不是人，是神仙啊，你要是能見得到，也不成其聖母了，我已指點你們，便殺了我也不敢落到崖下。」

原來那人繞道把封三娘帶到對面山上來，放着有平坦的山下道路不走，是這個緣故。

封三娘再不理他，藍天虹也好生奇怪，那四外的山巒，莫不是林木葱鬱，只有那山岩寸草不生，倒更像那龍門崖頭，但比起龍門崖來更覺得要險峻，崖下的石筍，不，簡直就是石柱，顯然是斷崖經千萬年風化而成，高的竟達七八丈，爲數沒一百也有數十，高矮錯雜，形成了一副絕妙奇境。

那人又道：「你們看到了，我已指點了你們，要尋聖母，只管前去，我們沒仙緣，未能得睹聖母金面，兩位……也許有這仙緣也說不定。」

那封三娘和楊柳青都全神貫注在對崖下，藍天虹可見到那人面上掠過一抹狡猾的獰笑。

難道這人所說眞是不假？藍天虹心下才一動，早聽那人一聲慘呼，封三娘一掌拍落，冷冷說道：「你就在這裏，放心，死不了，若然你所言非虛，我自會前來解救你，否則，嘿嘿，便風馬牛尋到了你，也救不了你的命，死也得受够活罪才能死，持候越久，你受的活罪也更大。」

只見那人癱軟躺在地上，渾身顫抖，那楊柳青竟也不忍，叫道：「師傅，不如殺了他罷，你何必……」

封三娘道：「風馬牛門下，豈會有好人，若尋不到那賤人，我得回頭來找他算帳……走……」

藍天虹心下冷透了，竟不知封三娘用的是甚麼法，哼，她說人家風馬牛不是好人，倒是他從沒見過有如封三娘這樣殘酷的女人，說眞的，江湖上特有傳言，風馬牛聯袂出沒，可從沒聽說過風馬牛有何惡迹，但顯然風馬牛又確非好人。

他可不敢怠慢，那樹林密茂，倒也不怕被封三娘發現，他落到山下，那封三娘與楊柳青巳立身在對面崖下了。先前在高處看來，可見那崖前有數十百根石柱，到了下面，看來却不過是一個亂石崗，不過巨大無比罷了，其實不下數十丈，驀然一見，直是渾然一體，和平常山間所見的斷崖，亦無區別。

藍天虹越來越奇詫，不但對封三娘與楊柳青的身份奇，難道眞有個聖母，竟能約束風馬牛這樣的魔邪不敢爲惡？

他一眼見到那一片荒崖邊上，半崖上有條崖縫，不但可以藏身，且可淸楚見到崖下的情景，也是他有恃無恐，這封三娘再心狠手辣，但昨日也曾以禮接待他，何況他原是救助她們而來，即使她發現了，諒也無妨。

他一伏腰，繞行溜到石柱之後，迅速騰身上崖，封三娘顯然對那人之言雖然不全信，却也不敢大意，正全神貫注，分明在辨認路徑，藍天虹趁兩人不注意，早鑽入崖縫。

便是那崖縫中也寸草不生，甚至乾淨得不見沙粒，但他才一縮身，登時毛骨悚然，是怪嘯之聲陡然入耳，正因心下先存疑懼，嘯聲又陡然入耳，才嚇了他一跳，其實那崖縫中可一眼見底，甚麼也沒有，連沙粒也沒有，還有甚麼？

他立即明白了，原來是陣風在石柱間發出來的嘯聲，那風一止，嘯聲也寂然了。慚愧，風聲竟也會嚇了他一跳。不料他一探頭，倒又嚇了一跳，皆因那封三娘和楊柳青竟轉到面崖下來，簡直就在他脚下，相距不過兩三丈，總算好，下面的人見不到他，他却能見到二人。

只聽楊柳青道：「適才那怪聲，師傅，可眞嚇了我一跳，只怕那人所說眞不假，這石崖和石柱間，一定有古怪。」

敢情被嚇了一跳的，不僅是他，封三娘哼了一聲，說：「我可從不信邪，我判斷的一定不會錯，必是那賤人鬧鬼。」

封三娘說着，已側身一掠，但掠左，却落在右面的一根石柱下，顯然她是防人暗襲，但那石柱之間，藍天虹所能望到之地，那有人影。

又是一聲凄厲的怪嘯，果然是陣風在石柱間發出來的，那下面的兩人尙未明白緣故，使封三娘也急退出去。

楊柳青更惶然四顧，那陣風過後，怪嘯聲落，鬼聲啾啾又起，忒怪，這又如何解說？藍天虹身在高處望得淸楚，竟也毛髮根根豎立起來。

（以下轉入第一壹三頁）

精選名作家名作品

慕容美・文
黃耀基・圖

金筆・血掌・峨嵋刀

前文提要： 兪人杰眼見天龍府忠莊已發生事故，在忠莊幸得逍遙書生救起，不致遭天魔教殺害，在朱仙鎭附近客棧中見到病危的金筆大俠？只有去南陽找袖手神醫才能救治他，豈料去到南陽，袖手神醫要錢或貴重財物才肯醫治，這時候，兪人杰因在忠莊受傷突然發作暈去，醒來在死去的二個尚書府護院武師身上找到「縱橫譜」，這是天龍府的無價之寳，還得了數十兩銀，於是再去找袖手神醫將「縱橫譜」作爲求醫禮物，袖手神醫要三天才答復他所要求，兪人杰只得等候。金筆大俠是否得救，三天後便知道了。

擺脫天魔敎　書生示迷津

三日來，兪人杰晚上都造夢，夢中殺得痛快淋漓，醒來却不免黯然神傷。

這天早上，他計算三天之期已屆，草草拾掇一番，仍乘日前那輛馬車，再向太平莊趕來。

前次招呼他的那名莊丁，早已等在那裏，一見他來，點點頭道：「隨我來！」

兪人杰暗暗鬆出一口大氣，看來那本縱橫譜似乎沒有被吞沒，總算盜亦有道，謝天謝地。

那莊丁將他領至一所大廳，讓他在一張椅上坐下，然後向廳後走去。

不一會，在一陣輕咳聲中，自屛風後面緩緩踱出那位方面大耳，灰髯垂胸，年約六旬上下的袖手神醫。

兪人杰爲表示禮節起見，忙自座中站起。

在神醫身後，另外跟着兩名明媚動人的絕色少女。兩女一衣紫，一衣黃，手上並分別捧着一隻玉盤；只見其中一盤是盛烟具，另外一盤所盛何物，則不得而知。

那位氣度儼然的袖手神醫走入廳中後，衣袖一擺，手捋灰髯，首先在當中一張太師椅上坐下。

兪人杰欠欠身子，陪着落座。

袖手神醫坐定後，右腿擱上左腿，眼珠微微上翻，首先發出一聲重重的乾咳。兪人杰以爲問詢即將開始，連忙坐正身軀，準備應答。

詎知大醫師喊出的，却是一聲：「裝烟！」

烟，當然早就裝好了。那紫衣少女聽得這一聲吩咐，不慌不忙的遞上烟台，接着撮起櫻唇，吹燃紙捻上，湊上烟盅，方始擺一擺手，由那紫衣少女撤回烟具。

然後，那位袖手神醫又閉起眼皮子，養了一會兒神，這才慢慢睜開眼來，頭一點道：「說——」

兪人杰怔了一怔，連忙說道：「不敢隱瞞神醫，求治的這位病人，實爲武林中人。關於此人之姓名和身份，在下一時不便奉告，俟您抵步後，當不難知道，這一點尚請見諒。」

「說病情！」

「噢，是的。事情是這樣的，這位病人在三四個月前，因滑修某項武功，一時失愼，岔引眞氣，以致走火入魔……」

「說下去！」

「此人因一身內功根基穩固，雖然遭此變，却仍有力自救，不過要想復原，得須百日工夫……」

「很好，繼續說！」

兪人杰並非有意停頓，而是爲措詞煞費周章。他如今的難題是既須將病情說明白清楚，而又不能讓別人一聽便知病家是誰！這是怎說才好呢？

袖手神醫目光一注道：「你怎麼不說了？」

兪人杰於是趕緊又接着道：「之後，就在這位病人百日之期，行將屆滿之際，消息突然傳來，他的兩名弟子，被仇家殺害了……」

袖手神醫眼珠一轉道：「他未等百日之期過去，便又跟人交了手？」

兪人杰暗暗鬆出一口氣，連忙答道：「一點也不錯，完全猜對了。此人性情剛强，遇事無法容忍，結果，經過一場慘烈之搏鬥，仇家雖然死在他的劍下，他本人亦爲此前功盡棄，舊疾復發，一病不起，情勢危殆異常。」

「還能言語否？」

「勉强。」

「飲食如何？」

「少許。」

「此人目前多大年紀？」

「四十出頭，五十不到。」

「唔，這還好。在年齡上他還算是佔了一點小便宜！」

「請教神醫，此人有無治癒之望？」

「此人過去對女色怎樣？」

「尚未成家。」

「這個不管。成家與好色，完全是兩回事；焉知他遲遲不娶，不是圖的一個來去方便？」

「這個——就在下所知，此人事業心甚强，對女色似乎沒有多大興趣。」

「目前是否已無法自行起坐？」

「是的。」

「氣色怎樣？」

「甚差。」

「看東西還清楚不？」

「還可以。」

那位袖手神醫問至此處，便手捋灰髯，沉思頷首，自語般說了一聲：「我清楚了！」

接着，輕輕一咳，即轉向另外的那名黃衣少女道：「配一服子午散，加錢五蒼耳子，三錢八角金盤，前者用酒蒸，後者文火烤，捻碎拌勻，分爲七包包好。」

那名黃衣少女淺淺一福，轉身而去。

兪人杰怔了一下，說道：「您不能勞駕去一趟麼？」

袖手神醫掉過頭來問道：「你是想治好病人的病，還是希望老夫跟病人見個面就完事？」

兪人杰張口結舌，無以置答。

袖手神醫拂拂衣邊，站起身來，連一句客氣話也沒有，便自背起雙手，逕自繞過屛風，向後院中踱了進去。

兪人杰一個人坐在大廳中，等了足足一個多時辰，方見先前那名莊丁，拿着一隻藥盒走出來。

兪人杰接下問道：「怎麼服法？」

那莊丁答道：「神醫說：用無根水煎服，一日兩次，子時一包，午時一包。這裏共有七包，包着紅紙的那一包，七天後，在日出時以黃酒服下。」

兪人杰遲疑了一下道：「神醫有沒有說，這七包藥服下，一定能好？」

那莊丁有點不耐煩道：「不一定。假使好不了，必然是你沒有將病人的病情說清楚，否則應無不好之理！」

兪人杰迅忖道：這位袖手神醫，連金筆大俠本人都極信任，想來不會沒有一點道理。這廝說得不錯，問題全在剛才我有沒有將病情說清楚！那麼，我剛才說得够不够清楚呢？

他覺得他已就所知，說得相當清楚詳盡！

兪人杰想着，不禁心中一寬，當下收起藥盒，出莊仍趁原車回到城中。他向車行中另外換了一輛便車，要了兩名伙計，言明車資加倍，但須日夜不停，由兩人分班輪流駕駛。

這家車行規模極大，在方城、襄城、許昌等地均設有分站，隨時可以換人或換馬，自然不會不答應。馬車當時上路，除了偶而打尖，一刻不停，直放長葛！

四天之後，長葛在望。

兪人杰在城門口回掉馬車，然後向西門那家四家客棧奔去。在客棧門口，正好碰上那店家。

兪人杰迫不及待的問道：「山人這幾天好一點沒有？」

那店家因他換了一身新衣服，臉色却憔悴得變了樣子。一時之間幾乎未能認出他是誰。

兪人杰等不及又問道：「我說的是山人……」

店家臉色一黯，搖頭道：「相公，您回來得太遲了！」

兪人杰身子一僵，有如焦雷轟頂，緊緊握在手中的藥盒，不由得格達一聲，掉落下地！

店家輕輕嘆了口氣道：「那是在您相公離去的第五天夜裏，小的聽到後面房中，似乎有點不對，等小的趕過去……」

在他離去的第五天夜裏？

那天夜裏，他剛取得那本縱橫譜，準備第二天換套衣服，稍爲改變一下容貌，重行趕去太平莊，叫他如何回來得了？

兪人杰呆在那裏，良久良久，方始抬頭啞聲道：「他……如今……在那裏？」

「裝殮了，尚未下葬，如今暫時仍寄柩在法明寺。」

「沒有留下任何東西？」

「沒有。」

「也沒有一句遺言？」

「沒有。」

「法明寺怎樣走？」

「這兒出了城門，沿着一條小河往北走，有一片竹林，在竹林中的那座廟宇便是。」

兪人杰不再說什麼，從懷中掏出十兩

銀子，默默遞去那店家手上，轉身便向城門口走去。

那店家於身後高聲喊叫道：「相公，您的小盒子……」

兪人杰聽如不聞，腳下益發加快，眼淚同時止不住如斷綫般簌簌滾落。

在法明寺後院的一間柴房中，兪人杰在那具糙陋的棺木前，含淚拜了一拜，算對這位一代擎天大俠，表示了最後的敬懷之意。然後，他掏出三十兩銀子，交給廟中住持，請那和尙找人將棺木好好油漆一下，並按四時八節，辦點鮮花素菓，供奉靈前。他答應那和尙，在三年之內，將有人前來運柩或安葬。

走出明法寺，來到寺前竹林中，兪人杰找一處地方乾淨地方坐下來，他需要休息一下，直到今天——現在——他才第一次眞正的感到無比疲累。

他倚在兩根粗大的竹枝之間，抱着膝蓋閉上眼皮，深深嘆出一口氣，終於在清風不斷撫拂下，含着兩顆淚珠沉沉睡去。

這樣，也不知過去多久。兪人杰於睡夢中，忽爲一陣沙沙腳步聲所驚醒。

他雖然神思尙在迷離恍惚之中，但已憑過人之警覺，意識到這陣腳步聲似乎有點不對。

眼皮一睜，果不其然！

左右與身後，是三名手執桑木扁担，作農民裝束的彪形大漢，身前，約七八步處，站着的不是別人，正是日前忠莊出現過的那名毒無常陰定遠！

兪人杰定下心神，迅速打量了一下週遭形勢，手探神仙笛，全神戒備，蓄勢待發，暫時未採若何行動。

毒無常搖搖手怪笑道：「別緊張，老弟，老夫如取你老弟之命，你老弟早由周公府上轉去閻王殿下了！」

兩眼一瞇，笑吟吟的又道：「重於此地見到老夫，你老弟有何感想？」

兪人杰沉聲冷冷道：「至少已弄清四海棧中的令狐大俠這次並非因病而死！」

毒無常哈哈大笑道：「眞是聰明，聰明！」

兪人杰強抑着心頭一股怒火，雙目如電，注定老賊問道：「令狐大俠病困長葛一家小客棧中，你們是用什麼方式打聽到的？」

毒無常再度迸出一陣哈哈道：「談不到什麼方式，一個笨法子而已．我們這位金筆大俠，當夜殺出重圍時，業已疲憊不堪，依估計決難逃出百里之外，如能在方圓百里之內，就病傷求治之人着手，則雖不中亦不遠矣。老夫這次能够於長葛這種小地方僥倖碰上，嚴格說來，不過是運氣比別人好一點罷了。」

兪人杰緩緩站起身來道：「閣下不動手，還等什麼？」

毒無常悠然瞇眼反問道：「動手？跟誰動手？你老弟一身兩處創傷，又於短短十數天內，日以繼夜的趕了一趟南陽，眞的還能動手麼？」

兪人杰知道老賊已從他遺落的那隻小藥盒，及那店家口中，猜知全部眞象。同時，他知道，他如今之氣色，也無法瞞過老賊，老賊之料斷，全是實情，他現在的的確確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不過，話雖如此，只要還有一口氣在，他當然不甘就此束手待斃。

當下神仙笛於手中一緊，抬頭冷冷道：「然則你老賊意欲何爲？」

「你問老夫的，老夫都照實回答了，現在，老夫也有一事不甚明瞭，想請教你老弟一下……」

「什麼事？」

「就是你老弟與令狐玄並無師徒名份，他這次病倒長葛客棧中，爲什麼第一個想見的人，却是老弟。」

「因爲在他老人家心目中，也許只有我這位笛叟裔孫，將來才會將你們這批惡賊宰光殺盡！」

「嘿嘿，其志可嘉！那麼，他令狐某人的那一套玩藝兒，一定已經交給你老弟了？」

兪世杰心中微微一動，他想：這也許是我兪人杰唯一的活命機會，我可得好好把握住才好。

於是故意冷笑了一下道：「你老賊的主意打得倒是不錯，只可惜小爺早就防到這一步，看來你老賊，不免要失望了！」

毒無常陰定遠奸目一轉，滿臉堆笑道：「你藏起來了。」

「記不清楚。」

「那麼，老夫來代你回答了吧：已經轉手交給那位敬愛的三哥——老夫猜得對不對？」

兪人杰又故意冷笑了一下道：「猜對又怎樣？你知道我那三哥如今在那裏？」

毒無常陰定遠大爲得意道：「那就不同多了，老弟！」

說着，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大有出手生擒之意，兪人杰僞示情虛，隨着向後縮退一步，戟指喝道：「如何不？你說！」

毒無常又向前逼上一步，陰笑道：「有了魚餌子，不怕魚兒不上鈎。懂了麼？小老弟，不管你那三哥如今在那裏，相信他早晚總會送上門上來！」

兪人杰深知抗拒無益，乃決定假裝失手，徐圖脫身之策，於是，佯作先發制人，大喝一聲，長笛暴展，驀向老賊當心一笛點去！

老賊自然不會將他這華而不實的一招放在心上，探手一個閃抄，立將長笛刁住。跟着，藉力一帶一抖，欺步進身，趁他身軀擺蕩不定之際，指出如電，迅速點中他右肩五里穴！

兪人杰見目的已達，五指一鬆，長笛落地，即未再作掙扎。

毒無常俯身將那支神仙笛檢起，向三名大漢揮手道：「押到車上去！」

原來老賊對此行自信十拿九穩，已在林外備妥一輛馬車，當下由那些大漢爲他換過衣服，改了面貌，使他看來，亦如賊人伙黨之一，然後，馬車駛上官道，向西北方進發。

馬車上路之後，兪人杰向老賊冷冷問道：「這是去那裏？」

毒無常眼珠一轉，詭詐地堆笑反問道：「老弟希望去那裏？」

兪人杰哂然道：「我想去那裏，你老賊做得了主麼？」

毒無常忙說道：「當然，長葛找着令狐玄一事，老夫尙未稟報上去，隨使去那

裏都有藉口，說吧，老弟希望去那裏？」

兪人杰於心底迅忖道：看老賊利令智昏，爲獲得天龍武學，如此遷就於我，我何不利用此一機會套套老賊的根底。

於是，臉孔微偏，側目淡淡道：「這一次在長葛那家小客棧中，尊駕完成此一空前得意之作，打算向何人跟前去邀功請賞？」

毒無常很不自然的笑了一下道：「我們能不能談談別的。」

兪人杰知道此路不通，迅速改口道：「小爺也不過隨便問問而已，你們這些當奴才走狗的，當然有你們的苦處，唉，對了，那天在忠莊，你閣下結果竟未追隨那位火雷神而去，實在出人意料之至。最後，你閣下是怎樣逃出來的，能不能說給小爺聽聽？」

他眞正想知道的，其實是那位逍遙書生之安全。因爲他總想不透，逍遙書生當日如未發生事故，何以會網開一面，放跑這名老賊。

毒無常傲然怪笑道：「逃，嘿嘿！」

兪人杰暗吃一驚，故意拖長語調，悠悠然接着道：「不是你逃，那麼是那位逍遙書生逃了？」

毒無常頭一擺，說道：「老夫可沒有這樣說，吹牛不能離譜，說能打垮逍遙書生，老夫可還沒有這副厚臉皮。」

兪人杰心中一寬，忙接道：「那該怎樣說？」

毒無常得意地道：「只能說他逍遙書生雖然了得，但我們這邊，也並非沒有能人！」

兪人杰心想：我知道了，一定是老賊這邊，忽然趕到援手。逍遙書生因見纏戰無益，於掩護他離開後，亦撤身而去！

毒無常眼皮眨了一眨，又說道：「老弟——」

兪人杰心中忽然一動，搶着說道：「在貴組織中，護法的地位，可說得上是很高了吧？」

「不算太低，」

「那麼，尊駕跟貴組織長安分舵，那位金鞭孟嘗比起來，你們的地位，誰在誰之上？」

毒無常一時不察，脫口道：「那廝在教中，不過是——」

兪人杰緊釘着逼問下去道：「不過怎樣？」

毒無常皺起眉頭喃喃道：「你那位老弟，眞是麻煩得很。」

兪人杰哂然接下去說道：「若不是看在縱橫譜的情份上，早就無法忍耐下去了，是不是？」

毒無常嘿了一聲，訕過臉去，向一名大漢問道：「到什麼地方了？」

那漢子探頭車外望了一眼，答道：「還有里把路，就到新鄭。」

毒無常頭一點，轉過臉來，乾笑笑道：「老夫的意思，打算今夜就歇在新鄭，明天趕登封，後天去洛陽，然後再奔長安，這種走法，老弟反對不反對。」

兪人杰淡淡回答道：「沒有意見。」

毒無常陰陰一笑道：「在到達長安之前，如果仍然見不着你那位三哥，老夫可就要對你老弟說一聲抱歉了。」

兪人杰閉上眼皮道：「大家碰運氣就是，談不上誰對誰抱歉，」

第三天晌午時分，馬車駛進洛陽城。

毒無常在車上帶着奸猾的笑意問道：「洛陽已到了．老弟有沒有意思多盤桓幾天？」

老賊之心意明顯異常，他一定猜想兪人杰跟他那位三哥約定會面之處，極有可能就是洛陽。

兪人杰深知他的一綫生機，完全維繫在老賊那份臆測上，自然不敢讓老賊感到失望，於是故意沉吟了一下，抬頭問道：「在洛陽城中，那家酒樓最大？」

「洛陽第一樓！」

「洛陽第一樓……唔……那個名字起得倒很够氣派……咳咳……只是不知道賣的酒菜如何？」

「酒菜麼？好得很！」

「可惜還沒有嚐過。」

毒無常眼中微微一亮．連忙接着道：「那還不簡單，老弟要是有意思．老夫請客就是了！」

說着，忙命那幾名大漢自座底又取出一個大衣包，除留下一人看管車外，其餘四人，包括兩名賊徒，兪人杰，以及無常老賊自己，全都打扮煥然一新，儼然富商巨賈者流，一行浩浩蕩蕩，向第一樓走來，兪人杰現在唯一的機會，便是希望能在無意中遇上逍遙書生，那種希望當然渺茫之至！

第一，逍遙書生目前根本不可能留在這座洛陽城內，即使湊巧，也不可能巧到今天也在這個時候趕去第一樓。

其次，逍遙書生處在目下這種險惡境遇中，決不可能仍以他見過的那兩副面目出現，而他現在也改了樣子，就算兩下裏走成面對面，都不可能辨認出來，他還能希望什麼呢？

他之所以這樣做，只是爲了恨透這名無常老賊，藉此將老賊戲弄一番，快快心意罷了！

沒有想到，兪人杰提議要去第一樓，本來是爲了解除煩悶，最後上得樓來，坐下沒有多久，却碰上一件幾乎令人氣炸肚皮的事！

原來這座第一樓，果然名不虛傳，單是樓上一座大敞廳，就能擺上百來席，他們來到時，樓上約莫上了六成座光景，兩邊靠窗的好座頭，均已被人先一步佔盡，他們一行四個人，只好在裏角靠柱附近，勉強選了個鬧中取靜的座位。

兪人杰坐定之後，這才看清離他們座位不遠處，這時正以非常奇特之排場，坐着一名非常奇特的酒客。

那是一名年約雙十上下的俊美少年。

只見這位少年身穿一襲米色杭紡綢長衣，頭戴文士巾，兩條飄帶，長幾及地，頭巾正中，嵌着一顆紅寶石，顧盼之際，閃閃發光，人則生得眉清目秀，不啻宋玉再世，潘安重生。

在這少年的席前，另成扇面形，散排着七八副座頭，那些座頭上，全都整整齊齊的鋪着一幅大紅布，粗看頗似被人預訂之席位，但上面却沒有安放一副盃箸。

兪人杰約略一打量，馬上明白過來，這無疑是那位少年酒客的一種隔離佈置，

以表示這位公子哥兒，既有錢，又有勢，身份高貴，與衆不同，不願跟一般俗客坐得太近也！

在少年身後，垂手站着兩名青衣小僮；面前那張桌上，碗盤交錯，排滿酒菜，好像還沒動過筷子。兪人杰見這少年生相雖然清秀，但於眉梢眼角，總似乎不脫一股脂粉之氣，他起初尚以爲對方是易釵而弁，及至那少年偶而抬臉向上，露出頸下那塊喉結骨，才知道對方眞是鬚眉男兒！

這特，忽聽身後一名小僮輕輕說了一聲：「來了。」

那少年眼中一亮道：「在那裏？」口中問着，一面向樓梯口搜視過去。

從樓梯口走上來的，是一對賣唱的男女。那男的年約三十來歲，似乎是個瞎子；那女的只有十七八歲，姿色相當動人；從兩人年齡及相貌上看來，這一男一女，似非兄妹，而像是一對患難夫婦。

那女的攙着男的，在一名店伙引領下，向少年席前，緩緩走去。

兪人杰看到這對男女，心中不期而然，又勾起了他對金素蓮那小妮子的懷念，他眞不知道，在以後的日子中，他是否還有機會，再見見那小妮一面……

那一男一女，在少年席前站定下來。女的欠身一福，輕輕說了聲：「公子好！」

那少年點點頭，沒有說什麼，一雙眼光，則緊盯在那女子的一張俏白面龐上，骨碌碌地轉個不停。

兪人杰本來就對這少年不具好感，現在看到這種情形，益發覺得憎惡。

當下只見那男的從懷中摸出一本小摺子，遞在女的手上，女的伸手接過來，又恭恭敬敬送去那少年面前道：「請公子賞點……」

少年隨便翻了翻，抬頭說道：「本公子一向愛聽悽愴怨慕，如泣如訴的『南呂調』，假如你們能唱調中的『閱金經』，那就更合本公子的脾胃！」

那女的應了一聲是，轉身不知跟那男的說了一闋什麼曲名，接着，那男的調好琵琶，那女的便低下頭去，手合檀板，輕啓朱唇，宛轉唱出一段曲子來：

斷橋青山下，野人三四家，水畔輕烟籠岸沙，咱！玉鞭催駿馬，青帘掛，幾株桃杏花……

歌聲一歇，廳中一干酒客們，首先轟然喊好！那少年臉上，得色隱露，但口中却說道：「唱是唱得不差，只是這首曲子，則未見佳，再唱一首！」

於是，在琵琶聲中，那女的又唱道：

歌扇泥金縷，舞裙裁絳綃，一捻瘦香楊柳腰，嬌！美人來鬪草，貪歡笑，倒插了，金步搖……

唱畢，那少年點點頭道：「有點上路了，不過還不怎麼對勁，前一首夠清鮮，這一首夠香艷，但本公子剛才說過……」

那女子連忙福身接着道：「小女子知道了，請公子再聽一首吧？」

第三首那女的唱的是：

醉鞭平康巷，少年長樂坊，樂府金釵十二行，狂！老來耍斷腸，花溪上，夢中舞，黃四娘……

那少年一擊桌面，大聲道：「好，好，好！」接着，轉向那兩名小僮道：「快排坐位，先賞一杯酒，再賞銀子！」

那女的臉上飛起兩朵紅雲，低頭道：「我們只是賣唱……」

那少年聽如不聞，目示兩僮，照添座位不誤。不一會，兩僮端來坐椅，硬將兩夫婦拖去坐下。

那男的坐在少年右邊，離得遠遠的；那女的一張坐椅，則跟少年之坐椅，貼近得如同連在一起。

少年向兩僮一指那男的道：「替他挾菜！」

然後轉身端起酒盃，向那女的道：「來，我敬姑娘一盃酒！」

那女的粉頸微俛，坐着不動，含羞畏縮地道：「尙乞公子垂憫……」

那少年舉杯一飲而乾，抓起女的一隻皓腕，於桌底下輕輕一握，上面目傳曖昧之意，然後低聲說道：「只那一盃，賞個臉，不行麼？」

大庭廣衆之下，公然調戲民婦，眞的沒有了王法麼？兪人杰看得暗暗咬牙，眼中幾乎冒出火燄。

眼前這副情景，無異當日長安王宅之舊事重演。不！現在的這個傢伙，簡直比那姓王的，還要大胆，邪惡，和可恨！

然而，不同的是，他如今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背後三處大穴受制，眞氣滯阻，形同廢人，縱然恨煞，又能怎樣？

他再看看廳中其他酒客，一個個見怪不怪，七巧，八仙，嘻笑之聲，此起彼落，幾乎已無人還再注意這一邊！

毒無常乾咳了一下道：「菜冷了，老弟！」

兪人杰心中微微一動，暗忖道：我何不如此如此，來將這廝懲罰一番？

當下對老賊的招呼，故意裝作沒有聽到，緩緩閉上眼皮，搖頭一聲輕嘆，自語般喃喃道：「眞沒想到我這位三哥，竟會變成這樣子！」

毒無常驀地一呆，說道：「你老弟是說——」

兪人杰作又驚又急又悔之狀，變了變臉色，連忙掩飾道：「我，我說什麼？」

毒無常好不興奮，低聲嘿嘿一笑道：「太遲了，老弟！」

說着一聲乾咳，隨自座中站起。

兪人杰爲求逼眞起見，也跟着站起來，裝出想阻止的樣子，身旁那兩名漢子，衣袖一抖，分別亮出一支匕首，沉聲喝道：「坐下！」

毒無常走去那少年席前，抱拳一拱，含笑說道：「兪家老弟，你好！」

那少年愕然抬頭，眨了眨眼皮道：「台端認錯了人吧！」

毒無常咳了咳、乾笑道：「也許認錯了人，不過那並不要緊。這位老弟，咱們可否另外換個地方說話？」

那少年臉色微變道：「說什麼話？」

毒無常又咳了一下道：「假如老弟不勞動，請老弟身邊這幾位，暫時廻避一下也可以。」

那少年臉色大變道：「原來閣下之意是……」

毒無常微微擺頭道：「請老弟聲音放低點，現在這裏這麼多人，要弄得老夫下不了台，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那少年掉頭向兩僮吩咐道：「拿三十兩銀子，先打發他們兩個走！」

兩僮遵命取出三隻銀元寶，交去那對夫婦手上，那對夫婦邀此重賞，千恩萬謝的走了。

少年又向兩僮道：「你們兩個，也替我遠遠站去一邊！」

兩僮走開後，少年回過頭來道：「這樣可以了吧？」

毒無常點點頭，走上一步，低聲道：「假如老夫建議你老弟，拿樣東西換取一條人命，不悉你老弟，對此一建議，是否願意考慮……」

少年未作出任何表示，端起酒來，喝了一口，又挾了一筷菜，送進口中，慢慢咀嚼着，似乎在品嚐菜冷了，是否還能保持原味一般。

毒無常又向前逼上半步，嘿了一聲，接着道：「老夫這叫做先禮後兵，你老弟最好明白，就在這坐酒樓上，老夫也照樣可以殺人……」

少年仍無若何表示，拿起酒壺，準備斟酒，毒無常豆眼一滾，忽然搶上前去，伸手說道：「來，我爲公子斟一杯！」

五指微曲，眞勁暗貫，指尖所指，正是少年右腕之間的「大陵」和「勞宮」二穴。

這兩處穴道，爲右臂血脈滙聚之所，如一旦拿中，不但一條右臂會立時痲木，若施者火候到家，且進而可以影响被拿者半邊身軀之伸展活動。

那少年不知道涉世未深，抑或根本對武功一道是門外漢，這特居然執着酒壺，將右臂坦然伸出道：「替本公子斟酒，也不算辱沒你的身份！」

毒無常見特機不可失，趁勢一送，五指立即牢牢搭上，他原來只打算拿取少年的「大陵」和「勞宮」二穴，現在事情順手，竟連臂背之「外關」和「陽池」二穴，亦給一併控入掌握！

毒無常一擧得手，兇態頓露。他這特不慌不忙的，在少年身邊的那張椅子坐下，遠遠看上去，好像很親密地附在少年身邊說道：「現在懂了沒有，老夫只須稍爲用點勁道，你老弟這條手腕，就算報銷定了！」

少年緩緩轉過臉孔說道：「爲何不試試？」

毒無常心頭咚的一震，如中巨杵。因爲他突然發覺，少年穴道受制，臉上無絲毫痛苦之色；現在再將對方這句話略一回味，不由得魂胆俱裂。

當下右手五指一鬆，左手同時向桌沿一掌拍去，打算先行騰身跳開再說。

可是，他快，少年更快，只將手腕輕輕一翻，便反過頭來，將他一條右臂牢牢刁住。

有道是：江湖愈老，胆子愈小。別看這位毒無常乃北五省有名的煞星之一，但在自知功力難敵，且已受制於人的情況下，却比誰都來得乖巧，這時一點掙扎的表示也沒有，口中只一味說着軟話：「恕老漢有眼不識泰山，尙乞少俠……」

那少年臉色一沉，冷冷注目道：「你可知道本公子並不姓兪？」

毒無常聞言一呆，定了定神，趕緊堆笑道：「那就更好辦了，公子剛才說得不錯，一定是老漢花了眼，錯認馮京作馬凉，現在老漢向公子賠罪。」

少年打鼻管中哼了一聲道：「賠罪？嘿！說得倒輕鬆。剛才要換上一個不會武功，或者武功在你之下的人，情形又當如何？」

「老漢該死，公子海涵！」

「你老鬼在江湖上全銜怎樣稱呼？」

「老漢陰定遠，外號毒無常，看少俠亦非八大門派中人……這個，老漢意思是說：八大門派之中，顯然出不了少俠這樣的高手……是的，是的，老漢意思是說：還有一句話，也不妨去告訴你少俠，不瞞你少俠說，老漢目前之眞正身份，乃天魔教中一名三等護法，所以，只要少俠肯高抬貴手，相信以後當有補報機會……」

少年一哦，目光打閃，道：「閣下是天魔教中人？」

「是的，老漢在教中地位雖不算太高，但多少還是一名護法人物，憑弟台這等身手，如經老漢之推荐……」

少年嘿了嘿，自語般說道：「千不該，萬不該，你老朋友不該畫蛇添足，這最後幾句話，可將你老朋友害慘了！」

手臂一反，突以肘向彎着毒無常心窩一下頂去。

毒無常連驚呼都沒有來得及發出一聲，當然更無法弄清致死之因何在，腰背一弓，眼珠一翻，登時嗚呼了帳！

由於少年出手穩、狠、快捷，廳中酒客們，顯然全未留意到少年那一席上已經出了人命。

而兪人杰這邊，包括兩名賊徒在內，則瞧得清清楚楚！

兪人杰大感意外。他本來是想藉毒無常之手，去使那少年吃點苦頭，沒想到最後毒無常却反而喪命在少年之手。

他身邊那兩名賊徒，一見勢頭不對，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悄悄地抽回匕首，推開座椅，退去牆邊，想繞過廳柱，走去樓梯口。

不意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邊那少年在席上瞧得清清楚楚，同樣的，少年的那兩名小僮，亦將這邊瞧得清清楚楚，這時，兩僮齊聲叱喝道：「不得公子允許，不准亂跑！」

兩隻小手掌同時一揚，分別打出一點寒星！

兩名賊徒，應聲倒地。兩顆鐵蓮子，居然不偏不倚，全中在兩人雙眉夾心處！眉心攢竹穴，爲人身三大昏穴之一；如欲拿人，而不想敵人喪命，可謂最佳下手處。只是此穴隣近雙目，取準不易，稍有偏頗，便可能喪敵之明。兩僮於今竟敢如此出手，其功力之高，蓋可想見！

那少年不理酒客們之騷動，將毒無常上身按在桌面上，擺成不勝酒力，伏案而臥之姿態，然後走過來，向兪人杰冷冷一笑道：「閣下怎麼不跑？」

一僮搶着代答道：「此人不屬老賊一夥，我們看到，剛才那兩個傢伙，一人拿着一支匕首，一直抵在他腰眼上。」

少年哦了一聲，緩下臉色道：「兄台貴姓？」

兪人杰答道：「敝姓兪。」

少年一怔道：「姓兪？」

兪人杰緩緩道：「老賊向你下手，就因爲他誤會你是在下之三哥。」

少年又是一怔道：「什麼？誤會我是你的三哥？」

言下之意似說：「你老兄沒有四十，也有三十，而本公子才不過二十來歲，這筆帳，怎樣算？」

先前那名小僮忽然插口道：「此人好像被點了穴道。」

另外那名小僮接着也說道：「此人後頸之膚色與面色不一樣，可能被老賊動過易容手法！」

少年啊了啊，旋於臉上現出一片笑意，似乎頗爲强將手下無弱兵而深感驕傲。當下不等兪人杰有所表示，走過來伸手一拍，爲兪人杰將三處穴道掃數震開，

少年微微一笑道：「兄台手脚已能活動，可否以本來面目見示？」

兪人杰拿起桌上酒壺，在掌心中倒了幾滴酒，伸手臉上一抹，現出本來的面目。少年大吃了一驚道：「兪兄身上另有內傷？」

兪人杰這時相當爲難。因爲這少年雖然殺了毒無常，看來仍舊不似正派中人，但對方對他又有活命之恩，眞話不便說，假話不該說，如此情形下，他眞不知道如何應對才好！

當下只得苦笑了一下道：「此處非說話之所，既勞兄台關注，咱們換個地方，慢慢再談吧！」

少年劍兩僮眼色一使道：「把地上這兩位朋友扶出去，找個安靜所在，好好招呼一下，懂嗎？」

兩僮含笑點頭，表示理會得。一人挾起一名賊走，領先下樓而去。

少年經過帳櫃時，向櫃上丟出兩片尺赤金葉，估計總重不下兩餘，那位管帳的先生，本來想說什麼，眼光所及，終又嚥回。

出了第一樓，行不數步，少年向對街那座茶樓一指道：「就這裏如何？」

兪人杰點點頭，表示無可無不可。

進入茶樓坐定，少年含笑說道：「小弟姓戚，賤字玉郎，外號『花花公子』。小弟這道外號，聽上去雖然不雅，不過，對小弟之爲人，倒是甚爲恰當！」

兪人杰聽了，不禁微微一怔．他想不到這位花花公子，居然具有自知之明，有自嘲之氣量．

戚玉郎笑了笑，又自懷中取出一隻細頸玉瓶，倒出一顆碧綠色的藥丸，用掌心托着道：「這種藥丸名叫『十全斷續丹』，內傷空腹和酒，外傷水溶塗敷，藥到病除，靈驗異常．小弟平日出門，很少帶在身邊，這次算是兪兄的運氣。」

伸出來的那隻手掌，十指尖尖，紅白分明，膚色細膩，潤若凝脂，且隱隱散發着一股如蘭幽香。男人雅好修飾如此，叫人看了，甚覺不順眼之至。

兪人杰連忙欠身婉辭道：「區區微恙，不日可癒，戚兄盛情，小弟心領了。」

戚玉郎正色道：「兪兄不會懷疑它是一顆毒藥吧？」

兪人杰無奈，只得稱謝收下。

戚玉郎接着道：「兪兄與天魔教中人，因何事結怨，能否見告？」

兪人杰一路來此，對此一問題，早有成竹在胸。在未弄清楚對方眞正的身份之前，他什麼話都可以說，就是不能跟天龍府搭上關係，

當下，嘆了口氣道：「此事說來一言難盡！小店祖籍長葛兪家莊，共有兄弟五人，小弟與三家兄，曾從縣裏一位武師，習過幾年拳脚，當初習武，不過爲防身之用，不想却因此種下了今日殺身之禍。事緣數年前，家師不知於何處因細故惹惱這位毒無常，結果，除家師本人慘遭殺害外，這位毒無常似乎意猶未盡，竟欲進一步將家師所有之弟子，盡行誅絕，方稱心意。由於老賊未曾見過家兄之面，故這次於長葛找着小弟後，便將小弟押着四處尋訪；小弟爲活命計，不得已任其擺佈。今天能在第一樓，無意中遇上戚兄，說來眞是幸運！」

戚玉郎點點頭道：「原來只是一點私人間的小恩怨，現在這廝已被小弟除去，賢昆仲從此大可安心了。」

兪人杰欠身說道：「戚兄大恩，小弟永遠不會忘記。」

戚玉郎搖搖頭，忽然含笑注目，似甚有趣地問道：「兪兄可知道小弟今天爲什麼要殺死這位毒無常？」

兪人杰遲疑地道：「因爲戚兄認出他是天魔教中人？」

戚玉郎點頭道：「是的，還有呢？」

兪人杰帶着歉意道：「再有就非小弟人能想像得到的了。」

戚玉郎微微一笑道：「還有便是因爲小弟也是天魔教中人！」

兪人杰當塲一呆，意外得半晌說不出話來！

他掙了又掙，方始訥訥說出了兩個字：「那麼——」

戚玉郎笑接道：「萬一給教中知道了，怎麼樣，是不是？」

兪人杰張目道：「是啊！」

戚玉郎端起茶來喝了一口，緩緩說道．「這便是小弟要將另外那兩人一併除去的原因。其實，小弟採取此種審愼態度，也不過是怕惹痲煩而已。現在，小弟只須這樣說一句，兪兄也許就能明白了，此事縱爲教中知悉，亦拿小弟無可如何！」

兪人杰眨眨眼皮，正想追問彼此既然同爲教中人，爲何却要下此煞手時，那位花花公子已然搖頭接下道：「至於小弟容不得這老兒之眞正理由，兪兄將來也許會知道，目前却不便奉告。」

兪人杰點點頭，因一時無話可說，便也將面前茶碗端起。他一邊喝着茶，一邊於心底迅速思忖：現在他已知道這位花花公子亦係天魔教中人，他該怎辦？

就常情論，不問這位花花公子有無實際參與天魔教這次焚刦天龍府及忠義二莊之暴行，這都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可以藉與這位花花公子接近之便，一點一滴的追查出天魔教種種活動的情形來。

不過，他能這樣做嗎？

對方於第一樓殺却那名毒無常，雖屬出於無心，但適才贈送那顆十全斷續丹，却是出於有意。對方的品行如何，是屬於

一個人的私德；在沒有獲得對方作奸犯科的眞憑實據之前，誰也不能僅因一時之輕佻行爲，而決定一個人本質之良莠。

所以，在這種情形下，他如利用對方之友情，而作不利對方之打算，似乎有點過不去。

兪人杰反覆盤算着，正感舉棋不定，取捨難決之際，耳中忽然傳來一陣細如蚊蚋的聲音道：「哎呀，我的天，眞是氣煞老夫也！你，你怎會跟這小子跑在一起的？快快托詞離開！」

那聲音頓了一下，接着又道：「天黑之後，呂祖閣前見！」

兪人杰心頭一震，欣喜若狂。他已聽出傳音者不是別人，正是他渴欲一見的逍遙書生！

兪人杰强自抑制着，他不敢回過頭去看，因爲此刻坐在他對面的這位花花公子，無論武功與機智均非凡俗可比，他如稍有舉動，必難逃過對方一雙利目。

戚玉郎殷切地接着說：「兪兄底下打算去那裏？」

兪人杰定了一下神：「戚兄呢？」

戚玉郎道：「小弟久慕洞庭衡岳之勝，擬南下一行，兪兄有無意見？」

兪人杰道：「小弟尚須留此數日，以便與家兄見上一面，不能繼續陪伴戚兄，委實抱歉之至。」

戚玉郎連連點頭道：「這樣一說，小弟自然不便勉强。手足情深，理應如此，很對不起的是，今天小弟另外尚有一個約會，準備先走一步，兪兄以後如遇困難，有需小弟効勞之處，這裏有件小物事，兪兄可隨時持向各地，以戚字爲記之銀號，打聽小弟行踪，再見！」

說着，於桌面上放下一朶小金花，起身招呼伙計，搶着付了茶資，拱手下樓而去。

兪人杰收起那朶小金花，緩緩轉身，游目四顧。可是，在滿樓茶客中，他看來看去，根本就無法找出誰是那位逍遙書生之化身！

他再看看外面天色已經不早，尚須趕去南門，設法取回那支神仙笛，不敢多事躭擱，只得起身下樓。

沒想到他才向前走過四五副座頭，一名身材瘦長的藍衣漢子，忽打斜側裏，走來過道中，橫身將他去路擋住，抱拳乾咳了聲道：「老弟，你好！」

兪人杰愕然退後一步，抬頭看清之下，不禁微微一呆，大出意料之外！

他做夢也想不到眼前擋住去路的竟是那位武林中，無分黑白兩道，人人爲之又恨又怕，却又奈何不了的惡君平公孫節！

惡君平眼珠一轉，忽然露出一臉奸笑道：「老弟看在下是不是感覺很眼熟？」

兪人杰當然不肯入套，臉孔一沉，冷冷笑道：「眼熟未必見得，有點奇怪，倒是眞的。台端無緣無故，爲何要將別人去路攔住？」

惡君平神色一緩，爲表示沒有惡意，向後讓出半步，陪着笑臉又道：「老弟如無急事在身，由在下做個東，另外泡碗茶，坐下來慢慢談如何？」

兪人杰心裏有數，這廝現身糾纏之目的，無疑的不是爲了那朶小金花的話，使是爲了那顆十全斷續丹！

他同時知道，這廝乃武林中有名之痲煩人物，一旦沾染上身，便如毒蟒一般，甩不掉，摔不開，除非能來個一刀兩段，就別想輕易加以打發。他原先還寄望逍遙書生能夠出而解圍，現在久久不見動靜，可知後者於留完話後，業已抽身離開。如此情形之下，不答應也是不行的了！

惡君平見他依言坐下，顯得甚是高興，這時身子一探，滿臉堆笑，低聲問道：「老弟跟剛才這位花花公子，認識有多久了？」

兪人杰反問道：「認識久暫，與台端何關？」

惡君平忙說道：「當然有關係，老弟只要照實說，包管你老弟的好處就是！」

現在兪人杰初步擁有兩項假定。第一項假定，這位惡君平，這次找他，也許並不是爲那顆十全斷續丹或是那朶小金花，第二項假定是：由於這廝早在這座茶樓上，却要等到那位花花公子離去之後，才來向他打聽他跟花花公子之交往，可見這廝對那位花花公子一定有着相當之顧忌！

不過，這兩項假定，對他可說一無帮助，

目前，最要緊的是，這位惡君平問他跟花花公子認識多久，究竟是善意還是惡意？

這是兩個各走極端的答案。他如果應答得當，不一定會有好處，但要是一語不愼，却可能招來殺身之禍。

他如何才能知道，對方這樣問，究竟是善意還是惡意呢？當然沒法知道。

惡君平輕輕一咳，沉着聲催促道：「怎麼樣，老弟？」

兪人杰心腸一横，毅然道：「一句話，七個字。今天第一次見面！」

惡君平聳聳肩頭，深深嘆了一口氣。

兪人杰清楚，他這樣回答，對與不對，機會均等，而現在，從對方反應之神情看來，他知道如不急謀補救，今天要想走出這座茶樓，恐怕就不是一件易事了！

於是，他聲色不動，冷冷又接道：「不過，相信台端也能看出來，朋友相交，全憑機緣，在下與這位花花公子雖然只是初見面，但要如你閣下想對我們這位戚兄打甚主意，勸你朋友最好還是趁早斷了這個念頭！」

惡君平啊得一啊，連忙說道：「不，不，老弟誤會了……」

兪人杰心中一寬，仍然緊繃着面孔道：「只要台端別轉錯念頭，僅僅是誤會，事情總還好辦。朋友既知花花公子之名，就該知道我們這位戚兄不是盞省油燈！」

惡君平當時恨不得用十張嘴巴來分辯，急得什麼也似的道：「當然知道，當然知道……」

兪人杰往起一站，側目冷冷道：「既然朋友比誰都明白，在下可以走了吧？」

惡君平慌忙伸手攔着道：「老弟請留步，」

兪人杰暗暗納罕。這位惡君平，在江湖上，天不怕，地不怕，一向都是獨來獨往，如今對他，竟好像有着巴結之意，到底怎麼回事？兪人杰疑忖着，一面擺出不樂之色，板臉坐回原處。

惡君平左右望了一眼，衫袖一抖，忽於桌面上排出兩隻金元寶，頸子一伸，低低說道：「這是在下的一點小意思……」

兩隻金元寶，總重有五十兩整！這一下，俞人杰可眞的給弄糊塗了。他眨着眼皮，望向那位武林惡客道：「可是要在下轉給那位花花公子？」

惡君平頭一搖，輕聲說道：「不，這是給你老弟的！」

俞人杰一呆，大爲詫異道：「爲何要給我？」

惡君平露出一臉殷切之色道：「求你老弟答應一件事！」

眞是愈來愈玄了，武林中知名的惡君平，居然竟會以五十兩黃金之禮聘，求一個無名小子答應一件事，豈非曠世奇聞？

俞人杰忍不住問道：「是什麼事？」

惡君平壓低聲音道：「你們二位，尙屬新交，故所以你老弟也許還不清楚我們這位花花公子之眞正來頭，關於這一點，說來話長，你們既已相識，早晚不難知道，在下也不想在這裏多作介紹，在下如今要求你老弟的是，他們戚府上，一名總管，剛剛出缺，武林中知道這件事的人目前還不多……」

原來如此，他算是飽受虛驚一場。其實，這位惡君平毋須多作介紹，就憑他惡君平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竟然挖空心思，想謀取此一遺缺，那座戚府在武林中聲勢之煊赫，也就可以想見一斑了！

俞人杰抬頭平靜地道：「閣下尊姓大名？」

惡君平連忙陪笑：道「眞是失儀之至，在下複姓公孫，單名一個節字，氣節的節。」

俞人杰注目又問道：「外號又如何稱呼？」

惡君平咳了一下道：「朋友們送給在下的外號，原叫『賽君平』，由於在下生性耿直，行走江湖以來，難免有開罪他人之處，所以，咳咳，也有人喊在下爲『惡君平』！」

俞人杰忍住笑意，擺臉悠然道：「你以爲在下一定帮得上這個忙？」

「不，不，關於這一點，我公孫某人，自有我公孫某人的辦法，你老弟只須爲我們安排引見一下便可以了。」

「如何安排？如何引見？」

「這樣好不好？明天中午，在第一樓，在下意思是說，先在第一樓見個面，底下，咳咳，當然還有好去處。見面之後，假使你老弟願意的話，不妨信口揄揚公孫某人幾句，比如精明幹練啦，忠誠可靠啦，諸如此類，隨便什麼的，只要淡淡插上一二句就行，事成之後，公孫某一定不會忘記你老弟的大恩大德！」

俞人杰頭一搖道：「抱歉——」

就在這時候，一聲細渴，突然再度傳入耳鼓：「黃金收下，答應他！」

什麼？原來逍遙書生仍在這茶座樓上，並未離開？

惡君平臉色變了變，輕輕一哦道：「那麼，老弟的意思——」

俞人杰不慌不忙的緩緩接下去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五十兩黃金，不是一個小數目，老實說，黃金人人喜歡，但可得看情形，要是事情成不了，到時候如何交代？」

惡君平臉色一緩，趕緊接着道：「這個，你老弟就錯了，公孫某人已經說過，你老弟只須安排見個面，底下的事，不勞操心，成與不成，那全在於公孫某人之手段的運用是否得法，怎麼樣，這樣一說，老弟總該明白了吧？」

俞人杰於是不再客氣，將兩隻元寶，一起放進懷內，口中說道：「黃金我且收下，事情成與不成，全碰閣下的運氣。假如別無他事，在下可要先走一步了！」說着，站起身來，拱一拱手向樓梯口走去。

走出茶樓，拐過一道街角，俞人杰脚下漸漸加快，來到南門城外一看，還好，馬車仍然還停在那裏，那名魔徒因爲等得太久，已在車廂中沉沉睡去。俞人杰手起掌落，讓那厮在毫無痛苦的情況下，繼續長眠下去。

他在車座下找出那支神仙笛，入城等到天黑，然後向城北呂祖閣悄悄趕來。

× × ×

呂祖閣前，一排巨槐陰影下，一名灰衣老道，正以賞月姿態，悠然負手而立，俞人杰曉得這位老道不會是別人，快步走上前去，行過參見大禮，然後自懷中取出那對金元寶雙手奉上！逍遙書生接過去點點頭道：「用來修建那座洛水大橋，應該足夠了！」接着，老少兩人相繼於階前的一塊橫石上坐了下來。

坐定之後，俞人杰抬頭問道：「晚輩後來跟那個惡君平公孫節纏夾之經過，您老想必都已看在眼裏。請教您老，惡君平口中的那座城府，究竟是何來頭？」

逍遙書生冷笑了一聲道：「財雄勢大啊！」

俞人杰點頭道：「是的。那位花花公子在離去時，曾經送給晚輩一朶小金花，說是以後如若遭遇困難，可持向各地以戚字爲記的銀號求援，從那語氣聽起來，戚記銀號之分支店，似非局限某幾處，能有銀號偏佈天下各地，財力之雄，自不消說。」語音略頓，又道：「不過，惡君平這厮在武林中亦非泛泛之輩，這座戚府擁有的假使只是財勢，似乎不致令這厮如此垂涎才對。再沒有別的原因了麼？」

「還有便是『金花魔』的一套『金花血掌』，武林中無分黑白，惹得起的，沒有幾個！」

「誰是這位金花魔？」

「小子的老鬼爺爺！」

俞人杰眨了眨眼皮道：「您所說武林中無分黑白，惹得起這位金花魔的沒有幾個，包不包括金筆令狐大俠在內？」

「包括在內！」

俞人杰不覺一怔道：「奇怪！武林中什麼時候有着這樣一位人物，怎麼從來沒聽蕭、徐兩位爺爺提起過？」

「並不奇怪！」

「爲什麼呢？」

「因爲兩老兒有所顧忌。他們不願聽髒了你小子的一雙耳朶，以及說髒了他們自己的咀巴！」

俞人杰又怔了一下道：「那麼——那位金花魔既非善類，却仍能見容於武林，除了財勢和武功之外，是不是尚有其他特

殊伎侍？」

「是的，這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他有着一個誰也不敢得罪的表哥！」

「那人是誰？」

「就是老夫！」

俞人杰張大嘴巴，半晌說不出話來。

逍遙書生長長一嘆，抬頭望向那輪新月，默然陷入一片沉思，臉上佈滿痛苦的肅穆之色。

俞人杰危坐屏息，不敢出聲相擾。心底則在暗暗揣忖，會不會就是爲了這層原因，才使這位當年的逍遙大俠，心灰意懶，無顏江湖，自甘退與林泉爲伍的呢？

這是不難想像的，中表至親之間，用不着說廻護，只要他那位逍遙書生推推馬虎，別人也就無法去動那位金花魔一根毛髮了！

他看得出，如今在這位奇人的心靈深處，顯然正充滿着無比的歉疚之感；爲了他有着這麼一位表弟，使他覺得對不起武林中所有的受害者。

其實，這種事，並非錯在一人；只要他從沒有阻止過別人對金花魔之制裁行動，便大可不必如此自責。壯士斷腕，大義滅親，訴起來不難，但古今以來，眞能做到的，又有幾人？

逍遙書生忽然轉過臉來說道：「老夫不是要你跑得愈遠愈好麼？你怎麼又回來了？」

俞人杰定一定神，接着乃以沉痛之心情，將這次長葛遇見金筆大俠，以及代爲求醫，最後却遭毒無常所謀害之經過，詳詳細細，訴了一遍。

逍遙書生在獲知那位天龍傳人，事實上也就是他師姪的金筆大俠，最後終未能逃過大限時，並無過多之激動表示，只不停的搖着頭，輕嘆着訴了聲：「死了也好，不死也許更痛苦！」

俞人杰正待繼續說出底下自己被擒之經過時，逍遙書生驀一怔神，突然睜大眼睛，失聲道：「什麼？你說袖手神醫那帖『子午散』你是以一册『縱橫譜』交換得來？」

俞人杰以爲自己說得不够清楚，於是乃又將獲得縱橫譜的那一段，重新詳細地說了一遍。

逍遙書生露出一副難以置信的神氣，注目緊接道：「它與老夫交給你的那一册，兩者之間，可有什麼不同之處？」

現在輪到俞人杰發呆了。逍遙書生此刻這幾句話，如換由別人口中說出，他不誤以爲對方開他玩笑才怪！

逍遙書生着急道：「說啊！」

俞人杰不知所措地張目訥訥道：「您……您……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交……交……交給過……晚輩一册縱橫譜？」

逍遙書生大怒道：「你小子昏了麼？那天在長安鴻賓棧，後院四號廂房，老夫明明看到你小子躺在床上——」

俞人杰一怔，猛然頓足道：「不錯，一定是被那個斜眼伙計取走了！」

逍遙書生滿臉惑然道：「那一個斜眼伙計？」

俞人杰不得不將在長安時，如何被惡君平追踪威脅，最後只好以金蟬脫殼之計，找棧中一名伙計作替身，藉以脫離惡君平之監視，以及這次被毒無常困擒之經過，一併補行道出。

逍遙書生寒着臉孔聽完，抬頭冷冷道：「關於縱橫譜誤落他人之手一節，老夫不能完全怪你，因爲你事先並不知道老夫將要將它交給你，但是，你小子居然異想天開，拿一名棧伙來作替身的這種行徑，則荒謬得萬難饒恕！」

俞人杰惶然低頭道：「是的……」

逍遙書生冷冷接下去道：「你小子想想，連老夫都爲之失察，惡君平當然更無法分辨，你爲了自身之安全，却以區區幾兩銀子，拿一個無辜的小人物墊背，要是這名棧伙誤死惡君平之手，試問你於心何忍？」

俞人杰直聽得汗流浹背，大氣不敢喘一口。

逍遙書生似乎愈說愈有氣，哼了一聲又道：「還有，你處置龍威鏢局那個謝老五，與北城王姓小子的那個渾家，手法之荒唐，亦令人齒冷。對付十惡不赦之徒，無分男女，手段儘可毒辣，但須記住一點：千萬不可流於卑劣！我再問問你小子：你小子幾時聽說有名門正派之弟子，曾經這樣處置過他們所惱恨的人？」

俞人杰雙膝下跪，正待向老人認錯請罪之際，石階上面突然傳來一個少女的笑聲道：「好啦，好啦，酒茶早冷啦！爺爺只知道訴人，我就不信您在這個年紀時，樣樣事都能顧慮得如此週到！」

一面笑喊着，一個快步下階的，正是金素蓮！

逍遙書生經義孫女這一岔，一張面孔再也板不起來了，當下緩緩站起身來，點一點頭道：「吃了飯再說吧！」

× × ×

第二天，逍遙書生進城去處理那對金元寶，俞人杰趁老人不在，向金素蓮埋怨道：「蓮妹爲何不早點提醒我？」

金素蓮連聲喊冤道：「早——我也不知道呀！直到你離開扶風後，他老人家才爲小妹道出身世，並說明他老人家就是你久想找的逍遙書生，那時，小妹也曾將他老人家好好怪了一頓，並催他老人家馬上去找你，誰又想到欲速不達，最後將一册縱橫譜，竟給交去別人手上！你說這能怪小妹麼？」

俞人杰頗爲意外道：「這樣說來，蓮妹也沒有練過武功了？」

金素蓮哼了一聲道：「我要練過武功，那位什麼麻四爺，第一個就別想活命，更別說那些什麼王公子謝老五了！」

俞人杰忽然想起一事，忙又問道：「長安『西京』和『雙燕』兩家鏢局的鏢銀，結果如何，有沒有聽他老人家提過？」

金素蓮點道：「提過，他老人家說，鏢銀確係龍威鏢局所刦奪，幕後唆使者據說是兩個女人，叫什麼姬呀姬的——」

「揚州水火雙姬？」

「對，對，揚州水火雙姬，那雙姬姊妹，據說就住在龍威鏢局內。他老人家爲了兩家鏢局着想查實，之後，亦未與兩姊妹爲難，只差人送去一封親筆函，函中說得非常客氣。說是請她們兩姊妹看在他的面子上，望能於三天之內，爲兩家找回失鏢，有勞之處，改日面謝！」（未完）

恐怖屋故事集／金文泰・文

火燒白骨精

薩頓爵士夫人茜娜在埃及古墓偷取一塊白骨的情形，想不到惹禍上身，弄到家散人亡。

雖然有許多宗關於鬼屋之類的案件或奇聞，可是，得到英國當局承認眞有其事的妖魔鬼怪傳說，却非很多，下面所述的一宗奇聞異事係從英國檔案抽出來的，被稱爲鬼屋的一座古老建築物，至今仍然屹立，不過已經荒廢了四十多年。

這件事情發生在一九三六年，當時英國皇室當中負責辦理埃及事務的外交官「阿歷山大薩頓爵士」，帶着嬌妻茜娜，前往埃及首都開羅，辦理一些外交事務，辦妥之後，他閒來無事，跟太太茜娜一起，到處遊玩，偶然聽到街上的人談及，在開羅以東七十哩的一處，發現了一座古墓，正在發掘中，墓中一切器皿以及骨骼仍然留下來，沒有搬出，保存高度的古墓氣氛，薩頓爵士聽了只是微微一笑，嬌妻茜娜却眼睛一亮，她一直研究古代文化，渴望進入古墓之內看看，她提出這個要求，薩頓爵士覺得入墓看看也不要緊，想了想，便即答應，跟着他倆跟隨土人走進墓穴之內。

那座古墓的氣氛森嚴，雖然土人有燈光照映，十分燦爛，無奈墓中的牆壁太過灰暗，竟有一種力量吸收橙色燈輝，變成微弱的光，且又失去鮮艷，那種情況是很少見的，薩頓爵士知道有許多埃及古墓裝置了機關，用來對付掘墓賊，認爲眼前的古墓有些危險，催促茜娜快些離去。

茜娜說：「古墓有許多層，沒有完全發掘的兩三層，特別深邃，我不看就算了，至於已經掘了的一層，我進去看看，大概是不要緊的，因爲我眼見許多的土人走進去又走出來，都沒有發生意外。」



這是薩頓爵士跟嬌妻茜娜居住的大屋，至今仍屹立，但却變成四十年來無人敢胆入內的一座鬼屋。

爵士夫人偷了一塊骷骨

薩頓爵士說不過她，只好任由她走進古墓的第一層，他緊緊的靠近她，盡量保護她。

剛剛走進第一層，她就看見牆上的彩繪，幾條幽美，充份表現出古埃及的神秘情調，很快她的視綫落在中央的一張長方形的石桌，她看見一具完全乾透的骷髏骨，不單是半點肌肉也沒有，頭髮也沒有，不知道爲甚麼，她突然被那個白色的骷髏骨吸引，偸偸的拿起一塊有如鷄蛋的細骨，然後緩步走開。

那塊骨是接連脊骨與盤骨交叉點的骨骼，質地比較堅實，其實沒有甚麼美感，因爲她是研究古埃及文化的專家，可能她有獨特的眼光，太過喜歡它，把它偸去，亦未可料。

該處燈光暗淡，土人忙着發掘另外一層古墓，沒有人注意她，甚至她身邊的丈夫也沒有看見她做這種活動，故此她很順利的把它放入手提袋裏面。

她在埃及遊玩了幾天，便即跟隨丈夫回到倫敦，照常過生活，她製造一個兩呎高的玻璃盅，把那塊骨放在盅內，用綠色的天鵝絨襯托，作爲案頭的裝飾品，屬於小擺設那一類，有時某些喜歡研究古物的嘉賓到訪，志同道合，她就向他們解釋一番，說是「古埃及二千五百年前艷姬泰娜」的腰骨，跟着暢談古埃及的香料製造木乃伊技術，充份表現出她學識豐富。

她講得口沫橫飛之際，如果薩頓爵士走近，必然掃興，因爲他不喜歡那塊骨頭，聽到艷姬泰娜的芳名，他總是板起了臉孔。

單是意見上的分歧，那不要緊，成問題的是那塊艷骨不知道放在甚麼地方好，他是很有名氣的外交官，如果那塊骨放在大客廳，有失體統，反之，把它放在寢室之內，亦是不妙，他跟嬌妻擁抱或者午夜交談，偶然看到它，便覺心上一沉，甚至有些不安之感，似乎有人在背後偷窺。

他把這種古怪的感覺說出來，茜娜聽了，冷笑一聲，說道：「你從來沒有迷信的感覺，你甚至不是天主教徒或者基督教信徒，因爲你研究科學，認爲所有宗教都係迷信，何以你忽然害怕艷姬死了二千五百年後的白骨？」

薩頓爵士說不過她，只好改變話題，說：「我並非怕它，不過，我們的感情如此深厚，看見白骨，忽然想起了人死如燈滅這一句話，便感覺掃興，故此不喜歡它而已，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把它搬到第三層的休息室放置，你認爲怎樣？」

茜娜本來想借着那塊艷骨去誇張她對古埃及如何博學，假如把它放在人跡罕至的小型休息室之內，有失原意，可是，她爲鞏固兩人之間的感情，勉强答應他，於是那塊艷骨翌日就搬到較高的一層。

曾經在薩頓爵士做管家婦有二十年之久的安德魯太太，在艷骨搬到第三層的休息室放置之後，她便向薩頓爵士夫婦辭職，說：「我所說的話或者被你們恥笑，認爲我太過愚蠢，老眼昏花，但事實上我確是親眼看見，豈非一次，起碼是看見三四次。」

薩頓爵士很不耐煩的說：「安德魯太太，你還是快點把它說出來吧，你究竟看見了一些甚麼？」

她怯怯的說：「爵士，爵士夫人，請你們不要見怪，我確是親眼看見的，我看見玻璃盅之內的白骨上面有……血！」

講到那個「血」字，她似乎受到驚嚇，突然倒下來，薩頓爵士趕快召喚他們的家庭醫生雷布拿博士火速駕臨施救，六十歲的安德魯夫人被醫生救活了，第一句就說：「你們原諒我，我必須辭職，因爲我住在三樓，上上落落，必然經過休息室，每天有許多時間見到它。」

白袍豎起來走上樓梯

事情發展到這裏，薩頓博士逼於再度向她夫人提出一個問題，最好她肯把白骨燒了，或者寄回埃及，叫人把它放回原處，此外，還有一個辦法，把它搬開，不要留在三樓的休息室。

薩頓博士很冷靜的說：「親愛的茜娜，你必須懂得這點，所有女傭都是怕鬼的，她們已經知道安德魯太太被白骨嚇走，如果那艷骨仍然留在休息室，她們可能紛紛辭職，甚至沒有人肯做薩家的女傭。」

茜娜想了想，說：「這種小事，何必放在心上？你說過不怕它，可否把它放在你的書房之內？」

薩頓爵士根本就是不喜歡那塊骨頭的，不過，太太已經讓步，他亦無話可說，終於把它移到書房之內放置。

奇怪的事情忽然發生，有一晚，薩頓爵士正在夜間閱讀，聽到一些微聲，他直覺到有人走進書房，亮了當中的吊燈，看得清楚些，竟然找不到有陌生人進來，他不能不懷疑那塊艷骨了，他細心看看，便即驚呼了一聲，匆匆忙忙走出去。

那一間書房就在二樓，跟寢室十分接近，他一口氣衝入寢室，氣喘喘的說：「茜娜，那塊艷骨會浮起來，我親眼看見它浮在距離底層一呎之處，停在空中，雖然它被玻璃盅罩住，仍是空中，沒有理由它會自動上升的，此外，我還聽到相當細碎的腳步聲，似乎有一個女人走進書房，我嫌枱燈的光綫不够明亮，扭亮吊燈看看，竟然沒有人。」

她悶悶不樂的說：「薩頓，即使你的書房沒有加鎖，仍然沒有人走進去的，退一步說，有人走進去，你走向牆壁扭亮吊燈，剛剛離座，這個人就轉身走出房外，故此沒法看見他，這種推測是很合理的，至於你說白骨會升起來，我絕不相信，我懷疑你看書看得累了，引起幻覺。」

薩頓爵士說：「我的好太太，你可否跟我一起走進書房看看它呢？相信它仍是停在空中的。」

茜娜立刻跟隨他走出去，兩人走進了書房之內，那時看到那塊骨頭了，它很安份的留在座墊之上，絕對不是升空。

薩頓爵士苦笑一下，說：「剛才我確是看見它升空！」

自從那一宗「白骨升空」的奇事發生之後，薩頓爵士不再走進書房閱讀了，即使他必須在夜間閱讀，寧願把他想讀的書拿出來，單獨坐在大客廳內閱讀，他以爲這是無聲的抗議，茜娜總會覺察得到，怎料茜娜絕無反應，他雖然覺得有些不便，卻又無可奈何。

另外一宗奇事發生了，亦可以說是不幸的意外事件，薩頓夫婦只有一個男孩子，十二歲，他忽然在夜間從樓梯級上面滾下來，身受重傷，送到醫院急救，他總算幸運，能够活下去，但卻需要留醫，對那夫婦來說，那是一種打擊，特別是薩頓爵士，所受的打擊更加嚴重，因爲小爵士伊凡對他說，那晚他怎會得滾下來，是因爲

他聽到地面有沉重的腳步聲，所以走出去看看，他由二樓走下去的時候，還沒有走完室內的樓梯級，他看見一個高大的人，穿了白袍，只是白袍飄飄然的移動，白袍下面沒有人！

他只是十二歲的孩子，怎能受得起這種驚嚇，嚇到狂叫一聲，便即滾下。

薩頓爵士聽到這種哭訴，當時沒有說甚麼，返家後，沉住氣對太太說：「茜娜，我聽到的話，你也聽到，因爲你站在我的身邊，孩子險些跌死，你有何感想？」

她很堅決的說：「我仍然認爲他看到的只是幻覺！」

每一本書在空中飛舞

薩頓爵士深愛茜娜，不肯過份向她施壓力，叫她燒了那塊艷骨，只好沉住氣跟她商量，問她可否把那個玻璃盅連同白骨一起放在地下最後的一間房子裏面。

那是雜物房，他這樣說，她聽了，當然發生反感，臉色一變，可是，想起了伊凡險些跌死，她就勉强答應，終於親手把玻璃盅移到雜物房，在房外加鎖，還把鎖匙放到丈夫的手中，說：「這是唯一的鎖匙，只有你才可以把那扇房門開啓，照我想，那塊骨頭不會走出來的，你大可以安枕無憂！」

茜娜接納薩頓爵士的建議，眞的把它收藏在雜物室裏面，薩頓爵士以爲此後安枕無憂了，怎料有一晚他在夜半忽然覺醒，他聽到雜物室那邊有一種複雜的碰撞聲，好像有人打鬥，他伸手推了推枕邊人，問：「茜娜，快些醒來，你是否聽到一些好像打鬥聲在雜物室之內發生呢？」

茜娜懶洋洋的說：「我聽不見，即使我聽見，我也懶得去管，雜物室那邊經常有老鼠，如果有一隻貓走進去，貓追老鼠，碰跌了甚麼一件沉重的傢俬，便會發生刺耳之聲。」



沒有身體的白衣人，夜間出現，走上樓梯，嚇到小爵士從高處滾下，身受重傷。

薩頓聽了，說：「照我看，這件事情並非如此簡單，一來雜物室的窗子早已關閉，貓或老鼠都是沒法走進去，二來貓跟老鼠互相追逐，必有叫聲，我沒有聽到貓叫聲，認爲此事絕不簡單。」

茜娜冷然說：「薩頓，你一定是把這種叫聲推在白骨的身上了，如果你發生懷疑，你自己去看吧！」

聽了這一句，薩頓爵士眞的披衣走出寢室。

他有一柄自衛手槍，索性帶了手槍走下地下，一邊走一邊看，隨時發槍射擊。

他擺出戰鬥姿勢，因爲他担心碰上了嚇倒伊凡那個沒有身體的白衣人。

他沒有看到甚麼，但卻聽到一些古怪的聲響，從走道那邊傳來，再走過去，他所聽到的聲響更大了，簡直是有幾個人在雜物室之內打鬥那麼嘈吵，他再也沒法忍受，逼近雜物室的時候，拔出手槍來，跟着用鎖匙開鎖，把那扇門推開。

他守住門口，緊握手槍，大喝一聲，隨時發槍掃射，可是，房間裏面沒有人，經過由外邊射入的光綫去看，他所看到的器皿物件凌亂情形，遠遠的出乎他想像之外。

書籍翻開，隨風飛舞，其實那間屋的窗子緊閉，應該沒有風，可是，他眼中看來，卻是風吹亂葉似的，每一本舊書都在空中飛舞，他自己也感到陰風撲面。

他定眼去看，房內杳無一人，也沒有貓或老鼠，突然心寒，不敢久留，只好轉身走開。

火燒艷骨　嬌妻跳樓

翌日他把夜間所見所聞的怪異情形對茜娜說知，茜娜冷然說：「你懷疑雜物室有人，然後拔槍入內巡視，你現時清楚了吧？一切都是你的幻想！如果雜物室眞的有人走進去，把那塊白骨盜去，它就失了踪，你應該看得出來，讓我問問你，那一個罩住白骨的玻璃盅是否仍然留在那個房間之內？」

薩頓爵士搖了搖頭，說：「我沒有注意它，不過，我立刻可以走去看看的。」

他眞的走到雜物室看看，開鎖又開門，走了進去，打開窗子，讓陽光投射入內，他盡量尋找，竟然沒有看見那個放置白骨的玻璃盅！

他有點慌張，關了窗，又再關上房門，然後走回寢室。他把剛才發生的情況對茜娜說知，還用相當沉重的口吻說：「茜娜，那塊白骨眞的失了踪！」

茜娜已經起床，聽了這句話，嫣然一笑說：「眞的？你可否帶我去看看呢？」

「當然可以，最好馬上去看！」薩頓爵士說。

眞是奇怪！前後相差沒有半點鐘，薩頓爵士把她帶到雜物室，開門看看，很快就發覺罩住白骨的玻璃盅好好的放置在長枱上面，更奇的是器物全都依然原狀放置，書籍也沒有翻開，同時沒有絲毫風聲。

那些情況反映出他說的話並不可靠，他無話可說，默然走開。

在第三日的晚上，他偶然拜訪一個很熟識埃及各種情形的朋友，暢談此事，那個朋友突然臉色泛白，有點慌張說：「掘墓的人不敢把墓中的器物帶走，何況是由死人身上拆一塊骨頭？看來你的太太必然是中了邪，亦可以說是鬼上身，如果你不能够說服她，叫她再去埃及的首都開羅，找着那個古墓，把白骨送回原處，相信府上不斷的鬧鬼，還有更可怕的事情發生亦未可定！」

薩頓爵士說：「我豈非迷信的人，永不相信死了二千五百多年的艷姬，她的鬼魂會依附在我太太的身上！」

又有一天，薩頓爵士夜間返家，看見他居住的房屋有幾個窗子變成紅色，另外一些打開了的玻璃窗不停的冒烟，他大吃一驚，趕快通知消防局，叫人救火，消防隊員如臨大敵的駕車到那間屋去，駛近了些，各人異口同聲的說：「爵爺，屋裏沒有冒烟，也沒有火！」

他知道了自己再度被人愚弄，只好賠笑說了一句：「辛苦你們了，可能是我看錯！」

送走了消防局的消防員，他悶悶不樂，一個人走進屋裏，問問女傭，知道茜娜酣睡未醒，他坐下來默默的思索。

有一個疑問在他腦中風翻雲湧，近來怪事多次發生，難道世界上眞的有一種奇異的力量，無法解釋，那種力量偏偏在特殊的人物身上發生？

最後，他想起了那個朋友說的「鬼上身」，不覺長嘆一聲。

他走投無路，逼於向敎會投訴，叫做「巴明神父」的一個人，法力無邊，負責替他驅魔，叫他召集十多個親友坐在大客廳裏面，看他施展法力，誦讀聖經，再把雜物室的門打開，連同玻璃盅以及白骨一起拿出來，投入一爐燒紅的炭上面，另外洒下一些「聖水」。

各人都聽到「吱吱」之聲响，毛骨悚然！

有人認爲那種奇怪聲响只是烈焰燒爆了玻璃盅發生的，與白骨無關，不管他們怎樣想，眞眞正正受到影响的人，就是茜娜！

她本來是躺在寢室休息的，沒有人通知她，根本上她就不知道火燒白骨這麼一回事，到了玻璃盅碎裂，白骨燒到變成炭屑的時候，各人聽到吱吱之聲的一瞬，她忽然大聲喊叫，好像被烈焰焚燒那麼痛苦，由床上一躍而起，走到窗口，又再爬到窗格上面，繼續聲聲呼叫，恍如受傷的野獸。

那種聲響傳入大客廳，各人聞聲走出去看，首先發覺嬌妻站在玻璃窗格的一個人就是薩頓爵士，他嚇到心胆俱裂，疾走過去，大聲呼喚，叫她不要跳下來。

其餘的人也走過去看，欣賞火燒艷骨的客人都走到窗子下面，他們都嚇呆了。

茜娜看見人齊，然後很淒厲的狂叫一聲，向下飛躍，薩頓爵士想接住她，那裏辦得到？她很沉重的跌在地上，雖然她只是從二樓跳下去，撞破了後腦，很快就氣若游絲，死在醫院之內。

薩頓爵士傷心欲絕，一年後，他也病逝，伊凡沒有死，長成後，遠遠的離開倫敦，以後沒有人聽到他的消息，本來是薩頓爵士的住宅，就此變成了鬼屋，給後人憑弔。

（完）

科技武器

威脅全世界的袖珍氫彈

・希雲・

最近幾個月來，美國總統列根，擺出另外一種姿勢，正如俗語講的「扮嘢」，即係話他裝模作樣，含有恐嚇的意味，到處表現美國掌握超級武器的威力，借此鞏固政權，兼且向蘇聯有所表示。

各方面都注意到這一點，美國一邊跟中共三番四覆談及售賣超級武器的條件，另一方面，却又將同類的超級武器賣給台灣，因此，引致中共大感不滿，發出强硬抗議，此外，美國前後賣給以色列許多十分犀利的武器，包括超級的最新型戰鬥機，使以色列向中東石油產國伊拉克原子反應爐襲擊，引起巨大爆炸，事後伊拉克認爲以色列這種舉動顯然受到美國煽動，美國亦公開表示，伊拉克並非核子國家，不應該企圖自製氫彈或原子彈，由於全世界攻擊美國這種態度，於是美國打算第二批運去以色列的犀利武器，包括超速噴射機，長程轟炸機，越州飛彈以及噴火坦克等武器，未曾運去，總算暫時令到中東的局勢稍爲穩定。

上述各種巳經發生的事情，反映出美國到處表示强硬態度，不惜一戰，如此作風，最大的目的就是想壓抑石油產國不要繼續將石油的價格提高，另一方面，等於向蘇聯擺姿勢，表示必要時可以將盟國動員向蘇聯展開一場大戰，無論如何，美國不肯屈服於任何惡勢力之下。

今年七月九日，美國的最高級核子研究專家奧利華博士，向全世界提出一項十分嚴重的警告，並且指責美國這種作風，認爲過份誇耀武力，可能引起毀滅性的危機。

他在一項十分重要的演說中稱述：「不管美國擁有若干原子彈，氫彈，另有越州飛彈，萬一戰爭爆發，有一個氫彈投在芝加哥那麼繁盛的大都市，就會在五分鐘之內毀滅一百五十萬人，這種情況比較美國將原子彈投在廣島上所發生的嚴重損害更加犀利，而且那些人死得更快，值得重視的是這一點，任何一個地方受到氫彈襲擊時，並非死了當地的人就算數，輻射綫

會發生擴散作用，隣近地區的居民或者牛馬雞鴨之類的生物，同時受到輻射綫的感染，短期內便即喪生，除非有足够的藥物急救，這是可以想像到的，五分鐘死了一百五十萬人，如何能够有足够的人力以及藥物搶救另外一些死亡邊緣的人呢？故此，當時沒有喪命的人，遲早也是難逃一死的。

「除此之外，還有一件事情也十分重要，一百五十萬人喪生，等於有百多萬的屍體，沒有人替他們葬殮，甚至無法焚燒得那麼快，屍體很快就會腐爛，發生瘟疫，跟隨空氣飄蕩，能够使芝加哥附近的幾個大州發生極嚴重的損害，又因芝加哥係美國肉類食品供應的中心，它突然炸毀，將使美國十七個大州無法得到足够的肉類蔬菜，就算仍有一部份供應，他們亦不敢食，由於那些東西巳經染了相當厲害的輻射綫，吃了便會喪命，換言之，美國無法忍受現代化的戰爭。不過，蘇聯亦不敢輕舉妄動，假如莫斯科的上空投下一枚同樣犀利的氫彈，蘇聯人所發生的慘劇，有如芝加哥受到襲擊發生的地獄景象完全相同，美國現時爲了使他們有足够的核子武器，隨時出擊，巳經把西南幾個大峽谷一部份低層的巨大洞穴變成秘密武器貯蓄倉庫，一旦戰事爆發，在十分鐘之內，便即起飛，到時蘇聯境內，將有五十個大城小鎭同時受到飛彈的襲擊，其中有一部份飛彈必然携帶氫彈在內，一句話說，美國蘇聯眞的開戰，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兩個國家同時都會毀滅。

「從科學上研究，如果把五十九個氫彈，每隔若干距離，同時爆炸的話，環繞整個地球，便可在三十分鐘之內使地球上面看得見的動物全部死光，包括昆虫在內，現時照氫彈國家自己稱述，各國巳經製成的氫彈，總數係三百六十九個，萬一爆發了戰爭，不堪設想，那些氫彈國家，包括美國、蘇聯、英國、法國，以及中共在內。」

奧利華博士所說的話令到全世界震驚，列根總統大感不滿，但是却無可奈何，因爲他並非國防部裏面的人，有權站在學者的立場提出警告，可是，這一項警告遠比不上另外一項叫做『神秘客的警告』那麼嚴重，因爲上述的警告只係通知所有氫彈國家不要輕舉妄動，沒有談及實際的行動，至於神秘客的警告，却清清楚楚的指出現時巳經有些國家係開始製造小型的氫彈，並且有過爆炸紀錄，更可怖的就是這個國家居然有胆將製成的袖珍氫彈向那些沒法自己製造核子武器的國家兜售，希望賺大錢。

神秘客的警告是一種密電碼，透過强烈的電波，突然向世界七大電台提出這個問題，而且有事實證明，他首先指出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點鐘，蘇聯以及美國的人造衛星同時收到强烈的核彈爆炸，可是，那天沒有一個地方在事前提出核彈爆炸的試驗，顯然這種試驗係在非常愼密的狀態之下進行的，經過深入調查，才知道這一枚氫彈係從一艘貨船上面發射出來的，顯然係試驗性質，至於那一艘貨船，係屬於非洲新興的國家安哥拉所有。

這一條綫索伸展得非常之遠，安哥拉係從南非洲分化出來的獨立國家，由於它有金礦以及鐵礦，又有其他礦產，售賣之後能够賺錢，故此有足够的經費去買一些特殊的秘密武器，它首先購買的東西並非爆炸氫彈試驗品，而是一種最新型的炮彈，那種炮彈比較現時射程最長的炮彈還要長半里，爆炸力極强，形狀細小，可以安置於坦克車上面，安哥拉如此落後的一個黑人國家，絕對無法製造這種炮彈，蘇聯或美國十分堅決的表示，他們沒有把這一類炮彈送給該國，或者賣給該國。

照這樣看，的確另有一組非常傑出的國際人士想借安哥拉征服全世界，於是由國際的國防部以及特務組織，另加秘密武器專家，集合二十三個人的力量，終於揭發了這一項陰謀，係由荷蘭的一個炮彈、飛彈兼太空火箭的三重身份專家雷米波博士指導，然後進行。

雷米波博士並非別人，他正是現時能够射到一英里半那樣長的射程的超級穿甲炮彈專家，不過，他非常堅決的否認，沒有替任何一個國家製造更犀利的武器，經過八個月的跟踪，以及展開巨大的包圍，步步爲營，終於找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此人就是比利時的軍火製造專家沙倫巴樂。

沙倫巴樂這傢伙從法國那邊購買超級的火藥，又從美國訂購一批穿甲炮彈的彈殼，分別運送到以色列，那一艘運輸船還沒有抵達以色列之前，巳經在海上沉沒，顯然那一批貨巳經在海上用其他方法運到安哥拉，他們會得懷疑安哥拉，那是有根據的，根本上安哥拉的國防部長三次到巴黎簽署一項活動，組織一間出入口貿易公司，出手極高，將五億美元去訂購各種貨物，那些貨物看來十分平常，包括棉花食物，以及醫藥用品，實際上所有名稱俱是僞造的，各種東西就係代表炮彈的火藥，彈藥，以及其他必須的礦質。

神秘客最後指出這一點，安哥拉不單是將核子武器放在貨船上面射出，作爲試驗品，更重要的就是它借此表現它巳經可以製造袖珍型的氫彈，而且開列價錢，可以賣給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希望賺大錢，假如阿拉伯，印度，巴基斯坦，或者正在中東交戰的其他細小國家，由於他們買了石油賺大錢，可以分別購買安哥拉所賣出的袖珍型氫彈，一旦大戰爆發，各有各射出能够毀滅整個大都市的氫彈，那就非常危險，直到現時，沒有人斗胆潛入安哥拉摧毀各種氫彈製造的危險設備，安哥拉繼續售賣那些最新型的秘密武器，效果如何呢？不堪設想。（完）

太空爭霸戰故事之十五

天火焚城

羅唐納・文

美國在一九七五年發射的陽光電力吸收器，突然爆炸，險些發生大災難。

陽光電池突然爆炸

唐龍在非洲核心剛果附近的地獄門大峽谷，破獲了「吸血魔爪」這個邪惡集團之後，回到美國死亡谷的太空署秘密基地，雷加拉博士給他兩週假期，他跟羅美莎同在一起生活，十分高興。

一週的假期還沒有渡過，雷加拉博士忽又召見他，在密室交談，說：「唐龍，最近發生過兩宗奇事，令到一般研究太空或者研究秘密武器的人感到十分驚奇，你有沒有注意到？」

唐龍苦笑一下，說：「如果我仍然留在加州，相信我會留心各處電訊，可惜得很，我跟羅美莎到歐洲暢遊，沒有時間去閱讀報紙，故此不知道你說的驚人事件是些什麼，如果你有什麼差遣，不妨說出來。」

雷加拉博士說：「暫時我仍然沒有決定要不要派你再到非洲去，還是先行談談關於這兩種驚人事件吧，它沒有刋登在報紙上面，即使你天天閱讀報紙，你仍是不會知情的。第一種驚人事件就是由美國放到地球之外的陽光電池突然爆炸，因爲它在太空發生，對地球上面任何一個地區都沒有影响，故此各國的國防部負責人沒有注意它，只是美國太空署對它加倍重視而已，另外一種驚人事件就是高空出現新的飛行物體，能夠噴火，不管它是地球上面的科學家製造出來，抑或是由太空飛入，總是不妙的，我認爲這兩種驚人事件可能有些微妙關連。坦白說，我很想派你到非洲實地調查，但卻不知道叫你從甚麼地方着手，故此我沒法決定取捨。」

唐龍說：「爲甚麼你叫我到非洲去呢？」

雷加拉博士說：「因爲那種會噴火的飛行怪物在非洲上空出現。」

「它有沒有傷害甚麼人呢？」

雷加拉博士說：「它當然是傷害過一些人的，倘非如此，那就不會使我們發生憂慮了，照情形看，它只是試驗性質，如果它大發神威，極有可能把一座城毀滅，說到這裏，我應該特別提醒你一句，上次你到非洲調查，擊敗了吸血魔爪的主持人加寧威博士，仍然未能得到澈底的勝利，因爲你沒有抓住製造吸血魔爪的科學家，此外，你還沒有把它多次吸血的血庫找出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既然那一種噴火怪物在非洲上空出現，當然要到非洲查探了。」

唐龍說：「恕我多問一句，以前我們在西德上空看到的一種飛行怪物，形如甲虫，叫做藍甲虫十七號，現時你說的飛行怪物，也會噴火，是否另外一種形式的藍甲虫呢？」

「不，它的威力比較藍甲虫厲害得多，體型也比較巨大，藍甲虫絕對不是它的對手。」

唐龍再問：「它會不會是蘇聯科學家製造出來的秘密武器呢？」

「大概它不是蘇聯科學家製造的，假如它眞的是俄國秘密武器，不必拿到非洲那麼遠的地方發射，此外，還要考慮人體適應環境的力量，蘇聯那邊氣溫十分寒冷，非洲的氣溫炎熱，除非萬不得已，俄國人決不會冒險搬到沙漠區過活。」

唐龍聽了，說：「博士，你說得對，我也是這樣想。現時你還沒有決定要不要派我去非洲，我已經結束假期的生活了，住在原來的地方，有何吩咐，請你派人到玫瑰園通知一聲，三更半夜也可以打電話來的。」

說完，兩人分了手。

三日後，唐龍接獲一個電話，雷加拉博士叫他準備動身，先到南非的鑽石城，找着當地巨富愛恩坦博士查問關於鑽石城以外各處有沒有被「天火」焚燒，最好留在該處遊玩，等候進一步的指示。

唐龍說：「在我沒有動身之前，我想知道一些關於陽光電池爆炸的意外事件，你憑甚麼指證它只是被人破壞，並非自行爆炸呢？」

雷加拉博士說：「陽光電池只是一個蓄電池，吸收陽光，把它貯蓄起來，作爲電力供應之用，一直都有人進行各種試驗，直到去年七月，然後有一個科學家叫做達利博士的人，試驗成功，透過國防部批准，由他監製，製成一個只有三百噸重的陽光電池，由火箭把它帶到距離地面十一哩半的高空放下來，它就可以跟隨地球一起轉動，不斷的吸收陽光，化而爲電，我們預算每隔三年派出太空船到那一處最爲貼近地球邊緣的太空，把它取回來，它的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現時只是十月，它升空不過一年多些，所貯的電力有限，決不會因爲電力負荷過重而爆炸，它本身不必使用任何一種力量推進，不過由地球帶着它走動，故此它毫無理由爆炸，除非有人破壞。」

唐龍插入一句：「如果蘇聯派出飛行物體，向它撞擊，它會不會因此爆炸呢？」

雷加拉博士說：「它當然會因此爆炸，問題在這裏，它已經貯了一年過外的電，很有價值，倘若蘇聯科學家眞的派出飛行物體去到它在太空飄浮的一處，根本上他們可以把它身上所有的蓄電池帶走，甚至可以把整個陽光電力吸收器帶走，何必把它炸毀？由此推想到它並非毀於太空特務之手。」

唐龍想了想，說：「我還有一種幻想，如果太空某一個星體爆炸，有許

多隕石滾滾而來的飛入地球，它會不會撞毀你說的陽光電池呢？」

「不會，因為那個電池十分敏感，只要有一件物體向它急速移動，它自己會閃避，別說隕石沒法撞毀它，即使是火箭向它發射也沒法擊中它。」

唐龍說：「可是，它在毫無破壞痕跡之下，突然爆炸了，那種破壞的方法可能是超越我們想像力之外，你可否給我一個指示呢？」

雷加拉博士說：「假如有一件飛行物體能够施放電磁，先用電磁的力量把它罩住，使它沒法逃走，又再把它拉近，噴火燃燒，火力猛烈，一下子就把它貯藏起來的電源燒起來，於是發生爆炸，使它粉碎。照我們的估計，那種爆炸力達到一個原子彈那麼厲害，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如果有一個好像投在日本廣島上空那麼犀利的原子彈，在一個僅有三百噸重的陽光電池上面爆炸，當然一切炸到粉碎。」

唐龍說：「因此你們就加倍注意任何一種會噴火的飛行物體了，是嗎？」

「可以這樣說。」雷加拉博士很冷靜的說。

唐龍再到非洲調查

唐龍感到這種意外事件不易查出眞相，為了使他對它有更為深入的瞭解，以便查探，他試把話題落在噴火飛行物體的身上，說：「博士，你告訴我在太空秘密武器研究體系之內，出現兩宗意外事件，其中有一件事情像陽光電池爆炸，另外一宗奇事係空中出現飛行物體，它會噴火，你怎樣知道有這麼回事呢？究竟是接獲了甚麼的報告呢？抑或它只是忖測之辭呢？」

雷加拉博士很鄭重的說。「確有其事，並非單獨從某一方面的報告證實它，而是從三方面的報告證實，最堅強有力的一種證據就是建立在蘇丹境內的一個秘密基地的飛行軌迹追踪器有特殊形象，顯示一種奇怪的飛行物正在向南移動，隨後聽到爆炸聲，那一帶的樹木房屋全部着火焚燒，只有從空中噴射出來的火光然後使樹頂先行燃燒。那一場大火被救熄的時候，有些大樹只是樹頂被焚，樹腳仍然屹立。」

唐龍說：「我希望對這一件飛行怪物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概念，如果你同意，我很想知道當時在空中噴火的物體是甚麼形狀。」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那些概念是不完整的，越是多看，你越加覺得困惑，不過，我仍是很高興的讓你看看它。此外，我還想把最機密的一件事情告訴你，它可以說是你此行最重要的一個任務，你聽準了，你就快去非洲蘇丹境內搜索的目標是一個機械人，可以說它是一個受了傷的機械人。」

唐龍問：「你說的是機械人嗎？它是否留在陽光電池之內？」

「是的，你相當聰明！這個機械人是特製的，它能够在陽光電池爆炸之前跳降落傘，從十一哩半的高空降落，它顯然是受了傷了，假如它沒有受傷，一定向我們用密電碼報告。」

「眞是有趣！」唐龍說。

「這個機械人雖然用鉛質的輕金屬製造出來，却是不尋常的，因為，它有許多精密的儀器，可以反映出它的活動力特別强，遠遠的勝過人類，假如有一個人留在陽光電力吸收器之內，發覺有一條火焰向他噴射，無論如何逃不了，它却不然，它可以在火光閃進眼簾之際，即時以千份之一秒的那麼快速動作，按一按掣，它就會連同座椅彈出來，至於那張椅，立刻變成降落傘，使它由高空降落不會被氧氣變成烈火毀滅，也不會着陸速度太快，以致崩爛，論理它應該向我們發出報告的，它沒有這樣做，可能受了傷，找到了它，你就會在他腹部收藏的文件中找到當時陽光電池爆炸的資料。」

說到這裏，雷加拉博士偶然停頓，唐龍向他望了一眼，說：「博士，雖然我對機械人所獲得的資料不多，這方面的知識也很貧乏，我仍可以憑着常情常理推測得到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情，機械人沒有墮地之後拍電報告，可能是他連同降落傘跌入海洋或者大湖之內，那就有心無力了。」

雷加拉博士向他打量一眼，說：「唐龍，你的判斷力眞是高强，可喜可賀，你在今晚午夜出動，乘搭航機到南非鑽石城降落，只是一個人去，記得這一點，你跟愛恩坦先生會面，不管談些甚麼，切勿洩漏機械人的秘密，我們從人造衞星的指示器獲悉，它必然是跌落在蘇丹境內，正如你所說，它十居其九是跌在水中，只要那一處的水浸過它的頭部，它已經無法動彈，更不能够拍發電報，你到了蘇丹，應該加倍注意有水的地方，包括大湖以及細小的河。你找到機械人身上的文件，立刻把它帶回來。」

最後，雷加拉博士用十分鄭重的口吻對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想盡辦法使以色列復國，打算在該地建立有防衞性的空軍基地，預防蘇聯在中東發動戰爭，因此之故，愛恩坦這個相當年輕已經是巨富的朋友，肯傾全力協助我們幹任何一種艱險的工作，不過，他這樣做純然是為了以色列着想，認為幫助美國的友人等於幫助祖國，他並非美國特務，萬一你進行的任務對美國有利而對以色列有害，他就不會幫助你，甚至掉轉矛頭刺向你的身上，這一點十分重要，你必須把它記在心上。」

唐龍很恭敬的說：「我永遠會把它記在心。」

雷神古廟鶴頂紅法師

唐龍在那天的晚上留在太空署，翻閱所有跟陽光電池爆炸以及跟飛行怪物噴火有關的資料，直到午夜，然後搭航機到南美的鑽石城，拜訪愛恩坦先生。

因為他啓程之前已經由雷加拉博士通知對方，故此他走出機場，已經看見一輛豪華的汽車，車廂裏面坐着的人正是「愛恩坦」。

不消說，唐龍自然是受到熱誠欵待的，吃吃喝喝，俱是一流的酒肉，三餐之外，還有小食，另外，有靚女陪伴他到夜總會欣賞各種精彩表演以及連場艷舞，在他這方面說，相當有趣，可是，想到雷加拉

博士交給他的任務，却又坐立不安。

愛恩坦雖然是豪富階層相當年輕的一個，也有四十歲，他一向在商場上相當活躍，閱歷較深，有一晚，凌晨一時，兩人在鑽石公司裏面喝酒，愛恩坦緩緩地說：「唐先生，雖然雷加拉博士在長途電話對我說知，你此行只是渡假性質，如果你有甚麼事情需要我帮忙，叫我傾全力相助，我感覺有時你在歡場裏面吃喝喝，忽然之間，愁容滿臉，料想你定有些心事，可否坦然相告呢？」

唐龍認為時機已到，說：「我眞的有點心事，難對人言，既然你問我，我不想隱瞞，我此行雖然是渡假性質，却帶有多少任務，希望證實噴火的飛行怪物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愛恩坦說：「唐龍，你是否打算單人匹馬向它挑戰呢？」

唐龍毅然說：「如果有機可乘，我眞眞正正有勇氣向它挑戰，雖然它可以在空中飛行，並且有一件秘密武器可以噴火，絕對不能够永遠在空中飛行的，只要它停在地面，我走近了它，抛一個手榴彈過去，它就完了，問題只是這一點，我不知道它停在甚麼地方。」

愛恩坦說：「唐先生，如果你只是想知道它停在甚麼地方，或者我有辦法相助，不過，我把它說出來，不管你相信與否，請勿見笑，說我迷信。」

唐龍說：「非洲根本就是一處很神秘的地方，我怎會不相信那些神奇的力量？我十分焦急，請快些把這種秘密賜告。」

愛恩坦博士說：「唐先生，我想把你帶到蘇丹境內的夜半城逛逛，那邊有一條捷徑可以進入雷神古廟，神廟之內有一個法師叫做鶴頂紅，因為他的頭上只有很少的頭髮，兼且在禿頂的一部份有些紅色的痣，故此他有這個綽號，你可以跪在他的脚下，說出你的要求，相信他有本領使你得到你想要的東西，照例到那種地方要奉獻一些財物，我懂得他最喜歡的是什麼，給他幾枚貓眼石，你就可以如願以償，如果你願意去，明晚你就動身，我有人帶你到那邊去。」

唐龍笑了笑，說道：「雖然我不相信邪教，但我却相信非洲有些法師具有超人的力量，希望你明天晚上派人帶我去見見他。」

愛恩坦說：「我們現時住在南非，想到蘇丹去，先要依照正式手續，領入境護照，然後搭航機到蘇丹機場，落機後，我的鑽石公司自然有人派車迎接你到一個地方休息，它只是一個開端，再下去，才是眞正的冒險途徑，我有一個黑女郎叫做巴提亞，她會指導你一切，她說什麼你都要照做，萬無一失。」

唐龍先行向他道謝，然後由他把黑女郎巴提亞介紹給唐龍認識，不必細表不久之後，唐龍就給巴提亞帶到蘇丹的一座細城，找一間中型的酒店住宿，他們二人是分房歇宿的，沒有絲毫的情與慾。

巴提亞一向是南非愛恩坦鑽石公司的公關主任之一，那邊有七個人負責公關事務，她是其中之一，因為她對蘇丹境內的居民生活方式比較熟悉，並且知道怎樣去夜半城，故此愛恩坦派她作伴。

兩人很順利的抵達勞克哥爾城，在一間酒店住宿，表面看來，沒有甚麼異乎尋常的跡象，她問唐龍對那座城有什麼感覺，唐龍說：「我覺得它跟剛果城沒有甚麼分別。」

她笑了笑，說：「哥爾城係非洲正統派人士居留的最後一座城市，再往西走，便是荒涼的太古岩層，那邊並非大峽谷，而是一條乾涸的河床，在比較闊大的河床之內，有時聚集一千幾百人，斟生意，買賣黑市貨物，吃吃喝喝，恍如一個大城，不過，那些人只是在夜半到凌晨三時聚在一起，天亮之前散去，故此稱做夜半城，由於那種地方沒有法律，崇拜暴力，另有一部份人係邪教份子，隨時發生流血慘劇，所以只是邪路上的人馬喜歡到那種地方走動。」

唐龍說：「我一向以為男人應該保護女人，現時我的主意改變了，到了夜半城，恐怕我需要女人保護。」

這句話含有少許諷刺意味，可是，她聽了絕不介意，說：「唐先生，你說得對，不過，有本領保護你的女人不是我，她是黑虎波烈芝，她的身型美極了，看來是女神，實際上却是一頭猛虎，希望你會使她發生好感。」

唐龍聽了，一笑置之。

第二天的晚上，他們二人乘坐兩頭白色的騾馬，前往夜半城，由哥爾城出發，下午已經要動身，照行程估計，一定要走了百哩的路才抵達夜半城，故此需要騾子，那些騾子在天亮之後把他倆帶回去，因此之故，即使進入那一座城，仍然需要有人照料騾子，這一切麻煩的手續，巴提亞都辦到了，抵達那一座沒有城牆的城，剛巧是夜間十一點半，距離午夜只有一綫。

唐龍的體力雖然堅强，走了那麼多路，即使他坐在騾子上面趕路，仍然有些疲倦，巴提亞却毫無倦容，唐龍由衷的佩服。她把唐龍帶入一個十分闊大却不很高的阿拉伯營幕之內，打個招呼，有人送上酒和肉，另有很香的羊乳。

那個營幕中間是空的，客人全都坐在長椅上面，那些長椅靠近帳幕放置，看來有如入座欣賞表演，唐龍問問她，巴提亞點了點頭，說：「不久就有精彩的節目表演了，玩魔術的，玩雜技的，跳艷舞的，各有各的一套，說來相當奇怪，走進來欣賞各種表演，吃吃喝喝全部免費。」

「那些開銷是誰負責出錢招待？」

「這是族長雷神奧廸付出全部開銷，我險些忘記告訴你了，我說過的黑虎波烈芝，她就是雷神的女兒，有時她會向一個陌生人開玩笑，請你不要跟她計較。」

唐龍聽了，說道：「巴提亞，別忘記，我們此行只是盼望有人引路，看看法師鶴頂紅。」

「是的，我知道。」巴提亞懶洋洋的說。

鼓聲四起，突然停止，有一個女人以半裸的姿態出現，三幾步就跳到營帳中心，她的姿勢極端誘惑，巴提亞在旁邊低聲說：「唐先生，她就是黑虎！」

她實在太美了，唐龍似乎一下子就給她迷住，目不轉睛的看，有時她跳到唐龍的臉前，嫣然一笑，唐龍受寵若驚，不過

，她嬌笑實在是不妙的，短短的一瞬，忽又發生惡劣變化，突然有一個特別高大的阿拉伯人走過來，站在唐龍眼前，握拳怒目而視，口裏還說幾句阿拉伯的話，唐龍雖然聽不懂，也知道這傢伙罵他，向巴提望了一眼，那種目光含有詢問的意思，巴提亞一看就懂，說：「這傢伙是向你挑戰。」

唐龍愕然，問：「我跟他毫無仇恨，幹甚麼向我挑戰？」

巴提亞說道：「他自稱是雷神族第一個勇士，叫做阿茅，他認為你沒有資格向雷神族最美的女人打眼色，故此他希望你接戰。」

唐龍勃然大怒，說：「巴提亞，你替我通話，對他說知，我碰也沒有碰到那個跳舞的美女，談不上友情或打眼色，如果他仍想挑戰，任由他怎樣進攻，我一定奉陪，死了也不會埋怨他。」

出乎意外的阿茅聽了臉有喜色，點頭說：「你眞有勇氣，我跟你沒有仇恨，我之所以向你挑戰，只是想找一個人表現我的武功卓絕，我們徒手作戰好了，我使用阿拉伯摔角方式把你整個抛起來，我不會殺你的，請你放心。」

這番話由巴提亞的口中轉達，唐龍知道這一戰是無可避免的了！先行對她說知，他決不會打輸，然後叫她向對方說知，他想用中國功夫跟阿拉伯摔角對抗，公開表演。

阿茅更加高興，揮手打個招呼，黑虎波烈芝不再跳舞了，急急腳的走開，使帳幕中間騰空，變成戰場。

所有人都沒有做聲，顯然他們都想看看這一場精彩的龍虎鬥。

阿茅先走到已經留空的一處，雙手拱拳，轉了一個圈，向各人打個招呼，昂然站着，等候唐龍站起來。

唐龍緩緩的站起，叫巴提亞代他轉達，他懂得中國功夫，擅長用腳，那些腳法比較刀子更加凌厲，他身上沒有刀，有的只是一雙腳，希望阿茅允許他用腳，他也允許阿茅出刀，因為中國功夫有空手奪白刃這一招。

阿茅叫她轉達：「我十分同意這樣做，當心我的刀！」

唐龍三番四覆接受挑戰

唐龍身經百戰，沒有絲毫懼色，剛才他走入營幕的時候有些疲倦，坐下休息，吃了幾塊肉，還喝了一杯酒，體力旺盛，倦意全消，故此他也很高興的參加這一場戰鬥。

他緩步走向阿茅的面前，說：「我隨時應戰，出招吧！」

跟着他打了一個手勢。

阿茅雖然聽不懂他所說的話，可是，他做出來的手勢却是看得懂的，大喝一聲，疾撲過去，一雙手伸出，好像農夫捉雞，打算把唐龍抓住就拋，唐龍怎會站着任由對方抓他拋起來呢？眼見對方的一雙手剛剛伸到眼前來，才退後一步，使對方落空。跟着閃側，如是者連續發生多次，阿茅總是沒法抓住他，突然改變作風，節節迫近他，改用鐵拳出擊，唐龍正是想他作出這種改變的，看準了突然側身踢出一腳來。

他踢出的一腳只是誘敵，雙方剛剛伸手擋格，他就收回那一腳，身形一變，踢出一招烏龍擺尾。

這一腳踢中了阿茅左脇，照唐龍的估計，阿茅受擊應該倒下來，想不到那個雷神族武士不過身形一幌，便又站定。

唐龍的腳法已經展開，索性把一雙腳好像風車似的轉動，步法如輪，繞着阿茅踢完又踢，在短短的五分鐘之內，阿茅最低限度吃了七腳，奇怪的是他完全沒有受傷。

唐龍一直輕視他，直到那一瞬，才感到蠻族武士捱打的本領十分出色，想擊倒阿茅，迫於施展更加毒辣的絕招，主意打定，他就向阿茅展開另外一種攻勢，放棄了用腳，改用手刀進攻。

阿茅正叫是希望對方用拳出擊，喜出望外，怎料唐龍的功夫遠遠的凌駕他不知多少倍，纏住搏鬥，他仍是沒法佔上風，突然眼睛一花，唐龍已經繞道走到他的背後，雙拳齊出，向他的左右兩邊耳朵使勁拍下去。

這一招叫做鐘鼓齊鳴，阿茅再硬也受不了，站着不動，一雙腳發軟，很快就像燒熔了的蠟燭，緩緩的倒下來。

唐龍以為他沒有力量再戰，不再備戰，把視綫投在巴提亞的身上，又再繞過巴提亞，投在黑虎波烈芝的身上，因此之故，他更加分心，無意中轉過了軀體，背部朝着阿茅，阿茅掙扎着站起來，突然搶攻，他茫無所知，直到阿茅已經亮刀，猝然出擊，他才感覺得到，迫於向前倒地一滾，然後飛出一條腿來。

他踢出去的一腳，是在極度劣勢之下仰踢的，儘管他踢得快如閃電，由於他已經倒下，根本上沒法看到阿茅如何出擊，只是感到背後一陣刀風就倒地打滾，故此他這一腳十分冒險，果然不出所料，阿茅發覺對方好像背後添了一雙眼睛似的，倒地仍然可以踢出一條腿來，乘機一刀斬下，他不知道中國功夫的神奇，踢出一腳之後，不過收回少許，立即可以再踢，有如在小腿上面裝了彈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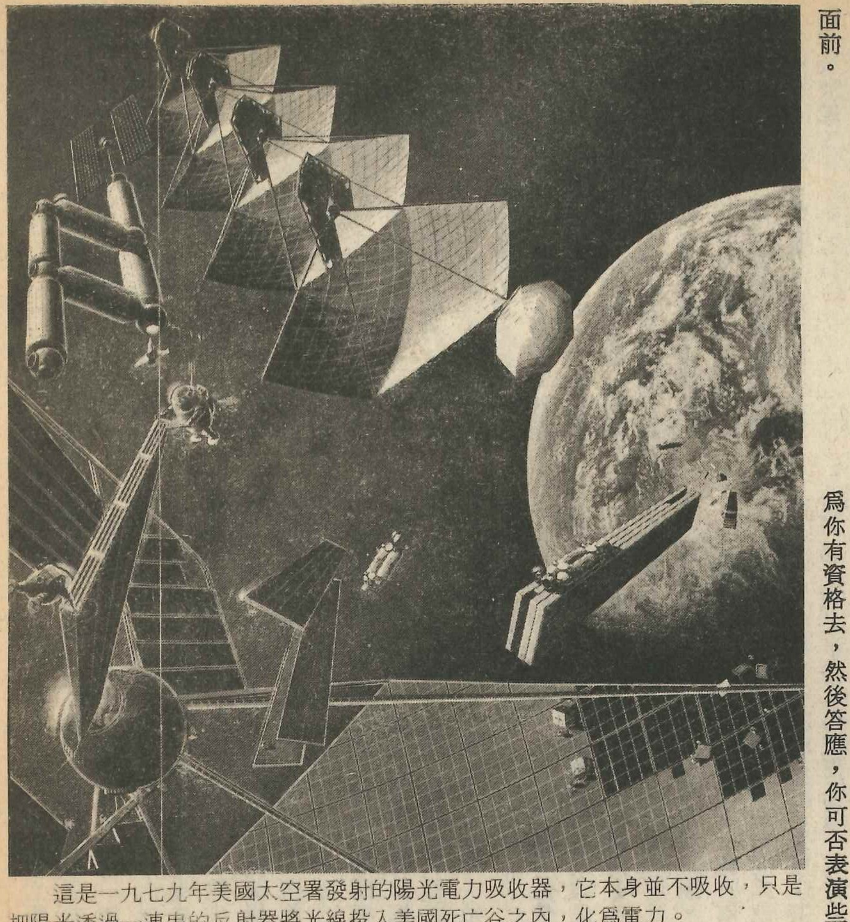
唐龍連續翻腳踢了三次，第三腳，十分幸運，一腳踢中對方的手腕，刀子也踢飛，他哈哈大笑。

兩個人的武功已經分了高下，唐龍不想欺人太甚，不再纏住他苦鬥了，緩步走向巴提亞的身邊。

黑虎波烈芝忽然走近，說了幾句，巴提亞替他解釋，他才知道兩人搏鬥之際，巴提亞已經把他想見雷神的願望說出來，黑虎波烈芝答應了他，假如他戰勝，立刻把他帶去父親的營地，故此她講幾句話表示她實踐她說過的諾言。

唐龍聽了，喜出望外，頻頻道謝。

眼前的形勢十分微妙，唐龍想見法師鶴頂紅，先要透過酋長雷神，他雖然闖過這一關，擊倒阿茅，博得整個營幕的掌聲，那是沒用的，黑虎把他帶到雷神酋長的面前，可能有另外一些變化，甚至酋長肯派人把他帶到荒山古廟，他是否有機會看見法師鶴頂紅，仍是茫無頭緒，故此他只是抱着隨機應變的心理去應付當前的局勢



這是一九七九年美國太空署發射的陽光電力吸收器，它本身並不吸收，只是把陽光透過一連串的反射器將光線投入美國死亡谷之內，化爲電力。

而已，他一邊走一邊想，心情迷惘，突然發覺前面燈光明亮，已經走到另外一個營幕之前。

黑虎波烈芝先走進去，跟着叫他們二人走進去，巴提亞一路上沒有做聲，走了進去，她也沒有做聲，唐龍必須她做通譯的工作，故此他緊緊的跟在她身邊。

唐龍跟巴提亞兩人走進營幕之後，迎面看見兩個腰間帶刀的武士，向他打個招呼，便即引路，把他們二人帶到老酋長的面前。

雷神酋長原來是這樣蒼老的，實在出乎意料，不過，他仍是一個很有權力的人，他向唐龍打量了一眼，說：「唐先生，希望你懂得講英語，我們用英語交談好了，我雖然老，仍是一族之主，你想到荒山的雷神古廟，叩見法師鶴頂紅！我願意協助你一臂之力，不過，那邊的山勢異常奇妙，外來的人恐怕沒法攀登，此外，又因山上有幾千隻狒狒，更難飛越，你想到山上去，先要表演一些武功給我看看，我認為你有資格去，然後答應，你可否表演些武功給我欣賞呢？」

唐龍說：「我願意照你吩咐去做。」

雷神酋長聽了，欣然點頭，轉過半邊臉孔，向身邊的武士講了幾句，很快就有十二個人合力把一塊沉重的石頭抬出來，放在座前。

雷神酋長用英語對唐龍說：「唐先生，你可以看到這一塊巨大的岩石，要十多人才可以把它抬出來，這種石堅實無比，滑不留手，雖然它只有二十呎高！却是弓形的，不容易由下邊爬上去，我們還把香油抹在弓形的岩石上面，它更加滑，完全沒有地方用手去抓，如果你沒有把握攀登，就不必到雷神古廟了，倒不如留在這裏做我的嘉賓，請你回答我，你是否願意試一試呢？」

唐龍臉露微笑，說道：「我很想試一試。」

雷神酋長叫所有武士退下，打個手勢招呼，唐龍奉命攀登，在巴提亞的眼中看來，弓形的岩石上面還抹上了油，無法用手攀登，想爬到上邊去，簡直是不可能的，可是唐龍却毫無懼色，集中精神逐步往上爬。

他的掌心好像有吸力，能够吸住岩石，只是他的脚自動溜起來，又再移動另外一隻手，他的身體搖幌了一下，沒有跌下來，終於完成了任務。站在岩石的頂上，向雷神酋長鞠躬。

雷神酋長十分高興，向他招了招手，說：「好漢，你這一招壁虎游牆中國功夫眞是了不起。」

那晚唐龍做了雷神族的嘉賓，喝了許多酒，他放心酣睡。

雷神酋長對他說知，白天有許多狒狒，形如小猴，牙齒特別大，銳利如刀，故此他必須入黑登山，沒有別的人認識登山的路，只就除了黑虎波烈芝，他們只是二人登程，巴提亞留在雷神族的營地，他諷見法師鶴頂紅，想問甚麼就問甚麼，半句閒話也不要多說，最好當晚趕路，天亮之前走回來。

唐龍連聲答應，吃飽了倒頭便睡，酒意甚濃，他睡了一個酣暢，覺醒時已經是黃昏，太陽剛剛落山，黑虎波烈芝就催促他上路。

掌握生殺之權的法師

登程之前，巴提亞對他說：「我奉命把你帶到深山古廟，叩見法師鶴頂紅，看來你快要大功告成了，希望你懂得這一點，蠻荒的女人跟野獸一般無異，你想活下去，應該遠遠的避開她們，特別是黑虎波烈芝。」

唐龍沉住氣說：「巴提亞，沒有你留在身邊，我無法跟她交談，當然是盡力跟她保持距離的，你不必担心。」

唐龍飄然上路，眞的在夜幕低垂之際，走到太古岩的前面，下邊是闊大的乾涸河床，左右兩邊都是險峻的岩石，他在河床上面行走，恍如在石廊之內走動，不時感到有一陣陣陰風吹來，月色也變得蒼白，他們二人一直沒有開口，走了許多路，靠近午夜，黑虎波烈芝然後停下步來，伸手向上指了指，意思是從那一處好像鷄蛋

似的岩石攀登。

唐龍抬頭一望，上邊沒有樹，也沒有古廟，同時看不見狒狒，不過，岩石倒是非常滑的，雷神酋長沒有說謊，手上沒有武功的人，休想攀登。

唐龍只是站着看看，波烈芝已經爬上第一塊岩石，比他敏捷得多，他趕快跟着她走，越是靠近天亮，他們二人所攀登的岩石越險，有時攀登的途中還碰上了狒狒，只見她喃喃自語，不知道說了一些甚麼，狒狒就走開了，唐龍對她更加佩服，好不容易然後攀登到一條巨大的石柱前面，她坐下來歇息，唐龍照做。

那一條石柱渾身刀痕，頂上折斷，可能是給雷打斷的，看見了它，料想雷神廟不會相距很遠，唐龍暗露笑容。

黑虎波烈芝好像變成小貓似的偎倚着他，不單是坐在他的身邊，還把嬌軀緊靠着他，似乎想他擁抱，唐龍覺得這種誘惑很難拒絕，可是，巴提亞說過的話仍在他的耳朵盤旋，每一次他想伸手擁抱那一頭黑虎，那些話就發生作用，變成阻力，使他不敢放肆。

波烈芝發覺他多次壓抑慾火，不敢抱她，逐漸發生反感，喉頭透着一些低沉的吼聲，似乎想咬人，唐龍感到進退兩難，忽然看見一點淺紅的燈光，在高處出現，她一躍而起，然後替他解圍。

她伸手向上邊指了一會，便即施展輕功，攀登最高處，唐龍並非在太古岩那邊生長，傾全力向上走，仍然要一段長長的時間才走了上去。

他終於看見破廟，使他驚奇的是那些建築物依着山勢建築起來，分別向左右兩邊伸展得很遠，看了幾眼，他就可以推想得到十分古老的年代，那座廟宇必有一個輝煌的時期，擁有許多信徒。

他實在是太過吃力，眞的是多走幾步也辦不到，橫豎找不到黑虎波烈芝，他索性坐下來，休息一會再走，料不到他太過疲倦，剛剛閉上眼睛，便即跌進黑沉沉的夢鄉。

他覺醒的時候覺得渾身暖熱，睜開眼睛看看，發覺天色大亮，他是給陽光照醒的，站起身來，大叫幾聲，喊的是「黑虎波烈芝」，奇怪得很，沒有人理會他，她簡直去得無影無踪。

他既然來到古廟，找不到黑虎，仍是要走上去的，那時他經過兩個時辰的酣睡，體力旺盛了許多，僅有的一小段路當然是輕而易舉的走完它。

最後，他抱着一股好奇心走進古廟。

大殿之內本來是供奉神像的一處，有一個人盤膝而坐，淺紅色的燈光由高處散佈，那個人披着黃色道袍，又高又瘦，其形如鶴，頂上半禿，已經變禿的一處透着幾顆硃砂痣，紅得像血，唐龍認爲他是自己想找的人，站定脚步，很恭敬的喊了一聲：「鶴頂紅法師。」

那個法師正是鶴頂紅，識得講英語，他向唐龍打量了幾眼，說：「今日雷神的女兒波烈芝到過古廟，對我說知，就快有人登門求見，此人叫做唐龍，我係你想找的人了，你是否姓唐？」

唐龍很恭敬的說：「是的，鶴頂紅法師，我正是唐龍，遠道而來，懇求你帮忙我，現時奉上三枚貓眼石，當作見面的禮物，希望你收了它。」

說完，唐龍送上貓眼石，鶴頂紅法師說：「唐龍，我願意協助你，你此行似乎想找一個人，是也不是？」

唐龍跪下來，很恭敬的說：「是的，我想找一個人，聽說他在蘇丹境內，可惜我係陌生人，毫無綫索，難以追尋。」

鶴頂紅法師微微一笑，說道：「唐龍，你是否想找一個由高空處跌下來的機械人呢？」

唐龍心上一震，說：「是的，我想找的人就是它。」

黑虎波烈芝之一見傾心

鶴頂紅法師無所不知，叫唐龍站起來，對他說：「唐龍，你先行很確實的回答我，再談其他，你是否萬里迢迢的到處找尋機械人呢？」

唐龍說：「我確確實實想找它，法師怎樣知道我此行的目的？」

鶴頂紅法師說：「一點也不稀奇，不久之前，有一個機械人從高處跌下來，粉身碎骨，偏偏你遠道而來尋找一個人，却又說不出此人是男抑或是女，顯然你想找的是它了，還有一點，這一帶岩石叫做太古岩，滑不留手，外來的遊客根本無法攀登，你偏要千方百計透過雷神族的酋長到處找我，懇求我指示你如何尋找，分明你想找的並非活人了，我有沒有說錯？」

鶴頂紅法師說了這麼多話，最有份量的只是一句，唐龍聽了，即時點頭，說：「法師說得對，我想找的人確係機械人，你剛才說它從高空跌下來，粉身碎骨，可見你知道機械人在甚麼地方跌下來了，你可否對我說知它降落的地點呢？就算它眞的是粉身碎骨，我也想看看它。」

鶴頂紅法師想了想，說：「唐龍，我們做法師的並非神通廣大，無所不知，不過是耳目衆多，心如止水，能够憑着巳知的綫索去推測未來的事物如何發展而巳，坦白點說，我之所以知道機械人在太古岩一帶跌下來，同時知道它巳經粉身碎骨，無非聽到一個朋友閒談中所講的話涉及此事，他是一個有名氣的科學家，隱居此間，如果你想懂得更多，不妨找他談個痛快，他一個人留在太古岩，沒有朋友，相信他會喜歡你的，爲了證明你絕對不會害他，同時證明你是我的朋友，甚麼話都可以說，我可以在你動身之前給你一個古錢，只要你看見他的時候，交出古錢，告訴他關於我的臉貌，更重要的是說出我頭上有三十七個朱砂痣，他就對你深信不疑，竭誠欵待。」

唐龍喜出望外，趕快跪下，連叩幾個響頭。

他再度站起來的時候，鶴頂紅法師手上巳經多了一個古錢，顯然它是從他腰間解下來的，連同腰帶一起交到唐龍的手上，跟着說：「唐龍，我巳經老了，那個科學家叫做哈布倫，他的年紀也差不多了，我們這種人，早晚都會死，我們互相約定，誰先死，另外一個就負責葬殮他，故此我們二人每天黎明之前起床就燃亮粉紅色的照天燈，現時巳經天亮，你可以留下來

伴着黑虎波烈芝休息，夜裏留在山上，直到明早，天色未亮，你站在高處，向西北方眺望，看見雲霧中出現一點紅光，你就下山到那邊走，沒有紅光出現，不必找他，你未必認識從雷神二峯東面的高峯如何去它的西高峯，可以叫她帶路，說了這麼多話，我應該休息了，再會！」

鶴頂紅法師仍是盤膝而坐，不過，高懸在大殿正樑的一盞照天燈却突然熄滅，殿內陰風四起，好像下逐客令，唐龍不敢久留，只好默然而退。

他走出大殿，波烈芝巳在戶外恭候。

她迎上去，說：「唐龍，燃燈古佛對你說了些甚麼？」

唐龍說：「我跟他說了很久，眞是奇怪，他居然知道我想找的是甚麼，還介紹我到西高峯找科學家哈布倫一敍，你對附近的地勢很熟，大概你會看見過哈布倫的，你可否帶路？」

波烈芝嫣然一笑，說：「唐龍，你說的是那個科學怪人嗎？他巳經在這裏隱居十年了，我當然看見過他，你是否現時就去看他呢？」

唐龍很快回答：「是的，我想立刻去看他。」

突然，唐龍站定脚步，說：「波烈芝，你一直都是不懂得講英語的，爲甚麼你忽然懂得說英語呢？」

波烈芝說：「鶴頂紅法師的法力無邊，我負責帶你去看看科學怪人，當然要懂得說英語，看完了他，我回到雷神族，立刻變成對英語一竅不通的傢伙了，希望你記得這一點，免得別人對我發生誤會。」

唐龍一聽就懂，波烈芝詐傻扮懵，擺出對英語一竅不通的模樣，借此掩飾她的身份，別人在她的身邊用英語交談，她可以清清楚楚的聽得出來。

她當然可以這樣做，爲甚麼她要這樣做呢？唐龍對她莫測高深了。

隱居的科學家哈布倫

唐龍在黑虎波烈芝協助之下，攀登雷神太古岩西高峯，如同攀登東高峯一樣，有了上次的經驗 他比較輕鬆，早上登山，下午三時巳抵達抖學哈家布倫的巢穴。

唐龍跟他見面打個招呼之後，便即道明來意，呈上古錢，另外由波烈芝證明他的立場係善意，並無惡意，哈布倫滿臉鬍子，體型雄偉，看來好像戰士，奇怪得很，他却是科學家，他拿出酒和肉食來欵待唐龍，十分客氣，說：「我跟鶴頂紅法師係生死之交，他肯協助你，我當然傾全力去做，你希望我怎樣協助你呢？」

唐龍說：「首先，我想知道的是機械人的下落，再其次，由美國太空署負責製成的陽光電力吸收器被人破壞，自動爆炸，我想知道它是怎樣子被破壞的？是否以後有另外一個陽光電力吸收器升空，也會被人破壞？如何防止這種邪惡事件繼續發生呢？希望你能指示一切。」

哈布倫說：「好的，唐先生，讓我逐項回答你：先說機械人，我安然坐在高峯的巢穴之內，憑甚麼證據知道高空有一個機械人降落，且又知道它粉身碎骨？如果我沒有把它詳細解釋，你恐怕懷疑我所說不實。

「我絕非說謊，我只是憑着雷達網以及熱力輻射器的指示加以推測而巳，因爲太空發生戰鬥，有一件飛行物體爆炸，以致有人從高空墮下，剛剛跌在西高峯兩邊較矮的崗頂洞穴，故此我知道有一個機械人跌下來，假如跌下來的東西並非機械人而是活人，或者是任何一個飛行物體的碎件，它透過大氣層，跟氧氣磨擦生熱，那種高溫勢必把它焚燒到化爲烏有，簡直無法降落地面，能够保持固定的形態降落，必然是有高度的保護力量的機械人，如果它不是那麼湊巧，跌入無底深潭，它一定能够爬起來，此外，又因輻射綫指示器測量得到降落的人形物體沒有體溫，更加容易證實它係機械人。」

唐龍說道：「你怎樣知道它係人形的呢？」

哈布倫說：「因爲雷達網將那一件物件的形象顯示出來，一望而知。」

唐龍再問：「你說的無底深潭在甚麼地方呢？我可以走下去看看嗎？」

哈布倫笑了笑，說：「既然它是無底深潭，你用千呎的繩子把自己吊下去，也是白費氣力，什麼都看不見，不過，那些洞穴就在這一座西高峯較低之處，你想站在洞口，向下邊看看，並且用手提的照明燈向下照射，我都可以協助你一臂之力，趁着此時未到黃昏，上山落山都比較容易，如果兩位並非太過疲倦，可否現時一起落山看看它？」

唐龍說：「正是求之不得。」

他們三個人走出了巢穴，沿着登山的路走下去，花了一個鐘頭之久，才抵達崗頂，原來西高峯單獨豎立，有如一柱擎天，較低之處有許多圓形的山崗拱衛，哈布倫說的深洞，就在那個地方，大大細細，超過二十個，有些洞穴的口徑超過五十呎，無怪機械人可以跌下去，而且去得無影無踪。

橫豎有手提的探照燈，可以看到二百呎深，唐龍利用它向下俯瞰，只見一片灰暗的顏色，另外有些銅色顯然深不可測。

哈布倫在旁說：「唐先生，地球還是一團火的時期，由太空飄下來的雨點非常密，連續下雨有一千年之久，那些雨點被地心吸力所吸，變成了海洋，並使地球表面的熔岩變冷，於是有一簇簇的山出現，冷得最快的岩石最硬，叫做太古岩，因爲它沒有泥土，故此，它變硬的時候出現好多個深洞，眞眞正正是無底深潭，可能直達地心，沒有人能够知道它的深度，用回聲儀探測，只是知道它的深度超過三萬呎，因爲三萬呎過外，巳非回聲儀能够探測得到，總括一句，機械人投入這些深洞當中任何一個，沒法再爬出來，當作它死去好了，你還想知道別的問題如何解答，我們最好回到巢穴細說，因爲天色巳暗，入黑就不易攀登。」

唐龍依了他，三人先後攀登岩石，回到西高峯的巢穴，走了進去，再度喝酒，兼吃晚餐，一邊吃一邊談，唐龍說：「哈布倫先生，現時我想向你再度請教，陽光電力吸收器巳經離開地球，如果沒有外力侵入，它不會爆炸，是否有一種飛行物體會得噴火使它爆炸呢？」

哈布倫說：「有兩種情況它可以自動爆炸，如果有一種飛行物體靠近它，噴出火光，它當然可以爆炸，此外，還有一種可能，那是空氣中產生壓力，壓在貯藏電力的電箱之內，它也會爆炸。」

唐龍說：「那種壓力從甚麼地方產生呢？太空已經沒有空氣，除非有一種飛行物體能够產生壓力，向它推進。」

哈布倫說：「現時我想你們看看一種科學實驗，有一種飛行物體，兩邊有翼，本身亦可轉動，飛行的時候形如蝙蝠，如果它的兩翼以每秒鐘翻動二萬次的高速在空中活動，不管那個地方有沒有空氣，都會發生壓力，使任何一種易燃物體爆炸，例如汽油，火柴或者炮彈，倘若那種壓力落在電箱上面，炸得更响，我把它稱做『血蝙蝠』，一經發動攻勢，一盒火柴就會自動爆炸，不過，它在十分緊密的一個玻璃箱之內進行，各位只是聽到爆炸之聲而已，利用它向一個大都市展開攻勢，可以在半小時之內全城着火焚燒，有如古羅馬說的天火焚城。」

說完了這些，他把唐龍以及波烈芝帶進實驗室，他們二人都看到那一種形如蝙蝠的飛行物體，確有力量使一盒火柴焚燒，同時聽到相當大的爆炸聲。

哈布倫跟着說：「傳說中的噴火飛行物體蜻蜓形，並非這一類，不管是血蝙蝠或血蜻蜓，都有力量使陽光電池爆炸。」

「那一個人策劃這種邪惡的勾當呢？」唐龍衝口而出的問。

哈布倫說：「這個人就是永遠隱居在月球的卡登博士！」

潛入秘密武器基地偷窺

唐龍聽了，心上一震，說：「卡登博士一定是發明了利用陽光變成電力，才可以在月球很悠閒的過活，享受冷氣設備以及各種電氣化的廚具，屋裏還有電燈，他担心地球上面的科學家遲早會利用陽光變成電力，故此他要毀滅各種升到太空吸收陽光的任何一種飛行物體，他使用那一類古怪的秘密武器呢？那就非外人所得而知了。」

看過火柴盒被隱形的力量引起爆炸之後，唐龍感到驚心動魄，波烈芝說：「哈布倫先生，聽說太古岩附近有一個秘密基地，經常有飛行物體起飛，你知道嗎？」

哈布倫想了想，說：「我微有所聞，可惜我的年紀太大了，否則，我會走過去看看的。」

波烈芝說：「如果你肯協助我們，我可以跟唐龍到那邊偷窺。」

哈布倫說：「這樣做也好，你們看完了，回到這裏，把所見所聞說出來，那就等於我自己去看。照我所知，那個秘密基地現時有一兩種飛行物體停放，由一個科學家修理，如果你們隱蔽得好，潛入禁地偷窺，他未必發現，即使他本人或者他的手下發覺有外人侵入，你們仍有機會逃生，因爲他們不准携帶佩刀、長矛或手槍，唯一的武器是火把，只要你們兩人及時走到球形的仙人掌之內，便可逃出生天。」

波烈芝問：「哈布倫先生，你說的球形仙人掌究竟是甚麼東西呢？」

哈布倫笑了笑，說：「我險些忘記告訴你們了，球形仙人掌並非罕見的熱帶植物，在沙漠區邊緣往往大量繁殖，特別巨大的仙人掌有六七呎高，其形如球，因爲它必須有那麼大的體型才可以把一整天落下來的雨水貯藏起來，作爲那一年的水份補充，我花了三年的時間製成一種能够用電力推進的仙人球，外邊看來，正是一個球形的仙人掌，它最高的速度爲時速三十哩，你們各佔一個仙人球，躲在球體之內，白天寂然不動，晚間緩緩推進，向西北方移動，遲早會進入卡登博士控制的秘密武器修理基地，記得一點，一切活動必須在夜間進行，包括拍攝彩色照片在內，你們沒有攝影機帶來，我可以借用，包括彩色菲林在內，我的攝影機附有紅外綫設備，夜間拍照跟白天拍的照片完全相同。」

波烈芝說：「哈布倫先生，你對我們這樣關心，十分感激，我們一定會完成任務，除非萬不得已決不會跟他們打鬥。」

哈布倫聽了，很鄭重的說：「好的，你們今晚就啓程吧，別帶任何武器。」

突然看見另一個濃鬍子

對唐龍來說，他懂得中國功夫，赤手空拳的搏鬥，很有利的，故此他十分高興，快要動身的時候，對波烈芝說：「我們此行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唐龍除了驍勇善戰，還胆色超羣，儀表不俗，黑女郎對他一見傾心，看來她多方製造機會企圖命運之神把他倆撮合，可惜唐龍在生死邊緣，他必然集中力量應戰，絕對不會分心談愛，波烈芝白費氣力了，後來又各有各藏身在球形的仙人掌裏面，交談的機會也沒有，她覺得十分掃興。

仙人球的構造十分巧妙，可以說是一輛袖珍汽車，外邊罩着仙人掌，作爲掩飾，從三百碼那麼遠的距離細心看它也看不出破綻來，故此他們二人是很安全的，直到一晝夜之後，夜幕低垂，遙見燈先點點，有如繁星，知道眼前就是禁地，才感到形勢險惡，需要交換意見，研究怎樣偷拍各種飛行物體的照片。

唐龍低聲說：「夜間攝影我頗有經驗，這個任務由我担當好了，你負責掩護，我們這兩個仙人球不妨推進到距離他們一百碼然後停下來，我先走一步，倘若發生搏鬥，你立刻開動仙人球向他們直衝過去，掩護我撤退。」

波烈芝恨不得跟唐龍並肩作戰，可是唐龍不肯讓她加入戰團，同時她不懂得夜間拍照，只好一切答應任由唐龍支配。

唐龍離開仙人球，低下半邊身，慢慢的走過來，他快要走到一堆人的面前，首先看見一件奇異的飛行物體，左右兩邊都有闊大的翼，跟着看見另外一件飛行物體，形如蜻蜓，大概有三十個人結聚在一起，進行修理工作，這不算奇，最奇的是他發覺在兩件飛行物體當中，有一個人走來走去，赫然是哈布倫！

是否騙局頗覺耐人尋味

唐龍使勁的抹眼睛，認爲他看錯了人，後來，他走近一點看，距離那個人只有

五十碼，這傢伙的濃鬍子以及粗大的肩臂跟哈布倫一模一樣，他不能不接受事實，認定這個人是哈布倫，趕快拍照。

跟着他在五分鐘之內好像旋風似的拍了許多彩色照片，除了濃鬍子，還有奇形的飛行怪物，正面或側面，一共拍了三十多幅照片，論理他可以安然撤退，可是他想更爲深入的瞭解那個濃鬍子是否哈布倫本人，大着胆子在地上爬行，希望爬到距離這傢伙只有十呎八呎的地方看個仔細。

他的自信心太強了，還沒有走到理想的地點，已經有人發覺他，大聲叫喊，霎時間有二十多個土人向他圍攻，他們沒有武器，有的只是火把。

即使那些人帶武器，唐龍不一定打輸，何況，那些人有的只是火把？唐龍十分鎮定，爲首的土人用火把進攻，被他一脚踢倒，奪取火把，怒吼一聲，直衝過去，有如虎入羊羣，土人並非他的對手，紛紛潰退，後來，波烈芝開動仙人球直衝過去，土人更加鬥不過他們，風飄落葉似的散開，她掩護唐龍回到球形的仙人掌那邊，盡快走進去，立時奪路疾駛，不過短短的二三十分鐘，他們已經把土人完全拋離，逃出禁地之外。

唐龍就跟她完成了任務回到原處，跟哈布倫見面，哈布倫說：「唐先生，辛苦你了，相信你已拍到很多幅精彩照片。」

唐龍說：「是的，我已經拍到三十多幅照片，不必冲晒也可以顯現出來，請你過目。」

哈布倫從說唐龍手中接過那一疊彩色照片，只是看到那一幅濃鬍子的照片他就露出驚詫的臉色，衝口而出道：「我的弟弟果然在那個地方，替卡登博士工作。」

唐龍也覺得驚奇，接口問：「那個濃鬍子是你弟弟嗎？看來跟你一模一樣。」

哈布倫嘆息一聲說：「這件事情說來話長了，你們坐着喝杯酒，詳細談吧。」

唐龍就跟他喝酒，波烈芝在旁傾聽，

哈布倫說：「那些照片我看了幾遍，百份之百是由我弟弟哈米蘭主持的，實不相瞞的說，我們兩兄弟都是德國人，科學的成就相當高，兼且擅長製造各種秘密武器，不過，我們兩人的性格，大不相同，我是一生獻身於科學的，醇酒美人對我沒有甚麼作用，他就不同，不單是沉迷酒色，還喜歡賭博，輸了許多，還有桃色糾紛，債主臨門，險些坐牢，卡登博士拿出大量鈔票來替他贖身，此後他就變成卡登博士的爪牙，有一個時期他向我訴苦，渴望擺脫卡登博士，他認爲卡登博士妄想征服全世界，根本上是個狂人，又有一次他跟我唔談，自稱他就快變成精神分裂，想做隱士，總之，他的情緒極不穩定，既然我已經發覺他的踪跡，念在兄弟的份上，只好帮忙他一臂之力，這樣吧，我把一捲錄音帶交給你，由你把它帶回美國，連同夜間拍的照片當面呈交雷加拉博士，如何取捨？由他決定好了，如果雷加拉博士問及你此行的情形，你可以絕不隱瞞的告訴他，言盡於此了，你們休息一晚，翌日就搭機返國。」

唐龍離開太古岩西高峯，跟波烈芝回到雷神族那邊，再跟巴提亞一起到蘇丹機場，一齊乘搭航機返美。

他謁見太空署的雷加拉博士，呈上彩色照片以及錄音帶，就在客廳恭候，一小時後，雷加拉博士走出來，跟唐龍以及巴提亞點了點頭，說：「你們的遭遇認真出奇，最爲令我發生興趣的就是哈布倫先生，他使用在錄音帶對我提出一項驚人的建議，他認爲挽救人類危機只有一個辦法，毀滅卡登博士的飛行物體，包括噴火蜻蜓以及血蝙蝠，不過，他提出兩個條件，我們必須接受，第一點，他認爲那些飛行物體是他的弟弟哈米蘭創造，爆炸各種飛行物體之前，一定要給他一宗鉅欵，使他潛逃無踪，以後可以過着富翁的生活，那一宗鉅欵最少五千萬美元，一次過交給法師鶴頂紅，再由那個法師轉交給他，第二點，爆炸飛行物體的一晚，必須製造橡皮人，跟他一模一樣，在火光中焚毀，相信卡登博士必有別的爪牙暗中監視他，發覺假人喪生，以爲他死於火窟，不再追究。」

說了這麼長的一番話之後，雷加拉博士臉露愁容，說：「我眞的不知道怎樣應付這件事，爲了挽救全人類的命運，區區的五千萬美元不算甚麼，可是，這一宗鉅欵從何處支付呢？難道我出頭向國防部爭取這一項，經費嗎，萬一他們懷疑我串同外人行騙，那就英名盡喪！」

唐龍深思了一會，說：「博士，我有一個辦法，未知能否實行，講出來大家研究好不好？」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你一向智勇雙全，可能你眞的有些妙計，替我解圍，你的辦法是甚麼？快點說！」

唐龍毅然說：「上次我從月球帶回來的一批玫瑰紅鑽石，十分珍貴，用卡登博士的名義存放在愛恩坦的鑽石珠寶公司，我要用卡登博士的名義把它提取，賣給愛恩坦好了，得到五千萬元美鈔，由他負責把它押送到雷神古廟，交給法師鶴頂紅，那就不必勞煩美國國防部研究如何支付經費了。」

雷加拉博士稍爲考慮，苦笑一下，說：「看來只有這個辦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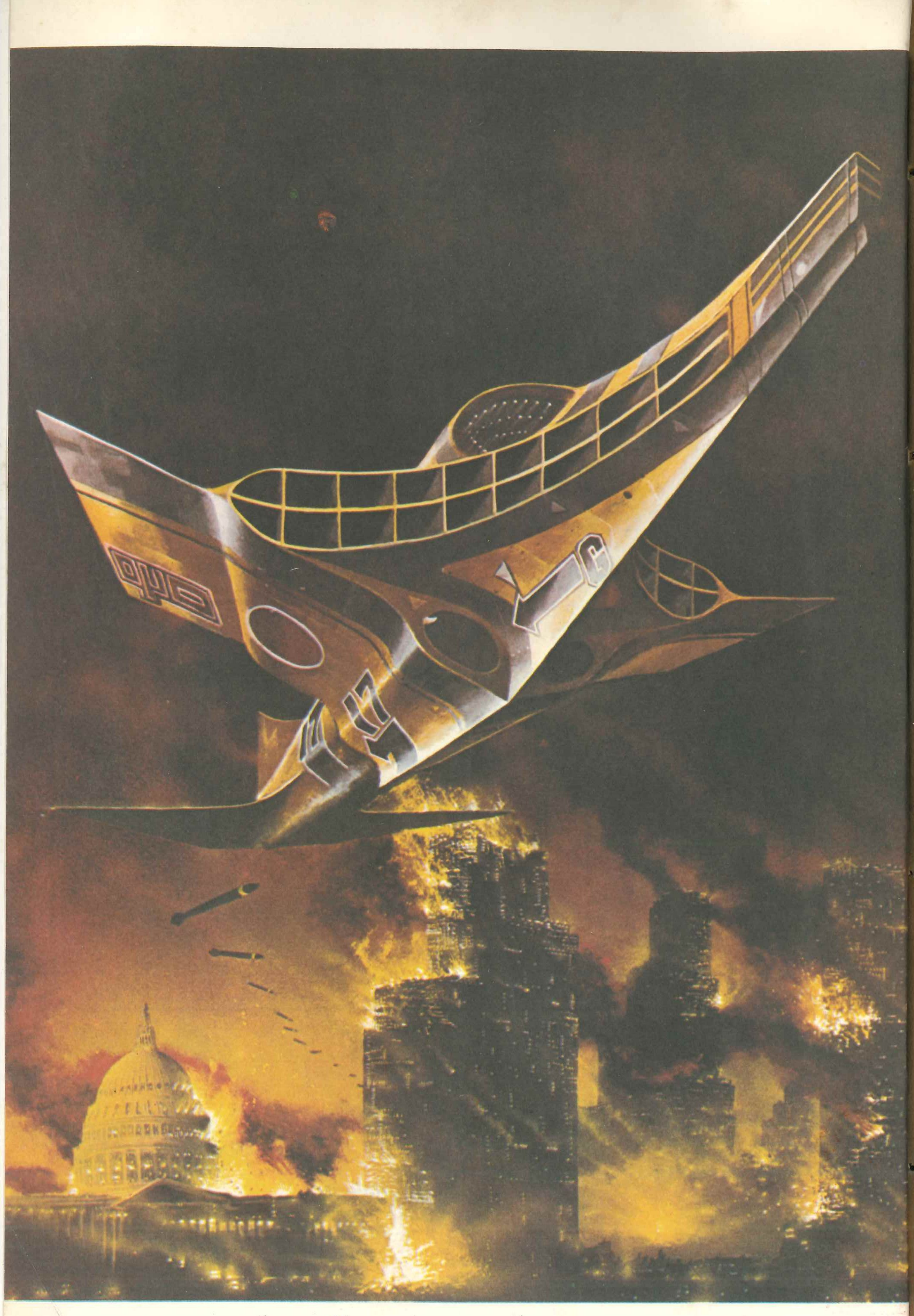
關於「天火焚城」告一段落了，雖然這件事情已經很順利的解決，可是雷加拉博士以及唐龍始終有一個疑問留在心上沒法解決，究竟哈布倫是否眞的有一個弟弟叫做哈米蘭呢？假如哈布倫佈下這個局勢，變相的向美國敲詐五千萬美元，那晚唐龍跟波烈芝出動之後，他另行駕駛吉普車比較他們快一步的抵達秘密基地，讓唐龍拍照，又再搶先回到太古岩的西高峯，豈不是把唐龍幪在鼓裏？

如果這一宗鉅欵在國防部的特別經費項下撥出來，相信他們要找許多資料去證明它不是騙局，可是，國防部沒有接獲這一項報告，根本上沒有人查問此事，那就不必研究哈布倫是否化身行騙。

至於愛恩坦，他早就想變賣那一批從月球帶回來的珍貴鑽石，他只是拿出五千萬美元，就可以永遠佔有它，慢慢的逐粒高價賣出去，可能獲利一億美元過外，這一宗奇案如果眞是一個騙局，他有沒有參加一份呢？頗覺耐人尋味。

（完）

下期預告：唐龍跟歐洲最兇最狠的特務交手，她綽號鬼女郎，行踪飄忽，智勇雙全，請閱：「鬼堡艷跡」。



英雄店

（本文承自第86頁）

楊柳青怯怯地說道：「師傅，看來那人所說眞不假，咱們還是走吧。」

封三娘不答，側着臉在沉思，忽地一掌拍出，只聽震天價一聲大响，一蓬石雨向石柱中飛射，打在石柱之上，又濺射開去，那聲响好一陣連續不絕，好生驚人。

雖說正因那石質不堅，才風化成爲了大小的石柱，自是也非眞就從上到下渾圓如柱，也僅遠看如柱，近看却仍是矗立的細長石塊，石上也多見石縫密佈，斷裂欲墜，但封三娘掌上的力道若是小了，也不會如何驚人。藍天虹心想：若然那白衣人所說是眞，眞有甚麼聖母，必然……啊！

那封三娘和楊柳青忽地暴退，是楊柳青驚呼了一聲，只不過封三娘只是退了一步，旋身又站定了。說道：「休要驚擾，不過是反彈回來的石子罷了。」

原來是反彈回去的石子，打在兩人身上，不反彈回去的石子怎會久久不絕，那楊柳青退得遠些，站定便不動了，但封三娘掌饒是翻掌劈打，顯然身上仍然着了幾塊，面上驚疑之色倒比先前更重了，一退再退，也退到楊柳青身邊。

那石柱間的聲响沉寂了，藍天虹毛骨悚然，下面的楊柳青也大張了咀。

人聲！是一聲冷笑，隨聽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大胆的封三娘，竟敢犯我禁地，趁早給我滾，看在你愚昧無知，饒你不死。滾！」

那聲音雖然冷厲，但嬌嫩得分明是年輕的聲音，原來眞有聖母，白衣人所說是不假。藍天虹急了，溜上崖來，豈不也侵犯了聖母的禁地，聖母會不會也懲罰他？

早見那石柱間又飛出了幾塊石頭，向兩人身上打去，藍天虹雖然惶急，但也看得明白，由上下望，自然也看得更清楚，石柱之中實是無人，封三娘兩掌連翻，那飛出的石子被他劈得飛落出去數丈，有兩塊更滾落下山溝，是以那聲响也久久不絕，顯然她掌上的力道，比那飛出的石塊勁道更大，必是這緣故，封三娘的胆子也大了，也冷笑道：「原來你也只得這麼一點道行，我倒要瞧瞧，你是甚麼人，在此妖言惑衆。」

封三娘試着跨前兩步，石柱間却無回响，楊柳青道：「師傅，咱們走吧，她絕不是你要找的人。」

封三娘道：「你怎麼知道？」

楊柳青道：「師傅，剛才你注意到沒有，即使沒甚麼聖母，是人扮的，也是個年輕的女人，我一聽那聲音就知道，你想，你要找的那女人該有多大年紀了？」

了不得，這楊柳青小小年紀，竟然如此沉着又精明，那封三娘怔了怔，但她冷笑一聲，說道：「便不是那賤人在此興妖作怪，也必是和她有關連的人，我判斷的，幾時錯過了，不論是她是人是鬼，今日也要教她人要現身，鬼要現形。」

封三娘隨高聲叫道：「我封三娘從不信邪，你這點鬼蜮伎倆騙得了風馬牛，休想騙得過我，倒是你趁早給我滾出來，倒要瞧瞧你端的是誰！」

楊柳青叫道：「師傅……」

封三娘已踏前兩步，向她擺了擺手，道：「你就留在這裏別多咀。」

話聲未落，霍地撲前，掠身不下三丈，她不落地，只見她脚尖向石柱上一點，便又掠過，眨眼已竄過了兩根石柱，石柱並非眞是石柱，見楞見方，便是外邊小些的，也有數丈方圓，從上下望，不過是些高高矮矮的石堆，只聽冷笑連聲，封三娘脚未落地，已是嗤嗤之聲不絕於耳，十數塊石頭自四方八面向她打到。

封三娘端的了得，那麼多石子，竟沒一塊打中她的，只見她閃展翻騰，倒被她接下兩塊在手中，只不過那飛打的石子不絕，也令她漸漸有些手亂脚忙，封三娘霍地一拋肩，必是一塊打中她了，可不是她暴退出去了。

那聲音又道：「大胆的封三娘，再不快滾，我聖母今日可要開殺戒了。」

楊柳青奔前，叫道：「師傅，快走！」拉着封三娘的衣袖，雖然話聲低，但藍天虹也聽得清楚，她惶然道：「師傅，你難道沒瞧見，那石塊自四方八面出來，何有人影，我都說不是你要找人了，管她是神是鬼，咱們走吧。」

封三娘摸了摸左肩頭，那塊石子雖打中了她，但顯然不重，她反倒不似先前一般驚疑，只聽她連連冷笑了兩聲，說道：「好吧，你說得也是，不論她是人是鬼，既然與我等無關，我們還是走吧。」

反而是她拖了楊柳青，如飛去了，眨眼已消逝在對面山脚下的山林中。

那啾啾的鬼聲又入耳了，那怪聲並沒止歇過，時大時小，藍天虹更加胆寒了，先前有封三娘和楊柳青在下面，倒替他仗了胆，現下只有他一人了，聞聲便胆寒起來，心想：這崖縫自也是聖母的禁地……

不料他剛想到這裏，驀聽身後有人說道：「你好大胆，聖母的禁地也敢闖，你可是也不要命了。」

正是先前聽的聲音，在身後是聖母！當眞聖母無所不在，他溜上來時，裏面曾何見人，藍天虹俯伏在地，惶恐道：「聖母在上，非敢冒犯，實是不知，聖母大慈大悲。」

他那敢抬頭，更不敢回頭，不料身後傳來噗嗤一聲笑，說道：「既是無知冒犯，那就恕你無罪，你且抬起頭來。」

怎麼不是那聖母的聲音了？他巴不得這一聲，當眞聖母既然是神，自也知道他上這崖來，並無冒犯聖母的存心，他又無過惡，怕甚麼聖母，封三娘先前才眞是冒犯，也不過對她擲石小懲，那麼，他怕怎的，而且，聖母不是笑了麼？

那懼怕之心一去，好奇之心頓熾，倒要瞧瞧聖母是怎麼個模樣。

不料他一抬頭，登時啊了一聲，又尷尬，又有氣，說：「是你！原來是……」

是那少年，嘻嘻笑，說：「恕你無罪，起身啦。」

藍天虹的臉兒登時紅透了，竟忘了仍然跪在地上，跪在人家面前，那就不僅尷尬了，因羞也更怒，但忽然又有所悟，道：「原來是你在扮神弄鬼，你淘氣！」

少年道：「誰說的，我不過先溜進來，你進來了，我已躲了起來……」（未完）



丹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每盒$25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